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康熙大帝

第二卷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版

一 负荆行辗转风雪路 拱手去飘泊书生情

康熙八年的五月，一场胜利的宫廷兵变之后，剪除了权奸鳌拜，十六岁的少年天子玄烨，牢牢地掌握了朝廷的局势。

可是，三藩未撤，隐患尚在，又不能不使康熙忧心如焚。

这三藩，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原来都是明朝的将领，投降了大清，在从龙入关，平定南方时立了大功，被封为异姓王爷。平南王尚可喜在广东，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都手握重兵、独霸一方。三藩之中势力最大的是平西王吴三桂，他坐镇云南，虎视中原，私自煮盐铸钱，四处招兵买马，又用“西选官”的名义，把心腹派往云贵川陕各省，触角直伸到康熙的鼻子底下，康熙皇帝早就忍无可忍了！

就在这年的冬天，康熙下诏，命三位藩王于康熙九年新正之际，入京觐见。他准备按照伍次友给他留下的撤藩方略，先礼而后兵，彻底割掉这三颗毒瘤。

我们这部《康熙大帝》的第二卷《惊风密雨》的故事，就从康熙八年这个天寒地冻的年末岁尾开始了……

这天的中午时分，一艘官船迎着凛冽的朔风，在漫天大雪中，缓慢地驶进了天津码头。船舱里坐着四个人。中间一位大约四十岁出头，白净面孔，三络胡须，身上官袍补服，头上顶戴花翎。虽然一身正气，端庄肃穆，却是神色黯然，枯坐愁城。他，就是原任潮州知府，名叫傅宏烈。他的身后有两个人，满口京腔，神情倨傲，一看就知道是在衙门里混事、眉高眼低的下级官吏。傅宏烈的对面，坐着一住二十多岁的青年举人。八字眉两边分开，清瘦的脸庞上，有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透着对什么都看得穿，又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气。他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夹袍，却没有丝毫的寒酸气，更没有依附权门的奴才相，翘着二郎腿，正在出神地望着外面的雪景。这个人，名叫周培公，荆门人氏。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化光了盘缠，流落在德州码头，卖字渡日。恰巧被下船散步的傅宏烈碰上了。傅宏烈见他的字写得龙飞凤舞，很有才气，便和他攀谈起来。周培公那不卑不亢的神态，妙语连珠的谈吐，使傅宏烈大为赏识，于是，便邀他上船，一同进京，路上，他们经史子集，文韬武略，天文地理，国事民情，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谈。八天下来，二人已经成了忘年之交了。

官船在天津码头停稳之后，一个船工掀开沉重的棉帘走进舱来禀报：“大人，从天津到北京朝阳门的水路，已经全部封冰，船不能再往前走了。看来，只好请大人上岸改走旱路了。”

听了这话，傅宏烈的脸更加阴沉了。他挥手让船工退下，一言不发地望着冰冻的河道。周培公的兴致却丝毫不减，笑着对傅宏烈说：“傅大人不必发愁，水路不通，走旱路也一样。古人风雪骑驴过剑门，我们津门古道策马行，不也很有诗意吗？”

傅宏烈苦笑了一下，从怀中掏出一把散碎银子，轻轻推到周培公面前说：“培公，下了船我们就不便同行了。这点银子我实在拿不出手，请你带上，聊作补缺……”

“啊？大人你说什么，不能同行了？为什么？”

“是啊贤弟，路上怕你担惊，我没敢告诉你。表面看，我坐着杭州将军的大官船，显贵阔绰，其实，我是刑部奉旨锁拿的犯官。待会儿下了船，戴上刑具。铁锁银当的，再带上个你，那成什么话？”

周培公和傅宏烈同船八天，从没听他提到这件事，又见那两个同行的官吏对他毕恭毕敬，还以为这个学问渊博的知府大人是进京荣迁的呢，此刻听了这话，更是吃惊，便急忙问道：“大人，您说您是朝廷的犯官这话是真的吗？”

傅宏烈苦笑一下，回头看了看坐在身后的两个笔帖式。其中一个连忙说道：“周先生，刚才傅大人所说确实不假。我们两个都是刑部衙门的人，奉了部文锁拿傅大人进京问罪的。因为傅大人上了一个撤去三藩的奏折，平西王吴三桂知道消息之后，照会平南王府捉拿了他，本来要在广东就地处决，可是皇上降旨要刑部和大理寺会审议处。多亏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图海将军关照，让杭州将军准备了这只官船，使傅大人少吃了不少苦……”

“噢，原来是这样。傅大人，学生失礼了。”

“哪里，哪里，几天同行，畅怀叙谈，快何如之。你文章写得好，又懂兵法，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本想给你写封荐书，可我眼下的处境，写了只能给你招祸。兄弟，带上这点银子，你自奔前程去吧。”

周培公没有去接那银子，他深情地望着傅宏烈，问道：“傅大人，您与图海将军是故交知己吗？”

“说不上。图海将军被黜贬到潮州时，我们曾相处过一年。他是很有肝胆的。你知道铁丐吴六一吗？他调任广东总督之后，上本保举图海接替了他的九门提督兼管步兵统领衙门的职务，回京还不久。我和吴六一也是老朋友。可惜呀，铁丐将军刚到广东就不明不白地得了暴病死了，他若活着，我也不至于落到这般下场。唉！”

听傅宏烈说到这里，周培公倒笑了：

“大人，据我看来，您这次北京之行，是有惊无险，没准还有升迁的可能呢？”

傅宏烈大吃一惊：“啊，培公，你莫不是在取笑我吧？”

“哎——学生怎敢如此。前天，曾听大人说过皇上召三藩同时入京，如果把您的事和他们进京连在一起看，就大有文章了。”

“啊——请讲下去。”

“天下只有一个，不容二主并立。常言说：客大欺店，奴强压主。眼下，三藩已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朝廷岂能容得了他们？召三藩进京去，不是要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老戏，便是摆上一桌鸿门宴。岂有他哉！”

“嗯——有道理，可是朝廷明诏，要锁拿我进京从重处置的，这又怎讲呢？”

“哈——大人，您是当局者迷啊！千古艰难唯一死。大人在广东已经判了死罪，还怎么再从重呢？再说，皇上要撤藩，你的罪名也是撤藩，当今皇上乃圣明君主，岂肯不用你这样的人才？”

傅宏烈还在沉思，旁边一个笔帖式不服气：“周先生，如果皇上不撤藩呢？”

“哼，无稽之谈。国家每年收入三千七百万两银子，吴三桂独得九百万，三藩加起来是两千万，单就这一笔账说，假如你是主子，能容得下这样的奴才吗？傅大人，学生还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

“培公老弟，请讲。”

“好。大人请旨撤藩，乃是密折拜奏，怎么会走漏消息呢。”

“唔——是这样，虽然是密折，也总有几个心腹之人知道。其中只有一个汪士荣，是吴三桂的谋士。不过他和我有八拜之交，难道他会出卖我吗？”

“大人，对汪士荣这个人，学生也略知一二。不过就这件事来说，是不是他出卖了您，学生虽然心疑，却无确凿证据，且待日后分晓吧。临别在即，我有一言相赠。大人虽不愧为国土，但用心太死，用情过痴。君子处世之道，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望大人三思。几天来，聆听教诲，受益匪浅，日后学生如有寸进，定当厚报。傅大人保重，学生告辞了。”说完，转身钻出船舱，跳上河岸。等傅宏烈等追出来时，他已健步如飞地走进了茫茫风雪之中。傅宏烈望着周培公远去的身影自言自语他说，哎，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

是啊，傅宏烈这话不错。周培公虽然刚刚二十五岁，却已是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人了。他自幼父母双亡，又被族叔们欺凌，靠了奶妈龚嬷嬷的抚养才长大成人，龚嬷嬷见他天资聪颖，便让自己的儿子龚荣遇去吃粮当兵，自己又拼命地纺织，攒钱供着周培公读书。周培公中举之后，本想找门路，谋个差使，报答奶妈培育之恩，可是龚嬷嬷把他臭骂了一顿。逼着他进京赶考，不把皇封诰命拿到手里，不准回家。就这样，周培公带着奶母的盼切希望，踏上了风雪万里之路。

告别了傅宏烈之后，他沿途卖字卜卦，直到正月十四，才来到这向往已久的京城帝阙。他怀中揣着一个小荷包，那是龚嬷嬷给他缝的，里面虽然有几十枚康熙铜子，这可是奶母的心血啊。一路上，周培公挨饿受冻，也绝不肯动用一文。现在既然已经来到了京师，就更不肯化掉了。只好住进了京郊的法华寺，在庙里撞斋吃饭。

这时，正值元宵佳节期间。由于去年风调雨顺，山左山右秋季大熟。朝廷废了圈地，实行了更名田，再加上遏必隆从芜湖、苏、杭运来数百万担粮食，历来闹春荒的直隶、山东，物价平准，太平无事。北京在新正期间，昼夜金吾不禁。老百姓们高兴，把元宵花灯闹得分外红火，周培公也来了兴致，走到城里看热闹。

这京城里的元宵社火，也确实与众不同。一队队的狮干，龙灯，高跷，秧歌，穿行在繁华闹市。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应有尽有。周培公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正阳门。只见一群妇女拥挤着去摸正阳门上的大铜钉帽儿。摸着了的，眉开眼笑；被挤出来的，怨天尤人。大人叫，小孩哭，笑声，骂声，呼叫声，吵闹声，汇成了一团。周培公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便问身旁的一位老翁。

“老人家，这些妇道人家，不要命地在这里挤什么呢？”

“呵呵呵呵呵，小伙子，她们是在摸福气。谁能摸到七颗铜钉，全家终年平安。”

周培公不禁又吃惊、又好笑。心想：唉！皇上的大门就这么神，那冰凉的、圆润光滑的铜钉帽竟有那么大的法力？这些妇道人家，在为自己的父母，大夫和儿女们祈福时，有多么出人意料的虔诚和坚韧精神啊！

“唉！老人家，那也用不着这么挤呀，挨着个来，天不黑都能摸完。”

“相公，你是外地人吧，不知道这里的情形。往年就是挨个去摸的。可今年不同了。呆一会几，平南王爷和靖南王爷要从这里入觐见，到时候一戒

严就摸不成了。你说谁不着急呀？”

周培公又是一愣，平南王爷来了，靖南王耿精忠也来了，皇上要召见的是三藩，为什么只来了两个呢？便忙问道：“平西王爷没有来吗？”

“唉，这咱们小民百姓就不知道了，听人家说平西王生病了。”

周培公心中一沉，吴三桂告病不来，皇上的计划岂不是要落空吗，他还要与老者攀谈一阵，忽然，人群中一阵骚乱，从正阳门下拉拉扯扯地打出两个妇女来。年青的，分明是位小姑娘，她一边哭，一边喊：“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姑奶奶小琐我今天和你拼了，叫大伙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众人正要上前劝解，那叫小琐的姑娘从中年妇女的头上一把扯下了头巾，大伙都愣主了，原来，竟是一个乔装成女子的男人。

看到这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乔装打扮，混进妇女队伍中胡来，周培公不禁怒火中烧，他大声喊道：“不要放走他，把他捆送到衙门里去。”

谁知那个被揭穿其真面目的男人，不但不羞不怕，反而歪着脖子逼了上来，“你小子吃饱了撑的，敢管爷们的事，知道大爷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畜生都不如。”

“嘿嘿，反了！告诉你，爷是理亲王府的总管大爷刘一贵。这个丫头片子，欠了爷三十串钱，爷正要把她拉到府里去呢。来呀，把这个小丫头给我带走。”

话音没落，不防周培公抡起巴掌，“叭”地一扇在他的脸上，五道紫红的指印立时胀了出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刘一贵带的那些打手、见管家挨了打，便一齐拥向周培公。站在一旁的小琐姑娘早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周培公一边和恶奴们纠缠，边向小琐喊：姑娘，还不快走？”

小琐正要转身，刘一贵早跨上前去拧住了她的胳膊：

“嘿嘿，走？老子带了几十号人来，你还跑得了！呀，把这丫头连同那个该死的穷小子一块，都给爷抓走。”

恶奴们咋呼一声，冲了上来。有的去拉小琐，有的对周培公拳打脚踢。可怜周培公和小琐，书生弱女，怎敌这如狼似虎的家丁，早被打倒在地，挣扎不起来了。

刘一贵等人正在行凶，忽听炸雷似的一声怒吼：“住手！”

刘一贵抬头一看，见人群中走出一位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刘一贵带来的一个打手，趁那军官不防，突然从背后挥拳打去。那军官好像后边长着眼睛一样，一把拎住了这个恶奴，反手一拧拉到怀里，“呸”地照他脸上啐了一口，轻轻往前一送，那恶奴像弹丸似地飞了出去，接连又撞倒了两个人。刘一贵见势不妙，呼哨一声，带领恶奴们狼狈逃窜而去。

周培公从地上爬起来，见那军官还在开心地仰天大笑，忽然眼睛一亮，惊喜地叫了声：“大哥，原来是你呀！”

那军官猛地一愣，诧异地看了看周培公，也认出来了；他走了上来紧紧抱住周培公：“哎呀，是我那书呆子培弟呀，你怎么在这里呢？咱们有十年不见了，娘还好吗？”

原来，这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周培公的奶母龚嬷嬷的儿子龚荣遇。

周培公想不到在这里会碰上自己的奶哥。便颤声说道：“大哥，一别十年，想不到你已经是四品大员了，怎么不回去看看娘呢？她老人家天天在念叨你呀”

“唉，跟着马鹞子王辅臣，先在广西，又到云南，如今他当了陕西提督，

又到了陕西，安定不下来呀！马鹞子脚踩两只船，吃着朝廷的，看着吴三桂的。我在他手下带兵，不容易啊。走，咱哥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龚荣遇告诉周培公，他从军十年，一直在王辅臣的手下当兵。这个王辅臣绰号马鹞子，原来曾是平西王吴三桂部下的大将，因军功升了陕西提督，驻防西安，龚荣遇和王辅臣在战场上结下生死之交，很受王辅臣的重用，现在当着他的中军官，还挂着平凉城门领的职衔，王辅臣因为与山陕总督莫洛不和，在陕西干得不痛快，便带着龚荣遇进京，想找个活路，调换个防地。

今天，龚荣遇独自一人上街闲走，不料正撞上刘一贵在这里行凶撒野，欺辱书生、小姑娘，他一怒之下，出手相助，却正巧救下了自己的奶弟周培公。

听了这话，周培公的心头，又是一阵发紧。吴三桂抗命不来觐见，可是陕西提督马鹞子王辅臣却来了，年青的皇上，将如何处理这突然变化的局面呢？

二 会藩王圣意带双敲 赦忠良诤臣又复官

周培公的揣度一点不错，康熙同时召三藩觐见，本意是效法赵匡胤席前夺兵的故事，但吴三桂称病不来，康熙的夺兵计划便不能施行。他那热得发烫的心也只好凉了下來，代之而起的是难以压抑的愤懑。他忍着一肚皮的气，在乾清门和颜悦色地接见了代父行礼的吴应熊，又赏银子又赐药，下诏慰谕“病”了的吴三桂。退下来之后他越发觉得浑身不自在。

可生气归生气，正经事还得办。过了正月十六，康熙下诏令已经入京的尚可喜和耿精忠入内，在乾清宫正殿接见议事。銮舆路过乾清门时，康熙掀起明黄软缎的窗帘向外张望了一下，见耿精忠和尚可喜两个人穿着簇新的鹅黄团花龙褂，俯伏着身子正在叩头，不禁含笑大声说道：“二王远道而来免礼了吧。”说了脚一顿，令乘舆停下，在丹墀下一手挽起一个，呵呵笑道，“朕倒没料到你们来得这么早。在京还过得惯？这里天气比不得广东、福建，要多加些衣服才成啊……”一边说，一边沿甬道向正大光明殿缓步而行，语气神情都透着十二分亲热。上书房随侍大臣索额图、熊赐履，议政王杰书、一等公遏必隆等率领部院大臣，早就侍候在殿门口，见他们过来，忙一齐跪下，直待三人先后进殿，方起身鱼贯而入，斜溜儿伏在殿口。

康熙命耿精忠、尚可喜坐下，端起御案上的奶汁嚼了一口，这才仔细打量面前这两个异姓王爷。上次他们是康熙三年觐见的，已经离别整整六年了。尚可喜已大见衰老，目光也失去昔日的神采，顾盼时头部不断地颤，手脚都显得有些呆滞。耿精忠却正当盛年，挺胸凹肚，正襟危坐。

“你们住在哪里？”

听到皇上问话，耿精忠忙从椅中欠身，赔笑说道：“回皇上的话，尚可喜住在儿子家，

奴才住在弟弟家。”

原来耿精忠的弟弟耿星河与尚可喜的三儿子尚之礼和吴应熊一样都是他的姑父。尚了老公主。用汉人的话说是驸马，满语叫“额驸”。这几个人都羁留京师住在额驸府，做散秩大臣。耿星河和尚之礼，都是吟风弄月的浪荡公子，酒色之徒，不问政事，哪个也比不得吴应熊。别看他明面上老老实实，背地里却和外边的督抚大员广为结交，三两日便和云南书信往来一次。

听了耿精忠的话，康熙点头一笑，沉吟片刻，转脸吩咐侍立在旁的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传话给内务府，赐银给二位额驸每家三百两。”又向耿、尚二人笑道，“朕知道你们手面大，你们不要说朕小气。这两个额驸人品才学都好，再历练几年，朕还要叫他们分掌部院的事呢……”说着，又笑了笑。

这两个“好”，当然就是说吴应熊“不好”。尚可喜见耿精忠不搭腔，忙笑道：“奴才们便有三万银子也比不得这三百两体面。这次来京，听之礼说，万岁爷勤政得很，每日办事都要到二更天。奴才说句不知上下的话，万岁如今到底年轻，还不懂得爱惜自己身子，到了奴才这把年纪才知道呢！万岁一身系着亿万百姓的安危，更要多多节劳才是。”

“朕何尝不想享福？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啊！”康熙目光闪烁地望着外头白雪皑皑的宫院，慨然说道，“罗刹鬼子在东北骚扰边境，去年占我木城，杀我千余百姓。这些生番用死人尸体搭起架子烧小孩子吃！西北上的事更乱，

葛尔丹不知吃了什么药，竟敢不经请旨自立为汗，又与西藏第巴桑杰勾手，大有东进吞并漠南漠北之意——你们都是精熟汉史的人，境内出这样的事，朕岂能看着不管，还有黄河、淮河，去年秋天决口三四处，河南巡抚衙门里的淤泥有一丈多厚，二十多万百姓出外逃荒……唉！”康熙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跪在门口的内大臣、大学士索额图忽然膝行趋前几步，朗声奏道：“万岁，罗刹国使臣戈赖尼即将回国，临行前想面见皇上，请旨如何办理？”

“他现在什么地方？”

“在午门外候旨。”

“叫他进来，朕倒要见识一下他是个什么东西！”

“扎！”索额图叩了头，起身又打了个千儿，躬身退出殿外传旨去了。

熊赐履在班中叩头奏道：“皇上应该盛陈威仪，以示我天朝风范！”

“哼，他不配！现有的威仪也是抬举了他！”康熙说着便听远处一声递一声传进来：“罗刹国使臣进宫叩见！”大家张着眼偷望时，只见一个瘦得麻秆一样伶仃细长的影子，脚步趑趄，左顾右盼地进了乾清门。

戈赖尼像梦游人一样走进了紫禁宫。这里的富有使他吃惊。眼前到处都是黄金、白银和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品，绘着云和龙的图案在廷柱上盘绕，令人瞠目的错金大鼎，金缸，镶缀着耀眼宝石的玉如意，各种名贵硕大的瓷器，搬回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富豪……但这里森严的威仪使他减去几分倨傲，从午门开始，两行禁兵，钉子一样排列着，佩在腰间的宽边大刀拖着长长的鎊苏。御前侍卫们像一尊尊铁铸的神像，按剑挺立，眼都不眨一下，偌大的宫殿两旁跪着几十个翎顶辉煌的朝廷重臣，连一点声响都听不到。殿前铜鹤，金螯的日里喷吐着袅袅清烟，呈现出一派肃穆庄严的气氛。戈赖尼因为看得有些神不守舍，跨入殿门时几乎绊倒了，身子在门框上重重碰了一下才狼狈地站稳了。他肩膀一耸。双手一摊，问跟着进来的索额图：“阁下，我该怎么办？”殿中人听到他华语说得如此纯正，顿时一怔。

索额图冷冰冰说道：“按照我们大清国规定的礼节，向我皇上行三跪九叩首觐见礼！”

看着这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人，穿着短袖燕尾服，居然也煞有介事地甩起“马蹄袖”，康熙几乎笑出声来。等他行完礼，正要开口问话，戈赖尼却自行爬了起来，高声喊道：

“噢！伟大的博格德汗！能在这神奇而又迷人的宫殿里觐见您，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代表至高无上的大俄罗斯沙皇陛下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向您致崇高的问候。”说着，便张开双臂竟要趋步向前热情地拥抱康熙。

但是他只跨出两步便站住了脚。康熙静静地坐着，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里有一股不怒而自威的光亮，震慑得他不敢稍有轻薄。他僵立了片刻，无可奈何地笑道：“我们的热情表现在我们奔放的行动上，中国人的热情包涵在一种自然美中，有着令人钦佩的含蓄，大不列颠人也不能与之相比……我想，我还是按贵国的礼节回话吧。”说着，便又跪下。

“戈赖尼，”康熙终于开口了，“你求见朕，是为了何事呀？”

“我来求见，是为了求得对阿穆尔地区事件的谅解，请作出明智的选择。”

“哼哼，什么？不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吗？那里自古乃我中华邦土，与你罗刹国有什么相干，要朕如何‘谅解’？”

“当然，我无意否认陛下的话，但是，那块土地对你们富有而辽阔的中国来说，不过是小小的”——他选不出合适的中国词语，只好伸出小指头来比了一下，“而对我们俄罗斯帝国来说，用处却是很大很大，我们与欧罗巴做交易，需要皮货，您明白吗，而贵国需要边境的安定……”

不等戈赖尼说完，康熙便冷冷顶了一句：“你这是说，你想要的，你就去抢，是吗？！”这一声斥责，震得乾清宫正殿嗡嗡作响。

“不不……不是……哦，是的。请陛下听完我的话，我受沙皇之命转告陛下，您应该以这块荒凉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求得沙皇的恩宠与关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陛下国内的和平和安定。”

“噢，这倒奇怪了。我国河清海晏，有什么不安定的？即便有事，也是我大朝家务，与你们罗刹干？”

“我是您的外臣，不妨直言相告。大汗的地位并不稳固。众所周知，贵国南方的几位王爷正在准备一场空前的叛乱……”

“哈哈哈哈”，康熙突然纵声大笑，指着尚可喜和耿精忠问戈赖尼：“你认识他们吗？”

戈赖尼看了看坐在下面的耿精忠和尚可喜二人一眼，耸肩摇头道：“不，不，不，我没有那个荣幸……”

“他们就是你说的‘叛乱’王爷。我们君臣此刻都在这里，你倒说说。我们怎么个不安定法？”

仿佛遭到重重一击，跪着的戈赖尼身子猛地仄了一下。他来到北京已经有些日子了，可是由于索额图对他严密封锁，耿精忠、尚可喜入京的消息，他竟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此刻，被康熙一句话顶死，戈赖尼脸色变得雪一样苍白，喃喃说道：“这是传闻……请博格德汗和两位王爷原谅。不过——我提醒皇上，我们强大的哥萨克在著名将领巴哈罗夫将军的统率下已经进驻阿穆尔地区。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话未说完，康熙“啪”地一声拍案而起。他下了御座。囊囊走了几步，指着戈赖尼说道：“你回去告诉米哈伊洛维奇，中国并无内乱，即或有，朕也自能平叛，不劳他万里之外操这份狂心。我华夏天朝，乃万国臣服之圣地，叫他早收妄想，安分守土！不然总有一天兵车相会，让他知道我大清天威难犯——凭你今日无礼，朕本当诛你首级以示惩罚，念两国相交不斩来使之古义，赦你不死——来！”

“扎！”

“押他回驿馆，限明日午时前离开京师。哼，朕倒不信，这个巴哈罗夫，难道会比前些年死在松花江口的斯捷潘诺夫下场好些？”

魏东亭、狼谭、穆子煦、素伦等一干侍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听康熙招呼，如炸雷般齐声应道。把戈赖尼轰出了紫禁城。

一场唇枪舌剑的外交战结束了。康熙按捺不住自己愤慨的心情，不住用眼瞧着殿内群臣，却是一语不发。

耿精忠实在受不了康熙这沉重目光的压力，终于开口说道：“万岁，罗刹国如此无礼，皇上何不发兵进剿？”

康熙手指弹着茶碗盖，心不在焉地斜了尚可喜一眼，说道：“朕也有难处啊，国家遭鳌拜乱政之害，元气未复，一时之间，筹兵筹响都是难题。不能必操胜券，朕岂能轻易用兵？”

今天在乾清宫发生的这些事，尚可喜和耿精忠心里雪亮，处处都是在

说“撤藩”。自南明永历皇帝死后，南方事实上已无仗可打。三藩王率几十万军队坐吃朝廷粮饷，北方外敌却无力抵御，看来，“撤藩”是势在必行了。他们俩尽管心里明白，却谁也不肯引出这个话题，尚可喜是没办法。他的兵权早被大少爷尚之信剥夺得干干净净；耿精忠则是抱定主意，看吴三桂的眼色行事——吴三桂的兵比他们二藩的总和还要多，凭什么他耿精忠要做这出头椽子？

康熙见耿、尚二人装聋作哑，心里不禁一阵上火，觉得不能一味地对他们示柔。他目光如电扫了两个王爷一眼，冷笑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朕请三位藩王入京，原本为的就是共商这件事。吴三桂‘病’了，你们二位又不能全然作主。算来三藩实到一藩半。想起来真有意思，朕难道连罗刹这个跳梁小丑也奈何不得？”他本想说“朕这里难道设了鸿门宴”，话到口边又改了。

尚可喜苦笑着辩解道：“奴才临来前，曾派人往云南看吴三桂。他确有眼疾，年前又患疟疾，称病不朝，似乎并无别的心思。”

“罢了，不谈这些了吧。朕怎么扯到这上头了？朕的本意你们不要误解，朝廷目前无意撤藩，即使撤藩也要光明正大，决不作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朕自束发受教，便以诚待人——先诚意正心，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嘛。三藩若不负朕，朕是不会亏负你们的。你们也累了，跪安吧。”

打发走了尚可喜和耿精忠，康熙换了便装，来到座落在绳匠胡同的刑部衙门，在签押房后的大客厅里悠闲地吃茶，等候会审傅宏烈的结果。四个一等侍卫魏东亭、狼谭、穆子煦和犟驴子见他似乎心事重重，一个个鸦雀无声站得笔直。

忽然，一个大个子武官匆匆进来，喘了口粗气，一屁股坐在康熙对面的椅子上，心神不宁地向外望望，转脸对康熙说道：“喂，你们堂官什么时候下来……啊？是主上！”

康熙见他惊得面如土色，连下跪也忘记了，便笑道，“是图海啊。你这奴才不好生呆在九门提督府，钻到刑部衙门来做什么？”

图海这才忙不迭地跪下，额上豆大的汗珠已渗了出来：“回万岁爷的话，刑部衙门正在会审傅宏烈——啊，不，奴才是来瞧瞧吴正治……”

康熙见图海慌得结结巴巴，不觉好笑，“你和吴正治是什么交情，怎么又扯到傅宏烈身上，吴正治正在审傅宏烈，你掺和进来是怎么说？九门提督的手伸得大长了吧？”

“扎。奴才该死！吴六一生前说傅宏烈乃是忠良之人。今日会审，臣有些按捺不住，前来找吴正治打听一下消息……”说着便连连叩头。

“起来吧，站那边去。亏你还是将军出身，连一点应变之才都没有。你来吴正治的法司衙门撞木钟，不怕朕治你的罪？”

“奴才与傅宏烈并无瓜葛，而且奴才不主张撤藩，政见也不同。傅宏烈上书言政是为国家社稷。其言当，圣上取之；其言不当，圣上舍之。臣以为——”

“你不要讲了，你到签押房传旨，朕要见傅宏烈。”

“啊？”图海大感意外，见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忙又答道：“扎”。

傅宏烈跟着图海进来了。他脚下钉着四十斤重的大镣，在寂静的院中哗啦哗啦响着，虽然步履蹒跚，脸上却像刚睡醒的孩子一样平静。刑部吴正治和满汉侍郎、科道等一群官员因未奉诏进内，只在刑部天井院里向上叩了

头，远远退到一旁，不安地注视着这座立刻变得至高无上的签押房。

“傅宏烈。”康熙捻着胸前的朝珠，对伏在地下的傅宏烈说道，“此时此地，你心里在想什么？”

“罪臣在想……”傅宏烈身上一颤，他完全没想到康熙会问这个，便抬头望了一眼康熙，答道，“此地自前明至今，一直是国家掌刑之地，由此向归宿走去只有咫尺之遥。万千奸恶之徒在此伏法，亦有仁人志士在此蒙冤受辱……此时罪臣不意得见圣颜，一诉衷曲，臣虽死，快何如之。”

“尔有何衷曲可诉？尔不过一个小小知府，竟敢妄言国家大政，离间君臣和睦，还不是死有余辜。”这话声音虽不高，透着极大压力，图海和魏东亭等人心里竟不禁起了一阵寒栗。

傅宏烈横了心，答道：“圣上这话差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却听傅宏烈接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臣职在司牧？臣亲见吴三桂和尚可喜父子倒行逆施，横行不法，若缄口不言，明哲保身，则有欺君不报之罪；若直谏犯颜，又有妄言乱政之罪——是进则身死，退则心死，身死与心死孰佳？求圣上明断。”

康熙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从高空中一下子沉落下来，“舍生取义”四个字闪电般划过；划得他的心一阵疼痛：这样一个人物，竟迟至今日才发现！他沉思一下，提高了嗓音朝外喊道：“吴正治，你进来”。吴正治答应一声，三步两步跨进来，还没有跪稳便听康熙说道：“你们准备将傅宏烈如何处置？”

“腰斩。”

“不能轻一点么？”

“回万岁的话，臣只能依律定罪，恩自上出，减刑轻判应由皇上特典。”

“嗯。那就……弃市吧。其实弃市如同杀头，虽然也不免一死，但是比起腰斩，总算轻了一级。”康熙说完舒了一口气，瞟一眼傅宏烈，又说，“你方才说得很好，朕成全你——不要怨朕狠心，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你还有什么话么？哦，你的老母、幼子，朕当关照户部着意抚恤……”一边说，一边审视着傅宏烈。

傅宏烈此刻听到老母、幼子，真比万箭攒心还要难过。他饱含着泪水，强压着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只是伏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颤声说道：“罪臣无话可言……谢恩……”站起身来又向图海和吴正治各作了一个揖，含泪笑道：“吴兄，图兄，小弟就此别过了！”便提着大镣昂首向厅外走去。

“站住！”康熙突然起身断喝一声。他的脸一下子胀得血红，几步从厅中跨出，目光如电地盯着吴正治，一叠连声命令：“给他去刑！”说道脚步一步不停地走近傅宏烈，一边看着两个司道官员忙不迭地开锁去刑，一边抚着傅宏烈的肩头说道：“好！果然是肝胆照人，果然是烈烈丈夫！杀你这样的臣子，朕岂不成了桀纣之君？”

傅宏烈被这猝不及防的变故弄愣了，待明白过来，哪里还控制得住自己，仆身伏地号啕大哭。

康熙扶起傅宏烈，轻声说道：“你先在北京住下。你的朋友有不少在京供职，还有朱国治也已调来北京。你在他们家养养身体，有什么奏陈、建议，可由图海代呈。日后朕要用你这块石头，还叫你回广东做官，你敢吗？”

“奴才有何不敢？”

“好，你起来吧。”

三 托东南遣嫁四公主 顾西北重赏马鹞子

“好一表人材！久闻将军虎背熊腰，果然名不虚传。朕刚才听说因你未奉特旨，被魏东亭堵在西华门外交上了手，不知胜负如何呀？”

“魏将军乃圣上驾前擎天玉柱，臣何能及呀。”王辅臣完全没想到康熙这样随和，绷得紧紧的心松和下来。

“那也不见得。”康熙抬头遥望着发黄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康熙心里明白，王辅臣已经被打动了，便换了一个话题：“朕委纳兰·明珠到陕西，锁拿山陕总督莫洛和巡抚白清额进京问罪。你从那边过来，不知这件事办得怎样？”

王辅臣摸不清康熙问话的意思，一时没有开口，过了一会才回奏道：“白清额已经革职监护。莫洛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去巡视山西未归，明大人已经派人去传他了。”

“朕不是问这个，西安百姓递来了万民折，称颂他二人情廉，恳请朝廷免其重罪。你在平凉多年，联想问问此事是否当真。”

王辅臣与莫洛素来不和，但莫洛是清官，山、陕两省有口皆碑，是说得不得假话的。他咽了一口口水，清清嗓音又说道：“莫洛居官多年，为母亲做寿，竟借了五十两银子。此次查抄白清额的时候只存白银十六两。这些都是实情，臣不敢欺瞒！”

“听说你与莫洛不和？”

“回皇上的话。臣与莫洛，瓦尔格将军之事乃是私怨，皇上所问乃是国事。臣不能因公废私，亦不敢因私废公。”

“好，国家大臣，社稷重器，应该有这等气量，你是什么出身？”

问到出身，王辅臣身子一颤，连连叩头答道：“臣祖辈微贱，乃是库兵出身。”

库兵是为朝廷守银库的，虽然有钱，却被人瞧不起。王辅臣一向视为奇耻大辱；讳莫如深。但皇帝垂询又不能不如实回话，所以话刚出口，眼眶中已是含满泪水，声音也显得有点哽咽。

康熙也觉意外，怔了一下长叹道：“朕倒不知你出身微贱如此。不过自古伟丈夫烈烈

英雄比卿出身寒贱的多的是！大英雄患在事业不立，余事都不足道。张万强！”

“奴才在！”

“立传朕旨给内务府，王辅臣举家脱籍抬旗，改隶——”康熙沉吟片刻，觉得既做人情，就不如做得大些，于是果断他说，“汉军正红旗”

“扎！”

康熙皇帝为了安抚王辅臣，把他全家抬入旗籍，而且是“汉军正红旗。”这特殊的恩遇，使王辅臣感动得泪流满面，要不是怕在皇上面前失礼，他真要放声大哭了。

康熙沉着地说：“你好自为之。朕本想留你在京任职，朝夕可以相见。但平凉重地，没有你这样有能为的战将，朕更不放心。西边、南边的麻烦事很多，朝廷要倚重你马鹞子呢。”

旁边的人听着这几句话轻松平淡，但“西边”这两个字在王辅臣听了

却如雷声轰鸣一样。他，一个库兵出身的被人看不起的贱民，从军入伍之后，先是随着洪承畴南征，江、浙平定以后，又改归吴三桂节制。几年中由于军功从普通军士升到了督抚大臣，封疆要员。吴三桂待这个调入自己麾下的王辅臣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比对自己的子侄辈还要好。后来，王辅臣调至平凉，吴三桂还要每年接济他几万银子。所以，几年来王辅臣在康熙和吴三桂之间，还是脚踏两支船，两边都不敢得罪。现在康熙提到了“西边”，显然是对吴三桂不放心，王辅臣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想到此，王辅臣忙叩头道：“皇上委臣以封疆，寄臣以腹心，待臣之恩如天高海深，臣若背恩负义，不但无颜于人世，亦不齿于祖宗！请主上放心。一旦西方、南方有事，臣虽肝脑涂地，也不负圣恩！”

康熙显得有点激动，双目闪烁生光，只有此时才看到与他年龄不相你的老练与成熟：“朕并不是对谁都不相信，只是实在舍不得这样的人才远离北京在边廷吃苦。”他一边说，一边从座后拿起一对四尺长的银制蟠龙豹尾枪，想了想，又将一支放回，加重了语气说道：“这对枪是先帝留给朕护身的，朕每次出行都要把它们列在马前。你是先帝留下的臣奴，赐别的东西都不足为贵。这里把枪分一支给你，你带到平凉，见枪如见朕；朕留一支在身边，见枪如见卿。”

王辅臣面色苍白，激动得不住抽泣：“圣恩深重！奴才虽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

不竭股肱之力以报圣恩。”说罢，颤抖着双手接过枪来，缓缓却步辞了出去，刚出垂花门，

再也控制不住感激之情，竟掩面放声痛哭起来。

四 祈平安祖孙拜佛山 怀鬼胎世子跪午门

孔四贞当日辞了出去，自回了她东华门外的官邸。因余震不止，康熙不想来回搬动，第二日仍在储秀宫召见索额图，熊赐履议事。魏东亭等几个侍卫在外边侍候，也觉十分方便。太皇太后因没地方去，闲坐着又觉气闷，便带着苏麻喇姑踱至前边储秀宫看康熙办事。

待熊赐履和索额图给太皇太后行过礼，康熙方才坐下，默默打量苏麻喇姑。自从伍次友与她发生婚变，已有半年多了。近来苏麻喇姑的心情似乎比伍次友离京时好一些，走路也显得硬朗了许多，一身缁衣映着血色不足的面孔，已不再白得让人不敢正视，只是神情中依然带着淡漠冷峻，使人觉得有点凛然。

太皇太后一边坐着，一边微笑着对旁边侍立的索额图和熊赐履道：“皇帝到底是经了事的，比先前炼达得多了，昨日两件事处置得都好。四贞文武全才，嫁了这个孙延龄，或许能给这匹野马套上龙头。明珠上回折子里头说，王辅臣这人事上以恭，处友以信，待人以宽，御下以严，也不坏嘛！”

熊赐履听出来太皇太后对王辅臣印象颇佳，躬身陪笑正欲答话，康熙却道：“祖母说的是，不过也不敢大意。孙子见过几次孙延龄后，瞧着这人很傲气，时间长了保不住还会生变故。王辅臣确是恭敬，不“恭”未必就“忠”，他对吴三桂的提拔和重用很感恩，孙子不能不待他更好一点。但愿他有良心，好好地在西进节制兵马，将来撤藩就容易一点。”

站在一旁的魏东亭一直不明白康熙为什么如此厚待这个一脸吕布相的王辅臣，至此才恍然大悟，对康熙投去极为钦佩的目光。熊赐履道：“万岁圣虑极精，圣断极明。四公主下嫁孙延龄，东可遏制尚、耿二藩，西可掣肘云贵。但是王辅臣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他手下的几员悍将，有的是吴三桂旧友，有的是闯、献余党，就怕王辅臣在京说的好好的。回去又生变故，以臣愚见——”

“嗯。你说下去”

“扎，臣以为还是将王辅臣留在京师为好。”

康熙听了，一时没有说话，低头思忖半晌，转脸问索额图：“你看呢？”索额图忙答道：“平凉乃关西重地，臣以为熊赐履所说很有道理。臣保一人前往，一定可以胜任。”说完用眼瞟了一下魏东亭。

“你是说魏东亭？小魏子，你去如何？”

魏东亭双手一拱，单膝跪地大声说道：“奴才唯万岁之命是听，万岁叫奴才去奴才就去。”

“嗯——不成，京师乃根本之地，必须有像魏东亭这样的人来拱卫。王辅臣节制西北也比别人合适。朕对他感之以情，结之以恩、化之以德。他应该知道报答。再说，此时忽然调离王辅臣，只能加重平西王的疑惧之心……”

太皇太后忽然打断了康熙的话，扶着椅子把手站起身来：“对了。吴三桂顶顺当当地撤了藩，什么事也不会有；吴三桂要是造反，王辅臣那里换谁去都是一样。不过熊赐履说的也对，王辅臣和孙延龄下边的那班人都是做贼出身，不能不防，所以还是要让王辅臣回陕西，让孔四贞去广州，更为稳妥。京师这边麻烦事也不少，眼下说吧，我们祖孙想出京巡视一下，可是没有小魏子这样靠实的人跟着，你们留在京里办事，能会放心吗？”

“出巡？”索额图和熊赐履几乎是同时惊呼一声，“不知老佛爷和皇上要巡视何方？”

“五台山。”

熊赐履大吃一惊，趋前一步仆身伏地叩了头，仰面问道，“老佛爷，万岁，京畿刚刚粗定，内外忧疑，多少急务待办，不知何故出巡？臣以为不可！”说着，转脸质问站在旁边沉吟的索额图：“索大人身为国家大臣，此时为何沉默不语？”

索额图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曾风闻过“先帝出家为僧”的事，父亲索尼临终前也曾呓语过“五台山，顺治爷……”他从种种迹象中隐隐约约地感到先帝的“驾崩”必有隐情。刚才听太皇太后亲口吐出“五台山”这三个字，证实了自己的推测。此时见熊赐履责问自己，想想还是装糊涂为好，便随声附和道，“奴才也实在不明白太皇太后和圣上为何要西巡五台山。”

康熙心里也觉奇怪，皇祖母为什么提出要上五台山，正待劝说，太皇太后却止住了，说道：“京师发生地震，你们不也受了惊吓吗？按说地动山摇自古就有，我本来也不放在心上，但这次来得蹊跷，震得太和殿都塌了半边。你们看西南方，云彩为何这么红？你们还劝，难道要等北京城全陷下去才求佛祖？”

康熙见祖母还要长篇大论地讲下去，便笑着解释道：“地震是孙子失德于民，招致天怒。皇祖母替孙子操心，可就近到澶柘寺拜拜佛，不也就尽了心意嘛。祖母上了年纪，身子是要紧的。再说，京师里七事八事，咱们一下子都去了，怎么能放得下心？”

“澶柘寺怎么能和五台山比？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活佛所在地！”

熊赐履听到这里，也忙劝解道：“据奴才看，这京师地震是由鳌拜多年来乱政所致，天变虽由人事引起，若善修人事便可挽回天变。不必去求西方佛祖……”熊赐履的学究气上来了，又要大讲天人互应的道理。不防太皇太后冷笑一声，喝道：

“你禁口！我敬佛祖和你尊孔孟一样。我并没有说孔孟的不是，也不许你在我面前诋毁佛祖。”她的脸气得煞白，想想熊赐履是个忠臣，又是个书呆子，便不再说下去，一转身坐回到椅子上。

苏麻喇姑本不想在这种场合多说话，见大家沉默得难堪，双手合十插言道：“这是老佛爷的心愿。”七日前在慈宁宫和老佛爷说因缘，老佛爷说她曾见过金甲神将来讨愿心，老佛爷答应向五台山献玉佛一尊。如今又出了地震的事，去一趟五台山也是该当的。鬼神之事，还是宁信其有，不说其无的好。”

“这话对！说到我老婆子心里了。我已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还为自己祈求什么，只盼着孙子皇图永固也就安心了——五台山我是要去的。皇帝要是顾不过来，我一个人去就是。”

康熙忙躬身说道：“孙子怎敢！孙子自然陪祖母一道儿去。京里的事由熊赐履和索额图维持，机密些也就是了。就这样定下吧！”

太皇太后和皇帝同出紫禁城至澶柘寺去拜佛，是开国以来第一次，所以礼部奏议用最隆重的“大驾”卤簿。清代皇帝出巡的仪仗分四等：祭祀用“大驾”、朝会用“法驾”、平时出入用“銮驾”，行牵则用“骑驾”。这次是太皇太后和皇上一起去祭祀，当然要用“大驾”。圣旨一下，举朝忙碌。礼部衙门前，白天车水马龙，夜里灯烛辉煌。满汉尚书、侍郎、各司主事、笔

帖式通宵达旦地起草诰制，安排百官班次，皇帝驻蹕关防，迎送礼节仪仗……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连着忙了七天才算忙出头绪来。北京的大小官员、黎民百姓听说“大驾”是因地震而出，是去尊天敬祖，祈福佑民，都十分敬服，眼巴巴地等着瞧瞧热闹。

接到送驾出城的消息，吴三桂的大儿子、当着公主额驸、封了太子太保的吴应熊，四更天就洗漱完毕。他是一品敬秩人员，按礼应穿九蟒五爪的袍子和仙鹤补服，但礼部特别照会他，还要再加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他一听便知这是特典。本是很让人高兴的事，他倒多了一个心眼儿。自己在京师里，名义上是王子、皇亲，实际上是个“人质”，越是不招人眼目越好。现在皇上独下特旨给自己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再说，穿得这么显眼，百官瞧了，心里又该怎么想呢？

自从鳌拜倒台之后，一向安居的吴应熊突然感到不安了。似乎有某种可怕的力量潜伏在他的宅邪四周。“三藩”这两个字也越来越使他感到可怕。但是、父亲在来信中并没有提到朝廷有什么异常动静。他相信如果有这种情形父亲会很快知道的。因为，在北京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不少人在暗地里为父亲效劳的。

吴应熊的额驸府，座落在宣武门外的石虎胡同，这里离紫禁城并不远。心事重重的吴应熊来到正阳门前便下轿步行。礼部为他安排的位置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东。这样显赫的位置，他觉得有点承受不起。

这时，早已守候在桥边的索额图满面堆笑地迎了过来：“吴公，请在这边与我们一同候驾。”

吴应熊抬头一看，见索额图和熊赐履也是身穿簇新的袍服，套着黄马褂，并排站在一起，慌得连忙回礼，笑着说：“索大人不要取笑，吴应熊怎敢与二位辅政并列？”

熊赐履笑道：“世子请别客气，这是魏东亭刚才传下来的旨意。你是天子至亲，又是朝廷大臣，细论起来，我们这些人还无法与你相比呢。”

吴应熊见熊赐履正端着铜烟锅要吸烟，连忙从怀里取出火折子，凑上前去替熊赐履点着了火。然后又回头问索额图：“索大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明珠大人，他去陕西还没回来吗？”

索额图一笑说：“早呢，山陕总督莫洛到了山西，不见到莫洛，他怎么能回呢？”

熊赐履一边不紧不慢地吞云吐雾，一边冷冰冰他说：“这也有几说几讲。路上好走，他回京就快些；要是再遇上乌龙镇那样的麻烦事儿，不免就要多耽搁一些日子了。”

吴应熊知道，熊赐履说的“乌龙镇”那件事，便是明珠奉旨出巡时，路过郑洲请出“天子宝剑”来杀掉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郑州知府西选官冯睥龙和他弟弟冯应龙的事。

这件事，明珠虽然做得草率了一些，但是，却得到了皇上的支持。现在熊赐履当面提到这事，吴应熊觉得自己很难答话。无论是指责明珠，还是对吴三桂的西选权表示不满都是不合适的。他委屈地咽了一口气，笑道：“不管是吏部所任，还是家父所选，都是大清的命官。凡属贪官污吏，也都在可杀之列，家父来信还夸奖了明珠大人，说他很能秉公执法。像郑州知府那样的害民贼，家父知道了也是容他不得的。不然，还有什么天理王法？”

熊赐履笑了笑，还想再说什么，索额图忽然扯了一下他们的衣袖说：

“二位禁声，皇上就要出来了。”三人便不再说话，将马蹄袖一甩，挨次跪了下去。自天安门至正阳门数百名在京供职的部院大臣、入京述职的外省大惊，见他们三个跪下，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也一齐跪下，静候大驾。

五 三藩臣逆天倡叛乱 五华山聚会议反清

太皇太后和皇上要去五台山朝圣的事，索额图等几位亲信大臣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保密，只说是去北京近郊的瀋柘寺进香。

几十名内侍列队整齐地从城洞门出来，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大声传旨：“圣驾将到，百官候着了！”说罢，拂尘一扬退了回去。紧跟着，内务府执事一声递一声地传了下去。此时正值辰牌，丽日当空，微风轻拂，华盖幡带飘舞，显得十分壮观。一百二十面门旗之后，魏东亭气宇轩昂地骑在错金鞍的黄马上，四十名侍卫和数百名禁军浩浩荡荡随后跟出。城内城外鼓乐动地，一片山呼，坐在头辆辇车上的康熙频频点头抬手示意，吴应熊瞧见康熙在注视自己，忙不迭地将头在坚硬的石板地上重叩几下，连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一直到车驾过完，他的头方敢抬了起来。

吴应熊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石虎胡同。几个月来往这里跑得最勤的工部员外郎周全斌，已经在府里候了多时了。周全斌是个狡诈阴险的双重间谍，是明投吴应熊暗助杨起隆的人。寒暄过后，吴应熊客气地笑着，一边说：“累你久等了。”把周全斌让进内府的好春轩里待茶。

落座之后，周全斌用碗盖拨着浮在上面的茶叶，半闭着略带浮肿的单眼皮，单刀直入地开了口，一句话便说得吴应熊浑身打激凌：“吴公，朱三太子已去云南五华山令尊大人那里了，说不定那里的文章做得比今天的这场出巡还要热闹呢！您知道吗？”

周全斌所谓的朱三太子，就是前明崇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朱慈炯，当时传说他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失踪了，跑到南方去招兵买马立志反清复明。

这事，吴应熊早听说了。吴应熊在京做人质二十余年，深通韬晦之术，心里虽然吃惊，表面却冷冰冰他说：“这些事我不知道，也不信。即使是真的，我看这位来历可疑的朱三太子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足下原是前明崇祯皇上周贵妃的本家侄儿，我不明白你到我这里来说这些话是为什么？我不想听，也不敢听。如果足下不辞劳苦从西鼓楼来访，就为说这个话，还不如早些回去歇息的好。”说完，吴应熊深深吸了一口烟，透过浓浓的烟雾打量周全斌的反应。

周全斌也在观察吴应熊，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胖胖的身体略嫌臃肿，细眉大眼，厚嘴唇，一眼看去极是忠厚朴拙，却不料他一反平日慢吞吞的习惯，十分敏捷地用一道“话墙”将他碰了回来。周全斌微微一怔，随即似笑不笑他说道：“不敢听或许是真的，不想听嘛……世子殿下自地震以后为何要一日一趟快马飞驰云南呢？可惜呀，你要得到平西王的回话还要好些日子哩。你我两家都是前明旧臣，素有旧交，何妨先听听我这一孔之见呢？”

吴应熊一边听，一边极细心地剔着烟杆中的油泥，不紧不慢他说道：“北京地震，我担心云南也有震情，写信问候家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周全斌身子向前一倾说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看来世子也担心云南地震？这和朝廷倒想在一起了。不然，万岁又何必兴师动众地驾幸五台山祈福呢？”

吴应熊眉棱倏地一跳，“五台山”？不会吧，他们不是去京郊瀋柘寺了吗？再说，五台山乃佛祖胜地。到那里去，足见我太皇太后和皇上忧民之心。”

周全斌紧接着说：“岂止忧民，而且忧国！！他们这一去，一是抚慰京

师人心。二是去西路视察民情吏情。这西路可是平西王夺取三秦、挥师京都的通道啊！看来下一步的撤藩将不远了！”

“哈哈，你说的什么话，撤藩不撤藩是朝廷的事，家父夺取三秦做什么？再说家祖、家父为前明守了几十年北大门，崇祯在至急至危的关头才封了家父一个平西伯，可是归顺天朝以后，一举赐为王爷！我们吴家和你们周家不一样！”

周全斌没有生气。他今天会见吴应熊，是下决心要为朱三太子敲开这座封闭极严的府门的：“好！世子说的一点不错，前明的平西伯，已经成了大清的藩王了，可是吴老伯虎踞云南，拥重兵、坐银殿，尚不满足，仍要背着朝廷冶铁煮盐，铸铜造钱，自征粮、自遗官，抗命不朝，这才是吴家的与众不同呢！好，世子保重，在下告辞。”说着将手一拱便要辞去。

吴应熊忙起身扯住：“哎，何必着急呢！把话说完嘛。”

周全斌见他软了下来，不由有些得意：“也好，我就再罗嗦两句。皇上年纪虽轻，这机断权谋，这聪明睿智您都瞧见了，岂容令尊长此以往？这次驾幸山西，对平西王有百害而无一利，望平西王和吴世兄好自为之，此外，圣上在前些时御笔亲书一首五绝，赠给了云贵总督，这里面有什么名堂，请世子三思。”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吴应熊背着手站在台阶上，微笑着说“不送”。心里却在惦算，这个周全斌显然是朱三太子的人，他今天来拜见我是为什么呢？他说的那些事父王那里知道吗？……

巍峨壮观的平西王府邸高高地矗立在昆明城郊的五华山上。一座座龙楼凤阙，或红墙遮挡，或绿竹掩映，依山势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溪流纵横的峰峦间。方圆数十里内云树葱茏、气象万千，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一层层的大理石阶蜿蜒曲折直通云天，一入山便使人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里原的前明永历故宫，吴三桂接手之后又煞费苦心大加修缮，经过近三十年的经营，早已不是它原来的模样了。后山修造了一排排大石屋，是吴三桂的藩库，里边的金、玉、珠、宝，堆积如山。库房旁是各样的武器，如今还在不停地铸造、更新。银安殿两旁的一个个廊房里，设着兵马司、藩吏司、盐茶司、慎刑厅、铸造厅等等一切都按朝廷建制设置，不过简化了点，变了名字。山下高大的仿汉阙向四外延伸，东连黔粤，西接青藏，南抵缅交，北通平凉……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张无比庞大的网络，而牵动这张大“网络”的中心人物，便是平西王吴三桂。

此刻，吴三桂正坐在银安殿西侧王府花园的列翠轩前观赏歌舞。和他并肩而坐的，一个是从北京秘密绕道而来的耿精忠，一个是已经从广东来了半个月的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他们已在这里磋商、观看了两天，各方面的情报都汇集得差不多了。耿精忠在前些时进京见了康熙，他心里很有点犯嘀咕，本来对吴三桂的实力，他充满了信心，现在有点把握不定了，康熙的豁达风度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看来，皇上确实是个年青有为的君主，而决不是吴三桂说的“乳臭未干”的小儿。有了这个想法，两天来，耿精忠只是默默地看，暗暗地想，不打算急于表态。

尚之信呢，却是另一副状态：他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大儿子，早就跃跃欲试地要抢父亲的王位了。尚可喜已经年迈，管不了那么多事，实际上，兵权早已被儿子夺去。这个尚之信，阴狠毒辣，城府极深。他来到五华山之后，摆出一副贵胄子弟，酒色狂徒的神态，满口粗话，行为荒唐，使耿精忠很是

讨厌，连吴三桂也有些瞧不起他。

这次三藩聚会，表面上，每日珍馐美味，声色犬马，实际上，却是一次叛乱之前的预谋。年龄和辈份最长，实力又最雄厚的吴三桂，既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又是理所当然的核心人物，此刻，他见尚之信瞪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看着自己心爱的歌女阿紫，不由得一阵心烦，站起身来说：“外边风凉了，我们进去说话吧。”说完，径自进去，耿精忠和尚之信也只好在旁边跟着。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夏国相，相国柱，贴身卫士皇甫保柱等人，也一起跟了进来。穿过列翠轩大厅，几个人随吴三桂进了东厢书房，围坐在大理石屏前的长案旁。侍卫只有保柱一人进来，守护在三桂身后。刚刚坐定，王府书办匆匆忙忙地进来，向吴三桂禀道：“王爷，云贵总督甘大人的禀贴，请王爷过目。”说着双手递上一份通封书简。

吴三桂皱了眉头，心不在焉地接过来，看了几行，转脸问道：“是从云贵向内地运药材的事，这件事你晓得首尾么？”书办道：“卑职知道。王爷去年秋天已下令禁运药材到内地。这几个商人犯了令，弄了十车药材，都是茯苓、天麻、三七、麝香、鹿茸、金鸡纳霜，到卡子上给扣了。他们告到总督衙门，甘大人连人送过来，请王爷处置。”吴三桂沉思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哼，他不过是出难题给我罢了。那几个商人现在何处？”

“都押来了，在大院垂花门外。”

“叫他们为首的进来，在轩外头候着”。说着便起身，对耿精忠他们说：“你们先议着，稍候一时我就回来了。”

那药商早已跪在院中阶下，见吴三桂慢条斯理地走出来，头重重地在砖地上碰了三下，恳求道：“王爷千岁！求王爷开恩……开恩……这十车药材如若不能发还，小的只能投河自尽了……”

“孤早已下令禁运药材，你为什么这么大胆？”

“回王爷的话，因内地山东、河南一带遭了水，瘟疫传了开来，小的在那儿的分号伙计来说急用这些药。小的并不敢故犯王爷禁令，因请示了知府衙门才运的。常言说医家药店以治病救人为本……”

“嗯？照你这么说孤王我是以害人为本喽？”见药商吓得只是磕头，吴三桂口风一转，叹息一声道：“不过你也确有你的难处。这样吧，我不让你赔本，你的这十车药，我全买了，如何？”

药商抬起了头，惊讶不解地看着吴三桂悲天悯人的面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

“我们云贵近来也有瘟疫，而且时常有瘴气伤人的事。这么做，也是为我云南贵州人着想，所以金鸡纳霜、黄莲、三七、麝香这类药断然不能出省。你是商人，想发财也是自然的事，我给你指条生财之道如何？”药商先还叩头称是，听到这里，又惊异地抬头看了一眼吴三桂。吴三桂笑笑道：“告诉你们会馆那些商人，咱们这里缺的是马和粮食，你们可以到内蒙、直隶贩些回来，孤必定不叫你们吃亏！”

“王爷开恩。”药商苦着脸说道：“粮食还好说，从中原贩马进云贵是犯着朝廷的禁令啊……”

药商还在絮絮叨叨地求告着，可是，吴三桂已经不耐烦了，在云贵两省，在这五华山上，吴三桂的话就是圣旨，他是从来不改口的！禁运药材去内地，和私运粮食、军马到云贵，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两步棋，那怕药商们把头磕出血来，他也不会改变主意的。

“哼哼哼，你们是按孤的旨意办，还是愿意领罪受罚，那是你们的事。来呀，把他们带出去。”说完，倒背双手，头也不回地进去了。

耿精忠连忙接住吴三桂，笑着说道：“老世伯神机妙算，一石双鸟。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哈哈，区区小事，何劳贤侄夸奖。还是说说你们的北京之行吧。”

“啊，好好好，小侄出京之时，听人说，之信老兄奉老伯之命抓的那个傅宏烈，皇上已经把他赦免了，说不定还想重用他。也有消息说，皇上打算把他派到广西去。如果真的是这样，对之信老兄和老伯恐怕多有不利。”

坐在旁边的尚之信，不等吴三桂答话，便笑了起来：“哈哈，精忠兄，你未免把傅宏烈看得太重了。要说啊，这个人能写几篇屁文章，也懂得一点军事。小皇上要派他到广西，无非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安上一颗钉子，给吴世伯添上一点心烦儿。不是我夸口，要想对付他，只需吴老伯给我一个人就行了。”

吴三桂没料到，这个好色之徒竟然对朝廷的心事看得这么准，便随口问道：“贤侄，你要借我的什么人呢？”

“汪士荣”

“哦，贤侄说得不错。汪士荣是傅宏烈的把兄弟，不过很可惜我派他到陕西去了，不能和二位见面。哎——之信，我听人说，你在广州常吃生人肉，有这事吗？”

“有啊”我的部下大多是从山上收编来的土匪，野惯了。家父带了一辈子的兵，却不能摸透他们的脾气，所以管不了他们。对这些人，你不凶悍，不狠毒，他们能服吗？所以，我这个王爷后裔，也只好拿出山大王的威风来，无毒不丈夫嘛，哈哈...”

耿精忠听了这话，心中不禁一动，这个家伙太可怕了！可是斜眼一瞧吴三桂，却见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高兴。这时，只听尚之信又说：“老世伯，两广之事，请您不必担心。小侄倒是有点放心不下陕西。小皇上对王辅臣下了大赌注了。”

六 风雨来幕宾逞口舌 是非至堂主闯银殿

上回讲到吴三桂和耿进忠、尚之信一起议论朝廷之事，提到了马鹞子。耿精忠接过话头说道：“王辅臣这个人我也知道，是个意马心猿、首鼠两端的奸滑之辈。老世伯不得不防啊。应麒世兄那里有消息吗？”

耿精忠说的这个“应麒世兄”，就是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自从吴应熊被招了额驸，羁留京师之后，吴应麒就成了吴三桂手下最得力的人。吴三桂把他派到西安，为的就是监视马鹞子王辅臣，最近，听到朝廷的消息，又把汪士荣派去帮忙，可是这个底儿吴三桂是不肯说出来的。此时听他们二人异口同声地说王辅臣的事，便淡淡一笑答道：

“王辅臣再狡猾，也并不得罪老夫。你们看，这是他刚刚送来的信。”

尚之信接过来一看，不禁喜形于色，原来，这是王辅臣写给吴三桂的一封信，在信上劝吴三桂及早起事：“好啊！这简直是马鹞子的一份卖身契！好，有这封信在，王辅臣就得乖乖地为五华山当一尊护山大神，他就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尚之信还在滔滔不绝他说着，吴三桂的谋士夏国相，却冷冷地撂过来一句话：“不见得吧。王辅臣是行伍出身，他自己写不了这封信，假如他借个什么理由，把代他写信的秀才杀了，这封信便一文不值了。”

一言说出，把还在兴头上的尚之信，驳得无言可对，神情沮丧。耿精忠接过信来看了一遍，也是低头沉思，一言不发。

这时候，吴三桂的头号谋士刘玄初出来说话了：“国相这话当然对，不过王辅臣确是心怀异志，只要好好拢络，不愁不为我所用。所以我看也不能把这信看得太轻。我们应该腹有良谋，更要胸有大志。”

“胸有大志”是吴三桂讲过的话。这个刘玄初，自二十六岁入吴家幕府，已是四十多年，吴三桂素来敬重他，但在大事上，有很多并不听他的，头一件事发生在清兵入关之前，刘玄初便劝吴三桂早作南撤打算，让李自成与清兵先打，巧收渔翁之利，可是吴三桂不听。到了顺治末年朝廷下诏各藩裁兵，吴三桂倒是听了刘玄初劝告，谎报明永历在缅甸境内蠢蠢欲动，不但没裁兵，而且捞了大批军饷，但不料吴三桂竟假戏真做，逼迫缅王交出了永历帝朱由榔，亲令绞死在迫死坡，一下子在天下人面前弄臭了名声，刘玄初从此气得得了咯血病；康熙六年，刘玄初劝吴三桂与鳌拜携起手来搅乱政局，吴三桂却又置之不理，坐看康熙成了气候。这些往事，使刘玄初对吴三桂丧失了信心，他恨吴三桂太不争气了。可是，想想反清复明光复祖业的前程，除了吴三桂，别人又都不行，又见大家都在静听他说话，便又振作起来，喘了一大口气说道：“三王实力如今都在这里，几天来的会议我也都在场，其实这就是一次竭诸侯之力攻伐夷狄的小孟津会。不过，眼下三家兵力不过五十万，粮饷虽多，却靠朝廷供应，一旦断了这粮源，立时就会显得拮据，所以马上就有什么动作是很不明智的。”

耿精忠久仰刘玄初的大名，听他详解透彻，心里暗暗佩服，在座上略一躬身问道：“依先生看何时举事为宜？”

刘玄初神色庄重地说道：“此乃非常之举，不但关乎诸公身家性命，而且事关百万生灵涂炭！如果举事失败，清家天下便固若磐石了！所以心里再急，也要慎上加慎。我们雄据云贵粤闽，占铁盐茶马之利，兼山川关河之险，

先要把治下百姓生业弄好，不要光指望朝廷那几两银子过日子——内修政务，外连藏回、养马练兵，结交将领。朝廷一旦撤藩，等于授我口实，便可誓师东进，一战而胜，舍此别无良策。”

尚之信在广东号称魔王，杀人如麻，刘玄初的这些话他虽觉有理，却认为失之过缓，不如速战速决更好，于是含笑说道：“果然好！不过请先生留意，朝廷也在这么作，而且我们无法和他比！去年擒了鳌拜，便立即下令停禁圈地，秋季又是大熟——北方七十州免了钱粮；听说又调于成龙为河道总督。黄淮的治理也就是眼前的事；康熙元年士子应试不足额，今年听说满京都是公车会式的举人！他占了中央形势，时不我待呀！”

刘玄初手扶椅背，听得很认真。等尚之信说完，便笑道：“我说持重，是内紧外松，加紧准备，并没有说慢慢来。朝廷的难处也很多——一多半岁入拿来给了我们，又要免捐收买民心，又要治河，哪有钱来打仗？民心也不稳，黄淮决口灾民很多，北京的朱三太子也搅得很凶……”

听到这里耿精忠不禁问道：“朱三太子？我在北京怎么没听说？”

刘玄初拈须笑道：“王爷在北京出入宫禁，朱三太子怎么能光顾到你？”正说间，外头守护的将军马宝匆匆进来，双手递一张名刺给吴三桂。吴三桂看时，上面写着：“年眷同学弟杨起隆拜。”不由笑着对尚之信和耿精忠说道：“云南地面邪呀，说曹操，曹操到，朱三太子来了！”大家听了不禁愕然相顾，吴三桂见刘玄初微微颌首，便从嘴里迸出一个字：“请！”

随着阵阵传呼声，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带着四个长随兴冲冲笑嘻嘻地跨入了列翠轩。他手握一柄长折扇当胸一拱，对居中而坐的吴三桂说：“五华山的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

谁也没有说话。吴三桂只翻眼瞧了这位翩然而来的富贵公子一眼，若无其事地端起杯子吃了一口茶。来人也微微一笑，就近捡了个座位，后襟一掀，前袍一撇，大咧咧地在对面坐了，毫不示弱地打量着吴三桂。

半晌，吴三桂才一字一顿地开了口：“你很放肆，你知道这五华山是什么地方吗？”

来人“哗”地打开折扇，又“啪”地合住了，笑道：“我一进门就通报了！好吧，再说一遍详细的。不才真名朱慈炯，化名杨起隆，大明洪武皇帝嫡派龙脉，崇祯皇上的三太子——此地五华山，本是我家旧物，既无转让契约，又无买卖文书，何时姓了吴，在下倒要请教。”

尚之信也斜着眼插进来说道：“你胆子不小啊！分明是个欺世盗名卖狗皮膏药的。”他话一出口书房里立时一片哄笑。

“你是尚之信吧。你家老子尚可喜，在大明不过是个副将，我家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

尚之信并没有被激怒，反而冷冷一笑，从桌上拿起方才投进来的名刺掂掂，轻蔑地说道：“哼，高贵？世上竟有连文理都不通的人而敢称‘高贵’，也真是闻所未闻。”

杨起隆撇嘴笑笑，说道：“虽然与你尚之信初次见面，你的‘学识’我却是久仰了——请问，你怎么知道我的文理不通？”

“好吧，我告诉你。即以此名刺为例，年、眷、同、学、弟五个字，却一个也不真切。按你自己说，你是天潢贵胄，平西王既然受前明伯爵，就是义属君臣。请问这名刺上的‘年’字从何而来，嗯？再说这个眷字——你姓朱，他姓吴，哪来的亲戚瓜葛？这个‘同学’两字，亦令人笑不可言，平西

王军功出身，足下祖荫门弟，何来的‘同学’？这‘弟’字嘛，更是胡扯乱攀——平西王年过花甲，足下年不过三十，若要称子称孙嘛，倒还差不多……”说到这里，列翠轩里早已是哄堂大笑。

杨起隆睁着眼愕然注目尚之信，按他的才学见识，批驳尚之信并非难事，但他不愿这么作，他需要腾出精力重新思考这个人。他早就听说尚之信是个粗俗凶残的酒色之徒，可是相见之下，却和他得到的情报相差如此之大。杨起隆迅速恢复了神态，淡淡一笑道：“尔等只知道咬文嚼字，却不懂得应时变通！我以君就臣，以大从小，纡尊降贵，勉从俗流，此中妙用，岂是等闲之辈所知。”

吴三桂听到这里，格格一笑，说道：“好吧，不管你是什么人，既来了，就请坐到这边来谈谈吧。”

杨起隆没有言语，也没有移坐，只轻轻弹了弹袍子上的灰尘，跷起腿，身子微微后仰，那种从容不迫的风度，还真有凤子龙孙的气势和派头。

刘玄初斜坐在杨起隆的对面，不住用眼审视这个不速之客。心里泛起有关“朱三太子”的种种民间奇闻。有的说崇祯临危时在宫中挨次斩杀了皇子、公主，但是乳母抱着三太子逃出了紫禁城；还有地说，乳母用掉包计瞒过了追赶的清兵，却献出自己亲骨肉……眼下，杨起隆的突然出现，使刘玄初感到有点意外。他倒不怕来人是真的朱三太子，怕的是云南总督甘文昆玩弄什么花招，派人来试探。沉思了好大一会儿，刘玄初问道：“你既是前朝太子，可有凭证？”

杨起隆一笑，将手中折扇递了过去。刘玄初接过大略一看，便递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接到手中发觉很沉，打开一看，这才发现扇骨乃是精钢打造，原来此扇还是一件武器。只见扇面上写着一首词，确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御笔。吴三桂曾见过很多崇祯手迹，这些物件，他府里也收藏了很多，因此一看便知确系真品。便将扇子还给杨起隆，狡黠地眨着眼笑道：“这首词既无题头，也无落款，用的又是前人成作，即便是先皇御笔，也不足为凭。——我这里就有半箱子这类东西。”

“我谅你也难信。”说着杨起隆又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封硬皮金装明黄缎面的折子，双手捧着，放在桌上，用手指了指才推给吴三桂：“平西伯不妨瞧瞧这个。”

“玉牒！”吴三桂忽然眼睛一亮，急忙双手捧起仔细审视，只见上面写着：朱慈炯，生母琴妃，崇祯十四年三月生壬子戌时，储秀宫稳婆刘王氏，执事太监李增云、郭安在场。交东厂、锦衣卫及琴妃各存一份，依例存档。

下头钤着崇祯的玉玺“休命同天”——虽经历了三十年。朱砂印迹依然鲜红。这一下再无疑问了，来人确是朱三太子。

吴三桂的手有些发抖，头也有点眩晕。他呆呆地将玉牒还给朱三太子，忽然脸色一变，说道：“先皇子孙都已归天，朱家子孙早已死绝，皇帝遗物流落到异姓人手中，也是常事。”

杨起隆先是一愣，接着纵声大笑：“哈哈，平西伯见识何其短也！我朱家子孙哪里会被斩尽杀绝，我先太祖洪武皇帝自登基以来历传一十六位，遍封诸王于天下名城大郡，二百年来子孙繁衍难尽其数！仅南阳一府，唐王旧邸，朱姓子孙即有一万五千余人。你说先皇子孙都已死绝，朱某恰恰就坐在你的对面！唉！世上最聋的是装聋者，最哑的是作哑者，最傻的是扮傻之

人——我要不是见你平西伯处于危难之中，岂肯以千金之躯入你这不测之地？”朱三太子旁若无人，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上头耿精忠、尚之信，下面胡国柱、夏国相等人无不失色。只有刘玄初稳稳坐着，不动声色。

吴三桂强自镇静，顾盼左右笑道：“是么？吴某今日身居王位，拥重兵、坐大镇，乃朝廷西南屏障。皇上待我义同骨肉，功名赫赫，爵位显贵，还有什么为难之事要装聋作哑，假痴扮呆呢？”

“哟，平西伯此言倒是让人羡慕。是啊，品已极高，爵已极贵，朝廷有恩无处施，才将‘三藩’二字写在廷柱之上朝夕注视，才将那足智多谋的吴应熊供养在宣武门内。你们几位聚在这里，是在商议如何报效清廷的吧。”

吴三桂勃然大怒，向案上猛击一掌，笔砚碗盏跳起老高：“大胆！慢说你未必是真，即便真是朱三太子，又怎么样，我现在是大清堂堂平西王。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兴、一国亡，有道圣君取而代之，乃是天经地义。今日便是崇祯皇帝亲临，也不过是我治下小民——你犯上作乱、诋毁当今，罪在不赦。来！”

“扎”。

“与我拿下了！”

七 蝉脱壳皇帝宿逆旅 雀入林道长走单骑

化名杨起隆的朱三太子，来到了五华山，会见平西王吴三桂。不料，一言不合，惹得吴三桂拍案而起，怒声命令侍卫，要将杨起隆拿下。

这一下变起仓猝，朱三太子被皇甫保柱隔座轻轻提了过来，顺手一丢仍进两个卫士怀里，被反背双手死死擒住。朱三太子的四个帖身随从见主人被拿，大叫一声亮出兵刃直取吴三桂，却被守在跟前的皇甫保柱用剑一格护住。十几名侍卫有的去架扶刘玄初，有的保护耿精忠、尚之信，有的挺刃格斗。霎时，列翠轩里一片刀光剑影。

但战局很快就分明了。朱三太子带的这几个人虽然武艺很高，但吴三桂的侍卫也非常悍勇，毕竟是众寡悬殊，很快就被逼出了列翠轩，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从容坐在轩前观战。

夏国相见朱三太子这三四个随从在十多个人围攻之下还在拼死力战。便走到朱三太子跟前道：“叫他们住手，不然，一刀捅死你！”

朱三太子虽然被擒，仍是一脸倨傲之色，此时刀横在脖子下，也只是微微冷笑道：“死，大丈夫本份耳！做这副丑态干什么！”说罢高声叫道：“尚贤，你们去吧，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话音刚落，那个叫尚贤的双手一拱，高声说道：“少主儿保重，我们暂且去了。吴三桂你敢动我少主一根汗毛，我叫你五华山立刻变成一片火海！”说罢，四个随从在刀丛之中拔地腾空而起，冲出重围。皇甫保柱大喝一声：“赢了我再走！”说着就要挺剑追赶，却被坐在一旁的刘玄初一把扯住：“将军，这里头的事你不懂，你护住王爷就是了。”

吴三桂转脸问朱三太子道：“你如今尚有何说，还敢无礼么？”

杨起隆别转脸冷冷说道：“天意我知，我意你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带下去！”吴三桂铁青着脸吩咐道。

耿精忠望着朱三太子远去的背影，深思着说道：“老伯，这个人不好处置啊，留在五华山没有用处，杀了，放掉都要引起朝廷疑心。”

尚之信撮着牙花子笑道：“杀了算。反正死无对证。朝廷不会为这点子事和王爷翻脸。要是老伯不想杀他，可要看好了，别叫他逃掉。”

“玄初先生你看呢？”吴三桂面带着微笑，转脸又问刘玄初。

“王爷心中已有定见，又何必再问？”

“噢？”

“王爷这一出‘捉放曹’演得不坏，连那位朱三太子都看出来，在坐的几位，却老实得蒙在鼓里！哈哈……”

吴三桂的心不禁一沉，自己的心思竟被这病夫窥得如此清楚，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心计之工。他点起水烟，呼噜呼噜抽几口，吐着烟雾说道：“刘先生确是知己。趁这个姓朱的在这里，你们几个可以和他交交朋友，二位贤侄也可和他谈谈。”

“什么‘趁他在此’？”保柱如坠五里雾中，诧异地问道，“他能逃出我五华山？”

“三日之后放了他！”吴三桂笑道，“就请胡先生办这个差吧，不过要办得漂亮，连咱们里头的人也都以为他病死了最好。”

“方才耳目太多，王爷只能这样办。”刘玄初见皇甫保柱和胡国柱仍是一脸茫然之色，轻笑一声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此人活着比死了好，放了比囚起来强……”吴三桂放怀大笑接着说道：“对，就是这个意思，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到北京闹事，去找康熙的晦气。看小皇上还顾得上什么撒藩！”

夕阳的余辉照着五华山，给树梢、房顶，山与天相接之处都镀了一层玫瑰红色。吴三桂咬着牙抬起头来。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康熙，你等着瞧吧！”

康熙一行在瀋柘寺“金蝉脱壳”以后，已经离京七天了。这是他当政之后第一次出巡。祖孙媳妇加上一个带发修行的苏麻喇姑，坐了两乘香车，由魏东亭、狼谭二人带着二十五个侍卫，一律青衣小帽便装骑马护送着。很象是京里王公眷属出城进香的模样。穆子煦和犟驴子两个大侍卫只送他们到瀋柘寺“郊祭”已罢，便招招摇摇地护着空銮舆回到大内。这场戏，倒也做得严密。

出京以后，康熙使命魏东亭打前站，每天住宿的客店都是先订好的，晚间一到就住。康熙自骑一匹青马，扮做个少年模样，奉着太皇太后车驾徐徐而行。也亏了魏东亭不辞辛劳，前面订好了夜宿的店铺，再飞马回来迎上车驾一同前行，一切饮食供应、布防、护卫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连太皇太后也不觉旅程之苦。

其时正值早春，车驾一入太行，立刻觉得天寒彻骨。康熙坐在青鬃马上手搭凉棚向上看时，一条山间车道蜿蜒伸向远处。每日鸡蛋拌料喂出来的御马一步一滑，鼻子里喷嘶着白气。夹道两旁的山上积雪皑皑。一根根、一丛丛挺然而立的荆棘、山楂、栗子、野桃杏、野樱桃在雪坡上迎风颤抖，犹如灰雾一般。细碎的浮雪被山口的劲风吹得烟尘一样在脚下飘荡。见行进迟缓，康熙和侍卫都下了马，拉着缰绳，推着轿车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忽然，前面的车停了下来，太皇太后掀起轿帘探身问道：“皇帝，天气很冷，累了吧？上车来和我们同坐吧。”

康熙的脸冻得通红，一手提鞭，另一手放在嘴边哈气，听太皇太后问自己，兴致勃勃地将手中的马鞭子一扬，笑道：“您老人家只管坐着，孙子不冷也不累。瞧这架势马上就要下雪了。孙子正要领略一下‘雪拥兰关马不前’的景色呢！”

太皇太后仰脸朝天望望，只见彤云四合，朔风劲起，担忧地说道：“只怕要走得更慢了。”康熙笑道：“不要紧，今夜到不了繁县，我陪祖母就住一住沙河堡的小店，小魏子比咱们想得周到。”

不大一会几，果然散雪纷纷飘下。先是细珠碎粉，愈下愈猛。但见万花狂翔、琼玉缤纷，成团抽球地在风中飞舞。古人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殊不知这太行山的雪是“崩腾”而落，浑浑噩噩、苍苍茫茫，天地宇宙都被裹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团。张眼眺望，山也蒙笼、树也隐约、路也淆乱、河也苍茫，难怪像李青莲这样的湖海豪客，也要对之“拔剑四顾心茫然”了。康熙自幼在皇宫长大，出入不过内城方寸之地，哪里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边踏雪向前，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惜了伍先生大才，他若能到得此地，不知会做出什么好诗呢！”狼谭听了忙说：“主子爷还惦着伍先生呢，只可惜他福命不济，不能常侍主子。”

正说间，魏东亭浑身是雪，迎面从山道上下来。一边给康熙行礼，一边笑道：“主子好兴致，这么大的雪还不肯上车，前头客店已安排妥了，今

夜就住沙河堡。可惜订得迟了些儿，店里已经住了人，又不好赶人家出去。”

“那样更好！雪下大了。咱们快走吧。”

申末时分，一行人来到滹沱河畔的沙河堡，康熙全身已被裹得像雪人一般。他一边小心翼翼踏着冻得镜面一样的河面，一边问魏东亭：“这个沙河堡，是哪个县的地面？”

“回爷的话，”魏东亭见已经进入人烟稠密的地区，说话也格外小心，只含糊地称康熙为“爷”，“是繁县境了，县令叫刘清源。这个沙河堡是繁峙第一大镇，今晚咱们就歇在德兴老店，偏院住着几个贩马客人，正院全包给了我们，爷只管放心。”

此时已入酉牌，照平日天气，天早黑了。因下了雪，雪光返照，街道两边的门面都还模糊可见但大街上已无人迹。魏东亭在街口调度车辆，搬卸行李，安排关防。被惊动了的店主人提着灯笼笑呵呵地迎了出来：“这么大的雪，难为爷们赶路！我还道是宿到前头一站了呢！里面请吧。只是咱这山野荒店，难比北京皇城天子脚下……有个照顾不周的请爷们包涵。”店主十分殷勤地将店门推得大开，把他们一行众人让到里面，高声叫道：“伙计们，爷台到了。快打点热水挨房送进去！”

魏东亭忽然发现，正院的西厢房内似有人影走动，站住脚步问道，“怎么，正院我不是已经全包了吗，怎么又住进了客人？”

“唉！”没法呀，住的是一个道士和一个读书人，前一个时辰刚刚赶到，沙河堡的店铺里人都住满了，这么大的雪，他们都冻得青头萝卜似的，因此我就大着胆安置了。好在爷台有二十多人，这院子上下有三十多间房呢！”魏东亭听着，脸色阴沉下来，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了道：“不用说别的了。就是文殊菩萨来，你也得将他们安置出去！”康熙听了忙道：“小魏子，罢了罢了，左右只是一夜，将就一下吧，明早我们就去了。”魏东亭看看满脸笑容的掌柜，不由得火气上升，可又不敢违了康熙，便道：“主子说的是。可我的定银一下子就给他五十两，住一宿再付五十两，他开半年店能挣得到么，我们从北京一路出来，还没有碰到过像他这么大胆贪心的奴才呢！”店主被他训得尴尬，暗暗连声谢罪：“不过事已至此，也不好就撵人家，都是进香拜佛人，能方便处且方便嘛。”

这边正在争执，西厢房门“呀”地一声开了。走出一个年轻道士，手持佛尘，背上插一把七星剑，十分飘逸清俊，打个稽首说道：“天下店天下人住得！难道居士有几个钱，就要买这个不平吗？如若贫道此时出二百两银子赶居士出去，你又该如何呢？”魏东亭侧着脸瞧也不瞧道士，冷冷说道：“我和店主讲话，你插的什么嘴？”

康熙见魏东亭没完没了，一脸寻事神气，忙喝止了道：“这位道长说得有理，还不退下！”魏东亭听了不敢再说，默默退至一旁垂手侍立。康熙打量这道人时，至多不过二十岁，秀眉细目，面白如玉，只是略带着一股野气，由不得心里格登一下：“这道士如换上女装，也算得上一代佳人了。只是气质粗豪些……”口里笑道：“道长，不要生气，请只管安置，用过晚餐不妨过来同坐消夜。”道士抿嘴笑道：“还是公子读书知礼，回见了！”说着瞪了魏东亭一眼回到西厢。魏东亭心里虽有气却没敢再言声。店主人忙插上来和解道：“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今个能聚在小店，也是前世缘份。总怨小店池浅，各方接待不周……”说着，便领康熙一行进了上房，“请老太太和这位小姐在东间安息，公子就住西间，要汤要水的也方便。看这大的雪，明日未

必能启程呢，就在小店多住几日。小的亲自侍候老太太，管保安逸……”说罢便忙着开门，又是安置行李，又是往灯上灌油、炕下添火，端了热水送进太皇太后屋里，又命人给康熙烘烤湿衣湿鞋。山西人柔媚小意儿天下第一，连气头上的魏东亭也被打发得眉开眼笑，道：“你这家伙若在紫禁城里当差，怕皇上也叫你哄了呢！”

“爷取笑了。小的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呢。”回身又指挥店小二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羊肉馅的头脑饺子。这头脑饺子是一种药膳，把水饺捞出来，浇上山药、红糖、胡萝卜、豆腐、青菜、粉丝所制的汤剂，上碗后再加老酒一料，有驱寒、活血、健胃等功效。康熙吃了顿时觉得身上寒气一扫而尽，暖烘烘的，没了半点劳乏。心想，自己虽做了天下之主，却未能领略此风味，便命狼谭拿了五两银子去赏掌柜的。不一会儿店主人笑嘻嘻进来谢赏，行了礼，用水裙擦着手笑道：“谢公子爷赏了。方才老太太也赏了五两，说是从没有用得这么舒坦。她们不用荤，是豆腐皮儿口蘑馅儿，用的是甜酒。公子爷这边，小的想着呵了一头的冷气，酒用得重了点，不想也对了公子爷的脾胃……”显然，自开店以来，他从来没遇到这样阔气的主顾，竟同时给了两份的赏银。

他唠唠叨叨地还在往下说，却见那道士飘然走了进来。康熙忙跳下炕来。笑道：“长夜无事，正好清谈，连店老板也不用去，咱们坐了说话。”

魏东亭一眼就瞧出这道士是身怀武技的。他不敢懈怠，暗自提足了精神，紧靠康熙而立。康熙满面笑容地自报家门：“在下姓龙，字清海。敢问小道长仙号？”

“啊，不敢当。道士俗家姓李，道号雨良。”

“啊！听口音，雨良道长是秦人口风，请问在何观修道？”

“贫道就在终南山修道，也曾在峨眉山云游过几年。”

“噢，峨眉！北京有个太医叫胡宫山的，也做过峨眉山的道士，武功了得，人也正直，后来不知怎么就弃官不做，又回去了……”

“啊，龙公子，那不足为奇。有人觉得做官好，便也有人愿意做道士、和尚。即使都是三清弟子，弄神驱鬼者有之；操汞炼丹者有之；避迹深山者有之；在皇宫相府家飞来飞去的又何尝没有，你说的那个胡宫山，就是不才的师兄。他不想做官也自有道理，因为做了官，就得唯皇上之命是听。就是做个好官，也不过落个好名声。要是做的像大同知府那样，敲骨吸髓，刻薄百姓，比得上我道士这碗清净自在的饭干净么？”

当年，胡宫山在养心殿为康熙治过病，一个下跪动作便将六块青砖压得龟裂。此人就是胡宫山的师弟，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可是康熙不知道，胡宫山不做官，是因为既不屑为吴三桂卖力，又不愿当满族皇帝的臣子，临走时还把郝老四救了出去。

魏东亭虽与胡宫山私交很好，但此时同雨良这样面目不清的人不期而会，不禁又提了三分警觉，便笑着问道：“道长这也算一番高论。不过听起来你也不像是很清静的。这么冷的天，千里跋涉，自陕南来到晋北，怎么比得上在终南山长伴香火逍遥自在呢？”

“这种道理就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够懂得的了。五台山佛称清凉，道称紫府，老子便在此处收取人间香火。道士有事自然要寻老子，这就譬如民间有冤债要寻天子一样。‘道心无处不慈悲’，我就不能登紫府，代祖师清清这里的妖气么？”

八 察民情挥泪抑圣怒 遇刺客扬威镇妖邪

却说小道士李雨良在沙河堡的客店里与康熙消夜清谈，一语道出了自己的此行目的，是为了替太上祖师扫荡紫府的妖气。魏东亭心中猛然一惊。他知道，李雨良所说的“妖气”，是指的大同知府周云龙；也知道，这周云龙是吴三桂选派来的西选官。可是，这位山西大同的知府，又怎么得罪了远在陕西终南山的道士李雨良？李雨良又为什么千里迢迢，冲风冒雪地赶来寻仇呢？魏东亭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了。便一言不发地静等着李雨良说下去。

康熙皇帝对李雨良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从说话到神态都像女人的年青道士，不仅眉宇之间绝无一丝的矫揉做作，更使人觉得，他如果换上女装，简直又是一位苏麻喇姑。要是自己身边有一僧一道两位出色女子的辅佐，倒真是一大快事。此刻，康熙见李雨良忽然住了口，便兴奋地说道：

“好！雨良道长果然豪爽，与令师兄胡宫山竟是一样的秉性，可钦可敬！只是不知道长所说的那位知府叫什么名字，他很贪吗？”

李雨良没有正面回答康熙的问话，冷冷一笑说道：“自古以来，做官的哪个不贪，小民百姓也认了。可是这位知府大人岂止是贪，简直是黑了心！”

此言一出，坐在一旁的店主人沉不住气了，忙上来插话：“爷是京城里来的，不知道咱们这儿的苦处啊。这位太尊姓周，叫周云龙。听说他早年多次应试都落了榜，却不知怎么投靠了平西王爷，被选送大同府做了知府。唉！也是我们这儿的百姓该倒霉。自从前年鳌中堂坏了事，百姓刚缓过一口气来，就遇上了平西王爷的西选官。众位想啊，一年里头，地里就打那么点粮食，交完租子支完差，还要给平西王爷纳税交贡。这位周太爷呢，坐在棺材上卖灵幡——死要钱。他没完没了地催捐，名堂多得像无常鬼索命一样。唉，没法过呀！”

康熙吃惊地问：“哎，不会吧，哪有那么多捐呢？自康熙二年到现在，山西就免了四次钱粮。去年，山陕总督莫大人又报了灾情，奏请朝廷恩准，免了大同府的赋税，这周太尊又催的哪门子税捐呢？康熙这话说得不假，这都是他亲自批复的奏折，他还能不清楚吗？可是店主人却苦笑一声说道：

“爷说的是朝廷的恩典，可下边满不是那么回子事儿。就说这火耗银子吧，莫大人只要九分二厘，老百姓也还能出得起，可是周府台一下子就加到四钱三，光这一项，就把皇上的恩典都吃光了。”

康熙知道店主人说的这“火耗银子”，是历朝的一大弊端，原来，因为百姓们交纳的赋税银子都是散碎的，地方官收来后，要重新化铸成大锭才能上交入库，一入炉，自然就要有损耗。所以叫做“火耗。”可是这个损耗，从来都是在上缴的份额内抵销的。地方官为了渔利，把这个“火耗”的损失，加在纳税人的身上，自己从中渔利，就成了贪赃的一种手段和途径。遇上了那些黑了心的贪官酷吏，又随意追加火耗的数目，像这周知府，把火耗追加到四钱三，一两上税银要百姓出一两四钱三，这样干法，百姓能受得了吗！听了店主人的诉说，康熙的脸色气得发白，连拿火筷子的手都有点微微颤抖。魏东亭怕他一怒之下露了身份，忙在后面拉了拉他的衣服。康熙猛然醒悟过来，镇定了一下情绪，向店主人问道：

“唔，这个周府台是心狠了一些，不过，就这么一条，也办不了他的大

罪。还有吗？”

店主人听这位龙少爷追问，心想，他必定是京城的贵介子弟，也许能替老百姓讲讲情呢，便壮了胆子说道：

“爷台身份高贵，既然劳您问了，小的也不敢欺瞒。咱们这位周太爷，大概一肚子的学问都让狗吃了。我这小店的隔壁住着一户人家，一对老夫妇守着个独生女儿，因为交不上赋税，周大爷就要拉他家的女儿去抵债。唉，周府台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娶这十五岁的黄花闺女做小，在这佛山跟前，竟也不怕佛祖降罪，造孽呀！还有，魏爷来号房子的时候，见到西院里已经住了二十多位贩马的人，其实，哪里是住啊，他们是让扣在这儿的。”

“啊，为什么？”

“这伙贩马官，都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拿了河南府的茶引，用信阳的茶叶去换西路的马匹。走到这里，被周太尊知道了，二百多匹马全扣了下来，而且一个子儿的马价也不给，这不是明抢吗？马贩们只好去求咱们繁县的县大爷刘清源。刘老爷也是河南信阳府人，也是个爱民如子的清官，他看在同乡的份上怎能见死不救呢。可是，府台是他的顶头上司，说声不给银子他也真没辙。刘大人想来想去，想起来沙河堡有位辞官回乡的蔡亮道和周云龙是省试同年，他俩还有点交情。于是便求蔡老爷出面讲情，蔡老爷见事情出在沙河堡地面上，不能不管哪，便打算明日在家里宴请周云龙，说合这两件案子……”

康熙早就听得坐立不宁了。要不是魏东亭一直在向他递眼色，恐怕捉拿周云龙的圣旨都发出去了。店主人讲完之后，拿眼瞅瞅这位龙公子，见他一言不发地坐着；再看那道士时，也是一副冷眼旁观的态度，“心中反到奇怪了，他们刚才说的那么起劲，怎么忽然都不作声了呢！唉，我本想替邻居大嫂和这院子里扣着的马贩子求人情，看来，这两个主人都是不爱管闲事的。他还在胡思乱想，却见龙公子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打着呵欠说：

“唉，天不早了。都歇着吧。明儿个放晴了，咱们还得赶路呢。”

店主人满怀希望此刻全落了空了。刚要举步退出，却听雨良道士一阵冷笑，连告辞的话也不说，就先出去了。

外边的雪下得更大了。从隔壁传来一个老太婆的哭声。不知是炕烧的太热，还是被隔壁传来的阵阵哭声惊扰，康熙躺在炕上，怎么也合不上眼睛。他抬起身来，见魏东亭正守在套间的门口，便问道：

“小魏子，什么时辰了。”

“回爷的话，恐怕快到半夜了。主子歇着吧。”

“不忙。我在想，这姓周的如此贪婪作恶，欺压百姓，莫洛为官清廉刚正，为什么不参劾他呢？”

“莫洛的行辕在西安，山西虽然也归他管，来的次数毕竟不多，何况这大同府在极北之地，山高皇帝远，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

“那么，他抢这么多的马要干什么呢？”

“主子明鉴，这是明摆着的事儿，还不是为了给平西王送军马。”

“混帐，朝廷对马政早有明令，这奴才竟如此嚣张、胆大。朕定要治他们的罪！”

话音刚落，苏麻喇姑一掀门帘走了进来，笑语盈盈地说：“哟，三更半夜的，主子爷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呀！太皇太后老佛爷不放心，让我过来瞧瞧。老人家说，刚才店主人的话她都听见了。让我告诉主子，不必动怒，要想办

那个姓周的，也要等回京之后再说。这沙河堡小地方，鱼龙混杂，万岁又是微服出访，还是谨慎一点儿好。”

“哼，明天一早，那个姓周的就在这里强抢民女。朕身居九五之尊，眼看着他如此无法无天而不加干预，能说得过去吗？”

魏东亭见康熙动了真气，连忙出来解劝：“主子息怒，要惩办一个小小知府，何必主子亲自出面呢。奴才让人带个信给索大人和熊大人，一封文书下来，要不了半个月就把姓周的逮到京师了。”

苏麻喇姑也接着说：“小魏子说得对。万岁爷仁心通天，救助民女的事自然该办，可是张扬了您和老佛爷的圣驾踪迹，不光是这里，恐怕连京师都要震动。老佛爷的懿旨还是对的，请万岁三思。”

这里正说话，却见小毛子带着浑身的白雪和寒气闯了进来，哈了哈冻红的双手。“叭”地甩下了马蹄袖，满脸堆笑地跪下请安：

“万岁爷吉祥平安。奴才小毛子奉了索大人的差，给爷呈送奏折来了。”

“好啊，是小毛子。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通禀一下就进来了，倒把朕吓了一跳。起来吧，外边的雪下这么大了？倒难为你连夜赶了来。”

“回主子爷，别说是下了大雪，就是下刀子，奴才也不敢耽搁了爷的差事。何况，奴才还带了几个人来，一路上倒也很顺当。”小毛子一边说着，一边双手呈上索额图和熊赐履的奏折。康熙接过来，看也不看，就放在炕桌上：

“你这小鬼头来的正是时候，明天这儿的时事，就交给你办好了。朕随身带的有御宝，不怕他周云龙不听管束。”

魏东亭一听这话，也来了兴致：“万岁，小毛子一个人去怕不成，不如让奴才扮成一个中使护卫，也去凑凑热闹。”

康熙还没有答话，苏麻喇姑却拦住了：“不行，小魏子要护着圣驾上五台山，在这里露了相，还怎么去，刚才老佛爷还说，这地方太乱，五台山怕也不清静，原打算在那边多呆几天，看来，只能点个卯了。我们还是要处处小心。”

康熙似乎没听见苏麻喇姑的唠叨，兴奋地说：“干脆，明天我和小魏子都去蔡亮道家。小毛子能办下来呢就算了，万一出了麻烦，我就出面兜着。”

小毛子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来个眉目，这时，赶快悄悄地问魏东亭。魏东亭简略地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小毛子又是生气，又是兴奋地对康熙说：“有万岁爷做主，别说一个知府，就是十个八个，奴才也把他办了。刚才奴才进店时，听隔壁那个老婆子哭的伤心，不知是出了这档子事。主子只管把这趟差交给奴才去办。”

北风夹着大雪在窗外呼啸着，康熙没有接小毛子的话，却脸色冷峻地吩咐魏东亭：“取朕的狐皮披风来！”

“怎么，主子爷要出去吗？大风大雪的，又在这人地两生的小镇上，奴才就是挨打受罚，也万万不敢从命！”

康熙一眼瞥见苏麻喇姑还要出去，知道她是去报告太皇太后，忙叫了一声：“曼姐儿，回来！”

苏麻喇姑停住了脚步。“曼姐”这个名字，自从出家之后，康熙还从来没有叫过。从这名字上可看出太皇太后对苏麻喇姑的钟爱，和康熙皇上对她的敬重，此刻，康熙喊了出来，自然别有一番深意：

“曼姐，你是朕的第一个老师。后来，我们又一起跟伍先生上学。记得

朕小的时候，你对朕说过，要朕做一个爱民的好皇上。你知道，十个大臣的奉承也赶不上一个百姓的夸奖啊！你听，那老婆子的哭声和这狂风大雪搅在一起，朕能安睡得了吗？”

苏麻喇姑不做声了。她深知康熙此刻的心情，拿不出理由来劝阻这位少年皇上。可是，魏东亭身为护卫，却不能不说：

“万岁，那个女孩子咱们明天就去救她，哪差这半夜呢？主子要是嫌那个婆子哭得心烦，奴才派个人去，连哄带吓唬地把她安置一下也就是了。”

“混帐！你这奴才，越来越不长进了。她还在为女儿伤心，你们倒想去吓唬他，你每天读书，就读出个这等样子吗？”

说完，康熙甩身出了套间，头也不回地向外边走去。魏东亭连忙派小毛子去报告太皇太后，自己和苏麻喇姑一起，又叫上侍卫狼谭，护卫着康熙出了店门。

天空正翻腾着鹅毛大的雪花，地下的积雪已经有半尺多深了。四个人到了街心，听那哭声时，更觉的凄惨疼人。狼谭推开一个没有上门的茅草屋的房门，康熙一脚踏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那是人住的地方啊，简直是座人间地狱！丈余见方的草屋内，炉烬灰灭，冷气透骨，一盏昏黄的油灯，照着炕上的一具死尸。死者脸上盖着张黄裱纸，身下是一领破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子，趴在尸体旁哭得声嘶力竭。室内，四壁如洗，就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康熙的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好啊，你们又来了。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拿吧，抢吧，把这个死老头子也抢走吧，哈哈……”

康熙心头又是一阵紧缩。当年鳌拜擅臂扬眉，咆哮朝堂时，他也没有这么紧张，这么恐惧，这么浑身上下充满透骨彻肤的寒意！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老人家，请别怕，我们是路过这儿的，想来您这里避避风雪，不会加害您的。”

苏麻喇姑早已是满脸热泪了，也连忙上前安慰老婆子：“老人家请放心，我们不是强盗。怎么就你们二老呢，儿女们都不在跟前吗？”

话一出口，苏麻喇姑就自觉失言了，这话正捅到老婆子的痛处，只见她突然站起了身子，大声哭叫着：

“孩子，我女儿被你们抢去了。你们还来取笑我。我……我和你们拼了！”

一边说，一边摸索着就要下炕。苏麻喇姑见势不妙，急忙拉了康熙退出门外。狼谭也跟在身边护侍着。只有魏东亭比较沉着，忙走近炕边，又拉又劝地稳住了老婆子，顺手在炕桌上放了一锭银子，然后退了出来，掩上了房门。

康熙站在街心，跺着脚，心里沉重他说：“可怕、可怕，太可怕了！朕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此情此景，不会饶了那祸国殃民的贪官酷吏。狼谭，明天一早你取些银子来，招呼这里的乡亲，把老人的后事好好安排一下。”

“是，主子放心，奴才一定办好这件事。”

四个人默默不语地踏着沉重的步子向店房走去。层层积雪，在寂静的夜里，发出吱吱的声响。一阵罡风吹过，搅起团团雪雾，更增添了人们心头的烦闷。来到店房门口时，细心的魏东亭突然发现，店门外边的积雪似乎有点发红。不禁大吃一惊，凑着雪光反照伏身看时，只见一股鲜血，正从门

框里往外流着。他马上意识到这里发生了意外变故。连忙向狼谭嘱咐一句：“护着主子，退后！”说完自己却扑上前去，运足了力气，双臂齐举，向店门猛击一掌，那店门“轰”的一下倒了。随着这一声，店门里面蹭蹭蹭，跳出了三个彪形大汉，个个黑巾蒙面，手持钢刀，挥舞着向康熙冲去。事出仓促，魏东亭和狼谭来不及拔出佩剑，赤手空拳和刺客展开了搏斗，虽然形势危急，却寸步也不敢后退。苏麻喇姑扶着康熙向旁躲开，同时冲着店房里边高声叫道：

“里边的奴才都死光了吗，还不赶快出来！”随着她的喊声，几个大内高手从房顶墙头跃了出来，把刺客团团围住。那三个蒙面大汉，虽然寡不敌众，却是越战越勇。就在这时，忽听店门口一声怒吼：“都与我住手！”

九 飘忽忽若即又若离 笑咪咪似真却似假

康熙一惊，抬头看时，原来还是小道士李雨良。

魏东亭等人停止了进攻，要听这道士究竟想说什么。可是，那三个蒙面人却乘机呼哨一声，向康熙扑了过去。魏东亭等正要搭救，却听雨良道士怒骂一声：

“狗奴才，撒野！”随着这声喊，拂尘一摆，三枚透骨钉带着啸声打了出去。三个大汉竟一个也没有躲过，扑通一声，栽倒在雪地里。其中的一个，大概是没伤着要害部位，挣扎了一下，忽然跳起身来，“嗖”地便跃上了墙头。雨良冷笑一声：

“好小子，能接我这一镖也算好汉，把刀留下，饶你去吧！”说着，又是一镖，墙头上那人手臂一颤，单刀脱落地。他不敢停留；更不敢回头，脚一蹬，便向西北逃走了。

雨良道人从容走下台阶，向康熙深深施了一礼：“万岁，贫道原想在这里与大同知府凑凑热闹，既然万岁已决意处置他，看来已用不着我了，就此告辞！”

一言既出，众人无不心惊。原来，他们的行踪，不仅为刺客侦破，而且也被道士李雨良看穿。如今，这张纸儿一捅破，康熙也就无意再瞒。听雨良要去，怅怅地说道：“道长有如此好身手，何必屈身道流，可肯出来为国家效力么？”

“哈哈，我难道不是在为国效力？我自知福命浅薄，不敢受皇上封赏，而且皇上那里礼法拘人，我也受不了。只愿悠游于江湖之间！”苏麻喇姑是个极其细心的人，她早已看出这个小道士李雨良，无论从长相性情，所做所为，都无一不像女子。她这样女扮男装，也肯定有难言的身世。这个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如能和伍次友结为伴侣，倒也了却了自己的心事，想到此，便和颜悦色地对李雨良说：“道长既有报国之意，又有山野之雅致，与主子的老师伍先生，倒是一样的脾性，你知道伍次友先生的行止吗？”

“啊，伍先生乃当今奇才，谁人不知。贫道早已仰慕，正想去寻找他呢。”

说完，他打了个呼哨，一头四蹄雪白的黑毛驴在店后撒着欢儿跑了出来。雨良一欠身骑了上去，双手一拱道声“孟浪”，便消失在风雪弥漫之中。

魏东亭见康熙立在雪地里发呆。上来禀道：“这两个刺客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受了重伤。请主子示下，该怎么办？”康熙此时方回过神来，厉声问道：“店主人呢？是不是他们一伙的？”“那倒不是的。店主被杀死在里头。奴才就是见到门框的血迹才知道有刺客的。”“嗯。”康熙一边往回走一边吩咐：“狼谭将刺客带到后头密审，小魏子到这里来，其余的人照旧侍候。苏麻喇姑，你去照应老佛爷，别让老人家受惊了。”

魏东亭惴惴不安地跟着康熙进了上房西间，见康熙气色很不好，忙跪下道：“主子受惊了。奴才护驾不谨，请主子责罚！”

“起来吧，是朕自己要出去的，与你们什么相干。”康熙强自按捺住心头的惊惧，随手拿起刚才丢在炕桌上的奏折，拆开来仔细阅着，小毛子悄悄走过来，给康熙送上一杯热茶，屋子里静极了。魏东亭和小毛子，看着康熙那严峻沉思的脸，站在一边，连大气也不敢出。

过了好大一会，康熙才吐出一句话来：“小毛子，侍候毛笔。魏东亭，

你来替朕拟旨：山陕总督莫洛和白清额，居官清廉，忠诚可嘉。既然西安百姓叩阙保本，索额图和熊赐履又替他们求情，就依他们的意思，把莫洛等二人调京使用吧。此外，顺便告诉明珠，前差撤消，命他立即赶到安徽，寻访伍先生，定将先生护送到京。”

魏东亭沉思了一下说道：“主子息怒，奴才多嘴，莫洛、白清额清廉免罪，主子处置的很恰当。不过，明珠官高位显，到安徽去恐怕惊动地方，对寻访伍先生怕有所不便呢。”

“唉！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据索额图奏称，耿精忠离开京城之后，并没有回福建而是悄悄地去了云南！依此看来，形势马上会有大变。伍先生曾为朕拟了撤藩方略。吴三桂他们是不会放过他的，不能不派个可靠的得力的人把伍先生我回来妥加保护。先生自离朕归山之后，四处讲学，为朕招集天下英才。他每到一处，都由各地的府学教授陪同接待，地方上也都有回报的奏折。可是自从他离开凤阳之后，却突然失去了消息，朕怎能不为他的安全担心呢？”

从康熙的脸色上，魏东亭一下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伍次友如果落到平西王手里，朝廷的撤藩计划就得全盘打乱！想到这儿，魏东亭打起精神说：“主子不必过虑。伍先生生性旷达，受不了官府那套礼节，说不定正在游山玩水呢，或者有病，这都是情理中事……即使不幸落入陷阱，像他那样高风亮节之士，岂肯卖主求生？”

“唉！但愿如此吧！虎臣你不懂人的本性。伍先生当年在索额图府里为朕上课，自己就曾说过‘慷慨殉节易，从容赴义难’。如若遇有逼、问、杀的威胁，朕也相信伍先生不会低头，怕就怕……”他想说“汉人积性柔弱”，忽然想到魏东亭也是汉人，便改了口说：“千古艰难唯一死啊！”康熙已不是对魏东亭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了：“京师纷纷流传的谣言，既有关于三藩的，也有什么朱三太子的……又是从何而起的呢？”

正沉吟间，狼谭匆匆进来禀道：“主子，那贼招了。”

“谁的主谋？”康熙急问道，“该不是吴三桂？”

“不是，”狼谭忙道，“刺客说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他们称他为‘朱三太子’！”

“什么，朱三太子？朱三太子现在何处，有多少人，他都招了么？”

“他说，他们自云南来。共三十余人，都是身手了得。一拨十八人至五台山劫驾，其余的已随姓朱的潜入北京。更细的情节他也不晓得了——他们三个是想争功，今夜悄悄来的。说余下的人都在山上……”

“唉，他们怎么知道朕要往五台山？”

“这个刺客说是上面让他们干的。”

“好！再审！”

“回万岁的话”狼谭多少有点狼狈地答道，“他……已经咽气了。”

康熙看一下魏东亭。魏东亭身子一躬，轻声说道：“万岁，今晚只来三人，已是如此险恶，还有十五人等在五台山，看来贼匪志在必得！奴才以为应立即启奏老佛爷，连夜返驾回京。这样不但五台山潜匪难以得逞，连京中奸徒也会措手不及——先打乱他们阵脚，再办这大同知府也不迟！”

康熙先是一怔，忽然纵声大笑：“用不着这么急，现在冒雪夜遁，不怕朝野笑朕胆小么？”说着向炕桌猛击一拳，眼中迸出寒光，“天下者朕之天下，有何可惧？五台山可以暂时不去，明日处置了姓周的王八蛋之后，朕偏

要顺道巡访一番。”

沙河镇上，为知府周云龙准备的接风酒宴，安排在当地最大的乡绅，做过一任同知府的蔡亮道家里。前面说过，这蔡亮道和周云龙是省试同年，自从辞官归居之后，确实看不惯周云龙的所作所为。这次，两件案子都出在自己的家门口，不出面管一下，觉得对不起乡里乡亲。再说，县太爷刘清源又亲自登门，苦苦哀求，这情面也推不过去。可是，能不能成功，他没有一点把握。

这天一早，康熙带着魏东亭和小毛子就来到来了蔡府门上。通报进去之后，蔡亮道一愣：“京里来的龙公子？他是什么人，我不认识啊。”听家人说，这位公子派头很大，他不敢怠慢，连忙迎了出来。

“啊，足下就是龙公子吗？幸会，幸会，老夫不知公子驾临寒舍，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康熙把他上下量了一番，只见他年约五十多岁，身材瘦削，面孔发红，留着撮山羊胡子，倒像是一位纯朴、古拙之人，便也以礼相待：

“岂敢，岂敢。在下姓龙，表字德海，奉了家祖母来朝山进香，在客店里听说周太尊与马贩子的纠葛。论说，这事与在下无关，可是这马贩子中却有在下的一位远亲，听他说蔡老先生要为他们求情，使在下深敢敬佩，因此冒昧打扰，不恭之处还望先生见谅！”

“龙公子说哪里话。公子枉驾寒舍，蓬筚生辉。请，里面请。”

蔡亮道将他们引到中堂，和四个贩马商见了。一边让座儿，一边拈着胡须沉吟道：“这周云龙是晋南名士，胸中文章自负天下无对，口齿伶俐，后台又极硬。看来，他虽是个谦谦君子，其实心底刁钻得很，我也只能勉尽薄力罢了。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哪！”

他这样说，几个马客当时就着了急，一齐上来千请万托，说了一大车的好话。康熙自扯了魏东亭和小毛子，在厅角拣了个座儿坐下，静观事态演变。

大约过了多半个时辰，外头传来了筛锣静道之声。满厅人众，连蔡亮道在内顿时都紧张起来。蔡亮道双手扎煞着转了一圈，对厅中众人拱手道：“诸位，太尊和县尊到了。咱们迎一迎吧！”这一提醒，四个马客、五六个乡绅纷然起身随着蔡亮道拥出厅外。

周云龙一脚跨进大门，一边拱手，一边呵呵笑道：“静云兄，久违了！记得石家庄一别，悠悠已是三载——哟！看你满头白发，真个是‘朝如青丝暮成雪’啊！哈哈……”说着，便拉着蔡亮道的手款步进厅。蔡亮道一边让着往里进，一边一一介绍，周云龙只点头微笑。跟在后头的刘清源也是满面笑容和蔡亮道寒暄。

康熙在厅角，用目光打量着周云龙。只见他穿着八蟒五爪的袍子，缀着白鹤补子，水晶顶子俯仰之间摇晃生光，面如冠玉，双眸炯炯，配着五络美髯气宇轩昂、雅俊。比较起来，刘清源反显得拘束寒酸，眼睛近视得眯着眼瞧人，一见就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康熙不由暗自叹道：“人不可以貌相，真是半点不假！”转脸瞧魏东亭时，魏东亭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周云龙。小毛子却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席面，他已是挨次都尝过一口的了，只盘算怎样乘人不注意先喝一口酒，以免万一发生意外。

康熙正想说什么，周云龙由蔡亮道陪着转过来。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康熙，突然问道：“静云兄，这位是谁？”

康熙猛地一惊，才想到是问自己，忙起身笑道：“不才龙德海，自通州至五台山进香。承蒙蔡公相邀至此，晚生得识尊颜，幸何如之！”

“晤。”周云龙低头咕哝了一句，便回到了上首席位。康熙六年时，他曾在内务府当过三个月书办，见过康熙，此时只觉恍惚面熟，却哪里能想得起来？康熙看了看自己一身布袍，也不由暗自一笑。

酒过三巡之后，蔡亮道把话引上了正题：“府君明鉴，目下征马虽是朝廷政令，但细民小商租货不易，眼看开春之后，河南垦荒正要用马，朝廷对此也屡有明旨提倡。这些都不说了，眼下或收或放，权在你府尊大人。这几个贩马客又是刘县尊的同乡，倘能开一线之路，放他们回去，也是云龙兄一大善政……”

周云龙没有答话，却用筷子将大松塔鱼翻了过来，笑道：“静云兄，这道菜真做得不坏，要有多的，叫他们给我那里送几条。”蔡亮道这人古板老实，没听出来周云龙说他“多余（鱼）”，一叠连声地答应着，又吩咐厨子：“立刻再做一条”。坐在周云龙身边的刘清源微微苦笑一下，起身替周云龙斟满了酒，道：“府尊，据卑职所知，今年朝廷征马旨令尚未下来。这几个马客带有开封府茶引，并非好商私自出塞购马。卑职已几次禀过府尊，若能发还马匹，不但他们生生世世衔您的恩，开封府的面子也维持下来了。如果府尊耽心今年马匹征不足数，一定不能发还的话，瞧着蔡员外的脸，可否将马价发还，使他们有微利可盈，也不至绝了中原贩马之路……”

周云龙满口答应，“好啊！这都在情理之中。贵县体恤民情之意，令周某十分钦敬。我知道，你有的是办法为贵同乡弄来钱，这件事本来就不难办嘛！请贵县从火耗中追加一些补出马价就行了。又何必兴师动众弄这些虚文？”说着将筷子放在桌上，取出一方手绢来擦嘴。刘清源先听他答应，不觉喜上眉梢，后来却听说要自己敲剥百姓来补帐，不禁一呆，一屁股又坐了回去。喃喃说道：“如是数百两银子，也还能措置得来。这九千两巨款，繁峙小县如何办得来呢？”几个贩马客听了。都被惊得目瞪口呆，只一个劲求情。周云龙正眼也不瞧他们，只谈笑自若地和蔡亮道答讪着说话。厅内众人，包括刘清源在内，都被说得不知如何是好。

蔡亮道深知这个人不好对付，一边站起来斟酒，一边柔声劝道：“年兄，繁峙县是个苦缺，一时哪里出得起这许多。年兄下车大同，一向爱民如子，还要多多体念下情啊！”

“蔡兄此言差矣。非是周某不肯为刘县尊着想，也不是我有意驳你的面子。只是，下管职司所在，不得不如此。前日，为了那个刁妇民女之事，刘县尊明为执法守土，实则欲加罪于下官。他自以为刚正廉洁，想不到，今日为了贵同乡之事。也做此枉法舞弊之事，倒让下官百思不得其解了。”

刘清源本来打算，在解救了贩马客人之后，再来为那民女求情，不想，第一件事就碰了钉子，而且周云龙又拿这话来压自己。欲待顶撞，又怕事情弄僵了更不好办；可是如果认栽呢，自己这个县太爷又有何面目去见百姓，想来想去，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康熙瞧着周云龙那派盛气凌人，蛮不讲理的样子，早就按捺不住了，便向小毛子递过一个眼色。小毛子心神领会，站出来说话了。

十 天威怒严惩西选官 魑魅兴拜求钟三郎

蔡亮道设宴招待周云龙。可是他刚一提到贩马客人的事，就被周云龙一口顶了回来。康熙看到事情闹僵了，连忙向小毛子递了眼色，小七子站起来说话了：“哟，今儿个这场面可真让人开眼界呀。府台大人抢了人家的马，却要县太爷去敲榨百姓来偿还；周大人看中了一个民女，县太爷就得帮他去抢。亏得刚才听蔡先生引见过了，要不然的话，咱们还以为周大人是个山大王呢。就是山大王，恐怕也不能如此蛮不讲理吧？”

小毛子虽是说得轻松、俏皮，可是话一出口，满座皆惊。几个贩马客人心想：我的爷呀，我们这儿磕头求情周老爷还不答应呢，你这一骂还不得全砸了。蔡亮道虽然心里知道这几个人来的蹊跷，可是一个贵公子的下人，竟敢当面抢白知府。谁知他们倒底是什么来头呢？酒席设在自家的厅内，不管哪一边吃了亏，他这个东道主都不好交待呀！果然，还没等别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周云龙已经拍案大怒了：

“你是何人，竟敢如此放肆，恣意凌辱大臣？”

“嘿嘿……，周大人又是一番奇谈，你既自称是大臣，就应该懂得朝廷的王法。难道只许你这州官抢财霸女，任意胡为，就不许外人说个不字吗？”

周云龙见这个貌不惊人、又扯着公鸭嗓子说话的人，竟敢寸步不让地和他顶撞，更是怒不可遏：“哼，告诉你，在这大同府地面上，我周某人的话就是王法。怎么，你敢不服

吗！”

“好好好，说得真好，周大人倒是个爽快人。在下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不服，而且不许你胡作非为，那么周大人又该如何呢？”

周云龙气得双手颤抖，面孔发青，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推开桌上的酒杯厉声喝道：“来人，给我拿下！”

“扎！”随着这一声喊，侍立在厅前的知府差役一下子来了五六个，蜂拥而上，便要捉拿小毛子。康熙早就忍无可忍了。站起身来喝道：

“放肆，谁敢无礼？”

可是周云龙已经气极了。自从来大同府上任，他还没栽过跟头呢，今天怎能在这小小的沙河堡让乡巴佬们看了笑话。他估摸着，眼前这个少年公子，大不了是哪位京官的少爷。事情闹大了还有平西王在后边顶着呢，便毫不示弱地指着康熙吩咐差役们：“连这小子一起都给我捉了带回去！”

“扎！”差役们一拥上前，却不防魏东亭跨前一步，抬手之间，把他们都打翻在地。小毛子看了一下康熙，见皇上向他点头示意，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接——圣——驾！”“随着这一声喊，狼谭率八名侍卫列队而入，一个个身着蟒衣，腰佩宝剑，气宇轩昂地升阶进堂，径直走到康熙面前叩头行礼：“万岁，请降旨发落！”

这一下，整个大厅里的人，全都被惊呆了。蔡亮道和刘清源最先反应过来，两人对视了一下便低头跪了下来。跟着众人也噗噗通通跪了一地。那周云龙先是目瞪口呆，像庙中土偶一样钉在地下，这时眼睛一翻，瘫倒在地。康熙瞥了一眼周云龙，气愤他说道：“好一个府尹，你也恶贯满盈了。小毛

子，取纸笔来。”小毛子连忙呈上随身带来的诏书，康熙就着几案写了，又盖上随身玉玺，交给刘清源：“你这个县令官不大，却懂得守法惜民，办事也很有主见。这诏书付给你，现在，就由你去大同府任职，依律办了这奴才，然后，将这案申报吏部、刑部。魏东亭，发驾！”

康熙皇帝微服出巡，惩办了民怨沸腾的大同知府周云龙的新闻，轰动了沙河堡小镇，连同那个晚上，店主被杀，刺客遭擒的事一起，在民间飞快地传开了，农夫、士子、商贾、香客，交口称赞天子的圣明。康熙的勤政、惜民和明察秋毫，大内侍卫的刚武勇猛、机智能干，都被百姓们传得神乎其神。眼看着圣驾踪迹已无法隐瞒，又听说刺客正在山上等着，连一心挂念顺治先皇的太皇太后，也不再坚持向前走了。当日午后，新上任的大同知府刘清源带来了兵丁，护送着车驾向京城返回。

可是，半路上康熙皇帝再一次“金蝉脱壳”了。他扮做应试的举子，青衣小帽，只带了魏东亭做为“伴当”，离开了车驾队伍，悄悄来到了固安县境。

固安县近在京畿，驻防的旗营是魏东亭的属下。尽管如此，魏东亭仍十分小心。路过城外营盘时，他专门进去向管带嘱咐一番，这才和康熙打马进城。

此时已是酉初时分，店铺都上了门板，巷口卖烧鸡、馄饨、豆腐脑儿的都点燃了一团团、一簇簇的羊角风灯。叫卖声在各个街口、小巷深处此呼彼应，连绵不绝。

看着这太平的民俗景象，康熙饶有兴致地说道：“这里的叫卖和北京就不一样，倒引得人馋涎欲滴哩”。魏东亭正急着寻一个下脚的店，怕康熙又和往常一样随便乱转着找人说话，听康熙这么说，就腿搓绳儿答道：“前头就是个老店，咱们就住进去。主子想用什么，叫伙计出来买，岂不是好？”康熙明白他的意思，笑着点头“随你。”便跟着魏东亭走进一家“汪记老店”里。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店伙计，一身靛青布袍，外罩黑竹布褂子，雪白的袖口略向上挽，显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刚在灯下落了帐，一抬头见魏东亭和康熙一前一后风尘仆仆地进来，忙起身离了柜台。一边让了座儿，一边沏茶，口里不停他说着：“唉呀，二位爷，怎么一去就是几个月，这才回来？准是发了大财！昨个我还寻思呢，小店里什么地方侍候不周到，得罪了二位老客，住别人那儿了呢！不想您二位还是惦着咱们老交情，又回来了！这回可得多住些日子了，”他一边不停他讲着，一边递过两条热毛巾请他们擦脸，又端来两盆热气腾腾的水来，“二位老客先洗洗脚。等安置了住屋，小的再弄吃的来！”这一大堆的话既亲切又夹着“抱怨”，弄得康熙一脸茫然之色。

魏东亭淡淡一笑，店家这种招揽顾客的把戏见得多了。当下也不说破，边帮康熙洗着脚随口就道：“要一间上好的房子。干净一点，不要杂七杂八的人搅扰，我们歇一晚就走，多给房钱。那边西屋里是做什么的那么热闹？”

“回爷的话，西屋里住着几位进京赶考的举子。他们几个正会文呢。还有一位做生意的杨大爷住他们隔壁。爷要是嫌闹得慌，后院里还有一间大房子，又偏僻又干净，只是房价高些……”他罗哩罗嗦还在往下说，康熙已穿好了靴子，起身对魏东亭道：“咱们当然住大房子，走吧！”

吃过晚饭，康熙踱至前院散步，见魏东亭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便笑道：“你这样奴才不像奴才，伴当不像伴当，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店还能出

了事？”

“到底是生地方，不过事是出不了的。方才我已在院里看了一遭，这里面住的，多是应三月春闹的举人，也有几个生意人，这个店牌子也很老……”说着，见康熙进了西屋，便跟了进来。

这是三间一连的大套房子。四个举人围坐在桌子旁。一个面目清俊的中年客商坐在靠墙一张椅子上，双手抱着盖碗，正看得入神。康熙见几个举子正在静坐沉思，谁都顾不上说话，便微微一笑向商人轻声问道：“他们像菩萨似地坐着干什么？”

“正打谜语呢！”

“啊，多承指教。您贵姓，台甫？”

“不敢，免贵姓杨，贱名起隆。公子，您呢？”

“姓龙。”

因为满座的人都专心致志地动心思，康熙不便多说话，便在杨起隆身边坐了下来，观察着这几个举子。原来，他们用《易经》和《四书》的成句在打谜语。一个清瘦的举子，思维敏捷，正赢得满意呢，外边又闯进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后来居上，又把瘦子给打得连连败北，全军覆没。康熙看着看着不禁想起自己的老师伍次友，他今晚若在这里，恐怕满屋的举子都不是对手呢。

就在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坐在康熙身边的杨起隆，忽然站起身来，从怀中掏出一锭十两的大银，丢在桌上：

“二位大才，令小可十分敬慕。我这里出上一点小利物，博二位一笑如何，不过先要请教二位贵姓，台甫。”

胖举人站起身来。打量一下杨起隆，谦逊地说：“蒙这位老兄夸奖，实不敢当。小生李光地，福建安溪人。”

杨起隆尚未答话，却见刚才输红了眼的瘦书生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原来兄台是伍雅逊老宗师的高足。小弟陈梦雷今日得识尊颜，输的痛快，输的值得。来来来，咱们认个乡亲吧，我也是福建人。”

魏东亭悄悄地在康熙耳边说：“主子，他们说的伍雅逊，就是伍次友先生的父亲。”康熙听了暗暗点头，既欣赏李光地的才华，又喜欢陈梦雷的豪爽。

杨起隆似笑非笑地对李光地和陈梦雷说：“二位如今联了乡谊，不才这点利物，又当如何处之呢？”

陈梦雷听杨起隆的话暗含讥讽和挑衅，轻蔑地问：“依杨掌柜的尊意，又该如何呢？”

杨起隆并不生气，却说：“我也来请教二位一番。”随口又说出了谜面：“端午雄黄，仲秋月饼！”

陈梦雷脱口而出：“杨掌枢不愧是个买卖人，您这谜底是《易经》上的一句话：节饮食。”

“好！花和尚拳打镇关西。”

“不知者以为肉也，其知者以为无礼也！”

“高才，高才，在下佩服了！”杨起隆忽然收起了笑容：“请再听这个：铁木耳荒田废地灭衣冠！”

李光地脸色一沉，正要答话，却见陈梦雷拂袖而起，将银子推还给杨起隆：“人各有志，何必如此相逼，我和光地甘拜下风。”说完拉起李光地来，

“唉，扫兴得很，走，光地兄，到小弟房内煮酒清谈吧，小弟做东！”

二人手拉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把杨起隆撂在那里，十分尴尬。

康熙急步追了出来，向李光地和陈梦雷叫道：“二位请留步！”

“啊？什么事？”

“恕在下愚昧，适才见二位并非回答不出，却像是有难言之隐：可否将谜底见示？”

“小兄弟，你很机伶。”陈梦雷笑道：“此谜并不难猜，只是此时此地我们又不便作答。他出得很刁钻！”

“到底是什么呢？”康熙盯住问道。

“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李光地轻轻说罢，便与陈梦雷携手而去。康熙立在当地，脸色一下子苍白得没了血色。

这一夜康熙没有睡好。“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这一句孔子语录梦魇似地追逐着他：“自己是满人，当然也在“夷狄”之列。入关以来，从大行皇帝顺治到他，最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汉人中的读书人自以为都是圣人门徒，统御这个庞大的国家又非用他们不可。怀着这样的心思，别说作为汉人的三藩可能造反，即便不反，又该怎样使他们这些读书人心悦诚服地归顺天朝，致天下于盛世，垂勋业于百代呢？”

康熙辗转反侧，恍恍惚惚直到四更才朦胧入睡，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他一骨碌爬起来，胡乱洗了一把脸，便吩咐魏东亭叫店主人进来算帐。

来的是一个留着八字胡须的老年人。康熙诧异地望着他问道：“昨晚接客的不是你呀，不是一个年轻人吗？”

店主人看来比伙计老成得多，也不那么饶舌，见魏东亭给的房钱很丰厚，谢了又谢，说道：“回爷的话，昨晚小的出去拜堂，回来得很迟，就不敢惊动爷。”

“拜堂？是断弦再续么？”

店主人知他误会，迟疑了一下才又说道：“不是成亲，是……小的在了钟三郎的教。昨天夜里，坛主放焰口请神，小的也去献了点香火钱。”

“哦……钟三郎。”康熙竭力追忆着《封神演义》里的人物故事，说道，“没听说过这位神仙呀……”

“钟三郎大仙是玉皇大帝新封的神仙，专到凡间普救我们这些开店铺、做生意、当长随的……信了他老人家，我们就能大吉大利，平平安安。谁要得罪了他老人家，就要遭到血光之灾……”他小心翼翼他说着，声音都带着颤抖。

魏东亭在一旁笑着问道：“有什么凭据呢？你不用怕成这样，钟三郎又不是驴，不会有那么长的耳朵！”

“罪过罪过！您是长随吧，钟三郎连你也管着呢！要说凭据那可多得蝎虎了。前些天，大仙在通州降坛，有的店铺不相信，一夜之间便被大火烧了七家！爷们先歇着，我替爷安排早点去。”说完，给康熙打了个千儿便退了出去。康熙见外头起了风，命魏东亭将一件灰银鼠皮的巴图鲁背心取出来，一边系着套扣，一边说道：“小魏子，我们即刻回京。”

魏东亭见康熙脸色不好看，答应一声，便备马去了。

固安城外沙尘滚滚，寒阳昏黄。一湾永定河结着冰花，潜流淙淙。河堤上的垂柳随风摇摆，发出阵阵呼啸声。魏东亭见康熙在马上沉吟不语，似乎心事很重，便打马跟上。笑道：“这条无定河虽然改了名字叫永定河却改

不了脾性，别看它此时安静地像个冷姑娘，可要是发作起来，简直是一头野马！”

康熙没有理会魏东亭的话，深深吐了一口气说道：“天下英才虽多，却不肯为朕所用，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这个钟三郎香堂，唉！”

“主子别听那姓杨的胡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不也是圣人的话吗？”

“嗯，你说的当然对，但是……哎！虎臣，你看那边聚集了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

魏东亭向前看时，见是一队民夫，约有四五百人，刚从城里出来，背着铁锹、簸箕，懒洋洋、慢腾腾地向永定河岸边移动。便回头对康熙说道：

“主子，很像是治河的民夫。”

“不会吧？治河一般在秋汛过后开工，立冬以后便停工了。怎么这固安县这么出奇，这般时分还出河工？走，过去瞧瞧。”魏东亭答应一声，正要过去，见后头一顶蓝呢暖轿顺着河堤抬了过来。前面两面虎头牌，紧跟着十几名衙役扛着水火棍喝道而行，一望便知是四品道台的仪仗。康熙寻思，这乘轿人必定是个河道，便对魏东亭说道：“小魏子，咱们追上前头那群人去，看个究竟！”

十一 坑民夫苛政猛于虎 治贪官圣君矫如龙

康熙和魏东亭来到了永定河的大堤上，看见前面聚着一群人。他们策马扬鞭，来到近前看时，原来是大约五百来个民夫，站在冰冻的河堤上。因为天寒深冷，正吵吵嚷嚷地不肯下河。康熙心中一愣，嗯？治河都是在秋汛以后开始，立冬便停工了。这里为什么此时还在挖河呢？他刚要上去讯问，又听一阵喝道之声，回头一看，只见一顶蓝呢暖轿抬了过来。前边两面虎头牌，后面跟着二十几个抗着水火棍的差役，一看便知是个四品道台的仪仗。

官轿子在河堤上停住，一个官员哈着腰出了轿。只见他头上戴蓝色玻璃顶子，身穿八蟒五爪的官袍，外披一件紫羔的羊皮披风，四十多岁，白胖胖的，显得神容尊贵。那官员下了轿子立在河堤上，见民夫们在河边缩手缩脚，不愿下河，便阴着脸大声问道：“谁是这里的领工头目？”

一个吏目从人后挤过来，打了个千儿满面堆笑道：“朱观察。小的给您老请安了！”

“哼！你这滑贼！必定昨夜灌醉了黄汤，拿着朝廷公事糊弄！你瞧瞧，这都什么时候了？人还不下河！”

“您老明鉴，并不是小人懒，实在水冷得很，下去不得……”

“胡说！早秋时，本道便令你们开工。你们推三阻三，说什么一人三分银，工钱不足，不肯好生干。如今涨至五分了，怎么还不肯干？来，拖下去抽二十鞭子！”

吏目顿时慌了，两腿一软跪了下来，叩头禀道：“并非小人大胆，是杨太爷吩咐过的，辰未上工，未未收工……”朱道台“嗯哼”冷笑一声，说道：“啊，杨么倒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清官啊，来了没有？”说着便拿眼四下搜寻，满脸都是找茬儿的神气。

康熙此时已听出了个八九不离十。河工的工价，朝廷有按地域定的统一的官价，即使在夏日。也不得少于五分。这河道却竟扣了二分工银，误了工，又逼着民夫大冷的天破冰干活。这奴才的心真坏透了。

这时，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身着绛红截棉衫棉袍，一角掖在腰里，从民夫后面大踏步走了上来，躬身一揖道：“朱大人。卑职杨么在，大人有何吩咐？”

“哦，是杨县令啊，你怎么这身打扮呢？刚才这个奴才说你故意怠慢河工，实属可恶。这河工一事，朝廷屡有严令，上年遏必隆公爷巡河时，兄弟已受了谴责，足下是知道的。今儿这事你瞧着如何处置呢？”

杨么是康熙六年十七岁时中的进士，榜下即补了固安县令，第二年恰逢辅臣遏必隆去芜湖筹粮。遏必隆返京时，曾巡视河工。这位朱道台叫朱甫祥，当时还是个知府，奉了吴三桂密札，怠慢河工，被遏必隆当着众官掌了一顿嘴，同时表彰了固安县令杨么办事“肯出实力”。朱甫祥因羞生愤，移恨杨么，一直耿耿于怀。今天，朱甫祥说出这番话来，杨么当然知道，姓朱的是要借端发作自己。他沉吟了一下徐徐说道：“该吏所言并非诬蔑下官，下河和收工的时辰，确是卑职所定。”

“哦？为甚么呢？”

“卑职以为，在此天寒地冻之际，驱赶百姓下水治河，实为劳民伤财之举，应请上宪明令，即刻停工。”

康熙在旁听杨么侃侃而言，不由得暗暗称赞道：嗯，这人有胆。

可是朱甫祥却怒斥一声：“贵县令太胆大了吧？你可知道这治河的事是朝廷明令！”

“卑职知道是朝廷明令！”杨么也提高了嗓音，声音中微微颤抖，听得出他在极力压抑着自己激愤的情绪。几百个民夫看着他们越说越僵，都惊呆了。有两个老年人伯惹出麻烦来，连忙上去劝说杨么道：“太爷，不要与道台争了。小人们下水就是……”说着，脱鞋挽裤腿儿往河里下，几十个民工也都脱了鞋，蹒跚脚就要下水。推小车卖黄酒的民妇，也忙着点炉子生火，揉面烫酒。站在旁边的康熙看到下水的民夫们大腿上被冰碴于扎了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有的还在淌着殷红的鲜血，心里陡地一热，正要说话，却听杨么大喝一声：“上来，谁也不要下去！”

朱甫祥气得脸色煞白，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你……你！你目……无上宪，抗……抗拒皇命……你听……听参吧！”说着拂袖便要上轿，哪晓得被杨么一把扯住，问道：

“朱甫祥，哪里去？”

朱甫祥见他竟敢直呼自己姓名，更是怒不可遏，大声咆哮道，“回衙参你！你……你等着吧！”

杨么并不畏惧。他脸胀得通红，以誓死一拼的气势拉住了朱甫祥：“道台大人，此时日已近午，你锦袍重裘，尚且冻得哈手跺脚，却要百姓破冰下河。那好吧，今日卑职就请大人领略一下这冰河的情趣，然后自当命令百姓下河并回衙听参！”说着，便拉了已经傻了的朱甫祥，一齐走下河堤，踏上冰面。

朱甫祥一惊之下，急忙夺手挣脱时，却被杨么死死拉住，几乎滑倒。两个师爷见县太爷拉着观察老爷下河，惊呼一声一齐上去拉时，河冰经受不住，“咔”一声裂了开来。冰水顿时没到俩人的大腿根。众民夫见事情越弄越大，“呼”地一声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将他们搀扶上来。康熙看着狼狈不堪的朱甫祥，忍不住大声唱彩道：“好，干得好！”

朱甫祥上了岸，不知是被气的还是被冻的，面孔白中透青，上下牙直打架。他抬眼看见一个布衣青巾的年轻人，站在一旁，不但不拉不劝，反而鼓掌叫好。顿时勃然大怒，将手一指大喝道：“来人，把这个没调教的王八羔子给我拿下！”

几个衙役听到朱甫祥的命令，便提着绳子，向康熙猛扑过来。

康熙皇帝自幼在深宫里长大，何等娇宠，何等显尊。当年鳌拜虽然曾在御座前对他挥臂扬拳，但也不敢如此放肆地对他怒斥喝骂。朱甫祥的话刚一出口，康熙就觉得一股怒火，直窜顶门。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这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带什么“天子宝剑”。他瞪一眼立在一旁的魏东亭，扬起巴掌“啪”的就是一记耳光：“主辱臣死，你懂吗？难道要朕亲自动手？”

魏东亭也是一阵不可遏制的怒火。但康熙不说话，他又不该冒然行动。却不妨康熙在激怒之下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掌把他打醒了。只见他一个虎步窜上，劈手夺过来衙役手中的绳子，像软鞭一样舞得风响。前边两个衙役脸上早着了一下，“妈哎”一声，捂着眼滚到了一旁。当中一个被魏东亭迎面一脚踢在心口上，“哇”地喷出一口鲜血……朱甫祥见势不妙，掉头便向乱哄哄的人堆里钻，早被魏东亭一把揪了回来，当胸提起，抡起胳膊左右开弓“啪啪”就是两掌，打得他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朱甫祥一边挨着打一边口

中呜呜呀呀口齿不清地叫道：“好，好！你把爷打得好！”

魏东亭生怕他再骂出更难听的话，接连不断地猛抽他的耳光。

杨么被这突如其来情景惊呆了，待惊醒过来，才急忙上前。可是，康熙仍不解恨，跺着脚叫道：“小魏子，除了打嘴巴，你就再没有别的本事了吗？”

这对魏东亭倒是最省事的。他顺手将朱甫祥向前一送，跟着又来了一个连环脚，正踢在他的当胸。朱甫祥连哼也没有哼一声就倒了下去。口中淌出殷红的血来。

眼见得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一出手就当场打死了朝廷命官，衙役们惊呆了，杨么惊呆了，几百个民夫也都惊呆了。他们木雕似地站在那里，望着河堤上被气得脸色发白的康熙。

“这……这咋办呢？他……”杨么惊醒过来，围着朱甫祥干转，又蹲下身子，抖着手去摸脉搏，试鼻息，翻眼皮，看瞳仁，口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民夫们先是一阵骚动，接着便发狂般乱嚷起来：

“杀人的主儿，你们可不要走啊！”

旁边几个妇女更尖着嗓子嚎叫着：“你们闯了这个大祸，可叫我们百姓怎么过呀！”乱嚷声中，几十个精壮民夫握着扁担，早已将康熙前后去路截住。人墙愈围愈近，逼了上来。魏东亭见群情激愤，难以遏止，后跃一步挡在康熙身前，横剑在手，大喝一声：“有话讲话谁敢上来就宰了他！”

可是几百个人吼的、喊的、骂的、吵的、说的、闹的乱成了一锅粥，哪能听得清楚啊！康熙“为民除害”的快感被这潮涌一样的吼声扫得干干净净。他心里明包，人们并不是恨他，而是怕连累了这个年轻县令。但无论他怎样挥手、怎样喊叫，“安静”，却谁也不肯听。涌动的人流举着镐、杆前推后拥，把他和魏东亭围在核心。他真有点害怕了。正在这时，北边一片黄尘飞扬，一队绿营骑兵扬刀挺戈疾驰而来。几个老年人念着佛号喊道：“阿弥陀佛，好了，好了。官军来了！”

吵吵嚷嚷的人群忽然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围在康熙身边的民夫默默地让开了一个甬道。

领队的是驻守固安县的一位游击。他带了八名亲兵，按着腰刀从沉寂的人道中穿过，俯身验看横卧在地上的朱道台。两个师爷走上前来，口说手比，诉说“强盗”毒打观察大人的经过。另外一些人把朱甫祥抬了下去。八个亲兵不待吩咐，早过来横刀看住了康熙和魏东亭。

魏东亭冷眼旁观着围上来的绿营兵，一字一进地说道：“上官游击，你这是来拿我么？”

园为人静，这句话说得又清又亮，上官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上官游击惊得浑身一抖，刀向脚下一抛，便打了一个千儿：“啊，魏军门！军门怎么没有回北京？朱道台府里的人报信儿，说是强盗打了道台，聚众谋反，卑职才……”

“甭说这些个没用的话。把这里的事料理清楚，会同固安县写了札子申报吏部，除了名完事儿！”因为未得康熙允准，他始终不敢公然暴露自己身后皇上的身份。

可是，康熙却没有理会上官游击，从河堤上从容踱下，拍了拍杨么的肩头道：“当年保和殿殿试，你是最年轻的一个，好像中的是二甲十四名，对吧？才过二年，便不认得朕躬了？”

“朕躬？”这两个字似有千斤力量，压得这位年轻县令有些喘不过气来。他的脸色变得纸一样苍白。上官游击也像傻了一样，张大着嘴合不拢来。好半天，杨么才颤声问道：“您是万岁爷？”

“是朕微行至此，姓朱的奴才对朕太无礼了，朕才命令侍卫施刑的。”

杨么陛辞已有三年了。三年前二百名外放进士同跪丹墀聆听“圣训”，他哪里敢抬头望一眼龙颜？此刻，又怎么能认得出来呢？迟疑很久，他竟出口问道：“请恕大胆，不知有无凭据？”

“哈哈，朕早看出你胆大如斗！好吧，朕不怪你，这也是应该问清楚的事。”康熙说着从怀中取出核桃大的一方玉玺交给杨么。

杨么捧在手上细细审看，只见，上边一盘金龙作印钮，底下的篆文是“体元主人”四个字。啊，确实是康熙随身携带着的御宝！杨么此时再无猜疑，噗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双手高擎玉玺，声泪俱下，高声山呼：“我主万寿无疆！”上官游击，众亲兵和民夫们也黑鸦鸦地跪了一片，高呼“万岁，万万岁！”

“尔等皆朕的良善子民。哼，天气如此严寒，朱甫祥还硬逼着民夫下河治水，直隶巡抚固何不据实参奏？都起来吧！杨么，朕命你去任保定府尹。这里的事，暂由上官委人处理善后。”

忽然，有个老年人走上前来跪下求道：“万岁爷，既然知道我们固安县令是个好官，就该留下他来养护一方百姓。万岁明察，我们碰到这样的好官很不容易呀！”

“这是升迁他嘛！朕再派一个好官来固安，如何？”

这一声问得人们面面相觑。那个卖酒的中年妇女，便趁机斟了满满一碗黄酒，用双手捧给康熙，说道：“大冷的天儿，请万岁爷用一碗酒暖暖和身子！”康熙毫不迟疑，端起来一饮而尽，高声赞道：“好酒！”

“万岁爷说酒好，是咱们固安人的体面！万岁爷方才说要再委一个好官来固安，这倒也好，不过显得太费事了。何不委那个好官到保定去，留下杨么在我们这儿。升官不升官，那还不是万岁爷一句话？”

“好，好！你抵得上一个御史！”朕就依了！杨么食五品俸，加道台衔，仍留任固安，怎么样？朕白吃你一碗酒，总要给你个恩典嘛！”

河滩上顿时欢声雷动，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原定回京的日期只好再推迟一天。当晚，康熙便宿在固安县衙杨么的书房里。虽然处置了朱甫祥，百姓称颂拥戴，可是他的心情却有些烦躁不安，在书房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要了茶来，却又不吃；从书架上抽出书来，翻了几页，又放下。忽然，他对魏东亭招手说道：“东亭，你到灯跟前来。”魏东亭虽有些莫名其妙，还是顺从地走了过来。

康熙端详着魏东亭的脸颊叹道，“唉，朕一向以仁待下，却不想今日一怒之下，会失手打了你！”

魏东亭猛然感到一股既酸又热的激情从丹田升起，再也按捺不住。他涨红着脸，跪下说道：“主子无端受辱，是奴才的过失！”

“你要是心里觉得委屈，就在这儿哭一场吧！”

“不……！奴才怎么会觉得委屈？那姓朱的秽言辱主，冒犯天威，奴才身为护驾侍卫，敢说无罪？”说着，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朕错怪了你。你是怕那几个狂奴伤了朕才不肯轻易出手的。看，你眼泪都出来了，还说不委屈？”

“奴才真的不觉委屈！”魏东亭连连叩头，哽咽着说道，“奴才受主子厚恩，心中感激万端。自思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

“你说的是实话。”康熙挽着魏东亭道，“不过朕确有委屈你的地方——难道你不觉得朕这些日子待你薄了一点？”

魏东亭弄不清这话的意思，惊得浑身一颤，忙道：“奴才不曾想过这事，主子并不曾薄待奴才。”

“啊，你是干练了还是学滑了呢？这几个月朕是有意碰你的！”

“奴才岂敢欺饰！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慢说主子并无疏远奴才之处，即或有，奴才亦当反躬自咎，将功补过，岂能生了怨上之心？”

“嗯，你这样很好，但你终究不知朕的深意——你与索额图、明珠不同。索老三是皇亲，有时胡来，只要不妨大局，朕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明珠呢，有才干，却不过是一个同进士的底子。有什么可羡慕的？朕对他们，远不如对你器重。你几次请旨要弃武学文，朕都没有答应，不是时候嘛！眼下，四方不靖，国步维艰，朕的身边离不开你，你要吃得起这个——”

魏东亭正在沉思默想，忽听杨么在门外通报说：“启奏万岁，乾清宫侍卫穆子煦求见！”

十二 会文友帝师展风采 斗虎将道姑暗用心

穆子煦呈送来的是索额图和熊赐履的联名奏折，除了报告朝廷近况之外，还附上了伍次友从安徽寄来的亲笔书信。康熙十分兴奋，急忙拆开来看时，还是自己熟悉的笔迹，看着这端正、秀丽的一丝不苟的钟王小楷，伍次友那家学渊博的才情，忠厚严谨的风骨，跃然纸上，使康熙不由得一阵激动。

在这封信中，伍次友先生报告了自己游学山东，安徽等处的见闻，对百姓归心，士子向化，充满了乐观。信中提到了最近出现的邪教钟三郎，妖言惑众，图谋不轨，请圣上严加防范，以期一鼓荡平。但在未查清其根底之前，应镇之一静，以免打草惊蛇。信的最后写道：臣以为眼下四方不靖，当以安内为要。

东南波兴，天下板荡，西北边患，难以骤平，故不能安民，不可言撤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望陛下慎思。臣久违圣颜，念念不忘，对此孤灯昏焰，草草远呈，能不潜然涕下。盼陛下珍重圣体，以符万民之望。”

读着读着，康熙的眼泪不觉流了下来。先生身在山林，却时刻不忘社稷。忧君忧民之拳拳赤诚渗透在字里行间。谁说汉人不肯为天朝所用呢？伍先生这位汉人学士中的佼佼者，比皇亲贵戚，不是更为忠贞吗？有这样的人做自己的良师挚友，何患天下不宁，国运不盛呢？此刻，康熙在兴奋激动之余，却又不能不为伍次友担心。看看信末的日期，这封信发出已是两个月了。先生如今又在那里？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凶险、危难呢？这些日子，在沙河堡遇到的那位小道李雨良，身怀绝技，妒恶如仇，却又行踪飘忽，来去匆匆。他究竟是男，是女？他要去寻访伍先生又为的是什么呢？他如真是敬仰伍先生，要能与先生结伴而行，也可成为先生的贴身护卫。可是，他能找到伍先生吗？

康熙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正在向伍次友逼近，而能救他脱险的恰恰就是那位女扮男装的小道士李雨良。

这个李雨良祖籍陕西镇原县，原名叫做李云娘，是个既无兄弟又无姐妹的独生女儿。她家世代务农，过着清贫的日子。那一年天灾降临，瘟疫流传。一夜之间，母亲，姑姑相继去世。老父在万般无奈之下，以三两银子的身价，把年方九岁的云娘卖给了当地乡绅汪老太爷家为奴，被派在汪老太爷那年轻的姨太太房里做粗使丫头。这老太爷有两个儿子，大少爷汪士贵，常年在外做生意；二少爷汪士荣，便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傅宏烈的把兄弟，吴三桂的手下谋士。汪士荣这个人长相俊美，机智过人，不仅能言善辩，口舌生花，而且心地恶毒，刁钻狠辣，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一年，汪士荣被平西王吴三桂看中，选派做了贵州茶马道台，衣锦荣归，回乡祭祖。他回来后没多少天，就趁父亲病死，哥哥外出的机会。勾搭上了父亲的姨太太蔡氏，又捎带了自己的亲嫂子刘氏。也是该着云娘倒霉，这天早上，她去给姨太太打扫房间，正好碰上！那婆媳、叔嫂三个人的丑事，被汪士荣劈头一个耳光打了出去。

心怀叵测的汪士荣，怕家丑外扬，便指示家丁，在一个月黑风高。雷霆暴雨的夜里，把李云娘绑起来，吊在后山的松林里，要借云娘之身杀人灭口。李云娘手脚被绑死了，嘴被堵上了。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山风凛冽，虎啸狼嚎。这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没有恐惧，没有眼泪，两只明亮的大眼，穿

过电光雨幕，怒视着山下的汪家宅院。

就在这时，两个冒雨夜行的出家人救了她。这两个人，一位是后来名震京师的御医胡宫山，另一位，就是他的师父，终南山黄鹤观的清虚道长。当天夜里，汪家起了场大火。僻僻啪啪地一直烧到天明，连那么大的雨都没能浇灭。汪士荣在大火中侥幸逃命。他没了牵挂，更加死心踏地地为吴三桂效命，而李云娘也从此成了清虚道长的女弟子，胡宫山的小师妹。她怀着报仇雪恨的大志刻苦练武，很受师父的喜爱。清虚道长把自己的全身本领无一保留地都教给了这位女弟子。几年之后女侠道士李云娘的名字，便在江湖上传开了。

后来，胡宫山因翠姑的猝死而飘然回到终南山时，清虚道长已经仙逝了。当李云娘听师兄讲了京城里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之后，既为国家出了康熙这样的一代英主而高兴，又为师兄不能救出翠姑而气愤，尤其是听跟师兄一块出走的郝老四讲到，明珠怎样使用狡计，既打扮了自己，又拆散了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的姻缘，云娘更是气愤不过。出于女子的善良和同情。她决心下山走上一趟，找到伍次友，并且把他送回京师，非要伍次友和苏麻喇姑破镜重圆不可。当时胡宫山劝她：

“师妹，你自幼上山，偶尔一涉江湖，哪里知道人间那复杂的人情纠葛？这事儿，你管不了，也不该管！”

可是，云娘生就的刚烈性子，见不得一点不平之事，师兄的话她怎么能听得进去呢：“师兄，不是我有意顶撞你，你如果还有男子汉的血性，就不该把翠姑让给明珠那小子。据你说，伍先生是个有道的君子，苏麻喇姑又是个宁愿出家也不肯背叛伍先生的有见识的女人，为什么我不该去帮他们一把呢？我这次下山，不但要成全伍先生之事，斗一斗那位明珠大人，还要给吴三桂那帮人添点麻烦。要是能找到汪士荣那小子，我还要报仇呢！”

就这样，云娘换了男装，化名李雨良。她辞别了师兄，提剑下了终南山。她一方面四处打听伍次友的下落，同时，只要遇上对康熙不利的事。不管是三藩的人，或是什么朱三太子的人，都一概不饶过。为了弄清伍次友的下落，从陕西到京师，又从京师赶到沙河堡，终于亲眼见了康熙，也见到了苏麻喇姑。康熙的勤政爱民，苏麻喇姑的纯真善良，使李云娘十分敬佩，于是便在他们君臣危难之中，拔剑相助，杀了朱三太子派来的刺客。也更加急迫地要去寻找那位未曾见面的伍次友。

可是，当李云娘乔装成书生赶到安徽的时候，却发现，有一帮形迹可疑的人，也在打听伍次友的行踪。这个情况，引起了李云娘的警觉，便不动声色地跟着那伙人，住进了安庆府的迎风阁老店。

伍次友是个生性疏放，懒于应酬，苦干拘束的人。自从半年以前，与明珠在黄河岸边分手之后，他在山东、安徽到处讲学，到处受到地方官吏的殷勤照应。一来，他那皇帝老师的身份，官员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二来，他令尊伍雅逊乃先明大儒，无人不敬。所以，伍次友每到一处讲学，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他不愿看官吏们那阿谀奉承的嘴脸，更不愿在儒生士子中处于特殊的地位。所以在凤阳淮阴书院讲了一个多月的学后，便突然不告而辞，只身乘船，悄悄来到了皖南重镇安庆府。他哪里知道，不光朝廷在注视着他的动向，远在五华山的吴三桂，也派了自己文武全才的得力护卫皇甫保柱一路跟踪了下来呢。

这一天，天气骤然变冷，伍次友一大早起来，便觉得奇寒难当，看看

窗纸明亮，还以为自己睡过了头。哪知道刚刚推开窗户，便有一股寒风卷着雪团扑面袭来，灌了他一脖子白雪。他不禁又惊又喜，忙从包裹中取出康熙赐给他的那件狐裘披上，兴冲冲走下楼来，向店主人说道：“今日这场好雪怕是今春最后一次了。我愿多出钱包下西阁楼！那里临河景致好，可以独酌观雪。”“啊，对不起。爷迟了一步，西阁楼已上了客人，不过爷也别懊恼，上头总共才七八位客人，又都是文人，正在吟侍说话儿，小的不再接客人就是了。西阁那么大，各人玩各人的，两不相干。伍次友无奈，只好如此。待他登上西阁楼，果然见上边已有了八个人，却分为三起。靠东南一桌，有两位年约四十岁上下的人，者穿着灰布棉袍坐在上首。几个年轻一点的，坐在他们的下边，靠在窗前把着酒杯沉吟，像是在分韵做诗，东窗下坐着一个中年人，开了一扇窗户，半身倚在窗台上看雪景。西墙下一张桌旁坐着一个少年，至多不过二十岁上下，只穿一件蓝府绸夹袍，罩一件雨过天青套扣背心。黑缎瓜皮帽后一条辫子长长垂下，几乎拖到地面。腰间悬着一柄长剑，正左一杯右一杯地独酌独饮。这少年见伍次友登楼上来，含笑点头欠身道：“这位兄台，那边几位正在吟诗，何妨这边同坐？”

伍次友举手一拱说道：“多谢，这边只怕冷一点。敢问贵姓、台甫？”

“先生披着狐裘还说冷，那我该冻僵了！不才姓李，叫雨良，您呢？”

“久仰！不才姓伍叫次友。”赏雪的中年人听到“伍次友”三个字，迅速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便又坐回到桌边，旁若无人地吃酒，两眼却不停地向这边瞟。李雨良的目光也霍地一跳，又从上到下打量了伍次友一番。正待问话时，伍次友却大声传呼酒保：“取一坛老绍酒，再要四盘下酒菜，精致一点的。”

“啊？伍先生一下子就要了这么多酒，海量惊人哪！”

“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既与你同座，理当共饮。难道你的酒就不肯赐我一杯。”雨良一笑，起身满斟一大杯递过来。伍次友笑着—饮而尽，“好，雨良老弟也是个爽快旷达之人，只管放怀吃吧。如醉了，就不必回去，今晚和我一同宿在这迎风阁店里。咱们抵足而眠彻夜清谈，如何？”雨良脸颊飞上一片红云，镇定了一下，笑道：“这倒不消费心，我本来就住在这店里面呢？”此时楼外的雪下得越发大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只是河里的水显得分外清澈，向东南缓缓流去。阁外的墙头上露出一枝红梅，在这风雪中显得更加娇艳。李雨良见伍次友看得发呆，便笑道：“伍先生，这么好的景致，何不也吟上一首？”“嘘，那边立着诗坛呢！眼见就要开坛了。我们且听听他们的，赏雪吟诗，不也很好吗？”

李雨良转脸望去，见一位凭窗而立的先生手拈着胡须，摆头吟诵：

淡妆轻素鹤林红，移入颓垣白头翁。

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春风。

吟声刚落，对面那位四十来岁的人呵呵笑道：“好一个‘强匀颜色待春风’！黄太冲火性未除，要羞得桃李不敢开花么，”

听见“黄太冲”三字，伍次友眼睛一亮，想不到竟在此遇到名倾天下的“浙东三黄”之首黄宗羲！李雨良一边替伍次友斟酒，一边悄声笑问：“这糟老头子吟的什么？我竟连一个‘雪’字也没听见。”伍次友笑着说：“喏，说的是那株红梅！别打岔，咱们且往下听。”

却不料，那边的黄宗羲正在兴头上，被伍次友和李雨良的说话声打断，很是不快，便带着找碴儿的口气向这边喊道：

“喂，这位仁兄既然懂得诗韵，就请移樽赐教，却为何窃窃私语，评头论足。难道是笑在下诗韵欠佳吗！”

这话问得突然，而且带着十足的傲气。李雨良刚要发作，却见伍次友笑吟吟地站起身来，端着满满的一杯酒，走上前去：“敢问，阁下就是名震山林的太冲先生吗？不才伍次友，适才和这位小兄弟吃酒闲谈，无意之中，扰了黄先生的雅兴，实在惭愧得很，这厢赔礼了！”

“伍次友”这三个字一出口，座上众人推席而起，纷纷上来见礼。就见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深深一躬说道：“在下李光地，乃令尊伍老先生在福建收的学生。久闻世兄高才，不期在此相遇。请受小弟一拜！”

伍次友连称不敢，一边还礼，一边问道：“哎呀呀，不知是光地兄，恕我无礼。请问家父现在何处，身体可好？”

“老师自前年去福建游学，此时尚在那里。老人家身体很好，小弟拜辞了老师，入京会试，临行前，老师谆谆嘱咐，如见到世兄时，转告他的意思，让世兄好自为之，不必以家事为念。”说完便将座中众人一一向伍次友做了介绍。原来，在座的都是名震遐尔的学者名流。这里还有和当时诗坛之中并称“南施北宋”的南施。

李光地笑着对伍次友说：“小弟路过安庆，恰逢黄先生四十寿辰，文坛诸友相约在这里为黄先生诗酒祝寿，世兄这一来，更为诗会增色了。”

伍次友早就知道，黄宗羲身为三黄之首，为人外谦而内骄，才大如海而性情怪癖。从刚才他那诗中的“强匀颜色待春风”的句子，便可看出他孤芳自赏嘲笑天下文人求取功名的意思。心想，要笼络在座的诗人，必须先从黄宗羲下手。便走上来，深施一礼说道：“不知太冲先生寿诞之喜，适才多有冒犯，尚请宽恕。”

黄宗羲也笑着还礼：“不敢，不敢，不知足下乃伍老相国的公子，刚才实是无礼。今日在下贱辰，有帝师大驾光临，深感荣幸，哈哈……”

“黄兄过奖了。兄弟有幸为黄兄祝寿，无礼可献，愿借文房四宝，为兄题字，以表庆贺之意。”

说着，走到几案旁边，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下一幅包山叠翠诗。众人见了，无不称赞，黄宗羲也十分高兴，伍次友身为帝师而弃官归隐，本来就合他的脾性，又见他如此谦恭待人，更是敬佩，便邀伍次友一同坐了：“承蒙先生挥毫赐墨，黄某无物回敬，薄酒一杯，权为先生洗尘。”伍次友接过来，一饮而尽。

李雨良心中一阵暗笑，这个黄老头子，刚才还盛气凌人地叱责我们，转眼之间却称伍次友为先生了，看来，这位伍先生不愧为皇上的老师，肚子里的学问还真不少呢。她转眼一看，东窗坐着的那个中年人，也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伍次友，心头一震，便走上前去说道：“这位仁兄，独坐自饮，看来不是他们一路的，倒像是位练武之人，小弟这厢有礼了。”说着就是一躬。

那个中年人被他忽然一问，有些尴尬，回过神来笑道：“小兄弟，你好眼力！”忙用手搀扶，两人却感到对方内功精深，不由得暗自心凉！

十三 痴书生磊落识云娘 灵青猴至诚拜师尊

在伍次友和黄宗羲他们的诗会上，李雨良突然发现坐在东面窗下的那个中年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伍次友，便连忙过去见礼答话，二人一揖一让之间，各自用了内力，中年人心中猛然一惊；李雨良呢，却暗自好笑，自报姓名说：“小弟李雨良生性顽皮，爱干些让别人不痛快的事。皇甫将军远道而来，一路风尘，今日又在这里坐这冷板凳，可真不容易啊！”

一语道破天机，皇甫保柱也不再隐讳，冷冷一笑反唇相讥：“蒙您夸奖，实在惭愧，如果在下猜的不错的话，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娘道长，也来这里，为皇上的老师大费心机，倒让人不得其解了。”

“好，痛快，来，贫道敬将军一杯，祝您马到成功。”

“不敢，咱们同饮一杯，各为其主吧。”

送走了黄宗羲等人，伍次友立在岸上，远眺孤帆碧波，茫茫雪景，心中不由得一阵感慨。和他同来送客的李雨良却突然笑着说：

“伍先生，刚才您挥毫泼墨，联句吟诗，那样地豪情满怀，怎么，现在却又闷不作声了呢？”

“唉！小兄弟，你不知道啊，我本来要回扬州拜候家父的，刚才见了那位师弟，才知道家父已经去了福建。我在想，人间聚散，竟如此出乎意料，倒不知该在哪里去了。”

“唉，那有什么，令尊不在府里，您就在外边转悠着玩呗。我也是来安庆投亲不遇的，如果先生不嫌弃，咱们一同结伴游玩可好。”

“哦！你也有此雅兴。好好好，小兄弟，说吧，你想上哪玩呀！”

“哼，我说出来呀，准对您的心意。这里离袁州府不算太远，我们一同去孔圣人家参拜一番，然后再一同进京如何？”

“好哇！小兄弟，你是不是想为朝廷做点事？我在京城倒有几位朋友，把你推荐给他们，凭你这聪明伶俐劲儿，要不了几年也就出息了。”

“我才不去呢，先生您是皇帝的老师，为什么不留在京城当官呢？你要是当了大官，我给您做个亲随，你要吗？”

“哈哈……，我要是不当官，你就不跟着我了？”伍次友觉得，这个小兄弟，稚气未泯，天真顽皮，倒真地有点喜欢上她了。

“嗯！只要先生不撵我走，你上哪儿我跟您上哪儿。可是先生，你为什么不在京里做官，却跑出来游山玩水呢？”

听李雨良越问越带孩子气，伍次友更是忍俊不禁：“哈哈，你不懂，这叫人各有志。”

“哼，才不是呢？我看哪，您准是为了婚姻大事不顺利，才跑出来的。”

“嗯？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的呗。你不住京城，又不想回扬州准是没有夫人，要不……”

“响！一派孩子气！”伍次友打断了李雨良的话，“算了，不谈这个了。咱们到城里走走吧。可是，我把话说在前头，我生性狂放，一向不喜欢那么多礼节。你我既然同行做伴，我不敢自居为师，更不敢把您作为随从，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吧。”

这可正对李雨良的心思。半天的接触，她的心中似乎多了一些什么，听伍次友说得豁达，便高兴地答道：“好好好，小弟遵命，伍大哥，请吧！”

“哈哈……，有你这顽皮的小兄弟做伴，我似乎也要年轻了。走！”伍次友说着就要去拉李雨良。雨良却嘻笑了一下，跳跳蹦蹦地跑到前边去了。

俩人逛了庙会，伍次友又在街上买了两瓶酒，准备回店消夜长饮。正走之间，忽听得一阵人声喧嚷，夹杂着喊打声和小孩子的哭骂声。

伍次友回转身看时，只见一个十三四岁蓬头垢面的毛头小子从人堆里挤出来。双手捧着一张葱油饼狠撕猛咬。后边一个像擀面杖似的瘦长个子挥着一根通火棍喝着追赶……

伍次友诧异不解，便问店铺的伙计。伙计说：“唉！这孩子，他爹叫这家铺子的掌柜郑春明逼债逼死了。又把他娘卖到广东。如今郑老板的兄弟郑春友，当了西选官，放了个袁州知府。郑老板又成了钟三郎会上的大香头，势力越发大得吓人。偏这孩子也是个犟脾气，隔不了几天就要到他铺子门上闹腾一番。唉，他要是不肯远走高飞，早晚也得死在郑老板店门前……”

伍次友正听得发怔，一回头不见了李雨良，折转身一看，雨良已挤进了人群，挡住了那个擀面杖。他怕雨良人小力单吃了亏，顾不得和伙计说话，一手握一瓶酒，便匆匆挤进人群。

李雨良一边弯腰拽起那个毛头小子，一边转脸对“擀面杖”说道：“他是个孩子，你，你怎么下手死打，出了人命怎么办？”街上的人们原来只站成一圈，远远地看打架，此时见有人出来抱不平，围上来的更多了。伍次友好容易才挤到眼前，把孩子拉到自己眼前，笑着劝那“擀面杖”：“他能吃你多少东西，就打得这样？杀人不过头落地，也不能太过份嘛！”正说话间，不防怀中那小子，身子一溜滑了出去，一纵身用头猛抵在“擀面杖”肚皮上，竟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毛头小子嘴里嚼着油饼“呸”的一口又唾了“擀面杖”一身，口中骂道：“你小爷青猴儿是打不死的，青猴儿活着一天，你老郑就甭想在这里安生了！”

“擀面杖”大怒，一翻身起来，举起那根通火棍便往青猴儿身上砸去，青猴儿大叫一声，一个嘴啃泥趴在地下，起来时满脸是血却跳着脚大哭大骂。“黄老四，你小子打吧。打不死我就是你的爷，打死了，我是你掌柜郑春明的爷。”他脏的、粗的、荤的、素的一齐往外端，引得周围的人一阵阵哄笑。

“擀面杖”冷笑一声拾着铁棍又打了过来，却被李雨良一把拉住：“住手，你不能再打了！”

“凭什么不能？打死这个顽皮畜牲，只当打死一条狗！”说着便抽火棍，哪知道挣了两挣，铁火棍像在雨良手里生了根一样，再也拽不动，登时脸涨得通红。

李雨良冷冷他说：“我说你不能打，你就不能打！我就不信他连狗都不如。你能有多贵重，你不就是个下三赖的跑堂伙计吗？”说着顺手一送，黄老四踉踉跄跄退了五六步才站稳。

“嗨！安庆府今儿出了怪事！”随着这喊声，一个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带着四个伙计闯了进来，觑眼儿瞧着雨良骂黄老四道：“你真是吃才吗？这么个小孩子都对付不了——来！把青猴子绑在店后，晚间回禀了郑香主，再作发落！”

雨良上前一步，冷笑着说：“看来这安庆府也是你家开的店了？”说着便要动手。

伍次友不想惹事，在后边拉了一把雨良说：“唉，兄弟，何必呢！”说着便问黄老四：“这孩子吃了你的饼，钱我来付，该多少？”

黄老四原来倒是怯了。现在来了帮手，又硬气起来，眼瞧着李雨良梗着脖子道：“一天一张饼，三年——十两！”

青猴儿大吼一声“你胡说！”双脚一蹦又要窜出去，却被雨良一把按住了。

伍次友眼见这群人一心生事，怕雨良和青猴儿吃了大亏，从腰里取出两块五两的银子朝地下一丢，一手扯了青猴儿一手扯了李雨良道：“十两就十两。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

李雨良沉吟一下，看着伍次友笑道：“好好好，听大哥的，犯不着与他们生气，咱们走吧！”

第二日清晨天刚放亮，伍次友便起身踱到雨良房中来，见外间青猴儿睡得沉沉的，便隔帘叫雨良“起来吧，我们今日该上路了。”叫了两声，不见雨良答应，正要出去，却见雨良从外头进来，笑道：“上路？到哪儿去？”伍次友道：“袁州府嘛，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

“大哥，再耽误一天吧，小弟昨天不防叫人家扫了一棍子，今天我的胳膊疼得很，要瞧瞧郎中。”伍次友心实，没看出是雨良在捣鬼。心中暗想：“哟，昨天，我怎么没看见兄弟吃亏了呢？啊，我就粗通医道。你们俩在店里歇着，我去给你抓药，不用一个时辰就回来了。”李雨良用手抚着右臂，显得有些痛不可忍，吸着冷气道，“那就偏劳大哥了。”

伍次友刚出店门，雨良便推青猴儿：“起来！快！”

青猴儿揉着眼坐起身来。迷迷糊糊说道：“天还早呢！”“没出息的野猴子！昨天的打白挨了？跟我走！”青猴儿一骨碌爬起来，穿上伍次友给他新置的衣裳，用胳膊肘将裤子向上一提，抹了一把脸道：“对！还闹他们去！”说着，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店门。

昨天，在街上毒打青猴子的那个黄老四，是郑老板手下的一个跑堂伙计。原来，前几天，这里的钟三郎教在山陕会馆前面举行为期三天的庙会，他们这个饭馆在庙会上搭了临时的饭棚。今天，会期已完，正在拆棚。几个伙计已经分头向城里运送东西，只有黄老四一个人在支应着门市。他忽然看见两位客人一前一后来到店门前，连忙笑着让客：“哎！二位客爷来了。好好好，里面——”那个“请”字还没有出口，他就愣在那里了，原来。这两位客人，一个是老冤家青猴子，一个是昨天打抱不平的年轻后生。可是，昨天是仇家，今天是主顾，他又不敢不招待，哼啼了几声，接着说：“请，请，里面有请。二位想吃点什么，”

“哼，这个破地方烂铺子能有什么好的！”李雨良跷起二郎腿大咧咧坐下，“先马马虎虎来几个下酒菜吧——凤凰扑窝、宫爆鹿肚，银耳燕尾、菊花兔丝、龙虎斗、糟鹅掌，外加一个鸡舌羹。要快一点。”

黄老四听得傻眼了，论说这些菜，要在城里店里，也还能做得来。可这是庙会上的分号，又是赶上拆棚，怎么做得出来呢？明知这二位今天是来找碴儿的，也不能发作，只好陪笑说道：

“客官来的不巧，这些菜的料刚刚运回城里去了。实在对不起得很。请包涵一二。”

“啊，既然如此，那就将就点吧，来一屉松针小笼包子，两只烧鸡！”

这就好办了。黄老四答应一声“是”转眼之间就端了上来。刚要退下，却听雨良叫道：“回来！你瞧瞧，包子冷得像冰块一样，鸡也是凉的，这是叫人吃的，”说着拿筷子将盘子敲得山响，招惹得那边儿几个顾客都朝这边

望。

黄老四用手摸摸，包子并不凉，烧鸡也在微冒热气。他情知二人在消遣自己，但店中伙计去送料都没回来，分店掌柜的也不在，昨日又领教了雨良的力气，不敢在此时发作。按捺着性子陪笑道：“客官既嫌凉，现成的水饺下一盘来，再加两只刚出笼的清蒸鸭，价钱虽然略微便宜，都是热腾腾的。换上这两样好吗？”“好，就这样吧！”黄老四一溜小跑整治齐楚，用一只条盘端着送了过来。

说是“急着有事”，待到饭上来。李雨良却又不着急了。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一边和青猴儿有一搭没一搭他说话，一会儿要汤下饭，一会儿要醋、要姜，不时地还要热毛巾揩抹脸。这样咸了，那样淡了。又说饺子馅儿里有骨头噎了牙——夹七夹八说些风凉话把个黄老四气得七窍生烟。眼见着进城的伙计和分店掌柜的都回来了，便悄悄进去商议着要治这两个刁客。

一时吃完了饭，李雨良笑着起身伸了个懒腰问青猴儿：“猴儿，吃饱了吗？”“饱了。”“那好，走！”

黄老四见二人起身便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抢先一步绕到门口，双手一拦说道：“哎……哎！钱呢？不会帐了？”

“会什么帐？我们爷们吃了你什么啦？”

“清蒸鸭子，还有水饺！”

“嘿嘿，怪了，那是我们用烧鸡和松针包子换的！这两样比那两样便宜，我们不找你清帐，为什么反向我们要。”

“那松针包子和烧鸡钱呢？”

“咱们没吃这两样呀，掏什么钱呢？”青猴儿也做了个怪相，冲着黄老四骂道：“瘦黄狗！爷没吃你的烧鸡包子，你要的什么钱？”

黄老四歪着脖子想了半晌，竟找不出话来说清楚这件事。他恼羞成怒：“好哇，饿不死的野猴儿，今儿上门作践爷来了！”一语未终，只听“啪”地一声，黄老四脸上早着了一掌，打得他就地旋了个磨圈儿。刚立定身子，这边脸上又被打着一掌，一颗大牙早被打落，鲜血顺着嘴角淌了出来。黄老四杀猪般嚎叫一声：“都出来！堵了门，不要放走了这两个贼！”

后面的伙计们听到这声咋唬，有的提着火剪、有的挥着烧火棍，有的夹着铁锨一窝蜂吆喝着赶出来，足有二十几个人。里间几个吃客瞧风头不对，吓得饭也不吃就往外挤。一时间大呼小叫砰砰啪啪闹得天翻地覆，店门外早聚了上百看热闹的人。

雨良见客人都已走完，冷笑着提起青猴儿，从门面一排溜儿汤锅上扔了出去，“猴儿，你出去！”青猴儿正在发呆，已是稳稳地站在店外了。众人见雨良身躯弱小，不过是一个清秀的白面书生，竟有如此身手，不禁一连声地喝彩高声叫道：“好武艺！”一边喊一边便伸着脖子往里面瞧热闹。

黄老四气得发疯，“呀”地大叫一声，运足了气双脚一弹跳了起来，用头去撞雨良。雨良微微一笑，将身子一斜偏到一旁，就势儿一手提辫子，一手抓后腰把黄老四轻轻向前一送——只听“噗”一声，黄老四头朝下脚朝上栽进墙边的水缸中！

站在一旁的胖掌柜气急了，大吼一声：“都给我上！”带着二十来名店伙计扑了上来。李雨良不慌不忙，从灶下抽出一个铁火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顷刻之间，店房里面倒下了一片。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端起灶上的油锅，泼在棚子上，顺势一把火，只见浓烟滚滚，烈烟蒸腾，在北风中呼呼

地烧了起来。

看热闹的人，见祸闯大了，纷纷逃去，李雨良拉了青猴儿也趁乱走了。他们在几里地外的山坡上坐下来休息。眼看着饭铺方向起的烟尘，李雨良笑着说：“痛快！今日干的真解气。你呢？”

青猴没有应声，噗通一声跪倒在李雨良面前：“姑姑，我早看出来了，您老是个女侠客。您别生气，收我做徒弟吧。”李雨良微微一愣，随即开朗地大笑“哈，哈……，好小子，你倒真机灵啊，起来吧。”“姑姑不答应我，我跪死在这儿也不起来。”

“唉！好吧，咱们也算有缘份。我原来想替你杀了郑氏兄弟，可是郑老大不在家，老二呢，又在袞州，只好带了您陪伍先生一块去袞州了。哎——可不准您向伍先生点明我的身份，不然，我不但不教您，还要打您！”

青猴儿高兴地趴在地上磕了四个响头：“是，徒儿遵命。师父，天快黑了。咱们快回去看看伍先生吧，咱们出来的功夫大了。先生可能正在着急呢。”

李雨良心里猛然一惊，坏了，今天只顾了顽皮，把先生一人丢在客店里。皇甫保柱正守候在先生身边，要出了意外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她来不及答话，拉了青猴儿就往客店里跑，可是，已经晚了。伍次友已经不在这里了。

十四 怒陈辞赴水明心志 感相助赠簪寄深情

遭到绑架的最初一刹那间，伍次友很有点摸不着头脑。来的人分明是公差打扮，又出口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他想不通，朝廷早已发过诏令，让各地的地方官照应自己，怎么安庆府的公差竟敢如此大胆，提名叫姓地来捉拿我呢？

可是，伍次友很快就意识到，这伙人不是衙门里的公差。因为，就当他正要质问抗辩的时候，一个满面络腮胡子、凶神恶煞似的人，忽然上前，卡住了他的脖子，顺手将一团破布塞到他的嘴里，与此同时，一方黑中，兜头盖脸地蒙了上来。伍次友就这样被推着架着带出了迎风阁客店。

昏昏悠悠之中，伍次友恍忽觉得他被带到了荒郊野外。听见有人说了声“到了”，接着只听一个深沉有力的声音问：“伍先生请来了吗？”

“回将军，请来了。”

“嗯，好！那个小道士怎么处置了。”

“我们去的时候，李云娘并不在店里。”

“那就好！只要这个李云娘不来捣乱。此事就算万无一失了。”

那人说着话来到伍次友身旁，突然故作吃惊地说：“嗯，这是怎么回事。我让你们去请伍先生，谁叫你们这样无礼的。快，给先生松绑！”

众强徒一拥上前，替伍次友摘去眼罩，掏出破布，又七手八脚地割断了绳子。伍次友活动一下手脚，放眼四望，只见月色昏暗，寒星闪烁，自己正站在一条大堤上。右边是一条河，左边是星罗棋布的水塘。四周一片死寂，夜风冷透骨髓。他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什么地方，只听到远处传来猫头鹰那参人的叫声，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黑暗之中，模糊地看到，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来到近前，施了一礼说道：

“伍先生受惊了！明人不做暗事，在下乃平西王驾前侍卫，奉王命特来相请。因恐先生不肯屈就，不得已出此下策，尚求先生见谅。几天来我与先生同住一店，聆听先生作诗讲学，心里是十分仰慕的。请先生放心，我们决不会为难先生。但从这里至云南，山高水长，一路麻烦很多，先生必须听在下安排，等到了五华山在下一定负荆请罪！”说罢，又是一揖。

伍次友想起来了，这人就是昨天在西阁上和李雨良说话的那个中年人。看来他们是蓄谋已久了。自己既陷贼巢，想要脱身恐怕不容易了，便索性坐在地上。眼望天上星斗慨然说道：“多谢将军直言。可是伍某是一介书生，功名不遂，浪迹江湖。胸无治国之才，手无缚鸡之力，平西王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心思呢？”

皇甫保柱却不答话，口里打了个呼哨，对岸芦苇从中箭也似地窜出一条船来。

众人不由分说，架起伍次友来到船上。皇甫保柱又是一声呼哨，船身荡了一下，离开河岸。伍次友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他听天由命地半躺在黑洞洞的前舱里，心乱如麻。康熙、苏麻喇姑、魏东亭、明珠、索额图……一个一个笑容可掬地闪在眼前，又一个个地消失在黑暗里，而那个小兄弟李雨良，却像一直站在自己的身旁。匪徒们的口口声声说的“小道士李云娘”是谁呢？怎么他们那么怕她呢？我不认识那个女道士啊。船下汨汨水声愈流

愈急，伍次友心里不由得一阵烦躁。他刚要起身不防被人一把拽住。这才知道有人看守在自己身边，便苦笑一下又坐了回去。

忽然，眼前亮光一闪，皇甫保柱秉着灯烛走进舱来：“伍先生，这会儿气消了吗？嗯，看气色还不错。”

“哼！少给我绕弯子，吴三桂派你们绑了我来。倒底打的什么主意！”

“哎——先生不要生气嘛。吴三桂再不好，总是汉人；五华山上虽无金銮宝殿，却不是胡腥世界！像你这份才情，难道连这个理儿也参不透么？”

“哼，吴三桂那里有什么，没什么，与我毫不相干！”

“先生说得好！不过您自命为清白君子，却认夷狄为君父，替鞑虏做奴才，这恐怕不是君子所为吧？何况令尊雅逊老先生也是前明的旧臣呢？”

“谢将军指教。大明亡国已经二十余年，帝道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天道无常，惟有德者辅之。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家父虽事明朝，却不曾降清；在下既然不是明臣，就自然可以享受大清的恩泽，这有何不对呢，

伍次友侃侃而谈，似乎，他此刻不是身陷囚笼，而是在讲学，在与人辩论。

皇甫保柱见伍次友认真起来，也想和他较量一番，心想若能说服了这位老夫子，路上倒可少些麻烦。想到这儿他说：

“先生学问渊博，海内敬仰。请问：‘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这句话该怎么讲？’“谁说当今华夏无君？不过君是夷狄之人而已，这有何难懂？”“伍先生，请恕我草莽之人，少读诗书。请问夷狄之人可为华夏之君，这道理可有古训？”“谁说没有？孟子就说过：‘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这些夷狄之人，不光做了华夏的君主，还都是自古称颂的圣君。你知道吗？”

皇甫保柱再也答不上话了。他深深佩服面前这位伍先生，不愧是饱学之士，也不愧是皇上的师父。他也知道，凭自己的那点学问，再辩论下去，更要出丑，便尴尬地笑着说：“好，好，好。先生高论，振聋发聩，在下愿奉一杯薄酒为先生压惊，不知先生可肯赏脸？”

“哈哈——。伍某已被将军锁拿，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既然有酒，何妨一醉！”

皇甫保柱一声令下，几个下人忙在舱面上摆了酒菜，伍次友昂然上坐，一杯接着一杯地吃了起来。酒到半酣，皇甫保柱又搭讪着说：“先生豪饮海量，令人更生敬慕。夷狄也好，华夏也罢，咱们不必去说了。平西王命在下恭请先生，并无恶意。一是想聆听先生的教诲，二嘛，如蒙先生不弃，盼先生能出山相助。”“什么，出山相助？叫他死了这条心吧！吴三桂是个什么东西，配和我说这些话？人最可悲者，莫过于无自知之明；无自知之明，又岂有知人之明？当今皇上乃天下圣君，伍次友以布衣之身，许心相报，这些话请休再提起。”

“先生这话未免过份。”皇甫保柱将酒杯放在桌上，沉吟着说道，“孔子十五岁方才有志于学，今皇帝才十六岁，就够得上‘圣君’二字吗？自顺治十七年至今，水旱频仍、灾变异常，这皆是民心天心不顺之兆。”

伍次友从容地吃着喝着，不屑地问：“还有什么？”

“朱三太子聚钟三郎教徒有百万之众，起事只在旦夕之间。眼见中原之地也要狼烟突起，康熙的日子不长了！”

“嗯，你说了许多，可是，皇上和朝廷本身如今又有何失德之处呢？”

这句话，倒把皇甫保柱问愣了。他只知效忠吴三桂，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一时间，要他说出康熙的失德之处，他还真答不上来。

伍次友心中也是一阵惋惜，钟三郎邪教猖獗，他早就见到了。却不料，竟是朱三太子背后操纵的。如今自己身陷贼窟，看来，难以把情况报告给皇上。想到此，他决心激怒皇甫保柱，任凭一死，也决不跟他们去五华山。他端起酒杯，站在船头对着众贼徒，仰天大笑：

“哈哈，你回答不出来了吧？不光是你，连吴三桂也是愚蠢得很。前明把守卫疆土的重任，寄托给他。而他却投降清军，为大清造就了这一统天下。后来，又亲手杀害了永历皇帝。如今大清天下已定，人心向清，他却又反过手来，妄图叛清自立。这样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上不遵天理，下不循民情，反复无常寡廉鲜耻之徒，竟然还想要我为他出力，也竟然有人为他涂脂抹粉，充当说客，真是天地间的一大奇事了，哈哈……”

没等皇甫保柱回答，伍次友又接着说：“皇甫将军，适才听你言谈好象是读过书的。我倒想问你一句，你懂得什么是国土？”

皇甫保柱来不及回答，只见伍次友端起酒来，一饮而尽，然后“啪”地一声，将酒杯摔在舱板上。就在众人一愣神儿之际，他已奋身跃入了滔滔河水之中。

皇甫保柱扑上船头时，只见夜幕漫漫，波光粼粼，除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北京城里有一条烂面胡同，胡同里设有好几个省的同乡会馆。流落京师的外省人，遇到难处，总要来这里寻求同乡的关照，找一条落脚谋生之路。所以尽管这里房屋低矮，路面不平，却每天都挤满了口音混杂，贫富不一的各色人等。而那些叫卖风味小吃，拍卖估衣旧货，跑江湖打拳卖艺，看手相拆字算卦的各类摊子，也应运而生，熙熙攘攘地挤在这条胡同里，街口上有座茶馆，虽然也是草棚瓦舍，但在这杂乱的地摊中，却也算得是鹤立鸡群的大铺面了。

这天的中午，一个年轻书生，胳肢窝里夹着一卷诗稿，来到了这里。这个人身材瘦削，面色青黄，神情沮丧，步履艰难。一看，就是个倒了霉的落第举人。他，就是荆门书生周培公。灯节那天，他在街上遇到奶哥龚荣遇，吃了一顿饱饭，又接了奶哥送给的一大锭银子。后来，奶哥突然跟着王辅臣回陕西去了，临走俩人连面都没能见上。周培公虽然生性豁达，并不在意，可是，那一锭银子，在米珠薪桂的北京城里，又能化上几天呢？他一心指望着，会试下来能弄个一官半职，报答奶母的养育之恩。好不容易等到开考了。周培公施展平生所学，把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一般。自己翻来复去地看了又看，十分满意，料想断无不中之理。却不料，无意之中，他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时候的考场，有一条规矩。举子们在答卷中遇到应该避讳的字，必须少写一划而不能写全，比如说，康熙皇帝名叫玄烨。他的这个名字，人们就不能随便写。写玄字时，上面那一点不能点，如果不小心把这个字写全了，阅卷官发现，马上就把卷封了起来，文章再好，全都没用，作废了！培公的文章中恰巧有这个“玄”字，而他一时粗心又写完整了。就因为多点了这么一个“点”，功名，前程，一切一切都成了泡影。

周培公一向自视甚高，却想不到竟因这个疏漏，闹了个名落孙山、受人耻笑的下场，连气带悔，差点病倒了。他不愿意再住法华寺。看那和尚、举子们的白眼，便夹了自己的诗稿，来这儿的湘鄂会馆，看能不能找到个熟

识的同乡，结伴同回故里。

可是，他实在太饿了。在挤进胡同口时，禁不住那雪白的、喷着香味的豆腐脑的诱惑，不由自主地向摊上多看了几眼。忽然，一个小姑娘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呀，恩公，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周培公抬头一看，原来是灯节那天在正阳门外被刘一贵欺负的小姑娘：“咳！原来是你啊，怎么，你是在这里做生意的？”

“不，这豆腐脑担子是我爹爹的。他老人家病了，看病吃药还要花钱。买卖虽小，也不敢停啊！恩公，你一定还没有用过早点，来，喝一碗吧。”姑娘一边说着，一边动作，手脚麻利地盛了一碗热豆腐脑，双手捧着送了过来。

自从落第以来，周培公每天看到的是冷眼，听到的是嘲讽，如今一个贫苦的小姑娘，却给了他这么真诚的尊重和体贴。他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泪水打湿了眼眶：“不，不，不，姑娘，我如今混到这般境地，怎能……哎！惭愧呀！”

“哎！这有什么，人又不是神仙，想干什么就一定办成。看恩公的神气，今科您失手了，下科再来么，薛平贵住过寒窑，吕蒙正还要过饭呢，有什么可惭愧的，快趁热吃吧，我给你再买两个烧饼去。”

一碗热豆腐脑，两个烧饼下肚，周培公浑身都是暖烘烘的。偷眼瞧那姑娘时，见她正神态自若地涮洗碗具，便立起身来有点拘束地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能告诉我么。”

“我叫阿琐，家就住在胡同北口——您呢？”

“我叫周培公，眼下穷困潦倒，四处飘零。……”

话说不下去了。姑娘默默无语地打开钱匣子，把里边的十枚铜子儿，全都倒出来，放到桌子上，略一沉吟又拔下头上的银簪放在钱上，不好意思地说道：“论恩公心地，神佛定会保佑。我们小户人家帮不了大忙，这点心意，请恩公收下。”

“不不不！这怎么成？”

“恩公您要是嫌弃，我就……”

周培公全身的血都要沸腾了。上前拿起簪子，又拈起一枚铜钱袖在怀里，却把其余的铜钱推还给姑娘：“小大姐，我领情了！以此一簪一钱为证，不死必当厚报！”说着头也不回去了。

阿琐正要叫住周培公，却见自己的担子旁走过一个青年书生，和颜悦色地说道：“姑娘，他既然不肯受你的赠，你追上去也没用，只是我不明白，你们好象并不认识，你为什么叫他恩公呢？”

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翻起周培公丢在桌上的诗稿来。

阿琐含着眼泪，把灯节那天发生在正阳门前的事说了一遍。那青年书生一边听，一边夸赞：“嗯，这年轻人是个正人君子，刚直男儿。这样吧。他的这本诗稿，我替你追上去还给他。你小本生意，挣钱不易，这个就送给你吧。”说着把一枚似钱非钱的东西放在桌上，转身走了，阿琐捡起来一看，原来竟是一枚金瓜子！

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帝康熙。他趁端阳佳节，带了九门提督图海微服出来，查访京师的民情风俗。离开了阿琐的小吃担子，他站在道旁，仔细翻看周培公的诗稿。前面几页全是诗词一类的东西，后面却画了

一些曲曲弯弯的图画，还标着一些符号，不知是什么？站在康熙身旁的图海，一眼看见这图画，马上兴奋起来，悄悄地在康熙耳边说：“万岁，此人不仅会文，而且知兵，这上面画的是浙鄂川陕的地輿图。”康熙听了，更是欢喜：“嗯，此人大才可用，为什么却名落孙山呢？回头，你替他安排一下。”正说间，稿页之中滑出一张纸来，康熙打开一看，那十分熟悉的笔迹立刻映入眼帘。啊，是伍先生的亲笔书信！

十五 微服行街头救弱女 放眼量即席擢英才

康熙皇帝在烂面胡同的集市上，拣到了周培公的诗稿，又从这页诗稿中，发现了伍次友的亲笔书信，只见上面写道：

明殊弟钧鉴：别来无恙否？兄自郑州一别，一路讲学东进，一切均安。此周先生培公乃愚兄之文友，怀抱济世之志，胸有文武之才，盼贤弟将其举荐于皇上试用。匆匆即颂钧安。

愚兄伍次友拜托

“啊，原来竟是伍先生的一封荐书！康熙心中一阵激动，这个周培公，怀里揣着伍次友写给明珠的信，却宁肯挨饿，也不肯去求人，凭这份风骨，也值得重用。”

“图海，要赶快去把那个周培公找来，我要在这边茶馆里见他！”

“主子何必着急呢。这里人太杂……”。图海的话还没说完，康熙已经大踏步地走了。

图海领着周培公转回来时，康熙却在茶馆的门前，听一位小姑娘唱戏。他们不敢惊扰，便立在康熙身后静听小姑娘诉说自己的家世和苦情。原来，这个小姑娘名叫阿红，浙江杭州人，去年三月三日，他们全家去灵隐寺进香。不想，正碰上吴三桂的女儿和她丈夫王永宁从这里路过。一帮如狼似虎的差役兵丁，见百姓云集，阻挡了道路，便大打出手，闹得三十四人落水丧生，其中就有阿红的父亲和亲人。但是，由于杭州知府的庇护，凶犯从容登道，返回了五华山。受苦百姓，投告无门。阿红的叔父实在气愤不过，去杭州府击鼓喊冤，结果反被下在狱中。阿红一腔怨愤无处申诉，便讨饭来到京城，沿街卖唱，希望有人能把这桩冤案，上达朝廷。她那唱词的最后几句是：

天上只有一轮红日，地上却有两个朝廷。

皇家吃我百姓赋，何时为我申冤情？

阿红唱到这里，围观的人，莫不为她的大胆直言心凉。康熙也觉得如芒刺在背，便回头向图海吩咐道：

“图海，待会儿这位小姑娘收了钱，你带她到茶馆里见我。周先生，请借一步说话。”

周培公听得入神，忽见这位年轻公子叫他，转过身一看，却并不认识。刚才，他刚刚走到湘鄂会馆，便被一个大汉叫了出来。说有位公子想见见他，又不肯说是谁。只说，待会儿，见了面你就知道了。此刻，见面前站着的这位公子年轻俊雅，气度非凡，便举手一拱问道：“不知足下尊姓大名，恕周某眼拙。”

康熙并不答话，拉着周培公进了茶馆，找个清静的座位，要了两杯茶来。这才开言道：“在下龙德海，适才在阿琐姑娘的摊上，捡到了周先生的大作，拜读完毕，十分敬佩。足下才高八斗，诗韵高雅，确是难得的英才呀！”

“哎！哪里，哪里，龙公子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八斗，而是一个文丐。这诗稿，更谈不上风雅，倒不如拿来烧了更好。”

“啊？周先生为何如此说话？”

“公子明鉴。在下这一百首诗，可能抵上门口小姑娘唱的一曲清歌吗？如今，天下正处多事之秋，正是英豪拍案而起，建功立业之时，我却写这些酸溜溜的歪诗换饭吃。唉，惭愧呀！”

“嗯！先生如此见高识远，更令人钦佩。只是，依先生之才。取功名如拾草芥，却为何落榜了呢？”

周培公抬眼看了一下康熙，见他并无恶意，便低声答道：“唉，时运不济，疏忽之间，冒犯了圣讳，也不过只多点了一点。唉……”

“唔，这阅卷官也大不通人情了，帮个忙贴上不就混过去了。”

“唉——公子取笑了。我也知道，有人是那么干的。可是，那都是有头有脸，走了门路，送了礼物的。我没那个本事，也不屑于这么干。”

康熙便道：“唔，此言有理，不过你身怀万金之书为什么不用呢？”

“万金之书，什么万金之书？”

“我刚才在你的诗稿中看到一封荐书。收信人明珠乃是当今天子驾前宠信近臣，言必听、计必从；写信的伍次友乃天子布衣诗友，一语有九鼎之重。等闲督抚大臣还难得他一封荐书呢，这样一封紧要的书信，你为何不投呢？”

周培公吃惊地抬起头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伍次友的真实身份，但不晓得这个年轻人何以知道得如此详尽，想了想笑道：“大丈夫求取功名应当光明磊落，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我岂肯以七尺之躯，向明珠折腰？”

“唔。”康熙若有所思地笑笑，“你有这份志气可算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了——你留意山川地形，好象不但能文，武事也是好的？”

“公子过奖了。拔山扛鼎我不能，舞枪弄棒我不会。但我自幼熟读兵书，酷爱奇门遁甲，所以观天象，察地理，挥兵车，列战阵，却还略知一二。”

康熙有意要考较周培公，便以嘲笑的口吻说：“方今天下太平，四海归心，并无刀兵之事。先生虽有屠龙之术，却只怕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哈……”

“先生，你笑什么？”

“北有罗刹略地烧杀；西有葛尔丹，擅自称王；南有三藩离心离德；东有台湾骚扰海疆。天子政令不出江北，登京华之城眺远处，四面烽烟燎绕，八方画角悲凉，此内忧外患之时，何来‘太平’二字？”

“啊？照先生如此说来，天下一统局面已经无望了！”

“不。还有另一面。方才那个小姑娘唱得好，百姓们并不愿天有二日、民有二主。民心即是天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百姓盼着有个好皇上，并没有华夷之分。百姓们厌倦战乱，苦于割据，也是大势之所趋。以此看来，只要皇上用人谨慎，处事得当，外抗强乱，内除三藩，一统天下，创建盛世，也不过是数年内可以实现的事，有何难哉！”

周培公说到兴奋之处，顺手端起桌上茶杯，一饮而尽。康熙见他渴，便又替他斟了一杯，还待再问下去，图海却匆匆进来了，附在康熙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还在兴头上的康熙勃然大怒，他忘记了自己微服出访的身份，“啪”地一下拍在茶桌上，那个四脚不平的小茶桌，晃了一下，细瓷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周培公吓了一跳，又听这位龙公子厉声呵叱：“这个顺天府尹，简直是混帐透顶。去，叫他爬着进来回话。”

图海见康熙发怒，不敢顶撞，“扎”地一声退了出去。原来，他刚才奉了皇上之命，要叫那位卖唱的民女小红进茶园问话，却正碰上顺天府的府尹夏侯俊，拿了刑部的令牌捉拿小红。这位府尹大人，只知上命差遣，哪想到会在这里碰到皇上呢？图海一声代旨，夏侯俊惊得真魂差点出了窍。连忙四脚着地爬了进来。

这一来惊动了茶园里的所有茶客，一个个吓得变貌失色。在四周守护

的侍卫魏东亭见康熙已经露了身份，便连忙张落着布置关防、驱赶闲人。索额图和明珠也守在茶园门口候旨。看着头戴四品青石顶子的顺天府尹伏着身子直爬到茶桌跟前，周培公惊得脸色雪白、瞠目结舌，直到那府尹报告：“万岁，奴才夏侯俊叩见！”才醒悟过来。忙退后一步也伏下身子叩拜，口里呐呐说道：“周培公不知圣君驾临，语多狂悖，请万岁降罪！”

康熙见周培公那心惊胆战的神情，猛然醒悟过来，意识到刚才自己在盛怒之下，有些失态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回到座位上：

“都起来说话吧。夏侯俊，谁让你来拿人的？”

“回万岁的话，刑部和理藩司的上宪派人知会奴才，说有一个民女阿红，因投状诉冤被驳回，她不肯回去，却在京师弹唱小曲，秽言惑众，命奴才把她押解回乡……”

“哼！秽言惑众？真正秽言惑众的你们一个也没有拿到，只会在弱小女子身上抖威风！朝廷养你们这些酒囊饭袋何用？）——让小红进来！”

夏侯俊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一叠连声地躬身称是。

小红进来了。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已经猜出上边坐着的年轻人来历不凡，肯定比刑部的老爷们官大，便朝上深蹲两个万福：“大人传唤小女，不知要听什么曲子？”说着，见桌上茶水淋漓，忙上前仔细揩干，捡起地下的碎瓷片把茶桌腿支稳了，说道：“这好比康熙爷的江山——让它稳稳当当好……”

“你……说什么？”康熙激动得声音发抖。

“小女说这茶桌支好了。就像康熙爷的江山，稳稳当当。”

康熙立起了身子来回踱步。这民女的话，比内务府畅音阁供奉们奏的钧天之乐还要好听一千倍！康熙问：“好，说得好，你家是务农的？”

“嗯。共五亩地。二亩茶，三亩田。”

“你的曲子唱得很不错。都是真的么？”

“句句都是真的。民女已经家破人亡，没有什么害怕的，又何必说谎骗人？”

“那杭州府又为什么拘押你的叔叔？”

“案子不结，他们不肯放人。”

“嗯，你来京控告，三法司都处置不了，为什么不去击登闻鼓？”登闻鼓设在西长安街，是专为百姓有冤控告不准，叩阍告御状用的。小红听了深思一下才说：“告御状民女不敢，”

“那又为什么？”

“民女已经想开了，凶手在五华山，朝廷也拿不住他。”

康熙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个小红年纪虽小，忠孝心俱全。她的冤案自己做为天子的却办不来！思索了一会儿，康熙又问道：“小红，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卖唱？”

“小女子要挣一些盘缠回江南。再说，唱唱苦情，心里也好过些……这是北京。说不定皇上听到小女的曲子，能早些为小女作主呢，”

“唔，好好，他已经听到了。索额图，你进来！”

“奴才在。”

“这个女孩子要回杭州。你派人用船妥送回去，告诉浙江臬司，把他的叔叔放出来，若再有刁难之事，惟他们是问！”

“扎！”

“慢！”康熙见墙角一张小桌上有专为客人备的文房四宝，便过去提笔写了一行字，取出随身小玺盖了，递给小红：“姑娘，你回去后生计也不容易。这张纸你带回去给杭州县令，免了你家赋捐，叫他再资助你们些，就好渡日了。”

“小女不识字，这纸条能派那么大用场？”

“能，能！去吧！哈哈哈哈”

小红出去后，康熙转过脸问夏侯俊：“这就是你说的秽言惑众？下去好好想想，你自己告诉吏部，罚俸半年！”

夏侯俊没想到皇上的处置如此之轻，怔了一下，连忙又喏喏连声地答应着出去了。

康熙让图海在下面坐了，又对周培公说：

“周培公，你自称知兵，朕可要考问你一下了。你就站着回话吧。”

“是。臣不曾自言知兵。夫兵者，凶也，乃至危至险之道，岂可轻言知兵。古之赵括，蜀汉马谡，都曾烂读兵书，狂言知兵，却兵败身死，贻笑千古。臣适才所说，是用兵。”

“什么叫用兵呢？”

“战无常例，兵无成法，要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照你这么说，孙子兵法也没用了？”

“不，孙子兵法乃千古不变的用兵道理。但敌我双方，皆读此书，却有胜有败。所以，不能死守兵法，要善于随机应变。”那么，你愿意做个什么样的将军呢？”

“回万岁，臣愿意做善败将军！”

“什么？善败将军？”

“对！善败将军并非常败将军。小败之后，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就可再造胜势，一鼓而定。这样的善败将军，比那项羽虽然百战百胜，却在乌江一败涂地，不是要好得多么？”

“嗯，说得好。图海，你带了半辈子兵了，他说的有道理吗？”

“回万岁，周培公此说皆是用兵之妙言。”

周培公更加兴奋：“陛下，臣请从南方军事，向万岁进言。”

“啊，你讲！”

“臣以为，南方一旦有事，岳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你说详细点。”

“是。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岳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由宛移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将骄兵悍，尾大不掉，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那么，将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

“嗯，有道理，那么朝廷当如何应付呢？”

“请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长江布防八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这样敌势虽大，不难各个击破。”

“好。你先退下，叫索额图、明珠进来。”

明珠已经听说周培公怀揣着伍次友的信，却不肯来拜见他，心中很有些不痛快，这会儿，见周培公出来传呼，便嘻笑着说：“周先生，恭喜呀。你这番邀了皇恩，不日就又可大展宏图了，啊，哈哈...”但是，周培公只是向他拱手一礼却没有答话。康熙待索额图和明珠进来，大声说道：

“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赏兵部主事衔，在图海的步军统领衙门内参赞军务。”

“扎！”

十六 传谣言煽动回族乱 查实证安抚教民心

转眼之间，到了康熙十年春末。这一年来，三藩的叛乱计划，在加紧进行，康熙的“撤藩方略”，也在一步步地实施着。

一直风平浪静的北京城里，突然传出来一股天下即将大乱的流言，街头上，小孩们唱着一支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歌谣：

“四张口儿反，天下由此散；日月双照五星联，时候到了一齐完——劝君早从善。”

康熙召了熊赐履、索额图等满汉大臣，像猜谜语一样地把这个童谣猜了半天，才算明白了。四张口是两个回字，日月双照是个明字。合起来，是回回要造反，推翻满清恢复明朝。图海又报告了这样一件怪事：说连日以来，京城回民们一到傍晚，便集合在各个清真寺里。他们夜聚明散，不知干些什么事。尤其是牛街清真寺里，去的人最多。把这个情况和街上的流言连在一起，说明回民的叛乱正在加紧准备，指不定哪一天就会突然暴发了。于是，按照康熙的旨意，为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的计划形成了。这天下午，九门提督图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图海低声奏道：

“禀万岁，奴才按主子的方略，布置好了兵力。京城十二处清真寺，共派了五千四百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人，先攻下牛街清真寺，放火烧掉它。其余地方，命以火光为号，一齐动手。今夜就可一鼓荡平造反的回回们”

站在康熙身后的小毛子，见图海说话时，满脸杀气，吓得心里“嘭嘭”直跳。

康熙却十分平静：“只是朕心里到底不踏实。说回回们要造反不过只是听了些谣言，证据不足啊！他们夜聚明散已经十几日，难道不怕朝廷发觉么？”

“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不许聚会议事，回民们应该知道。就凭这一点，剿杀他们也不过份。何况他们夜夜如此呢？”

这时小毛子听出来，原来是为了回民们的夜里聚会的事，要派兵剿杀。他一惊之下，忘了规矩，大声说道：“主子爷，图大人，这事办错了！”

康熙冷不防被小毛子吓了一跳，脸色一沉喝道：“大胆奴才，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滚出去！”那小毛子连忙跪下磕头：“奴才该死，奴才这就滚。”他委屈地看了康熙一眼，退了出去，刚到殿门口，康熙又把他叫住了：“回来！”小毛子打了个寒战，连忙转身跪下，磕着响头求道：“主子开恩，奴才知罪了。”

“哼，起来吧，以后小心当差。”“扎！谢万岁恩典，奴才记下了。”

“嗯，你说说，这件事朕怎么办错了。”“不不不，不是万岁办错了。是是是，是听错了。”“嗯，小毛子，别怕，你好好说。”“扎！主子爷，回回们夜夜到清真寺里，不是要造反，他们是做礼拜呢。奴才的家就在清真寺附近！奴才小时候常到清真寺去玩，主子爷方才说‘夜聚明散’那是他们教里的规矩，连着十几天了，那必定是过斋戒月！”

“什么叫斋戒月？你，好好说，不要只管磕头？”

“主子，那里头的规矩多得记不清。说白了，就跟咱们过年差不多。”

原来回历十二月叫做斋戒月。一入斋戒月，回民们以启明星力准，白日不吃饭，一直到晚间日头没了才吃饭做礼拜。回族不像汉人见神就拜。他

们只虔信穆罕默德。逢到斋月，必须每晚都到清真寺听经布道做礼拜，直到深夜才回家吃饭。外头人不明就里，见他们做事如此神秘，哪有不疑心的？小毛子连说带比划，好半天才算说了个大概：“万岁爷如今要捉拿这些人，那不是天大的冤枉？到了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是穆罕默德上天的日子，回民们一个不拉地全都要到清真寺去呢？”他语无伦次地讲了一通，用手抹了抹嘴边的白沫，瞪着眼瞧着瞠目结舌的康熙。

图海此刻心慌了。兵马早已出动，只要火起就一齐动手，如要变更便须要立即逐一通知。不然，如果哪里不小心失了火，就会千万人头落地！连忙说：“请主子定夺。”

康熙深感事关重大，拍拍脑门又问道，“朕在北京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听说过这事？斋戒月也罢，过年也罢，偏偏到康熙十年听说，这不是有点奇了！”

“这，这，奴才的话句句是实。只是为啥这些年都不过斋月，偏今年就过，奴才也不知道。”

康熙掏出怀表看看，已是申牌时分，他立起身来对图海道：“真是半道上杀出程咬金来！叫小魏于派人传旨：各路进剿清真寺的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动，原定火起为号作废！小毛子，传膳！吃过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图海你也跟着去。”

初夏之夜，花香袭人。牛街上的人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谁也想不到今晚有什么凶险。但图海和魏东亭两个人心里却直犯嘀咕，虽然后边有穆子煦等几十个侍卫扮了百姓跟着，谁能想象几千回民暴动起来是什么样子？又如何确保这个任性的青年皇帝安全脱身呢？

“老伯，到寺里做礼拜么？”图海和魏东亭正想心事，忽听问话，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银须白发，头上戴顶回族老人常戴的白布帽，只散穿一件半截白衫，倒背着双手走了过来。听到康熙问话：“是啊！老人点头笑道，“娃子们性急等不得，天刚擦黑就先走了。我上岁数了，和他们比不得。”

“老伯家里几口人？”

“我？”老人呵呵笑着伸出五个手指头，又向康熙问道：

“你，这小郎君，过节的东西都齐备了吧？”

“唔唔，差不多了……”康熙迟疑了一下，含含糊糊地答应道。

“不容易啊！今年总算过个节。……唉，打从顺治爷坐北京，算来快三十年了。前头几年闹兵荒，后来几年年成不好，又夹着鳌中堂一个劲地圈地，真邪门了，一天安生日子也没有！要是再折腾几年呀，像你这么大的娃怕泊连开斋节咋过都知道了！这真托了安拉和康熙爷的福了！”

康熙一下子愣住了：原来如此！魏东亭和图海也都明白过来，有些惭愧地互望了一眼，正待劝康熙不必再进清真寺，不防康熙猛地返身一把攥住魏东亭的手臂。低沉地惊叫道：“虎臣，你瞧谁从那边过来了！”

魏东亭顺康熙目视的方向注目一看，也是吃了一——对面六七个人一边闲谈一边走，中间簇拥的，竟是在固安县客店里与李光地、陈梦雷对猜谜语的杨起隆。在五华山与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的那个人。本来就叫杨起隆，他的父亲杨继宗原是前明熹宗时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远房侄子。杨涟因弹劾魏中贤被捕下狱，偌大的杨氏家族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杨继宗化名朱英出走了。崇祯初年杨涟的冤案平反，杨继宗才又返回北京。他贿赂

了周贵妃的堂弟周全斌，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光禄寺司库主事的职位。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撞响了景阳钟，召集百官入宫。待杨继宗飞也似地赶进紫禁城时，侍卫、锦衣卫、宫女的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血腥味扑鼻熏人。此时崇祯已经杀死了公主、金子、近侍、宫女和皇妃，逃到煤山去了。

要不是杨继宗见多识广，见了这些尸体准会被吓傻的。正当他在宫中穿行时，突然被横着的一具尸体绊了一跤，被摔出五六尺远，两只手也被擦破了。他正要起身，却发现这死者的怀中竟抱着一个十分精致的小木盒子，也顾不得打开细瞧，便抱起来，连夜赶回乡下。

杨继宗回到家里就着灯光打开看时，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里边竟有一方盘龙金钮玉玺！玉玺下有一块黄丝绢帕，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条，原来是一张藏宝图！绢帕的左下角有密密麻麻的小字，加盖着洪武皇帝的玉玺。近三百年的东西了，看着还像是全新的。

杨继宗前后想想明白了，这是几个人力争这木盒子而丧生的。杨继宗死后，这张图和玉玺就落在了杨起隆手中，成了假冒“朱三太子”的凭证和资本。这次他以“少主”身份巡视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十分满意，钟三郎教的香众信徒已有二百多万。只待时机成熟即可起事了，这时机就今晚发生的屠杀京城回族的事件。这事件，他蓄谋已久，筹划了很长时间了。京城里的钟三郎教徒，在他的指挥下，到处散布回民造反的流言，传播“四个口儿反”的歌谣，看来已经起到了作用。康熙批准了图海奏旨火烧牛街清真寺，并在十二个清真寺同时动手的情报，也已从埋犬在内务府的内线黄敬那里送了过来。杨起隆深信只要图海的绿蒙营兵一动手，马上就会震动全国，天下回民是一家，一旦朝廷惹翻了回民，全国的回民就会成为康熙的死敌。而他杨起隆就要趁机起事，杀进紫禁城，以三太子的身份，登上黄龙宝座了！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结局啊！

吃过晚饭，杨起隆兴致勃勃地公开露面了。他带着自己封的齐肩王焦山，阁老张太，军师李柱等人，在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的保护下，来到了牛街清真寺。他要在这里观火看虎斗，亲自掌握这成败攸关的局势！就在他们得意洋洋往前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了康熙，看见了魏东亭。

几人不期而遇，杨起隆也是一愣，随即满脸堆笑地向康熙双手一拱，说道：“啊，龙公子，久违了。固安县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余，不想今日再次相逢，真乃三生有幸！”

“哎呀，是杨老板？失敬了。”康熙一边还礼，一边对魏东亭道：“可还记得这位杨老板吗？”说罢，又指着图海介绍道：“这一位是敝店分号的金掌柜。小店就开设在菜市口。他有一套拿手的红白案，请多多光顾。”

“菜市口”是杀人的刑场，“红白案”当然是杀人的勾当了。魏东亭听了，十分好笑，想不到康熙竟有如此机变的才能，一语双关，像个小老板。便也随着康熙应付道：“幸会，幸会！当然记得，杨老板有一肚子的学问，出的谜语竟吓走了两位年青举人！图海也顺势应酬道：“久仰，久仰！往后敝店的生意多多照应！您也是了做礼拜的？”

“哎——我，做什么礼拜哟！”“来瞧瞧热闹呗。龙公子咱们一同进去吧，”

“您先请，”康熙狡黠地笑道，“我们还要等几个人。”杨起隆只好拱手作别，带着从人先进去了。

康熙装作闲逛，一边走一左顾右盼。直到穆子煦赶来，才带着图海进

去。魏东亭亦步亦趋地在身后紧紧地跟着。康熙压低了嗓子厉声斥道：“你老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去告诉他们，预备厮杀！”说着目光如电狠狠瞪了魏东亭一眼。图海身经百战，杀人如麻，从不知道什么叫胆寒，可他这一次从康熙那双黑晶晶的瞳仁里感受到令人胆寒的锋芒！康熙见他惊讶，淡淡一笑说道：“你可知道，这位杨老板来者不善，如果热闹瞧不上，他兴许就会造出点热闹来。”说完便向正殿走去。

这是个高大宽广的礼拜大殿。十八根立柱中间铺满了大红毡垫，白色布帏遮了内廊两厢，专供女教徒在里边做礼拜用。殿内殿外足足跪有两千人。康熙来到殿后左右张望，哪里还找得到杨起隆的人影儿，便也跟着大家跪下。图海、魏东亭、穆子煦、鞑驴子、狼谭一干人也挤了过来，跪在康熙的身旁。

这时，只见一位面目慈祥的老阿訇站在雕满了汉文、波斯文的经坛前，手里捧着一本《古兰经》，开始布道了。

他高声念一段经文，接着又做一番讲解。众回民匍伏在地，虔诚地听着。那长老正讲到精彩之处，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冷笑：“哼哼哼，收起你的古兰经吧，你们回回就要灭族了！”

这一声虽然不大，但是在寂无人声的大殿里却显得阴森森的，顿时惊得教徒们一怔，接着又是一阵轻微的骚动。康熙转过头来看时，说话人果然是杨起隆，图海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腰间的柔钢软鞭，向康熙投去钦佩的目光。

祭坛上的阿訇先是一惊，定下神来将《古兰经》轻轻合上，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杨起隆说道：

“这里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神圣的殿堂！请你自重！”

“没有什么不自重的，”杨起隆鄙夷地看了一眼愤怒的人群，格格一笑说道：“你们违抗朝廷谕旨，擅自聚会，布说邪道，还不知罪吗？”

“噢，原来你们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而是专门到这里来捣乱的！”阿訇说着脸色突然一变，对跪在前排的年轻人厉声喝道：“执行真主的意志，把这个邪恶的人撵出去！”几个精壮汉子听到阿訇发了话，“唿”地立起身来就要过去动手。杨起隆从容一笑，将泥金扇子“哗”地一声打开，悠闲地扇了两下。他的身后也“唿”地站起一片人来，足有二三十个，辫子盘顶，腰掖匕首，一个个的脸上带着杀气。站在最前头的是杨起隆的护驾指挥朱尚贤。他见几个青年扑过来要抓杨起隆，便挺身而出，朝年轻回民劈脸便是一巴掌，打得那个年轻人嘴角流血，倒退了几步。

“不许打人！”满殿的回民齐声大吼。两厢妇女们已沉不住气，纷纷向外逃走，阿訇大喝一声：“都不要动！”人们立刻又安静地跪下来。阿訇问朱尚贤道：“你是什么人，为何在这里撒野动武，”

十七 假皇上火烧清真寺 真奸雄困守额驸府

却说杨起隆在牛街清真寺里，扰乱了回民们的礼拜。杨起隆的护驾指挥朱尚贤，又动手了回民青年，主持法事的阿訇愤怒地质问他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在真主祭坛前行凶打人？”

朱尚贤身子一挺，骄傲地昂着头说道：“我是当今万岁爷驾前的一等侍卫，钦命善扑营总领魏东亭！怎么样，能管教你们不能？”

跪在康熙身旁的魏东亭顿时气得浑身发抖，朝康熙瞟了一眼，见康熙不动声色，只得压下火气静候命令。

听说他们是皇家官差，阿訇缓和了一下口气冷冷地解释道：“我们穆斯林正在过斋戒月，背诵经文，赞颂太平盛世，祈祷真主保佑。这里是清真寺，并没有越轨行为，不劳干预！”

假魏东亭冷笑一声：“哼，你刚才还说‘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岂不是连皇上也‘非主’了？”

“长官这话不对，我说的‘万物非主’，皇上也不是物啊！照你这么说佛经上四大皆空，岂不连皇上也空了？怎么太皇太后老佛爷还信佛呢？”

杨起隆一阵冷笑，“好一张利嘴！”边说边对身后一个侍卫吩咐道：“犟驴子，还不将他拿下！”

那假犟驴子应声过来，便要扑向阿訇。

犟驴子这个外号也有人冒充，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冒牌驴了。假犟驴子一答话，真犟驴子可受不了啦。他顾不得等康熙下令，一个箭步窜了过去，当胸抓主那个冒牌货，啪啪，就是两耳光：“兔崽子，当着爷的面冒充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爷的名号是可以随便假冒的吗？”

就在这一闹之间，康熙慢步来到了杨起隆的面前：“杨老板，看来，今天这出戏里，还缺个爱新觉罗·玄烨呢，想必皇上这角色是由你来扮了？”

杨起隆朗声大笑：“啊，龙公子，你果然聪明。朕就是当今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怎么，你也不服？”

康熙忍不住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哈！真有意思。图海，虎臣，世间居然还真有这档子事。我若不是亲临其境，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真是一出《双龙会》。”

阿訇此时听出了眉目，指挥回民道：“将所有出口封死，一个也不要走了！赶紧去向顺天府告急！”跪在地下的回民们此时才惊醒过来，按照阿訇的吩咐将殿门和大门封得严严实实。杨起隆觉得形势严重，脸色一变，大声说道：“不要放走了这个假皇帝！”

康熙向前迈进一步，忽然“噗嗤”一笑：“请问这位真皇帝你高寿几何？”

杨起隆显然有些狼狈，红了脸仰着脖子说道：“十七！”

“好，真是个好角色！”康熙说着转身向殿中的回民问道：“你们看看这位‘皇帝’像不像十七岁的人？”

这一说，大殿里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

“大家不要嚷！听我问他。请问，你既是皇帝，总该随身带有玉玺吧？”

“朕的玉玺在乾清宫，何劳你来相问？”

“嘻！你这个真皇帝居然没有凭证，我这个假皇帝嘛，倒有一颗随身小

玺！”康熙笑着取出一方黄金图章，在烛光一晃，熠熠生光。说着脸一沉，目视魏东亭道：“这才是真正的谋反之人。知道吗？”

魏东亭见康熙暗示动手，在旁大喝一声“拿下！”

一声令下，图海咆哮一声“嗖”地从腰间抽出一根一丈余长的柔钢软鞭，向朱尚贤抽去，一下子就把他扫倒了。穆子熙、狼谭、犟驴子等侍卫也狂吼一声，猛虎般扑了过去。

事态发展，完全出乎杨起隆的意外。他知道，拖延下去后果严重，便气急败坏地大声叫道：“快，放火！”他手下打手得令，立即拔掉蜡烛，点燃了帐幔。霎时间，礼拜寺殿堂内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康熙心中暗暗吃惊：啊，前几天因不明真相，只听说回民要造反，就定下了以“在牛街清真寺放火为号，京城里十二座清真寺上齐动手”的计策。可是，这计策怎么会让杨起隆知道了呢？看来，皇宫之内必有内奸！幸亏小毛子提醒，也幸亏事先做了安排，取消了放火为号剿杀回民的计划，不然的话，这场乱干可就闹大了！”

大火突然烧起，使得殿堂内一片混乱。回民们惊慌不定。手足失措。妇女和儿童们哭声震天，纷纷夺路逃走。老阿訇上前一步大声喊道：“在真主庄严的祭坛前，不许歹徒杀人放火。回民兄弟们，快，快捉拿放火人，救下清真寺。”

天下回民最能团结对敌，一听阿訇发了话，便同心协力，一致向前。有的救人，有的与歹徒搏斗、有的围过来保护康熙。

图海的一条柔钢软鞭，舞得呼呼风响，远打近缠，威力无比，把杨起隆带来的喽罗们打得鬼哭狼嚎。众回民见了大声称赞：“好厉害的鞭子将军！”魏东亭等御前侍卫见殿堂里的火越烧越旺，一时间很难扑灭，便趁着图海得手之际，架着康熙来到寺外大街上。临出门时，一个受伤倒地的匪徒突然从地上跃起，举着手中匕首向康熙猛刺过去。魏东亭眼尖，飞起一脚，将那匪徒踢翻在地。图海怒火中烧，跨前一步，提起那匪徒的两条腿来，“呀”地一声狂吼，竟把他活活地撕成了两半。杨起隆的人哪见过这等勇猛的武士啊！发声喊，也拥着杨起隆逃出了清真寺。就在这时，只听“轰”地一声巨响，火焰已窜上房顶，整个清真寺都被大火笼罩了。

犟驴子一心要寻假犟驴子的事，寸步不离追赶着打打，假犟驴子被他逼得没法，便站住了，说道：“爷们，就算你是真的不成？交个朋友嘛，何必欺人太甚？”犟驴子哪里听得进这些个，便使了史龙彪传给他的丹砂掌猛推过去，口里说道。“先打倒你，再说交朋友的事！”

假犟驴子见他出掌厉害毒辣，忙使了一个“西施浣纱”，身子一扭躲了过去。哪知犟驴子这是虚招，进前一步一个连环鸳鸯腿向背后踢来。假犟驴子一个踉跄，未及站稳，已被犟驴子擒在怀里，正要伸出二指扼他的喉咙，魏东亭在一旁忙叫道：“贤弟，留个活口！”犟驴子笑一声，住了手，喝问道：

“谁的主谋？讲！”

“朱……朱三太子！”

“谁是朱三太子？”

“就是那个摇纸扇子的！”

“贼窝子在哪里？”

“嗯？！说不说？”犟驴子伸出手去，“咯叭”一声便拧断了他的脖子。

假犟驴子疼得双眉紧攒，摇头喘息道：“不，不要这样，……在，在鼓……”一言未出，火光中飞来一镖，穿过犟驴子肘弯，打中假犟驴子的咽

喉，他连哼一声也来不及，脸一歪就死过去了。犟驴子回头一看，见是那个躲在树后的假魏东亭放的暗镖，便大吼一声跳起来，红着眼又杀了上去。

朱尚贤因受伤不敢恋战，口里打个呼哨，十多个人聚在一起护定了杨起隆。而杨起隆在火光中仰天大笑：“痛快痛快！十二处清真寺将全部化为灰烬，等着回民们和你这个真康熙算账吧！”说完十多条黑影一齐窜上高墙，隐没在黑夜之中。

阿訇和回民们听了这话觉得蹊跷，便转脸注目康熙。康熙却平静地说：“不要理他，图海，去调兵救人要紧！穆子煦明日传旨，着户部拨银五万交给这位长老，重修牛街清真寺！”

阿訇伏地叩头，“万岁爷圣明！有万岁爷这句话，穆斯林们便受用不尽了，愿安拉保佑圣主万寿无疆！”

康熙点了点头，从图海手上接过辔绳，翻身上马，笑道“老阿訇请起，请转告回民弟兄，满、汉、回民都是一家人，你们不要上了坏人的当。安心过节吧。”

就在牛街清真寺闹得一蹋糊涂的时候，有一个隔岸观火的人，正等着着急，谁呀？吴三桂的大公子吴应熊。今天吃过晚饭，内务府管事黄敬和文华殿总管太监王镇邦都来见他，禀报了鼓楼西街杨起隆亲赴牛街清真寺“引人吹风”的消息，吴应熊听得脸上放光，心头突突乱跳。

今夜牛街这台戏，吴应熊称得上是导演的导演。整出戏的布局都是经他反复推敲后，由黄敬和王镇邦这两个双料间谍撺掇着杨起隆发动起来的。

此刻，吴应熊和黄敬、王镇邦正坐在花园北边一个土台子的石墩上，不掌灯，不摆酒，手里端着茶杯，仰脸望着天空，等候牛街方向的火光。

吴应熊自信自己已经摸到了那腰缠万贯，神通广大的“朱三太子”的脉搏。这个“朱三太子”离开五华山不到半个月，他就接到刘玄初的来信，信中叮嘱吴应熊说，对付朱三太子要用十二个字：“不招不惹，若即若离，利用不疑。”吴应熊认为，这十二个字自己使用得恰到好处，甚见成效。只一年多光景，不显山不显水，朱三太子属下总香堂里已有十几个人被拉过来了。

吴应熊已经过了二十来年的人质生涯，韬晦之术运用得颇为纯熟。但今夜的事可能牵动大局，他却有点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他知道牛街清真寺这台戏只要演得成功，几万回民今夜就要遭塌天大祸，康熙和天下回民顷刻间就会变成生死冤家。有了几百万回民和钟三郎香堂的响应配合，等于增加了一支生力军。父王吴三桂若能乘势起兵，何愁天下不乱？即或不能马上起兵，至少数年内朝廷顾不上整治三藩。父王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子又虚弱，还能有几天阳寿？只要一伸脖子咽了气，朝廷能不叫他吴应熊回云南继承王位？那时候……想到这里，吴应熊端着茶杯站起来，遥望牛街方向，他急着要看到这场大火。

就在这时，王镇邦突然大叫一声：“额驸！火，火！火烧起来了！”吴应熊身子一弹跳了起来，踏起脚尖翘首眺望：“真是牛街，真的是火！”

他们虽然离得远，但夜中观火，还是十分分明的。那一晃一晃的亮光，随着夏夜的凉风摇拽着，摆动着，闪着紫的、蓝的，黄的、红的颜色，看上去多么绚丽，而在空中翻滚的浓烟，又多么趁人心愿！

“哈哈，发动了，发动了！快！飞马去看图海的动作！”吴应熊的话一出口，二十几匹快马从暗道里牵出去，分赴各个清真寺。王镇邦见吴应熊把家

政调治得如此整肃，不由暗暗赞叹：“真是干大事的人！”

吴应熊正在得意，忽然一个长随来报：“额驸大人，鼓楼西街周全斌先生来说有要事见您。”

“说我已经睡了。啊，不，请他进来。”吴应熊吩咐完了，又转脸对王镇邦笑道：“王公公，你明是皇宫的太监，暗是朱三太子的黄门官总领，此时又在我这里，周全斌来了碰上不好，还是回避一下——老黄一向常来，就一起见见，看他有什么要紧事。”说着回到院内正厅东厢，掌起灯烛与黄敬说话吃茶，周全斌已走了进来。

“哎哟周老兄！亏你如此兴致，这么晚了还光临我这蜗居——来来，请坐，看茶！”

“这不是吃茶的时候！”“周全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气呼呼地坐下，他不理会吴应熊的殷勤，铁青着面孔对黄敬道，“老黄，你送的好消息。”

见周全斌一来就拿腔作势，吴应熊觉得不痛快：“怎么了，周先生，这里不是茶馆，乃当今朝廷的堂堂额驸、太子太保、散秩大臣吴应熊的私宅！黄敬兄是我的座上客，你不要认错人了。”

周全斌略微一怔，望一眼矮胖粗蠢的吴应熊，冷冰冰说道：“是吗？到了此时此刻，吴世兄还要和我装腔作势吗？”

吴应熊已预感牛街的事情有变，心中暗惊，脸上却毫无表情：“你若有话就好好讲，不然就请你出去！”

“哼哼，别来这套了！你知道吗，康熙亲自去了牛街！戏全砸了！我们放火，他们倒救火，而你们却在这里隔岸观火！”

吴应熊脑子里轰然一声，知道一切全翻了个个儿。他强装镇定他说：“你说些什么呀？我怎么不明白——皇上去牛街清真寺，又不是我和黄先生叫他去的，碍着我什么事了。”

周全斌不理吴应熊，端起茶来又放下，直愣愣地盯着黄敬问道：“老黄敬，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明白！”

“我？皇上这些事，我怎么能知道？你也不要太过份，有话好说嘛。”

“哼哼哼，我怀疑是二位足下串通了，摆弄我们钟三郎香堂的！焦山的兄弟焦河，还有七八个弟兄都已经死在清真寺了——我们可比不上你家平西王，死几个人算不了什么！”说着，从怀中抽出两张纸来，掂了掂，对吴应熊说，“这是什么，是王爷和黄先生的卖身契！识相一点，再弄这些玄虚，不要命了么？”

吴应熊看也不看，将手中茶杯重重地向桌子上一墩：“来呀，送客！”几个家丁闻声闯了进来，因吴应熊没下令动手，只虎视眈眈地逼视着周全斌。

周全斌慢慢站起身来，阴阳怪气地朝吴应熊一笑：“世子，我的话您记清了！”

“没有什么关系——请吧！”吴应熊满不在乎地手一挥，几个人上来连推带扯地将周全斌架了出去。

黄敬头上却冒出了热汗：“额驸！他手上拿的那两件东西，一件是我和杨起隆定的誓约，另一件必定是王爷的什么要紧东西，为什么不乘机劫了下来？”

“你真傻得可爱！”吴应熊大笑道，杨起隆的军师李柱是何等人物，这时候他怎么会让姓周的带着真货来？”

“他要是拿这个整我，明日就得脑袋搬家。”

“放心吧，他舍不得！这个周全斌今夜来此是敲山震虎，为我而来的，与你没有半点相干！他们要起事，没有家父撑腰是不行的。这次杨起隆的回回戏唱砸了，只好唱钟三郎的老戏。我估摸着他还得瞧着云南的板眼。咱们不要管他，得先把伍次友的事料理了。”

“伍次友！”黄敬讶然问道，“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

“唉！天不灭曹呀！死个人并不那么容易！不过，他已经两次落到了保柱将军手里。要让保柱处置掉他，快些赶回北京，将来千里走单骑，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成的。”

“那，他们在哪里？”黄敬脱口问道。

吴应熊狡猾地一笑，没有说话。

黄敬忽然凉慌地站起来：“我该走了。他们冒充皇上去清真寺放火，皇上必定要追查是谁走漏了消息……”

“对对对，你和镇邦都得赶快回去弥缝照应。半年之内，不要到我这里来！”

十八 侍汤药难掩女儿相 医故交回天道长情

话说伍次友纵身跃入水中之后，灌了一肚子冰冷的河水，很快地就被冻僵了。

昏昏沉沉之中，他似乎觉得自己仍旧睡在船上，而且睡得暖和、舒适，船儿随着波浪在轻轻地摇摆，阵阵药香，从船头飘散过来。他，苏醒了！睁开了眼睛。

舱外，阳光灿烂，船头、桨声颖乃。啊，果然又回到了船上。可是，那盛气凌人的皇甫保柱不见了，凶神恶煞般的络腮胡子，也不见了。床头边坐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公子，他是谁？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伍先生，您醒了，真把我吓坏了。青猴儿，快，快来看哪，先生醒过来了。”

青猴儿，啊，是我和雨良兄弟救的那个孩子，那么，这少年公子就是我那小兄弟李雨良了……对，是他，就是他！

“小兄弟，果然是你吗？我们怎么又到一块了。这，是在梦中吗？我还活着吗？”

雨良忍不住又喜又悲，抽泣着说：“大哥，伍先生，您活着，您活过来了。我是您的小兄弟雨良啊，看，这是青猴儿。”

“青猴儿？”

“哎，先生，您醒了！这几天可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把您从水里救上来，您三天三夜都没有睁眼呢！”

“啊，我想起来了，我被吴三桂的侍卫绑架了。他们要把我带到五华山，我投了水。怎么这样巧，就被你们俩搭救了呢？”

“大哥，我，我对不起您，没有把您保护好。遭了他们的暗算。亏了小青猴人熟地熟，才打听出来皇甫保柱的去向，一路跟了下来，把您救了，又正巧赶上了师兄。”

“师兄，谁？”

“胡宫山呐！”

“啊，是胡宫山道长吗？你是他的师弟？他也在这里？”

“不，师兄有急事，他给您留下了药，就急急忙忙地赶住闪兖州去了。好在我们也要到那里去，过几天就会见面的。”

青猴儿捧着药碗走上来：“先生，您先吃药吧。”

说着，把药碗交给雨良，自己爬上床头，扶起伍次友。雨良用一柄银匙，一口一口地给伍次友喂药。当她那纤细的手伸到面前时，伍次友心中一动：嗯，这分明是一双姑娘的手啊，她现在的打扮是个书生，可却是胡宫山的师弟。那么，她也是位道士吗？嗯，莫非她就是皇甫保柱说的那位云红良道长？”

李雨良发现伍次友神色犹疑不定，以为是他刚刚苏醒，精神不支。等他吃完了药，又服侍他躺下来，细心地掖好了被角，柔声说道：“大哥，您刚刚缓过来，不要多说话，放心地睡一觉吧。我给您熬点粥去。”

三天之后，船来到兖州附近。这里的运河，被沙堵住，船过不去了。雨良会了船钱，和青猴儿一起，搀扶着伍次友下了船，在城外的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哪知道，伍次友本来身体就不太好，遭此惊吓、水浸、冰冻之后，

竟然一病就是大半年。又赶上河水暴涨，河堤决口，成千上万的饥民，扶老携幼，来到兖州，给这里带来了可怕的瘟疫。伍次友久病之身，如何抵挡得住？这天，突然发起高烧来，水米不进，把李雨良和青猴儿急得团团转，却是一筹莫展。只好遍求城内名医，殷勤服侍汤药。可是，伍次友的病情，仍是反反复复每况愈下。到了第五天头上，眼见得已是奄奄一息了，伍次友却突然清醒过来。他挣扎着，喘息着把李雨良叫到床前：“兄弟，你往跟前坐坐，我有话讲……”

雨良忙答应着坐到床边：“大哥，您哪里不好受？”

“不，不，我现在觉得很好。唉，我这个人一生过错很多，天罚我如此了却，也并不冤枉。却不想拖累贤弟和青猴儿跟着白吃了这么多日子的苦。”

“这，这……大哥，你不要这样说，我没有伺候好您，我……”

“愚兄我一向豁达，什么事我都看得开，可是，愚兄一介书生飘流在外，如今大限将至，身边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报兄弟的情义……”伍次友一边说着，一边哆哆嗦嗦地从枕边拿出一方砚台来：“兄弟，这是一方鸡血青玉砚，原是皇上……亲赐给我的……你拿了去留在身边，算是一点纪念吧。若有什么难处，你可以到京城去，找到善扑营的总领魏东亭。他是我的好兄弟，也是皇上最宠信的侍卫。只要见了这方砚台，他会照顾你的。”

“大哥，你不要说了，我永远侍奉在你身边，哪里也不去。”

“哎…别说小孩子话，愚兄还有事拜托你呢。”

“大哥，你……你说吧，小弟无不从命。”

“我如有什么不测，望兄弟设法找到家父，告诉他老人家，我没有辜负他的教训。此心此志，天日可鉴。”

此刻，李雨良心痛欲裂，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十几年来，她手提三尺宝剑，纵横江湖，从来都是要干什么便干什么，想怎么做便怎么做，就是手刃恶奴强贼，她也没有眨过眼，寒过心，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忘掉了自己的女儿之身。可是，自从见到了伍次友，她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先生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心地善良忠厚，待人热情诚恳，普天之下，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人呢？去年，在安庆府，由于自己的顽皮疏忽，使先生险遭危难。这大半年，他们三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有好几次，雨良差点把自己的真面目说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知道，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学生龙儿，是已经出家为尼的苏麻喇姑。自己是为了撮合他们才下山的，怎么能生出非分之想呢？此刻，听先生说出这些话，不由得泪如雨下。她强自压抑着悲痛，抽泣着说：“先生只管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做什么？雨良我哪怕上天入地，也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用不着了。生死有命，岂是人力可为？只有一事，萦绕我心头已经多时了，你若知道，务必告诉我……”

“什么事？”

“云娘是谁？”

云娘是谁，连青猴子也不知道。房子里沉寂下来，半晌，雨良突然啜泣起来，抽咽着说道：“不瞒先生，我就是云娘……是个女……的”

伍次友睁大了眼睛，看着云娘，舒了一口气，叹道：“我明白了……‘云’字和‘娘’字你各取了一半……噢，你为什么要来自讨这个苦吃呢？”

“先生说得很对，不过说来话长了。你如今身体不好，且安心静养，等好些了，我一定从头告诉你。”见伍次友闭目点头，云娘强忍着泪回到自己

的屋里。

这一夜云娘不能安然入睡了。她想起了下山前师兄的话。当时云娘为了翠姑之事，责怪师兄，可是，胡宫山却说她年纪太小，不懂得人间复杂的感情纠葛。果然是让师兄说中了，在不知不觉中，她自己也陷进了感情的罗网，而且也在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之中挣扎了！如今，先生重病在身，又识破了自己的女儿面目，今后，还怎么在一块相处呢？

天刚破晓，云娘惦记着伍次友的病，草草梳洗了一下，便要进城去请医生。刚出门，就碰见一个生着干黄脸、三角眼、斜八字扫帚眉的异常丑陋之人，啊，是师兄来了。好了，好了，伍先生有救了！她含笑喊了一声：“师兄，你来了！我正盼着你哪！”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就像断线珠子似地滚落了下来。

“哎，师妹，哭什么？江湖上，谁不知你嫉恶如仇，心硬手狠，怎么还像个小姑娘呢。伍先生好吗，他还在这里吗？”

“师兄，我就是为伍先生才哭啊，你进去看看吧，他……”

“啊？他怎么啦？快带我进去！”

昨天晚上，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弄清了李云娘的庐山真面目，伍次友一无牵挂，竟然退了热度，睡了一个好觉。可是，清晨，却又发起了热症。胡宫山他们进来时，伍次友已处在昏迷之中，嘴里不停他说着胡话。胡宫山连忙走到床前，为他切脉。本来就丑陋的脸，因为紧张和专注，变得极难看。站在一旁的李云娘见师兄沉着脸一言不发，又是一阵难过：“师兄，你一定得想办法救活伍先生啊，师妹我求求您了！”

“哎，不要这样说，伍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嘛。他的病是不轻啊，让兖州城里这些庸医给耽搁了。不过，现在还不能说没救了。”

胡宫山走到桌旁，提起笔来，沉思着开了一个药方：“师妹，派你的小猴子快去抓药。我再帮伍先生一把。”说着走回床前，掀开伍次友身上的被子，顺着他身上经络穴道，为他推血过宫，逼出五脏六腑的郁结之气。李云娘知道，这不但要有极高的医术，还要有深湛的内功。果然，半个时辰之后，伍次友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红色，而胡宫山的头顶，早已热气蒸腾了。

又过了半刻，胡宫山停下手来，闭目静坐，调整自己的气息。云娘走过来，轻轻地为伍次友盖好被子，站在床头凝神望着昏睡之中的伍次友。眼中充满了关切和爱怜，也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悲凄和怅然，甚至忘掉了坐在一旁的胡宫山。

“师妹，你过来！”胡宫山低沉、严厉的声音把李云娘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啊……噢，师兄，你要说什么？”

“伍先生的病已无险情，除了用药之外，每天三次，按我刚才的方法，发内功为他治疗，你能这样办吗？”

云娘的脸腾地一下干红到耳根，但却坚定他说：“师兄，我能！”

胡宫山的心中一沉：唉，又是一个痴情的人！他阴沉着脸说：“不过，我要告诉你，等伍先生病好之后，你必须立即返回终南山。”

“啊，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这样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云娘正要说话，却见青猴儿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便转了话题：“猴儿，慌慌张张地干什么，给先生抓的药呢？”

“咳，师父，别提了，师伯开的这方子，我跑遍了全城大小药店，都说

没有这几味药。”

胡宫山感到奇怪了：“不对呀，我开的这几味药，都很平常啊，茯苓、天麻、杜仲，在大小药店都是常备药，怎么会没有呢？”

“对对对，就是师伯说的这几味药。药店伙计说，这药一向是从云贵进来的，现在那边封了卡子，进不来了，剩下的一点，被这里的知府郑太守全买去了。”

云娘道：“郑太守，是不是你的那个仇人的弟兄？他把药都买去干什么？”

“对对，师父说得一点不错，就是那个该死的郑春友。听说，他买去之后，全都施舍给了兖州的钟三郎香堂。”

“嗯？！又是这钟三郎香堂，师兄，这可怎么办呢？伍先生的病耽搁不得啊！”

“哼，不光是你的伍先生，瘟疫正在几万灾民中蔓延，他们却乘机囤积居奇，拿百姓的生命发横财，真是可恶！师妹，今天晚上你们在这儿照顾着先生，我去走一趟。”

凡是沾着郑家，挨着钟三郎教的事，青猴儿都有气儿，也都想掺和进去闹腾。一年来，他跟着云娘，练了一些功夫，也不断听云娘说，师伯胡宫山如何了得。如今，师伯来到了身边，又是去惩办钟三郎堂，他能不来劲儿吗。胡宫山的话刚出口，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伯，师父，求求二位老人家，让我跟师伯去见见世面吧。别的不行，给师伯探个路，通个风的，徒儿还能干得来。”

胡宫山已经是第二次见到青猴儿了，他很喜欢这孩子的纯真和机灵，也想看看他这些时功夫长进了多少，便答应了下来。

俩人天黑出来，不到二更就回来了。青猴儿抱着一个装满了药的大包，兴冲冲地走进来，冲着李云娘说：“师父，我们回来了。嘿！跟着师伯干得真痛快！哎，伍先生醒了，太好了，我去煎药去。”

经过胡宫山和云娘两次施用内功的治疗，伍次友已经清醒过来了，正在和坐在床边的云娘说话呢，见胡宫山进来，忙说：“宫山兄，多亏您呀。”

“哎，先生说哪里话，前年在京师咱们曾有缘相识，伍先生的道德学问，胡某是钦佩得很的。你放心，有狗肉道士胡宫山和云娘师妹在，阎王那里的小鬼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哈……”

几天来，郁结在小屋里的愁云，被胡空山诙谐的话和爽朗的笑声驱散了。云娘轻轻他说道：“师兄马到成功，可喜可贺呀。”

胡宫山的脸色突然又难看了，气愤他说：“哼，真是混帐透顶。原以为，钟三郎香堂把持了这些药，是想发财。谁知他们竟要一把火烧掉。我一怒之下，宰了他们的两个小头目，又告诉他们的大香头，如果这些药胆敢不卖给百姓，我绝不饶恕他！”

青猴儿走了进来，正要诉说他们惩治邪教恶棍的经过，伍次友却沉重地说：“宫山兄，你干了件大好事。这里面的阴谋很大呀。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扰乱民心，激变百姓，民心不稳，国本难固呀。”

胡宫山黄脸一沉，他被感动了：伍次友已经病到这个份上，想的还是社稷和苍生。这份心胸比自己那除奸济世的主张不知要高多少倍！“伍先生呐，你的话老胡都明白。你好好养病，老胡把你治好再走！”

十九 恋情苦怎赖不死丹 皇恩重难救转世人

伍次友内服良药，外用气功，半个多月之后，已经病体痊愈行走正常了。在这段时间内，胡宫山和李云娘，除了服侍伍次友，闲下来就教青猴儿练功，青猴儿报仇心切，又极其聪明伶俐，加上他不怕吃苦，下死功夫地练习，武功竟是大有进步。胡宫山十分高兴，连声夸赞师妹云娘收了个好徒弟。本想多住些天，可是自己闲云野鹤，浪迹江湖惯了，如今看伍次友的病已是全好了，便不愿再耽搁。这天下午，他们凑在一起，便要向伍次友辞行：

“伍先生，这次相逢，有幸聆听先生教诲，使胡某终生难忘。胡某生性闲散，耐不得这清静、无为的日子，要向先生告辞了。以先生之才，日后必将飞黄腾达。此一去，天各一方。但愿日后相见时，先生不要忘了胡某这个狗肉道士，山野狂人……”

“哎，道长怎么说出这等话来？慢说我不会去做达官贵人，即是日后蒙了皇恩，非做不可，又岂能忘掉你这位救命恩人呢？胡兄乃方外之人，既要归山、仙游，料也难以挽留。咱们也用不着虚套，待学生画张画儿，结胡兄留个纪念，如何？”

“啊，那可太好了，伍先生的墨迹等闲之人求也求不到呢。老胡拿了去，挂在静室之内，也可朝夕相伴了。”

伍次友走到案前，铺开宣纸，略一沉思便笔走龙蛇，画了起来。不一会，一个肩背宝剑，腰悬葫芦的道士，便勾勒出来了。只见他手执佛尘，面带嘲讽，一双眼睛，好像在轱辘碌碌地转动。云娘和胡宫山正要叫好，青猴儿却在旁边说：“先生，您画的这个道士，倒真有点像我师伯。只是这两只眼睛不好，像个贼似的。”

“哈……，你道你的师伯不是贼吗？让我再题上几个字。”伍次友一边说，一边提起笔来，写下“贼，贼，贼”三个字，众人正在惊愕之间，见他接着写了下去，云娘待他写完，轻声念道：

“贼，贼，贼，有影无形拿不住。只因偷得不死丹，却来人间济贫苦。”

伍次友笑着问胡宫山：“胡兄，你看这是你不是？”

“妙哉，妙哉！我老胡在先生笔下成了偷来仙丹，救人济世的道士，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知我者，先生也。老胡心领神受，感激不尽！”说完，双手接过画来，郑重卷起，躬身向伍次友行了一礼，道声：“伍先生，师妹，你们多多保重。”便转过身来，飘然而去。

胡宫山走了之后，李云娘的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的。如今，自己已经被先生识破了女儿之身，再这样一直守在先生身边，不但多有不便，江湖上的人，又会怎么看待自己呢？但是，要一走了之，却又心中不忍。先生大病初愈，正需要有个贴近的人随身服侍，自己又怎能扔下不管呢？她几次想把话挑明了，却又难以张口。自己虽然悄悄地爱着伍次友，而先生心里惦着的、却是那个苏麻喇姑。每当想到这些，心里便不由得一阵阵地酸痛。这天上午，伍次友见阳光明媚，天气晴暖，拉了青猴儿到外边散步去了。云娘取过伍次友的袍子，在扯破的、掉了扣绊的地方，一针一线地补着。两行清泪，在不知不觉之中，流到了腮边。不提防就在这时，伍次友兴冲冲地转回来了。一见此景，伍次友大吃一惊：“小兄弟，……啊，云娘，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是……是想起娘亲来了……”

“不，云娘，你不要瞒我，我早看出来。你有心事，能告诉大哥吗？”

云娘强自镇定了一下，苦笑着说：“这几天，看着先生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有什么心事呢？我是在想，下一步该上哪儿去？”

“游孔林，拜圣庙，然后上泰山，观看云海日出，最后上北京，这不都是咱早就说过的了吗？”

“嘻嘻，先生大病初愈，还需调养，泰山那么高，您上得去吗？”

“哎，我上不去，还有你呀，你可以帮我一把么！”

此言一出，伍次友就觉得失口了。如今，既然已知云娘是女孩子，让她怎么帮呢？是拉，是推，是搀，是背，都不合适呀！偷眼瞧云娘，已被他这话羞的满面通红。一时间，俩人竟尴尬得无言以对了。

就在这时，青猴儿忽然闯了进来。他手里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一边兴冲冲地走，一边叫道：“快，伍先生，师父，趁热吃吧。”

伍次友接过来放在桌上：“好啊，青猴儿，怎么想起买饺子吃了。”

“先生，这是师父安排的，说是，送行饺子接风面……”

“什么，什么？”伍次友愣住了。“送行饺子，给谁送行？”

云娘瞪了青猴一眼，走上来安置伍次友坐下，心事沉重他说：“先生，恕云娘不告之罪，我们师徒俩，也要拜别了。”

伍次友心里忽然一沉，可是，静心想想，如今，两人再结伴而行，确实多有不便了。可是，一年相处，情逾骨肉，如今忽然分手，又怎能不令人难过呢。他长叹一声说道：“好吧，既然你们决定要走，也只好就此作别了。聚散有定，离合有缘，是勉强不得的。我们不能做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就散处江湖，翘首相望吧。但愿他日陌路相逢，不要擦肩而过……”说到这里，伍次友一阵心疼，忽然停住，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云娘见伍次友如此激动，也是心痛欲裂，真想说一句“我不走了”，但却说不出口。她强笑着劝道：“先生何必儿女情长！绿水长流，青山不改，你我都还年轻，怕不能再见，再见时，又岂有擦肩而过之理。来来来，饺子要凉了，先生请先吃吧。”

一餐别离饭，二人千叮咛、万嘱咐地互相说了许多保重的话。然后，伍次友决定明日拜会兖州府，由官府护送回京。云娘和青猴儿才依依不舍地上路了。

走出好远了。青猴儿回过头来，见伍次友还在古道口垂杨柳下遥望，不解地问师父：“我实在不明白，好端端的，您怎么一定要走呢？”

云娘茫然地望着远处的碧水绿树，呆呆地说道：“你年纪小，长大了自然就知道了。”

“那，咱们往什么地方去呢？”

“先不要走远，在这近处住些日子，瞧着伍先生走了之后，再说咱们的事。”

这天，伍次友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云娘和青猴儿的身影一直在眼前晃动，一会儿他仿佛听到了外间煽炉子的“忽忽嗒嗒”的声音；一会儿他又好像听到云娘用汤匙调药、吹凉的声音，想起前几天，还在和胡宫山、云娘几个人说笑论道，如今却一下子便去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孤身一人。怅然若失的郁闷，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不知什么时候，外边下起雨来，檐前滴水落在青砖上，滴嗒滴塔响个不停。伍次友回顾往事坎坷多变，瞻望前途渺若云烟，不觉两行清泪流了

来。唉，看来我实在招了造化的忌讳，成了不祥之身。天下如此之大，却不容我伍次友啸傲江湖；芸芸众生虽多，却无缘长伴梅花。唉，他翻来复去折腾了一夜，直到天将破晓，才朦胧睡去。

兖州府是山东古邑大郡名城，又是圣府所在地，所以街道整洁，市景繁华。府衙座落在城西北隅，八字粉墙，气势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伍次友乘了一顶青布凉轿，离府衙老远就下来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来到衙前，见门口有一个书吏模样的人正在踱来踱去，便上前投了自家名刺：“烦请禀报堂尊大人，就说扬州书生伍次友特来拜访，”

那书吏接了拜帖，一见“伍次友”三个字，满脸立时堆下笑来，就地打个千儿说道：“伍先生，小的给你请安了。这个事儿小的明白，太尊大人还奉了宪谕，吩咐我们四处打听，寻访伍先生下落呢。您老稍候，小的这就去禀报。”一边说着，一边就起身去了。

伍次友悬在半空的心塌实下来：看样子，至少不会被拒之门外了。正思忖着，见府衙东边一个不起眼的小侧门“呀”地一声开了。书吏作前导，后边跟着一位官员，白净面皮，两撇黑须，穿看八蟒五爪的官袍补服，白色玻璃顶子上的红缨颤颤巍巍，足蹬千层底皂靴，迈着方步一摇一摆地出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像是师爷，身着黑缎褂子，头戴青缎瓜皮帽，一副大大的水晶墨镜戴在眼上，腰间系的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却不住地用眼打量伍次友。

伍次友一见是太守亲自出迎，忙抢前一步躬身施礼：“晚生伍次友，久慕太尊大名。路过贵治，特来拜望。”

“啊哟先生，这可不敢当！”那官员忙拱手还礼，一把拉住伍次友的手道，“学生郑春友，奉上宪指令，专访伍先生。原以为先生已经南下，不料贵趾亲临敝衙——哦，这位是孔令培，乃是圣裔后代，学生到任后请孔兄来指点帮忙。我们适才在后衙闲聊时，还提及先生来着，不想先生已经到了，真是幸会，幸会！”

伍次友知道，这郑春友就是安庆府郑春明的弟弟，本来是存着戒心的，此时见郑春友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十分爽朗健谈，也就放下心来。旁边的孔令培将手一拱笑着说：“看上去，先生似乎有些清恙。正巧后衙的筵席刚刚摆上，权当为先生洗尘了！”郑春友满脸堆笑：“正是，先生既来了，就在敝处小住几日。我这里琴棋书画俱全，一定适合先生口胃。先生若不给面子，我可要霸王留客喽？啊，哈……”

郑春友一边呵呵笑着，一边十分殷勤地将伍次友让进后堂：“来来，这边请，就在花厅西厢！”

可是，伍次友一脚踏进花厅，立时便惊呆了。他直愣地站在门口，面白如纸，寸步难移。原来在安庆府带人捉拿他的平西王驾前侍卫皇甫保柱，正笑吟吟地坐在桌旁看着他呢！

皇甫保柱见他进来，哈哈大笑起身道，“正所谓‘山崩地裂无人见，峰回路转又相逢’！先生真是吉人天相，竟能大难不死。皇甫保柱倒要向先生祝贺了。”

伍次友勃然变色，盯着郑春友，一字一板地说：“好一个西选官！”郑春友挑起两道细眉，语带讥讽地笑着说：“先生误会了。学生十载寒窗，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十一名，虽不及先生尊贵，也是斯文中人！先生不必惊惶，请放怀入座，我们还是边吃边谈吧。”

“好吧！”到了这一步，伍次友心知已入铜网铁阵之中，心一横径直坐到了首席，举杯一晃饮了，见席上熊掌、烤猪便笑道：“这两样东西，烧得好是佳肴，烧不好一口也吃不得，没有一百两银子是办不来的。既蒙诸位如此厚爱，不才可是要占先了！”说着便夹起一块烤猪肉来在口中品尝，笑道：“久病思食，品此佳味，真是福气。令培先生，你祖宗说‘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恐怕是言过其实吧？”

皇甫保柱看到伍次友如此气概，站起身来为伍次友斟满一杯酒：“痛快！先生真是雅量高致。不才在平西王麾下十余年，很少见到如此豁达之人！”孔令培刚才受了伍次友的挖苦，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乘机回敬了一句：“保柱将军到此已有三个月，专等先生消息，不想先生自己却来了。”

伍次友将杯在桌上平平一推，冷笑道：“哼！那是伍某时运不济，碰上了你等奸邪之徒，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郑春友干笑了两声，送上一杯酒来：“先生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以免有伤贵体。皇甫将军有事要求先生呢！”

“好吧，有话快说，伍某洗耳恭听！”

皇甫保柱两次与伍次友接触，知道他的风骨、胆量和学问，又佩服，又有点畏惧，便以恳求的语气说道：“其实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奉了王命只好如此行事，请先生暂息雷霆之怒，随我们去一趟云南见了平西王爷，许多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少废话！云南我是不去的。你们看着办吧。”

郑春友奸笑一声，将脸凑近了伍次友说道：“不去也可。听说皇上让先生草了一篇东西，叫做什么‘撤藩方略’，何妨拿出来，见教一下。下官担保只要先生依了我们，谁也不会找您的麻烦。”

“要是我不肯依呢？不要忘了，我伍某来投贵府，是很多人都见了的！郑春友，你到底是谁家的臣子？你穿的是朝廷的官服，却暗中替吴三桂捉人，又为钟三郎香堂卖力，你到底有几个主子，是三个、两个，还是一个？”

郑春友与朱三太子虚与委蛇是经吴三桂的儿子同意了的，可进一步的勾结却是他自己的主张。此刻见伍次友当着皇甫保柱的面，揭出了他和钟三郎香堂的关系，郑春友恨得咬牙切齿冷笑一声道：“伍先生，你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为好。你要知道，书生杀人，不同寻常。不错，是有人看见你进府来了，可是刚才为你投送名刺的书吏，你就很难猜出他现在何处，是死是活。”

“那就随你的便吧。是井里，还是梁上，是用刀，还是用毒，请府尊指点。”

“我可舍不得杀你！”皇甫保柱哈哈大笑，“不过先生确也骄傲得有些过份。这样吧——先生大病初愈，先在这园中书房里住下。我们的事不急，等先生想通了我们再上路。这里有几十位兄弟服侍着先生，要什么只管吩咐。只是外边时气不好，外出嘛，咱们那就不必了吧。”说着起身将手一摆：“送先生到书房休息！”两个彪形大汉应声而至，立在当门。不等两个大汉动手，伍次友立起身来，袖子一拂，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二十 贤皇后正言肃内宫 明帝君严刑责宦奴

康熙从牛街清真寺返回大内，已是午夜时分。这一夜恶战，亲临指挥，自己处置得十分妥帖，虽然累得精疲力尽，却是异常兴奋。没有半点睡意，便吩咐张万强道：“备轿，朕今夜驾幸储秀宫，传贵妃钮祜禄氏也去。”张万强忙答应了一声，便出去张罗。

皇亏赫舍里氏还没有睡，自个儿坐在灯下玩着纸牌，听说皇帝半夜驾到，忙盛妆迎接。

康熙满面春风地笑道：“朕今夜得了彩头，不找个人说说话儿急得慌！说着便拉着皇后的手进殿。不一会儿，贵妃钮祜禄氏也来了，见皇帝和皇后说话，便跪下行礼。康熙略一点头，笑道：“起来吧。”

“万岁，今夜得了什么好处？说给臣妾们听听，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皇后忙命人将参汤端给康熙。康熙喝了一口。便将方才牛街清真寺的那场闹剧绘声绘色他说了一遍。贵妃钮祜禄氏听得一会儿花容失色，一会儿又捂着嘴直笑。

皇后却没有言语。静静地听康熙说完，沉吟了一会儿才笑道：“万岁爷，‘知命者爱身’，小户人家尚且讲究这个，何况皇上乃是万乘之君，今后还是少履险地才好，此类事派个将军也就成了。这是其一。”

“哦？还有其二？”

皇后左右看看几个宫女太监还侍在殿口，便挥挥袖子道：“你们都退下，只留墨菊一人侍候。”

墨菊是皇后从娘家带来的家生子儿奴才，是绝对靠得住的，听了皇后吩咐，蹲身答应一声“是”，便出去督促众人回避了。自站在殿外守候。

“你也忒小心了。”康熙见人退下，笑道，“难道你这里会有不可靠的人吗？”

“臣妾要说的其二就是这个。万岁刚才说得很细，臣妾一字一句都听了。那个姓杨的贼子既然知道皇上亲临牛街，照常理应该是拔腿就走的，为甚么还要放火？这不是大胆大了吗？”

康熙腾地立起身来。“嗯？‘举火为号’，是在乾清宫议定的，贼人们为何会知道得如此之快！”康熙目光炯炯地盯着殿外，咬着牙说道：“你说得很对，想得也很细——宫中确有奸细。”

皇后见康熙又惊又怒，龙颜大变，忙起身笑道：“万岁何必动这么大的火，好在贼人奸计并没得逞，倒叫咱们知觉了。这件事容臣妾和贵妃慢慢查访。”

“不！来人，传旨，叫养心殿张万强和小毛子来！”

墨菊在门外答应一声便要派人。皇后却急忙拦住了：“万岁今儿还不累？已过半夜了，还要在这儿问案子？况且宫门都已上锁，这一惊动，又要记档了。”

“记档就记档。——这种事处置得愈早愈好。宫门上锁，知道的人少，反而更好——传话，谁敢乱说，就送内务府关起来！”

“皇上圣明，只是夜深了，臣妾怕万岁累坏了！”

“哎！朕这个皇帝不是好当的，照汉人说法，你我都是夷人。前明皇帝化一分力气能办的事，朕要拿出五分十分的力气才办得到呀！”

“是，万岁说的是实情。”

“现在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朕若不事必躬亲，都叫下头去办，不放心，也容易出乱子。伍先生给朕写过一封信，说不能定民，不可言撤藩；不能聚财。不可言兵事——这话说得很对呀！朕的国库如此空虚，还要每年拿二千万银子养那三个活宝，古今哪有这么晦气的皇帝，可是，安民、聚财、兵事，都得从亲民开始，朕不亲民，每日守在乾清宫，不要说胜过唐太宗，怕连宋徽宗、宋钦宗们也不如！”

康熙正在长篇大论地抒发感慨，张万强和小毛子跑得气喘吁吁地进来了，一前一后给皇帝、皇后叩了头，又给贵妃请了安，才问道：“万岁爷传奴才们来，不知有何旨意？”康熙端着茶杯对皇后说：“你是六宫之主，你给他们讲讲，朕想歇息一会儿。”

“是！”皇后答应一声，坐在康熙斜对面问道：“张万强，今日皇上在乾清宫议事，你们俩谁在当值？”

张万强忙跪下回道：“回主子娘娘的话，是奴才当值。”

“除了万岁召见的那些大臣外，宫里的人还有谁在场？”

“还有刘伟、黄四村、常宝柱、陈自英，嗯，共是二十四个人，啊，对了，文华殿的王镇邦也曾经来过。”

康熙听张万强说话不得要领，从旁插嘴问道：“朕说举火为号，十二处清真寺一齐动手，你们听见这话了吗？”

张万强这才明白皇上的用意，忙叩头答道，“旁的人，奴才不敢说都听见了，不过听见的肯定不少。这事当时主子爷还和大臣们议了一阵子，才发落给图海大人去办的——万岁爷并没有叫奴才们口避。”

张万强正在说着，不防皇后却忽然发怒了：“皇上这边说话，那边就走了风，这像话吗？张万强你这差是怎么当的？”

话音虽不高，却声色俱厉。连旁边的小毛子也吓白了脸，忙跪了下去伏着头，大气儿也不敢出。张万强听见皇后责备，连连叩头称“是”，却说不出话来。

康熙见他惊慌，缓了口气说道：“张万强，朕也知道你一向小心，今日这漏子捅得很大，你知道么？”

“奴才该死！求主子娘娘责罚！”

“不是责罚就可了事的，依你看是谁把这事传出去的？”

“这……”张万强额头上汗珠滚滚流下，一会儿才道，“奴才一时实在估摸不透，不敢妄言欺主。”

小毛子突然在旁插话：“主子，娘娘，这些人我全知道。依奴才看除了王镇邦、黄四村和御茶房烧火的阿三不会有别人。”张万强听了，忙说：“小毛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要人头落地的！”这一说，把小毛子吓得不敢言语了。

却不料，皇后“啪”的一拍桌子：“张万强，他要替主子留心，你倒拦他——你怎么知道主子就要冤枉了人？”

“扎——”张万强惊得浑身一抖，颤声说道，“奴才糊涂，奴才该死！”

“哼！”从明天起，你不要在养心殿侍候了，回慈宁宫去！”

康熙心里明白，回慈宁宫去侍候太皇太后，虽然并不算处罚，但他这是被撵回去的。不但他自己，连太皇太后脸上也不好看。可皇后在盛怒之下，自己也不能不给她留点面子，便对张万强、小毛子说：“你们两个先出去！”

张万强和小毛子爬起来，颤抖着双腿跨出殿去，在院里，忐忑不安地跪着，等候发落。

康熙回转脸来，见皇后满面怒容，便笑着劝她：“看不出你这管家婆，还真厉害呀！”

“皇上，这次不要轻易饶恕他们。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平天下。”

“嗯，你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不过眼下不能处分张万强。朕想过了，这次走漏消息，并不是太监们翻嘴学舌，而是有人故意传出去的，张万强怎么防得了？朕身边只这两个人还可办事。故国不破，不可自损，皇后还是饶了张万强吧。”

“是，那好吧，墨菊，叫他们进来！”

“扎！”

转眼间重阳节来临了。碧云天、黄花地、丹枫山上清凉水，撩起了人们登高的情思。京城文人士子，纷纷提壶携酒，登高赏秋。宫中的冬事要比民间准备得早一些，修暖炕、设围炉，上下人等二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小毛子早早起身，用冷水擦了一把脸便赶到养心殿正房。康熙已经醒了。他忙着侍候皇上起身穿戴，退后垂手侍立。这几个月来似乎康熙不大喜欢小毛子，动不动就给他颜色瞧，所以他是格外小心侍候。

穿戴齐整，康熙带了小毛子，先至后宫钦安殿拈香礼拜，又到慈宁宫给太皇太后请过安，转过来至养性斋接见新调入京的兵部尚书莫洛，又接见了朱国治和范承谟。康熙这才下令驾至储秀宫，与皇后共进早膳。

康熙一边吃一边说道：“今日召见的这几位大臣，莫洛和朱国治也都罢了，不知怎地，范承谟脸上却带着愁容。”

皇后停了箸问道：“万岁爷没有问问他？”

“没有，”康熙笑道，“这只是朕心里猜疑的。他明日就要回南边，恋家恋主也是常情。”康熙一怔，随即笑道，“这倒不必多虑。范承谟是个正直君子，世代忠良，和洪承畴、钱谦益那干子人不一样。”

皇后方欲说话，侍立在旁的小毛子忽然笑道：“万岁爷方才问主子娘娘的事儿，奴才倒知道一点过节儿呢！”

“嗯？你知道什么？”

“范大人府上前些日子跑进一只老虎去——”

“胡说！如今又不是开国之初，京师还有老虎？”

“真的。范大人家住在玉皇庙那边，偏僻得很。听说当地的猎户们前几日在西山掏了一窝子虎崽儿。母老虎发了疯，白日黑夜下山找事。不想就窜到范大人家花园里，咬死范大人家一匹马，叫家丁们围住打死了。”

“他就为这个不高兴吗？”康熙的脸色有点不高兴了。小毛子却没发现，还接着往下说：“后来，范老太太请水月和尚算了一卦，那和尚只说了一句话：山中大虫任打，门内大虫休惹——范大人回来，必是知道了这事儿，才不高兴的。”

“什么叫‘门内大虫’？”皇后问道。

“听说福建叫‘闽’，这闽字是门内一个虫子，可不是个门内大虫——范大人又正是去福建当差……”

话没说完，康熙猛地一转身，“啪”地一声照着个毛子的脸打了一巴掌！把小毛子打了一个趔趄，踉跄后退几步，噗通一声双膝跪倒，连连磕头。皇后和周围的太监宫女们都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看到康熙发怒，一个个惊得

目瞪口呆，脸色发白。

“混账东西！哪里学来的这些贱话？”

“是，奴才混账王八！”小毛子半边脸已涨得通红，浑身颤抖着，“奴才犯贱。不过奴才说的是实话！”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范承谟前来陛辞，恋恩不舍，面带愁容。朕不过与皇后随便说说，你就说了这么一大套！你这叫内监议政，诬蔑大臣知道吗？范大人还没上路，你这奴才就敢诽谤他，嗯？”

“奴才不敢说范大人的坏话。实实在在是水月和尚说的话呀！”

康熙气得两手都是抖的，对皇后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规矩！朕与皇后说话，你为什么要来插嘴，来人！拖出去，抽他一百鞭子，看他还敢再顶嘴！”

康熙见侍卫们站着不动，更生气，“还愣着干什么？拖出去！”

这下，侍卫在门口的太监们再不敢怠慢，将泪眼汪汪的小毛子架起就走。小毛子满脸委屈地看一眼挨着皇后站着的张万强。张万强不觉心里一软，便躬身笑道：“万岁，奴才前去掌刑可好？”

“不用你去——打量朕不知道你们太监们的那些个把戏？太祖太宗早就订下家法，朕和皇后的事情多，没顾着治理，你们便上头上脸地越来越加放肆了！再这么下去如何了得，——传旨给慎刑司，把太祖皇帝关于“内监宫嫔人等干与朝政者斩”的诏旨做成牌子，竖在各宫廊下！”众人才知道康熙今日是拿个小毛子作法的，一个个心惊胆战。

这时外头已经动刑，鞭响声人嚎声都传了进来。小毛子一边叫疼，一边号啕大哭，夹着求救声：“主子爷，主子娘娘啊——哎哟，奴才再不敢了！哎哟！”

皇后听着不忍心，一边给康熙添菜，一边陪笑道：“万岁爷说的是，教训得也对。不过这小毛子素来当差勤谨，念这点情份，教训几鞭子便算了。再说，今儿个不大不小的也是个节气，皇上气着了倒值得多了。”

“那好吧，瞧着你的面子上减他三十鞭！叫他从养心殿回御茶房侍候——张万强，你可瞧见了？这就是样子，叫太监们一个个地都仔细了。妄议朝政，泄露宫廷机密的，朕要像对小毛子这样处置！决不轻饶。说完站起身来，也不和皇后打招呼，抬脚去了。

当夜二更天，康熙批完奏折回到养心殿，张万强默默为康熙卸了朝珠，除了袍褂，伏侍他半躺在炕上，小心翼翼躬身欲退时，康熙却叫住了他：

“张万强，你听说过‘伴君如伴虎’这句话么？”

见康熙话语不善，张万强以为又要寻自己的事，慌乱地不知怎么好，说话也结巴了：“哪里，哪里，不不，小毛子是自己不长进，惹万岁爷生气，没打死他就是主子的恩典了。”

康熙看看左右没人，忽然开心地笑起来：“哈，张万强，你就吓成这样了？朕是龙，不是虎！”

“万岁爷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你弄点金疮药，悄悄给小毛子送去。看他能不能来，要是能来呢，带他来见朕。不过不要叫别人瞧见。”

张万强惊讶得张大了嘴，过了好大一会才试探着说：“万岁圣明，今儿个打得狠了，小毛子来怕是不能来。就是能来，别处好瞒，养心殿的人怎么也瞒不了！”

“唔，你说得对。那么，你带朕去一趟吧！”

“啊？”张万强又吃一惊，看着康熙满脸正色，不像说笑话，忙又说声：“扎——”。

康熙站起身来走出殿门，大声说道：“张万强，朕心里烦，带着朕在大内里随便走走！”

此时，三更刚至，半个月亮悬在中空，在疾飞的暗云中颤抖着时隐时现，禁城也是一片沉寂。

转过几个黑黑的巷道，远远见一排低矮房子，也听到了小毛子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康熙停住了脚，问张万强：“这里不会有外人吧？”

“回主子，他今日刚挨的打，谁肯沾惹他呢？万岁放心！”说着便上前轻叩窗棂，低声叫道：“小毛子，小毛子，小毛子！”

小毛子挨了七十皮鞭，背上被打得皮开肉绽。他是红极一时的人，如今挨了打趁愿的多，心疼的少。今日这场飞来的横祸，把他的面子一扫而尽，身上疼痛又不敢埋怨，只好一步一瘸回到御茶房自己原来的住处，听见外头叫他，两只胳膊支起来，抬头问道：“是张公公么？门没上闩，一推就开。您自个请进来吧——哎哟！”

康熙听里头没人，示意张万强在外头望风，自己拿了金疮药，轻轻把门推开。孤灯之下，小毛子侧身闭目半趴在床上，眼睛红肿，脸色焦黄。小毛子眼也不睁，用手拍拍床沿道：“公公请坐。您要嫌脏，那边还有张凳子。哎，这儿哪里比得上养心殿——啊，皇上！”他一下子瞪大了眼，僵在床上不动了。

二十一 苦肉计周瑜打黄盖 回马枪道姑救帝师

康熙夜访御茶房，探视挨了打的小毛子。小毛子一见皇上亲临，又惊又喜，又委屈，又惭愧，愣在床上不知说什么好了。

“是朕来瞧你。别动，你就躺着，打疼了吧？”

小毛子眼里放出光来。他是何等机灵的人，见康熙亲自来探视，心知今天挨的这顿打，其中必有缘故，就是疼也不能嚷疼！便咬着牙坐了起来：“不要紧，我知道万岁爷心里待我好，教训我也是为我好。主子这么恩典，小毛子死了也是情愿的！”

“朕有件要差要交给你，不这样不成。你挨了打，却没有怨言，可算得上忠臣！”

小毛子不由得一阵激动：“奴才知道了，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嘛。可是主子先告诉奴才一声儿，奴才心里不也好过些？”

“嗯，你很聪明。不打黄盖，曹操能信他？这件事三个月前朕就想办，又怕太急，引人疑心，才拖到今天而且不能先告诉你——你要心里好过，戏就演不像了。小毛子一想：嗯，必定为牛街那事：啊——主子爷，奴才知道了，您想让奴才找出泄露机密的人。其实，奴才心里亮着哪，一定是王镇邦、黄四村他们！”

“单为他们几个，朕岂肯叫你受这样的罪？他们顶多算个蒋干！朕有意让你投奔他们，抓出那个曹操来，这个差使你干么？”

“主子相信我、差遣我。奴才死了也干！”

“好！小毛子，朕知道你哥不成材，你又是个太监，很是可怜。不过，你只管办好这个差，别的事不用操心。你妈那边，朕指派人常常接济着点。事成之后，从你侄儿里头挑一个过继给你，你妈呢，朕再赏她个诰命。”

小毛子最孝敬母亲，当初就是因为给母亲看病没钱，才净身为奴的。听康熙肯施这样大恩，在床上连连叩头，他想不出什么好词儿谢恩，“呜”地一声哭了，伤肝动肠，十分凄惶。康熙正待抚慰，张万强从外头一步跨进屋来，急掩了门道：

“万岁爷，有人来了！”小毛子一惊，随即哭声更高，一边哭，一边用手抓挠被子又扑又打，还用头拱枕头。哭声中夹带着小声窃语：“万岁，钥匙就在板凳上……呜——可别弄出了声儿……”张万强不等他说完，一把扯了康熙，钻进漆黑的茶具库里。

来人正是阿三和黄四村。他们俩，一个提了盏灯笼，一个揣了包棒疮药进来。见小毛子趴在床上哭得浑身是汗，黄四村便凑到床沿上劝慰：“哎！也难怪你伤心呐。今儿后晌我去瞧你妈，可怜她还不知道，想着明儿你生日让你回去过呢？”

一提到母亲，更触动了小毛子的疼处，本来假嚎变成了真哭：“四哥、三哥，别人见我遭了事，躲还躲不及呢，你们倒来瞧我——这人的交情是怎么说的呢？阿三笑得两眼挤成了缝：“兄弟，这叫乱世见忠臣，板荡识英雄！小毛子，自打那回以来，哥哥仔细瞧你，真是有个良心的，要不我才不理你呢！”

“我知道，二位哥哥待我好，小毛子不死。总要报答你们的。”

“哎，这话兄弟可说远了。身子骨要紧，你放心养伤吧。不要哭，你妈

那里，我们俩，还有王镇邦，都会去照顾的。”

“谢谢二位哥哥，你快去吧，万一有人撞见不大好。”

“对对对，兄弟你歇着吧。”

黄四村他们走后，张万强先出来，到外边看了看，四周已无人迹，这才转回身来，对康熙说：“主子爷，该起驾了。”

“嗯，小毛子，你的事儿，朕心中有数。什么时候派你的差，朕会让张万强告诉你的。”

“皇上慢走。奴才在这儿跪送主子了。”

康熙没有再说话，随着张万强走出御茶房，消失在黑夜中。

伍次友被扣在袁州府衙的书房里，已经半年了。郑春友每天好酒好菜，殷勤招待，处处都陪着小心。但伍次友却早就看透了他这个人，一身而事三主，阴险狡诈，是个斯文败类，奸佞小人。所以，不管郑春友在他面前如何低眉顺眼，阿谀献媚，伍次友却连一句话都不愿和他多说。

皇甫保柱早已领教了伍次友的厉害。他知道，对付这样的人，武力不行，欺骗更不行，只能待之以诚，只能软化。所以，便绝口不再提去云南的事，陪着伍次友吃酒下棋，讲书论道。却不料，几个月下来，伍次友没被软化，他倒让伍次友给化过去了。

皇甫保柱追随吴三桂已近二十年，以自己一身武艺和打虎救驾的功劳，当了他的贴身侍卫。吴三桂手头本来就大方，又有心收买皇甫保柱，所以每逢赏赐，都是头一份，一赏便是上千两银子。而且，出个小差小错的，吴三桂不但不抱怨，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还让自己侄子都尊他为“小叔。”保柱深感吴三桂的知遇之恩，在替吴三桂办差时，从来没有打过半点折扣，也从未怀疑过吴三桂的用心是否正当。

可是，自从接触了伍次友，皇甫保柱的心里，却总处在忐忑不安之中。眼前，这个被他抓获的俘虏，一身正气，满腹文章。他的襟怀是那样地坦荡，他的眼光，又是那么锐利。远在五华山的吴三桂，出没不定的朱三太子，他们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为的是什么，似乎都被伍次友一眼看穿。不知不觉之中，皇甫保柱与伍次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看押的人心虚气短，坐立不宁；被押之人，却是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皇甫保柱不能忘怀吴三桂的恩情，可也不能不赞同伍次友的看法。冰炭同炉，水火交攻，皇甫保柱无所适从了。

就在这时，云南的吴三桂和北京的吴应熊先后写了信来，催促皇甫保柱和郑春友。两封信，一个意思；都是说如果伍次友还是不肯服从，就立即处置了他。皇甫保柱也要在事完之后火速北上赴京听从吴应熊的派遣。

皇甫保柱把信看了看，心中拿不定主意。如果在几个月之前，他接到这命令，是会毫无顾忌地下手的。可是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亲手杀害伍次友。他觉得，如果那样办了，自己的良心一辈子将不得安宁。

可是，郑春友的心境却和他大不一样。他是书香门第出身，靠着真本事于康熙三年考中了进士。他自从投靠吴三桂以后，一直梦想着跟吴三桂干一番事业。他把吴三桂的信看完，就着灯火点燃了，笑着说：“好啊！这真是一大快事。我们把他在府里提心吊胆地养了半年多，也该有个发落了。一切全听将军调度。将军，您打算何时动手啊？”

皇甫保柱抬头看着昏黄的灯光，又瞧瞧躺在椅子上满面轻松的郑春友，咬了咬牙说道：“我倒想先听听你老郑的。”“嘿……王爷的意思很明白。我

们再审问他一次，若还是问不出来，只好杀掉。现在朝廷已委任莫洛为兵部尚书，仍节制平凉。看来，快要动手了。额驸跟前没人是不成的。”

“啊，我也着急啊！世子在北京来信催我几次了，这次王爷又催。哎，郑太守记得你曾经说过，书生杀人不露痕迹，这事就委托给你如何？我想明天就上路。”保柱心想，不管伍次友是死是活，只要自己双手不沾上他的鲜血，便可聊以自慰。

“哟，看不出你这位猛将，倒有些像楚霸王，存有妇人之仁啊。你急着要走，我也不能强留，不过我倒想先处置了他，再给你饯行！”

“要是伍次友肯听劝呢？”

“那也不能留他！让他从我的府里走出去就是祸害。不要忘了世子信中说，皇上已派人出来查访伍次友，说不定探子就潜藏在衮州附近哩！”

郑春友说的是实情，此时此刻，李云娘和青猴儿正在窗外窃听。原来，自那日分手之后，云娘心里挂念着伍次友，并不肯远去，只是又换了一家客店住了进去，隔不几天，便要来打探一下消息。开始，她听说，伍次友受到大守的隆重接待，后来又听说，太守派人用官轿把伍次友送到了省城。她的心放下了，便带着青猴儿一路游山玩水，跟到了济南。可是到巡抚衙门一打听，可把她吓坏了，原来这儿根本就未见到过伍次友！再到别的衙门去问吧，人家不说没见着，还要反问她一下：“这位小哥，你是伍先生的什么人，你们在哪几和先生分手的？”闹得她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她心知伍次友必然又遭了难，便急急忙忙赶回衮州，又接连几天夜探府衙，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如果不是皇甫保柱寸步不离伍次友身旁，几十个武功高手又日夜轮班看守，李云娘早就要动手搭救了。

这天晚上，她又带着青猴儿来到府衙，却正赶上郑春友他们在商量着杀掉伍次友的事。这一惊非同小可，云娘暗下决心，今晚，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把先生救出来！她刚要闪进屋去，却听郑春友一声高呼：“来呀，请伍先生到这里来说话。”云娘心想：嗯，先生能来，救起来倒是更方便一些，便拉了青猴，藏在暗处，静观房内动静。

不一会儿伍次友在八名差役的押解下，来到了这里，依然是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

“啊，太守和将军都在这里，想必为伍某备下了屠刀，请吧！”

“先生误会了！”郑春友满面堆笑：“昨天接到王爷的手谕，说已决意自请撤藩。恭喜先生，明日就可出府了！”

伍次友舒地坐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笑而不答。保柱想到他顷刻之间就要身遭大祸，干笑一声，几乎带着恳求的声气向伍次友说道：“伍先生，平西王要自请撤藩，您的那个方略已经没用了。咱们俩下棋时，您还肯让我几个子儿呢——此时您将那方略透一点底儿给我，也不至于就坏了您那个龙儿的大事呀！”

“哼，将军，这和下棋可不一样。再说，我对你倒没有什么，可是对你背后那个吴三桂却难以放心！我瞧着你这个人气质甚好，走正路也不失为国家良将，真不知你为何要贪恋吴三桂那点小恩小惠。唉！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今夜若是叙交情，讲学问，下棋饮酒呢？不妨坐一坐。听保柱先生这一说，似乎王爷的信里不只是说放我伍次友，而且还想看那个撤藩方略。那就不必多谈了。”说完，便站起身来。

郑春友连忙把他拦住：“哪里哪里！当然要放先生走——不过有一条先

生必须答应。”“噢？请讲。”把先生扣在这里，实非郑某本意。先生出去之后，与我的这段交往，万万不可向外人提起。先生如肯答应，请满饮此杯。”说着递过一杯酒来。

伍次友沉吟了一下，从容说道：“好吧，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不算苛刻。你从前的事，以后的事，将来自有公断——与我这段事可看作私交，一笔勾销也罢。”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哪知，郑春友听了，不但不说谢字，却忽然变了脸：

“伍先生，我可是个小人哪！君子可欺，小人不可欺，这个道理你当明白，所以我不能相信你。要知道，你一句话可断送我一门九族啊！”说完，狞笑一声坐了下来，一撩袍子翘起二郎腿，不再言语了。

“那就请把你的手段说出来吧，我伍某在此——”伍次友说到这里，忽然觉得嗓子里火辣辣地疼痛，而且愈痛愈烈，他猛然醒悟，自己已经上了郑春友的当。他浑身颤抖着，一手扶着椅背，一手哆嗦着指向郑春友，脸涨得血红，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哈哈哈哈，伍先生，你在读了那么多的书！却连这点小小的把戏都不懂。告诉你吧，你刚才吃下去的是哑药。这药虽然只有五天的效力，但是我只要两天就够了！你不要生气，这次我不让你多受罪。明天府里要处决一批人犯，请你也来凑个热闹！为了避免你在归西天时胡言乱语，下官略施小计，怠慢不恭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

皇甫保柱从心中升起一团怒火。他这一生身经百战，杀人无数，但是从没有见过像郑春友这样凶残狠毒的！他转过脸去，不忍再看这幕惨剧。

郑春友恶狠狠地向外边叫了一声：“来人！”

一位少年应声而入挺剑立在门口，问道：“大人有何差遣？”

“嗯，你们是谁？”郑春友听着声音不对，忙转身问道。

“李雨良！”

“还有你青猴爷爷！”

随着这报名的声音，两柄长剑挥舞着直扑皇甫保柱。云娘知道，不先把他打倒，是救不了伍次友的。变起仓促，皇甫保柱还没回过神来，两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一左一右来到了面前。他急忙仰身一倒，顺势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抄起一个挂衣服的生铁衣架，挥舞着反扑了过来。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面前这个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名震江湖的云娘道长。他不敢怠慢，一边打斗，一边向外喊一声：“侍卫们快过来，护住伍先生和郑太守。”

魂飞魄散的郑春友，见保柱勇猛，也来了精神，几步窜到门口，高声喊道：“把府衙前后门都封死。都来呀，拿住一个，赏银三百两！”

李云娘杀得兴起，一口宝剑，龙飞蛇舞，不离皇甫保柱的要害，招招出手狠毒。皇甫保柱步步后退，来到院里。云娘和青猴儿也跟着杀了出来，却被侍卫们分割包围了起来。云娘虽不畏惧，可青猴却渐渐地开始手忙脚乱，难以应付了。酣斗中，云娘瞥见青猴处在困境，大喊一声：“猴儿，赶快脱身，走吧！”

二十二 肌肤亲何敢欺暗室 血肉连却要隐真言

云娘道长带着青猴儿来救伍次友，与皇甫保柱的人打到了一处。酣斗中，云娘突然发现青猴儿已经招架不住了。忙喊了一声：“猴儿，我来救你，快脱身走吧。”

说着一扬手，四枚金镖同时飞出，围战青猴儿的四个侍卫被打到了两人，另两人只顾躲闪，不妨青猴儿拧身一纵，上了房顶：“师父，徒儿走了，你也脱身吧。”说着，也打过两支金镖，飞了过来，打翻了云娘身后的敌人。

李云娘趁着众人惊慌混乱之际，一闪身又回到了屋内，疾如闪电般地刺死了两个差役，扶起伍次友便翻出了后窗。皇甫保柱见云娘身法如此轻捷，不由得暗暗心惊，连忙举弓搭箭，一箭射来，刚要跃上墙头的云娘身上背着伍次友，躲闪不及，扑通一声，中箭落地。众人喊叫着，转过去捉拿时，却只见地上一滩血迹，两个人却不知去向。

“传各班衙役一齐出动，全城大搜索！”郑春友热汗冷汗一齐流，气急败坏地大声叫道。

站在他身后的孔令培一把攥住郑春友的手臂：“慢，太尊，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保柱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冷冷说道：“算了吧！我今晚立刻就走。老郑，你也赶快安排一下后事，走吧！”

却说青猴儿飞身逃出府衙，站在西墙外的黑影里，等候着接应师父。过了一会，只听里面大声呼喊：“射倒了，快，抓活的！”他心里一急，便要再杀进府去，可是里面却突然没了动静。他左等右等，不见师父出来，心想，师父那么大的本事，肯定不会让他们抓注，闹不好，走另外一条路回客店了。带着这一线希望，他脚不沾地，飞身跑回客店，推开房门一看，竟是空无一人，料想师父一定是遭了毒手，便靠在墙边，失声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在埋怨：“师父啊，你在哪里？那个伍次友有什么好，你这佯拼死拼活地去救他，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撇下徒儿，可往哪里去呀……”

他正哭的动情，却不防突然被人抓住了胳膊：“你说什么，伍次友，伍次友现在在哪里？”青猴儿心中一惊，知道自己在悲痛中说漏了嘴，连忙止住哭声：“爷爱哭就哭，你管得着吗？”话刚出口，又听身后有个女人说道：“喏！好大的脾气呀！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撒野？”青猴儿头也不回：“谁让你们管爷的事了。”一边说着，一边就要拔剑。先前拉着他的那个人，却突然向那女子打千回道：“主子，这孩子刚才在这儿哭什么伍次友。”

“啊，好孩子，你别怕，你认识伍次友吗？”

青猴儿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位身穿宫装，仪容高贵的女子，她的身后站着四个手执宫灯的侍女，还有一位戎装佩剑的将军。他不敢耍楞了，瞪着大眼机警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孩子，你看，我不像坏人吧，告诉你，我是伍次友的表妹，是前来找他的。你要知道他的下落，告诉我，咱们一同去救他，好吗？”

青猴儿仔细打量着这个女人，见她神情慈善，面目温和，又听她说的亲切，那话音，那眼神，竟和云娘差不了多少。一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伍先生，他，他被这里的知府捉住了，还有我姑姑，不，我的师父，因为去救伍先生，也被人家捉拿了……。”

“孩子，别难过，你姑姑被人捉拿了，我不也是你的姑姑吗？走，这店

里人太杂，你跟我到船上去，有话咱们慢慢说。”

却说李云娘带着箭伤，背着伍次友逃出了府衙，她急如星火，快似流云，越过城墙头来到了郊外。伍次友吞下了郑春友的哑药，又被差役们捆得结实实，此刻，听着云娘沉重的喘息，他又说不出话来，急的浑身热汗直流。云娘似乎知道伍次友的心情，又见后面没有人追赶，这才在一条河堤旁的矮树丛中，放下了伍次友，替他解开绳子。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连伤带累，一坐下便站不起来了。伍次友活动了一下被捆得麻木的膀子，看着天上星斗已是四更来天了。他心中升起无限感慨：唉，我伍次友也是命里多磨难，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如果不是云娘怎能脱掉这场灾难呢。

这时，云娘轻轻呻吟一声。忙伏下身子仔细瞧看，星光下，只见云娘脸色苍白，半躺在土坡上二动不动，忙拉起她一只手，在她手心里写道：伤了哪里？要紧吗？”

云娘的伤虽然不重，可是因为来不及包扎，一路失血过多，此时觉得一阵阵头晕。她勉强笑着说：“在肩肿上，不……不要紧的……”伍次友听了，顾不得身上困倦，过来就要解云娘的衣扣，云娘失声叫道：

“别动我！”

伍次友刚伸出去的手，像触电一样又缩了回来。哦，在自己身边躺着的，不是昔日的雨良道长，更不是“小兄弟”。她……唉！沉思了好大一会儿，伍次友终于忍不住又在云娘手中写道：“我非轻薄小人，你非庸碌女子，流血伤神，请勿多心。”

云娘不再说话了，她紧闭双目，似乎是昏了过去。伍次友小心翼翼地为她解开被血浸透了的衣服，撕下自己的袍袖，把伤口紧紧地扎住。当他为云娘掩上衣襟时，却忽然碰到了一件硬物，用手一摸，原来是自己病重时，送给云娘的那块鸡血青玉砚！一霎时，怜爱、悔恨、茫然，惆怅全都涌上了心头。他毅然站起身来，背起昏迷中的李云娘，迎着五更的寒风严露，向远处一个黑沉沉的大庄子走去。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像是小镇的地方。伍次友放下去娘，走到近前仔细辨认，却是一座碑亭。他上前摸着碑上的字，心中又是一惊：啊，怎么来到了曲阜孔庙？嗯，圣人故乡善人多，也许能找到个好人家。可是转念一想，不行，那郑春友的师爷孔令培，不也是孔子后裔吗，便又连忙抱起云娘，艰难地向前走去，直到启明星升起，东方透出一线曦光，才走到庄子的东北角上。这里，好像是一个中等人家，院子很大，却一律都是平房草舍。观望犹疑之间，呜呜犬吠之声，已经此起彼伏。不消片刻，庄上就会有人走动。再无选择余地了，便硬着头皮，拍响了庄门，院子里立刻传来一阵狗叫声，接着是个苍老的声音在里面问：“谁呀！”伍次友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来，里面的声音更严厉了：“谁？”

此时云娘神智稍稍清醒，猛想起伍次友已经不能说话，便强打精神答道：“我……我们是进京应试的举人，夜里住进了黑店，逃了出来。请行行方便，救救我们……”

里面又是一阵沉默，忽听一个妇女吩咐道：“张大，给他开门。天都快亮了，能有什么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长随模样的白胡子老人颤巍巍地立在门洞里，瞪着眼睛瞧着伍次友。见他满脸污垢，大襟上血迹斑斑，怀中还抱着个书生，忙又将云娘接了过去。伍次友又累又惊，又饥又渴，一口气松了下来，

只觉得眼前发黑，金花直冒，一阵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在门洞里……

再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伍次友环顾四周，自己和云娘两床相抵，躺在厢房里。他细心看去，觉得有点惊讶。这个庄院初来时，从外头看，完全像一个庄户人家，可是里面的摆设却大不一样。朱漆桌椅、书架茶几，虽不乏豪华气派，却俨然是个书香门第；更奇怪的是，那位坐在云娘身边容貌慈祥的主妇，布裙荆钗，上上下下一身农家妇女的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在她身旁的老仆，却头戴青毡呢帽，身穿湖绸丝绵袍，外头罩着青缎挂面儿的小羊皮风毛坎肩！如此颠倒的服饰，虽然自己见多识广。也揣摩不透其中的缘由。

伍次友正在纳闷，那妇人开口说话了：“这位书生，您醒过来了？张大，去泡茶，带点心过来！”

伍次友实在是渴极了，也饿极了，坐起来接过茶，像捧着甘露般地一饮而尽，却不好意思吃点心。

“先生，我先不问你如何落难。这位女扮男装的，不知是尊驾的妹妹还是妻子？”

听这位妇人一口道破了他的行藏，伍次友便伸手，指指自己喉头，又比划了写字的样子。妇人点头道：“哦，知道了，你是个哑巴。张大，笔砚侍候！”

此时，云娘呻吟一声也醒了过来，见妇人正盘问伍次友，便挣扎着坐起来道：“他不是哑巴，是有疾，说不出话。主人娘子有什么话，只管问我。”

“好”。那妇人本来就坐在她身边，听见这话便转过身来，微笑道：“妹子，我并不要盘查你们。但既然住在我这里，我总该知道你们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只管放胆讲，不是我张姥姥口出狂言，只要你们合了我的意儿，在山东境内是无人敢来打扰你们的！”

伍次友又是一惊：“这人好大口气，难道她是孔府衍圣公的什么人？可她又说姓张！”

云娘看了一眼伍次友，吞吞吐吐他说：“他是我的兄长，我们……我们……”她正寻思说实话还该捏造一个故事，忽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长随进来，打个千儿道：“姥姥，孔府的孔令培，拿着帖子来拜。”

“嗯。就他一个吗？”张姥姥问道。

“不，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衙役。”

“啊！带着衙役到我这里来！没说有什么事儿？”

“说……啊，没说什么，只请姥姥外头说话。”

“嗯，不要这样又说又不说的，一定有什么话替他瞒着！”

“回姥姥的话，我们实在没说什么。”那年轻长随见张姥姥生气，忙上前耳语几句。

“唔，好吧，你去告诉孔令培。在隔壁屋里赏见——你们二位客人不要胡思乱想，我等一会儿再过来。”

张姥姥这句话说出来，伍次友好像听到天上打了个炸雷一般！孔府，衍圣公，世代相传两千年如一日，号称：“天下第一家”。地方官上至督抚，下至府县，没有敢招惹的。这妇人竟随口说“赏见”孔府的人！这人什么来头，真是不可思议。

“哟，姥姥，您老好啊，总有半年多没见到姥姥了，您精神越发健旺了。侄儿给您请安了！”

“嗯，起来吧。你不是到袁州府郑春友那儿做师爷了么？是什么风将你这大贵人吹回来的？”

“回姥姥的话，”说完这句，他忽然压低了声音。伍次友和李云娘一个字也听不见了。

过了半刻，又听张姥姥笑道，“你倒鼻子灵！怎么就知道他们逃到我这里？”

“有一个受了伤，血一直滴到孔林西南角大渠边上。侄儿想着他们逃不到别处去，定是在咱们这一带了！”伍次友和云娘听至这里，不觉心里一紧，果然是来追捕自己的！

这时却听张姥姥心不焉地答应一声，又道：“哦，也许是谁把他们藏起来了，找一找送回去不就得了？”

“侄儿挨家挨户都访查过了，没有。”

“哎，你们孔府那么多的佃户，不定躲到哪一庄、哪一户呢。不要急，慢慢再找。他既然受了伤，还能飞到天上吗？”

“嗨嗨嗨，不瞒姥姥说，佃户们家里早翻成底朝天了——有人说，天快亮时，姥姥家的狗叫了好大一阵子。侄儿想，姥姥是知法度的人，怎么会窝藏罪犯？所以斗胆来请示一下，可否允许侄儿到下人房里去，啊，去查看一下，也不过是去去嫌疑……”

“哦，我说你怎么忽然想起来看我，又是请安，又是问好，这么大的孝心——原来你竟到我张家搜贼来了！哼，别说是你！你爹在的时候，官职做到巡抚，那个孔友德当了王爷，进我这三丈小院儿也得规规矩矩——打量我这里是好惹的吗？再说，这里的奴仆，都是几辈子跟着张家当差的，没听说谁做过贼、窝过赃！要有贼，我就是头一个。你孔令培说个章程，怎么办吧！”

“嘿嘿嘿嘿，姥姥息怒，姥姥息怒。不是小侄胆敢冒犯你老人家，此事干系甚大，官府都着落在小侄身上，衍圣公进京朝圣又没在家……”

“他在家又怎么样？七百余年我们与孔府作邻居作亲家，还没听说谁敢动我张家一草一木。你是个什么东西！”

伍次友他们听到孔令培的声音变调了：“姥姥，您要这么说，小侄可就无礼了！来呀给我搜！”

“嗨，孔令培，你小子胆量可不小啊！张大，传令，让伙计们都上这儿来！”伍次友爬起来，凑在窗棂缝里往外瞧，只见张家仆人早已拥了出来，每人都抄着一根崭新的水火大棍，排成两行，比起法司衙门的威风也不差什么！又听张姥姥哼了一声，对孔令培说道：

“瞧见了？这棍子自衍圣公送过来，七百年了，还没用过，你小子想试试吗？”

孔令培见张姥姥如此执拗，断定伍次友在此无疑。他咬咬牙，大喝一声：“上！”不等衙役上前，就听张姥姥一阵冷笑：“好吧，张大，请出祖姥姥的龙头拐杖，把云板敲起来。咱们张家有了劫贼，叫他们孔府的人都来看看。”

“扎！”那位替伍次友开门的老年长随答应一声，拔脚便向后走。

孔令培顿时慌了手脚：“哎……哎、哎……！”他知道孔家家法极是厉害，他在孔家辈份很低，行为不端，族中长辈早就恨得牙痒痒的了。要是云板一响，孔府上上下下齐来救援，见他搜的又是惹不起的张姥姥家，把他当场打死，或沉潭活埋都是可能的。到了这一步，孔令培不敢硬了：“别敲，

小侄昏了头了，姥姥您不必与小侄一般见识，小侄离开这里就是了！”说完，又转脸训斥带来的几个衙役：“还不快走，上外边去，他们飞不了！”前院渐渐地没了动静，伍次友和云娘放下心来。但张姥姥这一天却没再过来，茶饭都由张大过来调理，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张姥姥是什么人呢？

二十三 李云娘心系伍次友 张姥姥情连衍圣公

张姥姥赶走了孔令培之后，一天没有露面。伍次友和李云娘心中惦记，忐忑不安。直到掌灯时分。这个神秘的张姥姥才带着一个郎中来给二人看病，又命人抓药，给云娘另外安排住房。待汤饭用过，一切妥贴，这才到西厢房坐了：“二位，我原说去去就来的，谁想闹了那么一出戏。白天忙，只好晚上来了——我是个做庄稼的，没有那些陪客的礼数，你们不要见怪呀。”

云娘和伍次友歇息了一天，精神好了许多。伍次友便走了过来向张姥姥深深一礼。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云娘道：“大娘如此厚恩，我们总有一天要报答您老的。”

“哎，不要说这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孔家这个令培，小时候还不坏，没想到越长越不是东西！半年前他见了一次郑春友，回来便又是钟三郎，又是吴三桂，又是要出真命天子了，中了邪似的，只盼着天下大乱！没瞧瞧自前年停了圈地，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什么夷人不夷人的，老百姓家谁管那个呀。康熙尊孔尊孟、敬天敬祖，处事又这么通情达理，我瞧着也是中国人的作派。”

伍次友听着，目中灼灼生光，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便低头感慨地叹了一口气。

云娘问：“姥姥，那个孔令培都说我们了些什么？”

“说了——你是个大响马；说他叫于六——是于七的哥哥，还说这是郑府台问实的了。”

“姥姥，您怎么想呢？”

“全是胡扯！谁不知那个郑春友又想着害人？头年杀了个于五，又杀了个于八，都成了反贼！他想杀谁，谁就是反贼！于七造反年间，我才十几岁，哪里能有个于六像这位先生这个岁数的？——说到你，那更不像了，这么娇滴滴的一个黄花姑娘家，怎么会是响马？阿弥陀佛，罪过呀！”

“姥姥您深明大义，不瞒您说，我倒真是‘响马’出身呢！”她心中十二分感念张姥姥，再不存半点戒心，便将自己从小的遭际，如何到了汪家，又几乎被害，怎样上终南山，又为什么下山救了伍次友，伍次友又是怎样一个人……一五一十地全说给张姥姥听。张姥姥听了，一会儿泪光闪闪，一会儿毛发森森，一会儿张口微笑，一会儿又怒气填胸。

“好姑娘，你们大难不死，真是再世为人了。哎！这比大书、鼓词里头说的事还热闹几倍。要不是见了你们，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既然那位苏姑娘已经皈依我佛，我瞧着你俩倒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儿，怎么就不能——”一句话没说完，云娘已飞红了脸，伍次友也痴痴地望着窗外的暗夜，叹着气低下了头。

“不说这些了。”张姥姥见二人神情尴尬，笑道，“你们先在这里安生住下来，就算是兄妹罢。等平静了，你再陪他到北京去见皇上。”说完便欲起身告辞。

云娘见她要走，心里有些舍不得，忙道：“姥姥别忙，早着呢！今日这事我心里有点不解：听说孔家在山东势力很大，官府都依着它，怎么这孔令培倒像是怕姥姥似的，您怎么就镇得住他呢？”

伍次友睁大了眼睛盯着张姥姥，这也是一天来萦绕在他心里的一个绝

大的疑问。

张姥姥回过身来，为伍次友和云娘各倒了一杯茶，然后慢慢他讲起了这件发生在七百多年前的往事：

那还是后唐五代之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孔家的家道也就日渐败落了。

“当时孔府掌印的是第四十二代公爷孔光嗣，是三代单传。这位公爷，到了望五十之年才得了个儿子，起名叫孔仁玉。三千亩地一棵谷，就这么一根苗苗，怕在府里养不活，便叫奶妈张氏抱回家去抚养。

当时有个洒扫户叫刘末，因进府当差，改名儿孔末。老公爷瞧着他勤谨老实，就把府库、名器、财帛和族里六十宗户、本支孔家的家谱都交给了他掌管。开初人们也不当回事。——谁想这孔未见世道乱了，就趁机先盗了府库的银子，又私改了祖宗家谱。日子长久了，竟说他原来就姓孔，也是圣人的血脉。

“到了后来，乾化三年的八月十五，老公爷在花园里设了酒筵，请阖府伙计吃酒。孔末一旁掌筵，二更以后，孔末扶着醉醇醇的老公爷回房，趁没人，竟下毒手勒死了老人家。

“那孔末杀了老公爷之后，出来召集孔府的人说：老公爷已经归天，临死有话，叫他孔末接印。还说孔仁玉是老公爷的侍妾与外人的私生子，接不得孔氏香烟，命人抓来杀掉。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灯笼火把，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

“张姥姥一家人欢欢喜喜拜完月老儿，正要睡觉，听见门外像涨大水似地嚎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一开门，原是孔末带着几十个人蜂拥进来——一下子把姥姥吓愣了。孔末在灯影里，手里提着一把雪亮的刀，立逼姥姥交出孔仁玉来，如不答应，便满门杀绝！

“姥姥抖抖索索进了里间，见自己最小的儿子正和孔仁玉在炕上争月饼，叽叽嘎嘎地满炕爬。她上去一把抱起仁玉，亲了亲，眼泪像断线珠子一样落了下来。欲待往外抱。又实在割舍不得，便抱起狗儿。狗儿两只温乎乎的小手拿着月饼直往姥姥口里塞，口里叫着‘娘，吃，吃，吃嘛！’……娘生孩子养，哪个都是心头肉啊！

“就在这时，门‘哗’地被踢开了！孔末一步跨进屋里，杀气腾腾地问：‘哪个是孔仁玉？’两个孩子见这个阵仗，吓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子三个抱成一团，哭得天昏地暗……姥姥暗想，我好歹有三个儿子，可孔家只有这一条根苗，咬了咬牙抱起狗儿递给了孔末……那狗儿又惊又怕。抱着姥姥脖子死不撒手，哭着叫：‘娘，我怕……’

“姥姥拍拍狗儿，把炕上的糖果月饼都塞到孩子怀里：‘儿啊，不怕，不怕，一会儿就……好了！’

“孔末认定了这孩子就是孔仁玉，一把抓过去，当场就把他杀死了……

“为了避祸，张姥姥全家出走，在石门一带深山里住了十几年。姥姥日夜里纺线。织布、给人家帮工绣花，洗衣服缝穷，攒的钱一点点都拿出来供这孔仁玉读书。到了后唐明宗年间，孔仁玉进京赶考，金榜高中。朝廷授他任大学士，回来接姥姥进京。这时，姥姥才敢把这事儿向他说明了。

“孔仁玉听了姥姥的诉说，连夜赶回京城，把自己的悲惨身世细细写成折子呈奉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曲阜拿了孔末，碎刚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仁玉接了，这就是孔家第四十三代‘中兴祖’。”

云娘听到这里，精神一振，笑着问道：“这么说，‘姥姥’这个称呼一直传下来了是么？”

“嗨……姑娘好聪明，还真是这样。孔仁玉当了孔府的衍圣公之后，不忘奶妈舍子救主和养育教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奉张家为孔府的世代恩亲。‘姥姥’是官称，传给张家的长房儿媳妇。每一代衍圣公接印，都要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支龙头竹节拐杖，如今已传了二十代了。拿了这拐杖，连衍圣公爷都能打得，更不用说孔府的上下人等了。”

“哦！怪不得早上姥姥一说拿拐杖，就把孔令培吓跑了。哈哈……”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七百年来，孔府和张家辈辈有亲。我的大女儿，就是当今衍圣公的夫人。我们张家，并不看重这些，可孔府是圣人后裔，天下敬仰，最重的就是一个礼字，一个信字。孔令培要在我这儿捣乱，让孔家知道了，不剥他的皮才怪呢？好了，天不早了，你们歇着吧，现在，二位知道了我这姥姥的身份来历，该不怕了吧。你们安心养伤治病，孔府那边，还有几个年青举子。过些天我叫他们过来，跟着先生好好学学。让他们也长进得快一点。”

张姥姥说完起身走了，伍次友和云娘看着她的背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虽然府衙里逃走了李雨良和伍次友，张姥姥又碰回了孔令培，袁州知府郑太尊却仍决定大出红差，处决所有的在押罪犯。原因很简单，伍次友既已出走，又拿不回来，他这个知府是做不成了，须立刻逃往云贵。狱中在押的三十名死囚，除四名盗贼、奸淫的刑事犯外，不是在云南哗变返回中原的官佐，就是钟三郎会众的反叛。自己的真面目一旦暴露，上边就要重新审核，让这些“叛贼”从郑春友手上活着出去，又有什么脸面见平西王呀！所以，当孔令培回来报告在曲阜无法捉拿伍次友的消息后，郑春友先是一阵惊恐，又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想不到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依旧是镜花水月，水月镜花……哈哈……”

听他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吓呆了：“太尊……你这……这是？”

“太尊？太尊已经没有了。令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在此一年半，你知道我刮了多少？”

孔令培瞠目结舌不敢回答。

“哼——你不好意思猜吗，告诉你，我贪了十五万！这十五万分了三份，一份给了平西王；一份给了朱三太子；余下的五万我用来打点身边的人！所以，对于当朝我算得第一赃官，对于平西王和朱三太子，我却是第一清官！若是我身遭不测，请你将这话传遍天下。”

“那怎么会？伍次友并没有出袁州，我们还是要想法子捉拿！”

郑春友冷森森地一笑，“我手中若有兵，还用得着你说，可叹哪可惜，朝廷竟没在袁州驻兵。你们孔府有兵，却又不听你的调遣……”

“太尊，您，您要是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郑春友不言声，来到桌旁提笔写了一张条子，又小心地盖上自己的官印，交给孔令培：“你拿这个条子到库里提一万银票，远走高飞吧，到云南，到北京投世子都成！”

“那您呢？”

“我？放心——我不傻！今日四门齐开，斩决在押犯人之后，我也要裹

银而逃了！”说着便笔走龙蛇、文不加点地亲自起草杀人文告。写好了，自己再看一边，见孔令培还怔怔地坐着，便道：“你还不去，是怎么了？”

“我怕……怕伍次友抄了我的家……”

“国都没有了，哪还有家呢？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表弟朱甫祥在固安罢官后，已在抱犊岗和大响马刘大疤拉会合，啸聚了七百多人，我已写信请他留意。他知道此中情由岂肯放过伍次友，我现在……说着，回身摘下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抽出来弹了弹，那剑发出嗡嗡的金属颤鸣，“我现在最恨的是皇甫保柱！王爷怎么选这样一个人来办大事？若不是他怠慢心软，我郑春友能有今日之祸？”

孔令培还在痴呆呆地听郑春友说话，却不料郑春友忽然举剑刺了过来，孔令培躲闪不及，那剑一直穿透他的后心。

“你！”孔令培怒目圆睁，强撑着不肯倒下，“你这是为什么？说出来叫我死得明白！”

郑春友端一杯凉茶喝了，笑咪咪他说道：“爱国者不能爱家，爱家必然惜身，而惜身者必然卖友！我这是成全你，伍次友知道我杀了你，还会抄你的家么？”

孔令培瞪着眼睛听完，扑咚仰倒在地，无声无息地死了。郑春友拔出剑来，扯过桌上台布，揩拭干净了，佩在身上，出来将大门反锁了，气宇轩昂，面色从容直趋签押房。

西菜市刑场阴风惨惨，杀气腾腾。三十二名刀斧手一色儿的绛红大袍，玄色腰带，赤裸着右臂。磨得雪亮的鬼头刀刀钩朝外，宽厚的刀背压在多毛的前胸上。他们不耐烦地站着轻轻跺脚，脸上泛着黑红的光，刑场四周布满了衙役，连知县衙门的人都调空了。正中面南的一座高台上摆着一张公案。几十根亡命签牌整齐地摆好了。郑春友身穿簇新的官袍，立在案后提着朱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地——勾牌，交给司书发下。只见各班番役人等已经到位，郑春友便吩咐：“预备好，本府亲自监斩！”

“扎——”下面雷轰般长应了一声，便推着插了亡命牌的犯人出来。瞧热闹的老百姓一阵骚动，都伸着脖子看。突然，人群中传出一个孩子的喊声：“慢！人命关天，口说无凭。知府大人既是奉上命杀人，就该拿出公文来，让大伙瞧瞧。”

刑场上，行刑的、受刑的、看热闹的和衙役们，都被这一声喊惊呆了：“哪来的野孩子，这么大胆，竟敢在这种时候，挑知府大人的毛病。”郑春友听了更是吃凉，但他知道，此时此刻不容犹豫，不容耽搁，脸一沉怒声喝道：“大胆！来人，把这个小毛崽子拿下一齐正法。”说着几个差役就向孩子扑了过来。谁知那孩子一不回避二不躲闪，却迎面走了出来。他步法轻灵，出手快捷，众人还没来及看清他的面目，跑在前边的一个差役已经被他拿住。只见那孩子一手扭过差役的臂膀，一手抽出腰间配剑，“嚓”的一下，差役的一条胳膊已经掉在地上了，刑场周围发出一片惊呼。那孩子神气活现地往场子中间一站：

“郑春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青猴儿爷爷来了，后面还跟着钦差大人呢。你这狗官还不下来接驾吗？”

二十四 除隐患追随四公主 悼亡友图报吴军门

青猴儿闯了郑春友的法场，他手提宝剑站到场子中间，神气活现地大声喊道：“青猴爷爷奉着钦差大人到了，郑春友你这狗官还不快来接驾吗？”

随着喊声，几十名校尉，冲开人群，步入刑场。众人簇拥着一位神态庄严的女子，和一位气宇轩昂的将军。只见那位将军径直走向监斩台，把郑春友提起来扔在地上，又回头向那女子说：“请公主升座！”那女子昂然走到中间，擎起怀抱着的一个明晃晃，金灿灿的牌子不怒自威地说：“郑春友，你知罪吗？”

郑春友趴在地上，抬头一看，见金牌上刻着四个大字：“如朕亲临。”不由得魂飞魄散。“啊，天子令箭！”他知道，这一下全完了，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被擒。他强自镇定了一下，抬起头来问道：“恕下官无礼，钦差大人按临袞州，既无廷寄，又无上宪照会，仅一支金牌，不足为凭。何况自古以来，哪有女流之辈任钦差大臣的？定系刁妇恶奴冒充钦差，欲要劫持法场，图谋不轨。”他越说越来劲，竟冲着台下的衙役们高喊一声：“来呀，把这个冒充钦差的刁妇与我拿下！”

台下衙役们还在彷徨，郑春友的脸上，早挨了一记清脆的耳光。打他的正是那位将军：“狗奴才，胆敢如此放肆。听着，我乃奉旨出巡的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驸孙延龄。上坐的乃是钦差大臣、天于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贞！还不跪下参拜？！”

一听说钦差竟是和硕公主夫妇，郑春友吓得瘫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看热闹的人群，早就听说过，本朝有个独一无二的女侍卫，谁不想看一看这位大名鼎鼎的“四格格”的风采呢，人群中立刻骚动起来。可是他们不敢往前挤，只是在窃窃私语议论着，刑场上的气氛，霎时间倒转过来。郑春友带来的衙役，快班，刀斧手，一个个灰溜溜地楞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而待决的囚犯们眼中却迸出了希望的火花。

这位和硕公主四格格孔四贞，确实是来历不凡。原来在大清开国之初，平定南方的战争中，因为战功煊赫，被封了异姓王爷的本来是四个人，就是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还有定南王孔有德。因为孔有德在与明军的最后一战中死去，他又没有儿子继承王位，部下将领交由孙延龄节制。而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便被当时的皇太后收养在宫中，待为亲女，恩宠倍加。这个孔四贞，将门虎女，有勇有谋，却偷偷地爱上了顺治皇帝。后来，顺治出家，孔四贞怨痛之下，奏请太后允准为顺治守护陵园，被封为一等御前侍卫，又被皇太后认为义女，封为“四格格”。用句汉话来说，就是四公主。当现存的三藩蠢蠢欲动、密谋叛乱之时，孔有德的旧部军心不稳，将校不和。两个重要的将领中，马雄在暗地勾结吴三桂。王永年呢，忠于朝廷却又与孙延龄不和。为了保留广西这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不被三藩拉过去，康熙才下旨召见孙延龄，封他为上柱国将军。并由太皇太后出面，指他为四格格和硕公主孔四贞的额驸，意在宠络孙延龄并替他树威。最近，又让孔四贞带着孙延龄一同返回广西，以便节制她父王孔有德的旧部。孔四贞出京之前，入宫陛辞，康熙交给她一个秘密使命，要她沿途暗访失踪了的伍次友。所以，不管孙延龄如何着急。要从陆路回广西，孔四贞却坚持非要坐船沿运河南下不可。在袞州停船上岸之后，正巧碰上从府衙逃回的青猴儿，孔

四贞把青猴儿带回船上，问明了情况，知道郑春友已经用哑药把伍先生嗓子弄坏，并要和在押犯人一齐处决，这才带着青猴儿，混在看热闹的百姓中，要劫法场救下伍次友和李雨良。

三十二名待决的死囚，见钦差大臣拿下了郑春友，心中泛起求生的希望，一齐大叫：“钦差大臣，我们冤枉啊！”

孔四贞向侍卫们吩咐一声：“带他们上前回话。”

犯人被带过来跪在台前，一个个争先诉说自己的冤情。青猴儿跑到跟前挨个辨认，竟然没有伍次友和自己的师傅李云娘，忙去向公主报告了。孔四贞沉吟着说：“这里没有就一定是逃出去了。咱们再慢慢访查吧。”说着向台下叫了一声：“戴良臣！”

孔四贞的家将头目戴良臣应声出班：“奴才在！”

“传我的令，郑春友身为知府，却草菅人命，不经朝廷批准，擅杀无辜，立即就地正法。”

“扎！”

戴良臣一挥手，两个校尉走上前来，架着郑春友便走。青猴儿却快步赶了过来：“军爷，别脏了你们的手，把这小子交给我吧。”说着把郑春友当胸抓住；“狗东西，还认得小爷吗，今天爷和你家仇国仇一块算了！”他骂一句，捅一剑，直到把郑春友的罪状都说完，才往他心窝里又猛刺了一剑，结果了这狗官的性命。周围的百姓，扬眉吐气，鼓掌叫好。

孔四贞又把袞州的差役、书办们都叫到近前，好言抚慰，叫他们各尽其职，守护衙门，等待新官：“我孔四贞一向不肯擅杀无辜，只因郑春友罪大恶极，才请出天子令牌来斩了他。你们回去要护好衙门，等待新官。我立即行文照会山东巡抚，命他派人来了结袞州府的公案。这三十二名待决囚犯，还要你们带回衙去，妥为看守，听候上宪派人来复审裁决。”

众人看见钦差如此公正廉明，又如此有恩有威，谁敢不敬，一齐跪下磕头高呼：“谢谢公主恩典！”

处置了郑春友，孔四贞又派人在袞州城外查访了三天，仍是查不出伍次友和云娘的下落。孙延龄急着回广西，公主也知道，三藩闹事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父王的部下六万将士，久无主将是不行的。只好决定立即拔锚启行。几天来，和硕公主见青猴儿年纪虽小，却有一身好武艺，人又机灵、活泼，很是喜欢，便再三劝着青猴儿要他跟着南下。开始青猴儿非要留下找寻师傅不行，后来，公主对他说：“你的母亲被郑家人卖到广州了。随我南去，说不定还能找到她呢？”

青猴这才动了心，他跑到岸上跪下哭叫一声：“师傅，不是徒儿忘恩负义，实因公主姑姑为我报了血海深仇，又要帮我寻找娘亲，我才答应去服侍公主的。等徒儿找到了老娘，一定再回来寻找师傅和伍先生。师傅，徒儿向您拜别了……”

孔四贞带着青猴儿到达桂林，已是康熙十一年三四月了。因为走水路要绕很大一个圈子。先沿运河南下至广陵，在瓜洲渡口换了大船逆流而上，经芜湖、九江、武汉、岳阳，直到重庆才弃舟登岸。再迤迤南行，便进入横断山脉。这里，左有万丈高崖，右有流云急水；幽谷中老树错节盘根，虬枝藤缠；长满了苔藓的石道绿荫浓密；气势磅礴的瀑布飞流而下，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水光山色在秀丽中带着一种阴森森的忧郁格调。在江淮平原上长大的青猴儿可开了眼界了。

可是，越往前走，孔四贞的心情就越发沉重。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能勾起她心中的回忆。她怎能忘记呢？顺治九年的七月初四，桂州城被李定国攻破。父王孔有德饮剑自刎。乳母带着她趁夜逃了出去。就躲藏在对面山上的石洞里。回想起来，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如今，她，定南王的女儿，当今太皇太后的义女孔四贞又回到广西，回到了父王的爱将中间来了。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

孔四贞回头望了一眼，丈夫孙延龄骑在马上，左顾右盼，志得意满，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隐忧。孙延龄是父王的爱将。大婚以后他在自己的面前，也是百依百顺。可他与部下将领马雄有换命之交，而马雄又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过从甚密。到了关键的时刻，能担保丈夫站在皇上一边吗，就连那个跟了父王多年的包衣奴才戴良臣，近来，也似乎有点和自己离心离德。在京城他们都挺规矩，但是一过重庆府，似乎又变了性情，真是让人有点捉摸不透了。他们是不是以为一旦手中有了军权，便可以不再听我的号令了呢？

孔四贞回到桂林后发现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而且看出，局势比她路上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桂林驻军王永年和马雄两个都统，因为争军饷不成，已经翻了脸，孙延龄自己的十三佐军马有两个副都统弹压着，虽然不致闹出乱子。却也不敢轻易介入马王两部的争斗。广西总督是尚可喜的旧部，偏袒马雄，广西巡府却是熊赐履的门生，庇护王永年。双方格格不入，加上风传耿精忠和尚可喜的事儿时有发生，所以孙延龄一回来就忙上了。半个月来，会督抚，召人议事、处置积案，调停各部关系忙得团团乱转，但却从来不把外边发生的事告诉给孔四贞。

这一天，吃过晚饭，天色渐渐阴了下来。浓云压得低低的，天地间一片昏暗。一阵阵疾风吹得院里的大梧桐、木棉树不停地摇晃着。眼见大雨就要来临，孔四贞看到孙延龄又要出去，便叫住了他：“延龄，天气不好，你还要出去吗！”

“唉！我得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尚两家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啊！等天气好些，我再陪你玩儿——这里好景致多呢，什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

“我不要听这个，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孙延龄笑了一笑，说道：“唉，你用不着为他们那些小打小闹的事操心，不要紧。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就安享尊荣好了！”

“哼，我可没那个福份——你想把我当成菩萨供起来？别忘了，我是定南王的郡主，也是有官职的！”

“是，遵命！我的一等待卫阁下！”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嬉皮笑脸地走了。”

天黑以后，外面下起雨来，一阵儿大一阵儿小，把梧桐叶、芭蕉叶，打得劈劈拍拍地乱响，一股贼风尖溜溜地袭来，吹得窗扇几开几合，把窗帘儿撩起老高。孔四贞忽然感到一阵惶恐和寂寞，正待过去关窗户时，却见青猴儿浑身淋得精湿，光着脚丫子跑了进来，喘着气说：“姑姑，这是什么天儿，说下就下！”孔四贞笑道：“还不进去换换衣裳！跑哪去撒野了。淋得水鸡儿似的？”

青猴儿换好衣裳打了个喷嚏走出来。扣着钮子说道：“外头有两个人要见您，门上人挡住了，说要等额驸爷回来再通报呢！”

孔四贞心里陡地升起了怒火：“嗯，是什么人？”

“一个三十多岁，矮个子，黑豆眼；一个有五十多岁，说叫傅什么来着——”

“傅宏烈！”

“对对对，就是傅宏烈，可是门上的人说，额驸爷不回来，他们不能来见您。”

孔四贞身子一颤。她已完全明白，孙延龄这是真地要把自己当菩萨供到这儿了！她腾地立起身来，走到窗边喊了一句：“家将们谁在？”

“奴才在！”雨地里有人应声答道。孔四贞一看，也是自家的包衣奴才，叫刘纯良，“去到门上传话，请傅大人他们进来！”

“回主子话，戴头儿说了，来客得先见额驸……”

“混帐！戴良臣算什么东西？告诉门上，再擅自拦阻我的客人，立刻打死！”说完“砰”地关上窗户。

不一会，便听到门外有人高声报道。“下官何志铭、傅宏烈参见公主千岁！”

孔四贞起身相迎，“二位大人，免了这个礼吧，快坐下，这位不是兵部云贵司的何大人吗？你几时来到桂林的？”

“下官何志铭，到贵州公干，特绕道来此，想单独请见公主，有要事禀报。却不料一等七天，直到如今才有幸进来拜见。”何志铭说着抬起脸来，果真是两颗黑豆眼，亮得咄咄逼人。孔四贞听魏东亭说起他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衙斩将，单身入鳌府游说的故事。今日一见，果然是个极其精明强干的人，“哎，你是兵部的司官，赏着侍郎衔，要见我有何难。”

傅宏烈站起身来，接着说话了：“公主，见您不难，要单独见您却很难。今晚额驸他们在聚仙楼和吴世琮、汪士荣吃酒说话，我们才趁空儿来求见公主。有些话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什么聚仙楼，什么吴世琮、汪士荣？”孔四贞一跃而起。

何志铭格格一笑：“公主安坐！”又转过来对傅宏烈道，“傅大人，我估计得如何，公主果真不知道！嘿嘿，公主休惊，他们的那些事公主日后自会明白。今天下官来此，却为了另一件事——”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张残破不全的纸片递给孔四贞，“公主，此乃一封血书请您过目！”

孔四贞接过一页血迹斑斑的残纸，心里打了个寒颤，对呆立在一旁的青猴儿说道：“你到门口看着点！”

纸上的字并不多，用的血却极多：

求天恩明查夫君吴六一之死，吴黄氏泣血绝笔

血书已经变成绛紫色。何志铭上前将纸翻过，却是墨写的，不过已经念不成句了。何志铭解释着说：“公主，这是康熙八年伍次友先生给吴军门写的赠诗，以此为证可见这血书确实出自吴军门的家中，决非有假。”

孔四贞没有说话，她的脸石刻一般，毫无表情。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唰”地一个闪电，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透亮，接着又是一阵炸雷。孔四贞的脸像纸一样苍包颤声问道：“如此看来，吴六一将军死于非命？这，这是从……哪里……”

傅宏烈叹道：“吴公子和他的奶母现在在下官府里，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校尉也在那儿。”

“可叹一代名将，不明不白地死于小人之手！”何志铭当年与铁丐吴六一一起，出入于百万军中，坐镇在北京城内，多少风风雨雨。几多慷慨悲歌。

却不料，这位驰骋沙场的一代名将，刚蒙皇上重用就被人害死了。此刻想起一幕幕的往事，不由得泣然泪下。

“杀吴六一的是谁？”孔四贞想起自家处境，又难过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尚之信、还有孔王爷治下的马雄、戴良臣！”傅宏烈毫不犹豫他说道。旁边的何志铭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还要加上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士荣！”

二十五 治刁奴公主立家法 收脱缰侍卫传军令

傅宏烈与何志铭冒雨来见孔四贞，并对她说了铁丐吴六一并非暴病身亡，而是被人陷害。而且杀害吴六一的，正是尚之信、马雄和戴良臣。孔四贞吃惊不小，正想再问，何志铭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恐怕不仅仅是他们三个人，还要再加上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士荣。傅宏烈却摇头道：“哎，何兄，汪士荣当时并不在场，这是有证人的。”

何志铭冷笑道：汪士荣这个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妇，而又多才多艺，连宏烈兄也对他十分怜爱，却不知此人毒恶。我可断定杀军门一定是他的主谋。傅兄，早晚你总要吃他的亏！”

孔四贞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争执，这情况来得太突然了，她一时还接受和消化不了。马雄和戴良臣都是自己身边的人，他们会做出这等事吗？她站起身来拔出悬在墙上的宝剑，用手指轻轻叩着，剑发出铮铮的鸣声，过了好久，才沉思着说：“二位大人，你们的话我当然信。再说此事非同小可啊！吴六一这人也是不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弄死了……”

傅宏烈道：“据乳母说，他们用缓发毒药。原来打算慢慢治死吴军门。可是又怕圣上接到吴六一病报，派遣太医来医治，不得已了才下此毒手，用了剧毒的鸩酒——吴军门在筵席上发觉中计后，曾拔剑连杀十二名王府侍卫，还砍伤了马雄的脸和腿……”

孔四贞大发雷霆，厉声说道，“调你的人证过来！我要在桂林问这个案子！”

何志铭连忙劝阻：“公主不可，不可！我们来这儿并不是要告状，只是想单独对公主说明真情，请公主多加防范，刻意留心！公主啊！帐前的故人虽多，却已非故人的心肠；下面兵丁虽众，用命者能有几何，此事即便申奏朝廷，恐怕也要留中不发，何况您身处危境，更不可过问此案，一旦引起剧变，关系不小啊！”

“我请公主往最坏处打算。”傅宏烈说“下官那里已暗地训练了三千兵丁，以备非常。万一事有不测，公主可先往下官那里暂作回避。”

不等傅宏烈说完，孔四贞突然纵声大笑：“二位真是以寻常女子看我了！广西若非险地，圣上要我回来做什么？三军六万余人，与我父恩结义连数十年，马雄他没想想，杀了我孔四贞，他自己的军队便要乱！只要我在广西一日，即使他们造反，也不能全力对付朝廷——傅大人，你放心回去练兵，用得着时，我自会找你；何大人，你回京为我带一份密折，我为傅大人请调一点军响。”

“好！下官遵命。”

孔四贞面孔忽地一沉，“青猴儿！传话刘纯良，叫戴良臣带着包衣家将都过来！”说着对傅宏烈和何志铭一笑，傅何二人对视一眼，不晓得这个莫测高深的少妇要干什么。

三四十个家将冒雨来到了正厅。戴良臣走进来，不安地看了看两个陌生人，打千儿跪下道：“奴才戴良臣率家奴刘纯良等四十三名奉命过来。给主子叩安了！”几十个包衣奴才跟着黑鸦鸦跪了一地。

“你往前站！”孔四贞目光如刀似剑地盯着戴良臣，冷笑道：好一个戴良臣，我们孔家调理出来的好奴才！你干的好事！”

“不知奴才做错了何……”

“嗯？”孔四贞冷冷一笑，背起双手逼视着浑身发抖的戴良臣，“我问你：马雄脸上的伤疤是哪儿来的，他的腿又是怎么了？”

“公主！听说是从马上……摔下来，被竹茬儿……”

“好哇，你还不肯说实话，嘿嘿，你是不是我家的家生子儿奴才？”

“是，是，奴才家侍候王爷已经三代了。”

那好，你可记得那个保儿是怎么死的么？”

“是……是装进烧……烧红了的铁笼子……”

“嗯，好记性！刘纯良，架火！青猴儿，你不是喜欢看杀人放火么？姑姑让你瞧个新花样儿！旁边的傅宏烈何志铭虽不动声色，看到孔四贞家法如此之酷烈，心里也是阵阵发寒。

戴良臣面如死灰，泣不成声地号啕大叫，急忙爬了几步跪到孔四贞脚前：“不！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门他们逼我干的……我没伤吴军门一个手指头啊……求主子开恩，开恩哪！”

“哼！马军门是你哪门子主子？”孔四贞脸上毫无表情，“噌”地一声将一柄匕首扔了过去，“吴军门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牵制三藩，到任才一个月便被你们这些鼠辈杀害，叫我怎么能饶你——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允你自行了断吧！”

戴良臣说了声“谢公主！”他觉得免受火笼酷刑已如蒙大赦，便毫不迟疑地抓起匕首，一仰身子便要往下扎。

“慢！”何志铭摆手止住了戴良臣，对孔四贞陪笑道：“公主，我为良臣求个情。他虽死有余辜，但毕竟不是主谋。公主不妨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允其戴罪立功如何？”

孔四贞很欣赏何志铭的聪明，却假作沉思，半晌才道：“好吧，瞧着何先生的面子，先寄下你的狗头。你们这些包衣家将自今夜起，暂充我的卫队，仍归你带领，听到了没有？”

“扎”！戴良臣大汗淋漓，“谢主子不杀之恩，谢何先生救命之恩！”

“我问你，额驸今天到哪里去了？”

“在聚仙楼吃酒。”

“嗯！客人是谁，何人做陪？”

“回公主，请的是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汪士荣。陪的人有马雄、还有……”

这突然而来的事变，使孔四贞一腔热血沸腾了起来，她不能容忍父王的部下出现邪恶之人，也再不能容忍丈夫把自己架空的行为了。她要收回父王的军权，左右贵州的局势。想到此对何志铭和傅宏烈说：“家门不幸出此不肖之人，让二位大人见笑了。二位请，改日我登门谢过。”转身又叫：“戴良臣，带我去聚仙楼！”

聚仙楼上，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举行的宴会已经接近尾声。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谋士汪士荣是主客，已经喝得醉意醺醺了，还在高一声低一句地唱曲调笑，却不妨孔四贞带着家将侍卫突然闯了进来。在这里陪客的包括孙延龄在内，都是定南王爷孔有德一手提拔的将士。对王爷的爱女，对这位有着传奇经历，挂着公主、一等待卫身份的孔四贞一向是十分敬畏的。此刻，见她怒气冲冲地走上楼来。正喝不的不喝了，正吃的不吃了。一个个惊得变貌失色，一齐站起身来，又一齐跪了下去：“不知公主大驾光临，未将等迎

候不及，请公主恕罪。”

孔四贞根本不理睬他们，指着吴世琮和汪士荣说：“吴公子和汪先生见谅，夜已深了。请回驿馆休息吧。刘纯良——送客！”

二人见公主来势不善，张口就下了逐客令不敢多言，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出去。

“孙延龄！”

“卑职在！”

“朝廷封你为上柱国将军，命你辅佐我治理广西。你应该明白，广西自古就是边陲重地。东控闽粤，西连黔滇，山川险要，苗瑶杂居。如今这两广云贵之地，军心不定，民心不安，谣言四起，盗匪丛生，不是太平宴乐之时。你我奉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辅佐我治军、安民。”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有理有节，而又客客气气，但是在座众人，谁都能听出来。公主这是要收回军权了！一个个诚惶诚恐，不敢仰视。孙延龄的傲气也被打垮了，一迭连声他说道：“是，是，是，末将唯公主之命是从！”

“唔，这就好，你肯为我，我当然也要为你，我们总是夫妻嘛。从今日起，你当好你的上柱国将军，军马操练，行军布阵还是由你指挥。不过——将校的升迁，军队的调动，以及与督府、藩镇和邻省的公事往来，军情议事，我们要商量着办；因为我不明情况，就无法上奏朝廷。你说，是吗？”

“是是是，末将遵命！”

“还有，你既然要帮我办好桂林的事，和那些乱七八糟的闲人，还是少来往为好！”

“扎！”

“传我的令，明日卯时，在行辕台集合三军干总以上的将领，由我宣读皇上圣谕，重申军令！延龄，走吧，咱们一同回府！你们大家也都各归防地吧！”

汪士荣和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跑到广西来，正是他们阴谋计划的最后一站。他们带着吴三桂的旨意，在三藩中游说，已经打出去了几张硬牌，要逼着康熙在撤藩的大事上做出决断。

先出场的是尚可喜。他以年迈为名，请求皇上，允许他回到辽东去养老。让儿子尚之信接替了他当平南王，镇守广东。这封奏折上去不久，朝廷议论纷纷，有说应准，有说不准，各有各的理由，但都是怕得罪了三藩，引起战事。康熙却是心里清楚，这是三藩的有意试探。如果朝廷准了尚可喜的奏折，让尚之信继承了王位。那么，平西王的王位就要由吴应熊继承；靖南王的王位也应该让耿精忠的儿子继承。三藩势力一代代延续下去，还有没有止期，再说，既然准了他们的儿子接位，又有什么理由再提“撤藩”二字呢？所以，看到几次大臣会议都未能做出抉择，康熙觉得，这个机会再也不能丢掉了。他圣躬独断，亲自批准了尚可喜的奏折。“尚可喜退位之请照准。尚之信继承王位之说不可。”这就等于是明令撤去了一藩。

接着耿精忠也上了奏折，直接了当地提出请求撤藩归养。康熙毫不犹豫，提笔一挥：“照准。”哼，看你吴三桂怎么办？”

这一下，吴三桂可真被动了。三藩之中，两位藩王自请撤藩，而且都被皇上准了，自己便装糊涂是混不过去的。“人家都敢自请撤藩，你为什么不敢？是不是另有企图啊，”可是，他也知道，自己如果也提出撤藩归养的请求，朝廷也会同样地批准。到那时，泼水难收，再想不撤，可就没办法了。

刚开始，他想拖一拖，看一看，看康熙怎样发付他这个平西王。可不料，这个小娃娃还真能沉得住气，硬是要等他吴三桂先说疾。实在没法了。只好也修了一份奏表，说自己年纪太大，身体不好，特别是眼睛又有疾。请皇上准他告老还乡，回辽东安度晚年。

这封奏折一入紫禁城，康熙马上就把熊赐履、索额图、明珠等人叫进宫来。还特别传了对撤藩最有主见的周培公，也一齐来见他。众人叩见之后，康熙赐了座。把吴三桂的奏折让大臣们传阅了。然后，胸有成竹地说：“众卿，依你们看，吴三桂是否有诚意呀！”明珠抢先回话：“主子，吴三桂这奴才，还会有什么诚意。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他不请撤，行吗？”

熊赐履也奏道：“圣上，吴三桂这奏折里说：‘臣一旦交出兵权，朝廷即无西南之忧。’似乎是抱怨皇上对他不信任。另外，字里行间似乎还夹杂着一点兔死狗烹的悲鸣。”

“唔，你看的很准。周培公，你说呢？”

这里面的人，数周培公的官职最低，听见皇上问话，急忙跪下：“万岁，臣以为，尚藩、耿藩既然已经撤了，吴三桂当然不能例外。但是，却不能只给他批照准两个字，而要恩威并用。自请撤藩应予嘉奖，牢骚怨上，却要驳斥，以使他不敢轻视圣主，妄生异志。”

“嗯，好！你在这里，替朕拟一道旨意来。”

“臣遵旨。”周培公叩头起身，来到几案旁，略一思索，便文不加点地写了出来，双手捧着，跪呈康熙御览。康熙接了过来，只见上面写道：“王心可鉴，王志可嘉，所请照准。朕已命甘文（火昆）接任云贵总督，自能继承王志，理好黔滇。王爵高位显，与国同休，国家岂能做烹狗藏弓之事。王之虑过矣。旨到即可乘舆北来。朕当扫百花之榻，设醇酒以待。”

康熙仔细看了两遍，点头称赞：“好，写得好。有讽有劝，有警有告。吴三桂也太多心了。他那么大的功劳。荣归辽东养老，是风光排场的事嘛。只要他自己不惹乱子，朕是不会难为他的。好吧，这件事就算定了。你们都跪安吧。噢，周培公，你再留一下。”

众人辞去之后，康熙站起身来，把魏东亭叫了进来：“小魏子，朕今日心里高兴，多少天没出去玩了。你和周培公陪着朕去散散心吧。”一边说一边径自出殿走下了台阶。魏东亭和周培公也连忙跟了上来。

在乾清门前魏东亭紧赶几步凑到康熙身后问道：“不知皇上想到哪里散心？”

康熙站住了脚，回头问道：“吴应熊的家离这里远么？”跟在后边的周培公心里一惊，站住了脚步。魏东亭也吓了一跳，忙答道：“远是不远，就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万岁爷不是要到他家吧？”

“嗯，朕正是想到他家。”

周培公忙上前陪笑道：“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下来。让奴才去传旨……”

“看把你两个吓的。吴应熊是个什么人物？当初鳌拜有那么大的势力，朕与小魏子他们四五个也曾去闯过鳌拜府嘛！跟我去一趟吧，吴应熊也是个难得一见的人物，他的抱负，他的心胸，他的权变，他的狠毒，都不同一般。”

“那……主子更不该轻涉险地……”

“哈……”康熙仰天大笑：“他就是虎穴，岂能挡得了我真龙天子！走吧，

咱们一起去闯他一闯。”

二十六 谈棋艺康熙施恩威 论时局堂主议行止

康熙皇帝带着魏东亭和周培公，要去找吴应熊。魏东亭见劝阻不下，只好依从。不过在走出乾清门时，又带上了狼谭，还叫了几十名侍卫，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保护，这才回来备马。一行四骑自西华门出了紫禁城，放马直趋宣武门。时值深冬，天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踏着冻土得得有声。久不出宫的康熙深深呼吸一口清冽的空气，笑问周培公：“怎么一街两行人家都是砧板响？”

周培公在马上摇摇头说道：“奴才不知。”

魏东亭却笑道：“培公是南边人，当然不知道。今天冬至，不大不小是个节气，——家家都在剁肉馅包饺子呢。”

康熙宽慰地笑了。老百姓过节都能吃上饺子，不能不说国事政局已渐趋兴旺。前两年这个时候出来，到处都是讨饭的、卖唱的和插着草标卖孩子的。这才两年多的时间，大街上五花八门都有了，三十六行虽不齐全。却也都粗具规模，像个兴旺的派势了，南方若无战事，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儿。他才十八岁，能做多少事情啊！想着想着，康熙的心里一阵阵发热，正要说点什么，身边的狼谭在马上扬鞭一指道：“主子，吴额驸的府邸到了！”

君臣四人来到门前，门上人要去通禀，却被康熙止住了。便由门上人领着，经过窄窄的通道直向后堂。这通道幽暗阴湿，苔藓斑驳。魏东亭和狼谭一左一右按剑从行，简直像架着康熙走路。康熙也觉得这座府邸修得实在古怪，很怕从哪间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窜出人。只有周培公似乎并不介意，大摇大摆地跟在后面，每过一个夹道，还要好奇地顾盼张望一下。

来到后堂，那个长随进去张望一下，出来笑道：“禀知爷门，额驸不在后堂，必定在花园好春轩，容奴才前去通报！”

魏东亭仍不让通报。这个院落太古怪，不见到吴应熊，不能让这人离开。便笑道，“还是一齐去吧！我们主子爷与额驸熟识得很，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客套。”

那长随一笑，便带他们往花园里来，边走边说：“这是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邸。里头太气闷，额驸常在后花园好春轩，到夜间才过来住。”

出了月洞门，顿觉豁然开朗，迎门便是两株疏枝相向的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砌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四周散置着一二十个盆景。园虽不大，却布置得错落有致。若是春秋天，到这里来读书下棋是很有意思的。

魏东亭根本无心看景致，他一直在观察着四周的形势，见吴应熊正和一个人在下棋，在一旁见战的是在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枢。

郎廷枢远远瞧见四个年轻人缓缓走来，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地低头下棋，忙用手指划着棋盘低语说道：“额驸，皇上跟前的小魏子来了。”其实吴应熊早已瞧见，手抓着棋儿故作沉思，听郎廷枢这一说破，头也不回他说道：“老熟人了嘛，何必客气？”

“额驸好雅兴啊！”

吴应熊突然抬头：“啊？皇上！”他忙丢下手中棋子，离座跪下叩头：“奴才吴应熊不知龙趾降临，未能接驾，伏乞万岁恕罪！”

康熙满面春风，一把扶起吴应熊，说道：“你这就不对了。朕这是随便走走，怎么会怪你呢？起来，都起来！”说着便打量那个和吴应熊下棋的人。只见他布衣毡帽，气宇轩昂，双眉高挑，目光闪闪，不禁暗自诧异：小小额驸府中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嗯，那位观战的听小魏子说是郎廷枢！这位叫什么名字？”

听见康熙问到自己，那个人忙跪下叩头：“回万岁，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标下副将皇甫保柱！”

“哦，保柱！是那位打虎救主的将军么，忠勇可嘉！”保柱见康熙衣着朴素，举止谦和，早已暗暗赞叹，却没料得康熙连这些事都一清二楚，不禁一愣，忙又答道：

“谢皇上夸奖，正是未将！”

“好好好，哎——你们接着下你们的棋！朕在一旁观战——狼廷枢、魏东亭、还有狼谭、周培公——来，我们观棋不语，坐看你们龙争虎斗！”

这盘棋已下到中盘，激战正烈。照棋面儿上瞧，吴应熊志得意满，胜势已定。保柱显得有些沉不住气。康熙还没看出眉目，周培公却微微摇头叹息。

吴应熊没有说话又在棋盘上投下一粒白子。保柱虽跟伍次友在袁州学过几招，毕竟初学好杀，没过多久，就已露出了败相。他知道求胜无望，便起身笑道：“世子不愧国手。保柱全军复没，甘拜下风，不敢言战了！”

吴应熊一笑说：“啊，哪里，哪里。你的棋艺看来也是受过高手指教的。病在求胜心太切，杀心过重，则反失先手。”说罢看了康熙一眼，脸上不无得意之色。

周培公心高气傲，刚才因康熙有话便守定了“观棋不语”的宗旨，此刻，见吴应熊咧着厚嘴唇，一脸的得意神色，心里便微微上火，轻笑一声道：“吴君，棋道渊深，岂在口舌之间，皇甫先生这棋是他自要认输。就眼前盘上战局，胜负属谁尚未可知呢！”

“哦，”康熙虽也觉得吴应熊刚才的话似乎暗含深意，听周培公这样一说，突然来了兴致，想鼓动着周培公教训一下这个狂傲的吴应熊。便转脸问道，“如此局面难道还能扳回？”

周培公说：“吴君的棋势败局已定。可惜的是保柱先生审局不明。”

吴应熊觉得这书生实在狂妄得没边儿，咽了一口唾沫笑道：“啊，如此看来，你定是国手了，那就请周先生接着下！不才也可借此请教。”

周培公没有应声却抬头看了看康熙。

康熙笑道：“你这奴才既出此狂言，还不赶紧应战？”周培公这才告罪入座与吴应熊战了起来。刚开始，还看不出眉目，慢慢地，棋盘上的形势可就大变了。只见周培公把一颗颗棋子，随手罢去，看似漫不经心，却是每一步都暗藏杀机。而吴应熊呢，渐渐地由趾高气扬变作低眉沉思，由手足无措又变为疲于应付。大冷的天，他的头上竟然冒出了热气。到了这时不要说粗通棋道的康熙，连对下棋一窍不通的狼谭也看出来，吴应熊已经全盘崩溃了。

康熙心中高兴，见周培公兀自提子攻取吴应熊最后一块角地，竟像是要让白棋荡然无存。又见吴应熊满额是汗尴尬万分，忙笑道：“算了，算了，周培公你也要留有余地么？”

周培公笑着起身：“世子见谅，周某得罪了。”

吴应熊气得脸色发白嘴唇乌青，过了好大一会，才回过神来：“周先生

果然是一位棋道国手。我失敬了。”

皇甫保柱佩服得五体投地。康熙高兴得合不拢嘴。今日这一战实在吉利，此刻如在皇宫，他立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了。

周培公拱手一礼，对吴应熊说：“额驸，看来，您的失利，也是因为‘杀心太重’啊！”棋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不能轻启杀机。你如平心对局，合理合情，尽人事而循大道，何至于就输得这样惨呢？”

他虽然说得十分冷静，在吴应熊听来，却句句都是刻薄讥讽，心头不由火起，浅笑一声说道：“聆听高论，顿开茅塞。不过据愚见，天道也好，人道也好，归根还要看谁的心谋深远。谋得深，算得远，便胜；谋略浅，算步少，便不胜，所以兵法才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也就是常人们所说的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是小，天定胜人乃大；不顺天应情便是因小而失大！吴君，不可自信自误啊！”周培公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吴应熊知道自己决非他的对手，便突然转了话题，把周培公撂到一边了：“唉呀，咱们只顾说天了！万岁爷亲临蜗居，连杯水也没有奉献，奴才实在太粗心了！”却听康熙说道：“哎——不必了，朕今日出来闲逛，随便到这里瞧瞧，想问你一件事——你父亲这些年身子骨儿究竟如何？”

皇帝问到父亲，臣子是必须叩头的。吴应熊忙跪下叩头答道：“奴才父亲常来家书。这三四年他身子越发不济了，有昏眩的病症，眼疾也很重。文章是早就不能读了。上次跌倒了，几乎中风，好容易才调养得好了一点儿……”

康熙听了沉吟良久，又道：“既如此，上次赐他老山参倒不合用了。你明日到内务府领十斤上好天麻寄回去。告诉你父亲就说朕说说的，人参断不可轻用。”吴应熊连连叩头，颤声说道：“万岁待臣父子恩深如海，三生难报！”

“不要这样。有些事朕一下子给你也说不清楚。你父亲送来了折子请求撤藩，朕已经批下去了，照允。大臣中有人以为平西王不是出于真心，你父亲那边也会有人疑虑——这些话诏书里是写不进去的，可是要传到云南，广西、福建就很不好。”

吴应熊听了好以芒刺在背，找不出话来应对，只是连连叩头。

“其实这些都是小人之见！朕自幼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明小丑跳梁，今日撤藩是为百姓修养生息。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如今又自请撤藩，这样深明大义的贤王到哪儿找去？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朝廷曾杀马为誓，永不相负，人以信义为本，吴三桂不负朝廷，朕岂肯做不义之君？”

康熙说得情真意切，又句句都是实言，连郎廷枢和保柱也暗暗寻思，皇上说得多好啊，王爷是不是太多心了，正思量着，康熙好像在回答他的疑问，又道：

“朕就是掏出心来，怀着异志的人，也未必肯信。若论大义，你是朕的臣子；若论私情，你是朕的姑父。咱爷们在这过过心，你写信把这个话传给你父亲，叫他拿定主意，首先不要自疑，更不要听小人们的调唆。又是煮盐、又是冶铜的，朕看大可不必。你说是吗？”

“是！主子如此推心置腹，奴才和家父当以死报效！”

“你在京时间太久了，这不好。倒像朕扣你作人质似的，你说是么？”

“是——啊，啊，不，不是！”吴应熊胸口怦怦直跳，苍白的嘴唇蠕动着，

慌乱得不知如何回答好。

周培公和魏东亭听康熙的话音，好像要把吴应熊放回云南去，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怎么能行呢？可是此时此刻却不能打断康熙的话，更不能表示反对，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康熙却自有打算：“吴应熊，你不要胡想乱想。你是堂堂额驸，皇亲国戚，怎么能是人质呢，说这话的人。朕真不知他是何居心！朕是滥杀人、乱株连的昏君么？鳌拜犯了多大的罪，朕都没有杀，他的四弟还照样升了官！你是朕的至亲，又是长辈，朕能忍心下手害你吗？”

“你父亲身子不好，你做儿子的，应回去看看，这是人之常情嘛！现在这都不难办了。朕在辽东给你父亲好好地盖一座王宫，你就回去侍候，尽了孝，也堵了小人的嘴。什么时候想进京玩玩，想出去走走，告诉朕一声就成。天下之大，你们没去过的好地方多着呢！”

魏东亭和周培公悬在半空的心放了下来。可是，吴应熊被鼓动起来的热情也迅速冷了下来：“是，奴才遵旨。”他心里又气又恨，用眼睛瞟了瞟躬身侍立在旁的皇甫保柱和郎廷

枢。

皇甫保柱和郎廷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份，但贵为天子，万乘之君，亲临这个府邪，说出这番话又句句入情入理，即使有假的，也是劝人为善，有什么不对呢？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呀！

他俩正在想着，忽听康熙又说话了：“你在这里不要听别人的闲话。写信给平西王，告诉他，钦差就要去了。一定要办得朝廷满意、三桂满意、百姓也满意。我们君臣要齐心协力，共同治国安民，假如拿错了主意就会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好了，朕要回去了。”吴应熊连忙叩头送驾。回过身来，才发觉自己贴身小衣全被汗湿透了。

走到寒冷的大街上，周培公笑着向康熙说：“万岁刚才几乎吓煞了奴才。臣还以为真要放额驸回云南呢！”

“哼，我的话，是诈道也是正道。这和下棋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回去传旨，兵部和你们巡防衙门的司事官员明日递牌子进见，再议一下长江布防的事。”

“扎！”

带着康熙交付的特殊使命，小毛子加入了钟三郎会。他一进来，就受到杨起隆的另眼看待。杨起隆知道，这个小毛子具备了王镇邦、黄四村和阿三这些人难以达到的条件：年纪小、手面大、熟人多、机伶聪明而且见多识广。内务府的黄敬又传过话来说康熙仍有起用小毛子的意思。经过几番考验之后，杨起隆召见了小毛子，而且一出手便赏了他二百两生金饼子，还吩咐李柱，小毛子这条线他要和李柱亲自掌握，和黄敬各干各的，不要互相勾结。小毛子很快便成了钟三郎总香堂里的红人。

今天，小毛子又来到鼓楼西街周府，报告了吴三桂自请撤藩和皇上去吴应熊府里下棋这两条最新情报，这一下又在周府引起了轰动。焦山、朱尚贤、张东、陈继志和史国宾几个人都在窃窃私语，估量着即将变化的形势，又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地盘问细节。小毛子俨然成了中心人物，脸上放着光，坐在木脚踏子上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儿四溅。就在这时，杨起隆迈着方步从里边走了出来。李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少主儿来了，跪拜！”

十几个人听到这一声，都转身跪了，轻声呼道：“千岁！”

“都起来吧，随便坐着说话，以后只要不请神，不开香堂大会，我们就不要弄这些规矩。”说着走到小毛子跟前，和颜悦色地问道，“这都是机密大事——你怎么晓得呢？”

小毛子麻利地打个千儿起身道：“回少主儿的话，奴才的朋友多嘛！”

杨起隆坐回到椅子上，把折扇张开看了看，转脸问焦山：“焦山，你怎么看这两件事？”

“回少主，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朝廷害怕用兵，又不甘示弱，想太平了结三藩。”

“我看康熙是想去摸吴应熊的底儿，他心里不踏实！”说话的是“阁老”张大，年纪虽老，嗓门儿却很大，声音很脆。

杨起隆眨了一下眼睛，他最耽心的便是“太平了结”。无乱可乘，钟三郎百万会众便是乌合之众，能派什么用场，沉思一会使用目光询问他的军师李柱。

“焦山说得有理，朝廷当然不愿随便动兵，不过是作一点试探。”李柱目光深沉地扫视着众人，深沉他说，“最关紧要的不是猜他们在想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什么？现在朝廷在热河、辽东、内蒙练兵，人数总共有三十五万。又花十万内库银，请了个西洋人造红衣大炮。青海、蒙古到塞内的通道都设了卡，一律不许地方官乱征马匹，而朝廷自己征的马却比往年多出一倍，征粮也比往年多了三成……吴三桂那边虽然难处更大，但备战的事也干得更凶，马匹从西藏那边源源征入，兵额又增加了十三佐……。针尖对麦芒，这就是眼前的势态。耿精忠请撤藩，准了；尚可喜请撤藩，准了，只一条让尚之信承袭王爵却不准；吴三桂的奏折里语带牢骚，照样准了——这就是气魄、胆识，不能不佩服这个小满挞子！”

“照军师这么说，眼下康熙的撤藩，是打了个胜仗喽？”

“哪里，哪里，早着呢。吴三桂兵多将广已经准备三十年了，他能善罢甘休吗？这个仗，是非打不行了！可是，康熙明一套，暗一套的，又是下旨，又是去看望吴应熊，如果吴三桂不敢再动了呢？”

“嗯，有理。朝廷若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吴三桂也可能软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坐等，我们要想个办法把吴三桂逼上梁山。”

焦山点头道：“军师这些话都说得好，我们可以替吴三桂操操这个心。叫我说，在宫内放毒，杀了康熙，就说是云南人于的。这样，吴三桂想不干也不行了。”

王镇邦听着心里突突乱跳，他很担心把这样的差使派在自己身上。正要寻个遁词回避，小毛子却忽然大声道：“这种事在宫里干，没门儿！你们不是太监，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这不，王镇邦、黄四村都在，问他们谁敢干？皇上跟前的人一个个比鬼都精！又想杀皇上，又想栽赃给别人，想得好。这事儿呀，你们甭找我，谁不想活了谁干去！”

小毛子的话刚说完，就听门外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不速之客听你们议论多时了！”众人吃惊之余抬头看时，来人正是吴应熊。

二十七 密行踪明令换信牌 勤政务夤夜读奏章

就在杨起隆和钟三郎会的人秘密策划，要毒死皇上，嫁祸给吴应熊的时候，吴应熊却忽然闯了进来。一阵冷笑之后，他昂然走到杨起隆身边。翘起二郎腿坐下，掏出烟袋抽了起来。随在他身后的，是一位彪形大汉，身挂宝剑，气宇轩昂地站到杨起隆和吴应熊之间，威风得像一尊护法天王，摆出了随时可以保护吴应熊、擒拿杨起隆的架势。这个人，就是有名的打虎将皇甫保柱。

一时间，惊得众人瞠目结舌，连一向机灵的杨起隆和足智多谋的李柱，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周全斌是这座宅子的主人，眼见气氛尴尬紧张，忙上来应酬：“朋友们只不过在无事闲谈朝局麻！额驸大人何必当真呢——看茶！”

“你们是闲谈，我也是闲谈，不过话说在前边，我这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不要别人代劳操心，也绝不肯代人受过。哼哼，杀掉皇上，嫁祸吴家，我们就那么容易受人欺侮，”

军师李柱在心里暗暗琢磨“吴应熊一向深居简出，怎么今天突然一反常态，冒着风险来闯钟三郎香堂呢，其实，李柱不知道，吴应熊出窝，是让康熙逼的。昨天，康熙忽然驾幸额驸府，说了一大堆规劝、勉励的话。吴应熊都没听进去，却只记住了一点，就是，吴三桂不撤藩，不到辽东老家，朝廷就不准他们父子团圆，他吴应熊还得乖乖地在京城里当人质。眼见得朝廷撤藩诏书已经发出，料想父王起事只在旦夕之间，而只要父王一动手，他吴应熊立刻就会被朝廷锁拿，就会人头落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父王举事之前，逃出京城。可是，吴应熊也知道，自己身为额驸，又是吴三桂的长子，公开逃不行，靠保柱一人保护，也难以混过万水千山，唯一的办法，是借助钟三郎香堂，只要杨起隆传旨马上起事，他定可乘乱出逃。但是，自己和杨起隆之间，一向是同床异梦，各打各的算盘。要让杨起隆帮忙，软术不行，硬拼也不行。必须镇之以威，再诱之以利，才能达到目地，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皇甫保柱来闯钟三郎的总香堂来了。

李柱不愧为杨起隆的军师。就这么一问一答之间，他已经镇定了情绪，而且抓住吴应熊话里的破绽，发起进攻了：“哼……世子雄才大略，老谋深算，我我等十分敬佩。却不知你这位堂堂额驸，王爷世子，为何要屈驾来此，莫非有什么要务要与我们钟三郎香堂商议

吗？”

“不错，李先生刚才对眼下形势的高论，吴某也听到了，确实是一针见血，字字中肯。只是你们刚才商议的那个办法，却有点太损了。咱们还是不要自相残害才好。要知道，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是成不了气候的。”

“何以见得呢？”

“家父平西王，握藩镇，拥重兵，雄居西南二十余载，兵精粮足，猛将如云，号令一出，四方响应，你们，哼……”

杨起隆突然打断了吴应熊的话：“什么平西王？不要忘了，你父亲是我大明的平西伯！放着我这朱三太子在此，你们难道要自立新朝吗？”

“哈……，朱三太子，朱三太子，好吧，就算你是朱三太子，就算你有百万信徒，牛街清真寺一仗，不才已经领略过你们的实力了。要说，你是天潢贵胄，风子龙孙，也没人敢不信。可是只要家父起兵，找出百八十个‘三

太子，算什么难事，话又说回来，眼下，能协手起事者，家父与杨兄而已。如今兵马未动，先在这里高论什么新朝，明朝，岂不惹有识之士笑掉了大牙吗？嗯？”

李柱心中暗暗吃惊，他一向瞧不起吴应熊，背后也常骂他是个“莽熊”，今天的交锋，才使他认识到，这个家伙的城府之深，和用心之刁。他见吴应熊在后边的话里留了余地，便趁坡下台阶，顺着话音开言了：“好好好，世子大才高论，果然不同常人。眼下，你我两家都有难处，自应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才对呀。”

杨起隆也无意说下去，他关心的是吴应熊来此的真正目的！“请问吴先生，令尊的心思到底如何呢？”

吴应熊狡诘地一笑：“家父尚未来信，不过诸位放心，家父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那么，吴先生你自己怎么打算呢？”

吴应熊避而不答：“你们刚才说的给康熙闯点乱子，我赞成；栽赃，可不是上策。最好是贵堂迅速集结兵力，骚扰京师，让朝廷无暇南顾，家父即可乘势起兵，平定南方，这样，你我南北呼应，会师中原，共图大业。”

“那么，吴世兄身为人质，令尊义旗一举，你当何以自处呢？”

“光复汉业，是你我共同心愿，吴某生死何足道哉！”

此言一出，杨起隆明白了。啊！闹了半天，说的天花乱坠，原来是让我们闹乱子，你好乘乱逃脱呀。好吧，送给你一颗定心丸：“吴先生，既然是两家通力合作，我们也是信义之人，岂能让公子独自赴难？你出京之事，包在我们身上了。”

“多谢杨先生，吴某若要离京，自有良策，不劳费心！”

李柱见吴应熊还在充硬，便紧盯着问了一句：“怎么，世子不相信三太子的话吗？”

“岂敢，岂敢，诸位都是信义之人么？”

杨起隆忽然哈哈大笑：“哈……，人说曹操多疑，我看先生不亚于当年的曹阿瞞！”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面银牌，郑重交给吴应雄，说道：“这是我会十二面信牌之一，送你一面！拿了它，各处钟三郎会众都会保护你的，又有这位威风凛凛的打虎上将随身侍卫，还怕不能安全脱身？”

“哈……杨先生真有龙种的气度！”吴应雄笑着站起身来，也从怀里取出一面银牌递给杨起隆，“我早已仿造了一面。不然，今夜哪里能闯入你这密室？这个假的你拿去，十二面变成了十三面，哈哈……”又转身对李柱说道：“李先生，我刚才说过了，不要为我多操心，赶快动手才有出路。好了，在下告辞。”说罢，带着皇甫保柱扬长而去。

杨起隆看着他们出去，“啪”地将假银牌摔在桌子上，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传令，一切信牌全部作废重造。眼下一律暂用暗语联络。”

李柱又加上一句：“这个吴应熊，决不能让他回到云南！各路香堂，一经发现，立即锁拿！”

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飘向城头，飘向巍峨连绵的宫殿，也飘向烂面胡同的茅屋草舍。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洁白之中，仿佛是没有贫富，没有贵贱。但就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有人煮酒论诗，有人却啼饥号寒，那境况是绝不相同的。

此刻，周培公的心境就很复杂。他在烂面胡同的雪地里，已经来来回

回走了好几趟了。他的头上、身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雪，而心里，却是一阵发热，一阵发冷。

自从前年在阿琐的小摊上，吃了一碗热豆腐脑，两个烧饼，又受了小琐一簪一钱，他的心，就从未平静过。他来过许多次了，要寻访这个姑娘却都没能见着，直到半年之前，才辗转打听到她的地址。来到门口，正碰上出来的小琐。小琐先是一楞，又马上行礼：“民女阿琐，拜见周大人。”

“周大人！阿琐，在你的面前，我永远都是穷书生周培公，怎么，你不出去摆摊了。咳，”我早该来的，只是……”

“周大人，民女住的这地方太偏僻。也太杂乱，不大好找。我爹病重了，我得在家侍候他老人家，所以……倒让周大人费心了。”

“啊，老人家是什么病，请了大夫了吗？让我进去看看。”

“不不不，周大人，里面又黑，又脏，寒碜得很。”阿琐站定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肯让周培公进去。周培公抖擞着手，掏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递过去：“姑娘，请拿上，给老人家请个大夫，抓点药。”

“不不，周大人，我……我。”

“唉……我没有别的意思，当年我落难京师举目无亲之时，是你好心救了我。此恩此情，周某终生难忘，更不是这区区五十两银子所能报答的。你先拿着，我回去找一处房子，再来接你们父女，咱们一起，共度难关吧。”

可是，当周培公找到住处，再次来到小琐门前时，这一家却不见了。这一带住的大多是逃荒要饭的饥民，或临时到京城里找活干的穷人，很少有固定的住户。谁家搬来，谁家搬走，也没人去问过，竟是问不出一丝消息。

周培公暗暗悔恨没有对自己的恩人多给一点帮助，也深深敬佩这位姑娘，虽然家境贫苦，而品德高尚，宁肯卖身为奴，也不肯低头求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阿琐，报答那一粥一饭，一钱，一簪的大恩。所以，只要衙门公事一办完，他总要徘徊在烂面胡同附近。今日，虽然大雪飞舞，天寒地冻，他也不例外，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巡防衙门时，图海骑在马上，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培公，你怎么才回来？快，圣上有旨，传我们进见呢。”

周培公进去换了袍服出来，和图海并辔走在大街上。图海转过脸来笑着说：“培公，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小琐了。”

“唉，还是无缘哪！”

“别发愁，明儿个，我叫顺天府帮你查一查。”

“多承军门关心，不过，这件事我想还是自己去找更合适，不惊动别人。更不想传扬出去。”

“嗯，为什么？”

“阿琐人穷志傲，施恩不望报。我觉得，自我蒙圣恩得官之后，她象是一直在躲着我。”

“唔，这个琐琐也真怪，既然钟情于你，又何妨一见呢？”

“不不不，军门不要误会，阿琐姑娘对我有恩是真，私情是说不上。我苦苦地去找她，是不想让她受穷，更怕她遭了歹徒的暗算。”

“好，点滴之恩，涌泉相报，你不失大丈夫本色。她呢，是个有志气的女子，你们风尘知己，以后留心访查吧。”

周培公无意再说下去，便改口问道：“军门，天这么晚了，皇上还要召见，有什么急事吗？”

“嗯，我也说不准，大概还是京畿防务上的事吧。听说，吴应熊和那个杨起隆勾结在一起了，是不是要马上剿杀他们。”

“嗯——恐怕不会。诛杀他们易如反掌，但是，此时动手，把吴应熊拿下，恐怕更会激怒了吴三桂。主子想得深远，不会这样做的。不过一直把他们留着，也是一步险棋呀。”

“好了，咱别瞎猜了。快走，让主子等着不大好。”

二人快马扬鞭来到右门口。熊赐履、索额图、明珠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们也是奉了皇命来的。五人一起，递了牌子进去。太监出来传旨，叫他们到养心殿见驾。

一行五人刚在殿门口跪下，就听康熙在里边高声说道：“快起来吧，大冷的天，都免礼了。熊赐履有岁数了，更可以免礼！”

待他们进来，康熙又是赐座，又是赐茶，还兴高采烈他说着：“好一场大雪呀。麦盖三床被，枕着馒头睡。明年又是个丰年！”

看到皇上如此高兴，又加上殿内暖和，五个人都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又听康熙吩咐：“魏东亭，你带着人到殿外侍候，闲人一概不许入内。今个朕要给你们派个硬差使。”

一边说，一边指着龙案上二尺多高的一叠文书：“朕自即位以来，从没有积过这么多的案卷。这里边礼部、刑部、户部的都有。你们分头去看，批过了朕再过目，然后由周培公再抄写出来。我们君臣几个坐他个通宵如何？办不完明晚再办！”

熊赐履听了笑道：“皇上勤政原是好的。这么点案卷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不妨让臣等先看了，写出事由、批复节略，主子再看就省劲多了。主子只管安睡，明晨五更臣等办完了再惊动圣驾。”

康熙一笑，也不答话，自取了一份去批阅。周培公挽袖磨墨预备誊缮。这四个人对视一眼，忙都各取一份回座。掌灯的宫女在各人面前又添一支大烛，康熙身后比别人多加了两盏宫灯。殿中刹那间静了下来，只听见翻纸声。

大约到二更未，五个人才各自批完。熊赐履、明珠、索额图和图海陆续轻轻起身，悄悄将案卷送回原处。康熙将自己批过的公文交给周培公：“该你忙了。让他们几个先打个盹儿，朕若有疑问难决之处，再把他们叫起来商议。”说着，便拿起熊赐履等人批过的公文，仔细审着。

大殿上又沉静下来。只有康熙和周培公一个目不停视，一个手不停写。其余四个哪敢“假寐”，端坐在一旁注目康熙。大家心里都很感动，康熙的勤政，早就听太监说过，自己平日也有感受，可是没有想到，他竟如此丝毫不苟。熊赐履不禁暗想：“就是唐太宗那样最勤政的帝主，也未必会做到如此励精图治！”

忽然，周培公离案而起，捧着一份康熙批过的公文走上来说：“万岁，奴才今夜誊缮的案卷，已有七府免了钱粮，这可是个中等省份了。以奴才愚见此类事眼前还不宜过宽。”康熙听了没有马上回答。看来他的内心十分矛盾，喝了一口茶，才慢慢说道：“朕并非沽名钓誉，恨不得天上掉下几库粮食来才好。但眼见春荒将至，百姓总得有充饥的东西才行啊，有吃的便有法度，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因为夜深人静，君臣间的这些对话，在殿外值勤的魏东亭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魏东亭心中不由一热。猛然间，一个人影从养心殿房脊上落了下来。这个人轻功极好，落地之时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见他身披白色斗篷，

借着积雪的掩护，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魏东亭浑身汗毛倒竖，大叫一声：
“大胆野贼，竟敢入宫行刺！拿下了！”

二十八 感忠良义释打虎将 蓄叛奴密遣下毒人

夜半时分，康熙正和几位大臣议事，守在殿外的魏东亭突然发现，一条人影从房上跳下，悄然无声地落在雪地上，伏在那里一动不动。魏东亭大叫一声：“大胆狂徒，胆敢入宫行刺，来人，拿刺客！”

守在门外的侍卫们“唰”地一声，一齐拔出剑来。隼驴子一个箭步跳到当院，预备厮杀。狼谭和穆子煦却飞身一跃，上了台阶封住殿门高叫道：“圣上不要慌，有奴才等护驾！”守在垂花门日的十几个侍卫“砰”地一声将院门关死。然后挺刀而入，将养心殿护得严严实实的，紧紧盯着那伏在雪地里的刺客。自大清开国以来，刺客入宫行刺的事，这还是头一遭。侍卫紧张，殿内君臣六人也被外面的动静惊呆了。康熙的心头突突乱跳，好半天，才镇定了下来。离开御案向殿外走去。熊赐履等急忙上前拦阻：“陛下，保重圣体，不可涉险！”

“走开！我大清以武功开业。祖宗驰骋于百万军中，尚无惧色。朕在深宫大内，侍卫环列之中，难道还不敢见这小小的刺客吗？”他推开众人，大步跨出殿门。

那个伏在地上的刺客，见康熙走来，连连叩头，口中高呼一声：“万岁！”魏东亭和周培公心中一动：“啊，怎么是他，康熙也听出来了，他吃惊地问：“噢，是保柱啊。怎么，你是来行刺朕躬的吗？深宫高墙，侍卫如林，又下着大雪，你好一身轻功啊！”

魏东亭和众侍卫见皇上出来，刺客又露了面目，更是紧张，早在康熙面前，排成人墙。但是皇甫保柱听了康熙的话，却忽然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将怀中利刃，袖里飞镖，还有匕首挠钩，全都掏了出来，抛在雪地上：“圣上，皇甫保柱枉为七尺男儿，有眼无珠，不识圣君，却错投了奸雄，做出误国害民之事，愧见圣颜。”他一边说，一边拾起刀来，横在颈下：“今日，罪臣愿将一腔热血洒在圣躬驾前，以赎罪愆。”

“慢！”康熙大叫一声，“朕还有话呢，你听完再死不迟。”皇甫保柱抬起头来。睁大了眼睛看着康熙，殿前众人，也都屏息静听，“你自称是七尺男儿，烈烈丈夫，既有报国之志，又知错投了枭雄，为何不肯改弦更张，将功补过，却非要作出脂粉女子之态，凡夫俗子之相，这难道是大丈夫本色吗？”

皇甫保柱泪流满面，连连叩头哽咽着说：“皇上教训，罪臣铭记在心，并有下情向皇上奏明。魏军门，请过来绑了罪臣，好入殿见驾请罪。”魏东亭正要过去动手，却听康熙大喝一声：“虎臣，退下。”说着，走下台阶，双手扶起皇甫保柱，驾着他向殿内走去。可是，一进殿门，皇甫保柱却挣脱了康熙，伏在地上，叩头出血，嚎啕大哭，再也拉不起来了。

熊赐履感慨万千，侍候着康熙在龙床上坐定，又走到保柱身边劝道：

“皇甫先生，刚才皇上的话你要好生想想，你今日横死阶前，固然也算舍生取义，但元凶首恶俱在，天下祸根未除，撒手一去，算不得尽忠啊！”

“大人说得是。”保柱颤声道。今夜发生的事，他一直觉得似乎在噩梦中，此时才清醒过来。他知道，死，固然是不值得，没价值的，但如果不死。又怎么活着出去见吴三桂呢？

康熙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一笑说道：“你休要恋吴三桂的恩，他那些虚仁假义只能收买血勇之徒的心，真正品德端正的人是不会永受欺骗的，他

不过是一具只会用金钱美色、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行尸走肉！前天在吴应熊那里，朕一见到你，便为你感到惋惜。”

这些话在保柱听来，句句情真意挚，比自己方才抽刀自刎时康熙急切中说的，更加亲切温馨。保柱心里涌上一阵似酸似甜的热流。他止住了眼泪，供出了此行的目的。

吴应熊派他夜闯禁宫，并不是要行刺康熙，而是要盗取金牌令箭。现在，吴应熊的手中已经有了朱三太子送的银牌，再有这件东西，回云南一路上便可以畅通无阻了。但吴应熊做梦也没想到，曾在虎口中救过吴三桂的皇甫保柱，此时此刻的心境，想法已经和离开五华山时有了极大的变化。自从安庆和袁州两度与伍次友相处，保柱已觉察到自己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像伍次友这样品行端正的读书人，而且也是汉人，受尽了折磨苦难，仍旧心无二念地效忠康熙，这是为什么呢？开始他总用伍次友是皇帝的老师来自慰自解，但一路查访下来，不但读书人，就是山野樵父、农夫商贾，也无不称颂康熙的德政，而自己的恩主吴三桂竟像狗屎一样没人理睬。保柱心中便更加疑惑：自己这只鸟是不是错站了树枝儿？那一天，皇上驾幸吴应熊的府邪，皇甫保柱见到了康熙。这位青年皇帝的聪明睿智，他的豁达大度，他的从容不迫，他的远见，他的魅力更深深地打动了保柱。

今天晚上，他按照内务府黄敬提供的情报，先到了乾清宫，但是那里灯火通明，戒备森严，一时间很难下手，便又飞身来到养心殿，靠着一身白衣的掩护，趴在殿角房顶上，偷看了一个多时辰。有关康熙如何昼夜勤政的事，外边也有传言。但今日一见，不由得保柱不动心。尤其是听到康熙关于免征赋税，让百姓度过春荒的话，更使他心动，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好皇帝呢？

他趴在房顶上想了很多很多。吴三桂在五华山，酒酣耳热之际，将大盘朱玉、满箱金银倾洒到地下，让歌伎、侍卫们都去争抢，自己却和姬妾在一旁鼓掌大笑，这种行为与康熙比起来，连猪狗也不如！保柱真痛悔呀，自己许身匪类，犹以国土自居，比起殿内殿外，漫漫风雪，茫茫冬夜之中，辅佐护卫皇上的大臣、侍卫们，他更感到无地自容。所以，便毅然决然地跳到院子里，想在皇上面前表明心迹，一死了之。

听完皇甫的话康熙久久沉思不语。他喜爱保柱的武功，更喜爱他的爽直真诚。他在想，对皇甫保柱这样的人，应该怎么用他呢？留在身边，显然会让吴三桂多心；放他回去吧，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万一露了破绽，就会有杀身之祸。皇甫保柱似乎是明白了康熙的意思，开口说道：“如果皇上能放心，我还想回到吴应熊那里去。”

“嗯？那是有危险的，你知道吗？”

“知道。但是，保柱身无寸功，用什么报效明主？看吴应熊的意思还有下一步棋，皇上在他跟前有个人到好些。听说太监里边有不少人是钟三郎香堂的会众，其中还有几个和吴应熊有来往。皇上一饮一食、一行一动都要当心！”

康熙心里打了个寒战，这正是他最关心的事，也是他派小毛子打进去的原因：“好吧，难得保柱将军如此忠义，就依你之言吧。不过，回去之后，觉得为难的事不要勉强办；不是必要的事，也不要报。有急事就去找魏东亭好了。”说罢，回身进了西阁，从一只金漆盒子里取出一面金牌令箭。笑道，“你不是来盗这个东西的么？总不能空手回去——拿了！”

“谢万岁！”保柱见康熙如此真诚相待，热泪夺眶而出，双手接过令箭，叩了头起身又团团一揖道：“如此，罪臣去了！”转身出殿，将身一拧，一个燕子穿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雪夜之中。这绝顶的轻身功夫，惊得众人瞠目结舌。

“张万强！”康熙大声叫道。

“奴才在！”

“黄敬来了没有？”

“他请假了。”

“严加提防！今晚在场的太监、宫人都交代了，敢有走漏出去的，立刻打死！”

“扎——”

吴应熊派保柱深夜入宫的事，小毛子不但知道，而且他就在额驸府陪吴应熊吃酒，专等皇甫保柱回来。自从吴应熊亲自拜访了鼓楼西街，杨起隆便派了小毛子专门负责与吴应熊的联络。这正是小毛子和吴应熊两个人都求之不得的，所以一拍即合。

一听说皇甫保柱入宫，小毛子的脸就吓白了。吴应熊见他如此不经事，抚着他肩头格格笑道：“亏你还是见过世面的，这么点小事就被吓得掉了魂儿，放心！他的本事不在你说的那个胡宫山之下。就是盗不出东西，也出不了事！”

小毛子听说不是行刺，心里虽略觉放宽，但还是忐忑不安。他坐不宁，立不稳。想走开又怕吴应熊起疑，强打精神陪着，又怕恍恍惚惚之中露出马脚来。他吃了几杯酒后，便推说不胜酒力，坐在一旁打起盹来。吴应熊虽奸，怎奈他是个双料的人精，倒真地被他瞒过了。

保柱回到府中，已是半夜了。吴应熊还在心神不定地自饮独酌。小毛子坐在一旁乜眯着眼装睡。听到院中有动静，两个人同时一惊。吴应熊站起身来，三步两步跨出外厅，正与满身冰雪的保柱撞了个满怀。小毛子见保柱面无杀气，身无血迹，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又找座儿，又拧热毛巾，还忙着找干衣服给保柱换。保柱刚揩过脸，又是一杯烫好的热黄酒递到了他手里，吴应熊不禁笑道：“你这猴崽子真会巴结人！”

“奴才本来就是侍候人的么！”小毛子一边忙着给二人布菜斟酒，一边笑道，“没这几下子怎么当差！”

几杯热酒下去，保柱精神体力都好了些：“世子久候了，嗨！几乎没把命送在那儿，乾清宫守护得铁桶一样，根本没法子下手！”

吴应熊一怔忙道：“办不成就不办，再想别的法子吧——只是你在那里呆得太久了，叫人悬心哪！”小毛子也道：“那里的人我全知道，厉害得很！魏东亭、狼谭他们，一个个都是夜猫子投生的！将军能平安回来，就得念上三千声南无阿弥陀佛！”

“笑话！我要是肯空手回来，为什么还耽误到这个时辰？”保柱说着从贴身处取出那支令箭递给吴应熊道，“这是世子的福气，老天爷叫世子顺利返回云南。”

吴应熊眼中放出欢悦的光芒，伸手抢过令箭，拿到灯下仔细审视。反复抚摸，忽然爆发出似哭似笑的声音：“真的，真的！哈哈……真——嗯，保柱，你不是说乾清宫下不得手吗？这是——”

“这是在养心殿得的。人说皇上勤政，我今夜是亲眼见着了。三更过后，

等他去了坤宁宫，我才进去将它摸了出来……”

吴应雄把玩着金牌令箭，眼睛却盯着灯光出神，自言自语他说：“光有了这件东西，还不行，还得把杨起隆他们逼反了，不乱是出不去的。嗯——他们想栽赃给我，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听见他这话，皇甫保柱和小毛子不由得想到了一处：“他也要杀皇上？”二人心中不由得怦怦乱跳。吴应熊的目光突然一亮，盯着小毛子问：“小毛子，你还在茶房烧火吗？”

“是”

“苦吗？”

“唉，说不上。反正我从前也干过这活，就是打听消息太费劲了。”

嗯，你想不想回养心殿。

“额附爷，您问得真怪，想不想还不都是一样，要能当中军，谁还肯当这杨排风。”

“好小子，你这嘴真巧。我送你个立功的机会。让你还回养心殿去，你肯干吗？”

“那还不肯，额附爷吩咐下来，奴才照办就是了。”

“好。我已得到消息，杨起隆密令黄四村等，投放毒药，杀死皇上，然后嫁祸给我们，哼，他的算盘打到我头上来了。你在里边，盯死了黄四村等。只要他一动手，马上揭穿他。凭这功劳，还怕回不了养心殿吗？”

“哎哟，额附爷，您老饶了奴才吧，打死我也不敢办这差，我要是揭了黄四村等的底儿，朱三太子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

“哼，他敢，只要你咬死他是朱三太子的人，等不到他们扒你的皮，朝廷就该扒他的皮了。黄四村这狗奴才，明着投我，暗地又投了杨起隆，我不能饶他。小毛子，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听我的，他就是榜样！明白吗？”

“唉呀，额附爷，我可是真心实意投靠您老的，杨起隆能成什么气候，哪能跟平西王爷比呢？只是，只是，奴才有点怕……”

“有我在这儿。你怕什么呢？”

“是是，奴才记下了，奴才一定办好这趟差。”

二十九 钓金鳌皇帝赏忠仆 吞香饵堂主封功臣

自从小毛子被贬到御茶房当差，到养心殿送茶倒水的差使，一直由黄四村担任。小毛子心里很清楚，黄四村是个双料的间谍，在吴应熊和朱三太子那里都挂了钩，新近又领了“毒死康熙”的密令。可是，自己不知道他准备何时下手，更不知道他要怎样下手，只有处处留心，时时提防。这天午后，黄四村来到御茶房取水，一边和小毛子有一搭没一搭他说话，一边挨个查看地上的几个茶壶。他东张西望，磨磨蹭蹭，不时地还要抱怨几句，挑剔一番，这个太满，那个太浅，这壶热了，那壶凉了。小毛子心中雪亮：“嗯，来了！我得给这小子来个下手的机会。”

“我说四哥，您老现在走着红运，受着主子和张公公的宠。鼓楼西街，杨掌柜夸你；石虎胡同，吴额驹疼你。哎！兄弟倒霉呀，闹来闹去，还是个烧火的下等奴才，哪能和你比呀，可你也别在我面前得便宜卖乖。你的底儿我全把着呢。赶明个，四哥升了六宫都太监的时候，再来发作兄弟不迟。我的差使是烧水，水烧开我就算办好了差。主子要嫌热，那是你送的早了；主子要嫌凉呢，那是送的晚了，关我什么事了。”

“哟嗬，好啊小毛子，真有你的，四哥我说你几句，就招惹你这左一套右一套的。你把我的底，打量我不把你的底儿是怎么着？”

“那好啊，你上主子那儿告去呀，我还巴不得主子传我上去呢！哼，扳倒了我，你就能升了是不是，去吧，去吧，提上你的水去吧，到皇上那儿别忘了告我，就说小毛子要造反了。”说着便假装生气，把脸扭到了一边。他眼睛虽然看不见，耳朵可支楞着呢。听见黄四村又在身后鼓捣了一阵，骂骂咧咧地走了。小毛子这才回过身来，在炉台上蹭了两把灰，往头上脸上胡拉，便悄悄地跟了上去。可是，来到养心殿的院门口，却被当值的侍卫犟驴子拦住了：

“站住，往哪闯？”小毛子一愣：啊，对了，如今自己的身份不同了，一个御茶房烧火的，是不能随便见皇帝的。眼瞧着黄四村已经快要走到殿门口了，他心里急呀，连忙陪着笑解释：“哎，姜爷，是这么回事。我有紧急的，不，是是十万火急的事，要奏明皇上，求姜爷放我进去！”哪知，犟驴子认真，跟本不买这个账：“嘿，新鲜！六部大臣，各省都督，都有十万火急的奏章，咱这御茶房也有十万火急的要事。是茶叶用完了，还是没有煤烧了？再不，就是炉子灭了，烟囱倒了。我说小毛子，你疯了是怎么着？里边的差使你也干过，打量主子爷还不忙，他连你的这些事也得操心吗？滚开，不是看在以往交情的份上，非叫你挨一顿棍子不行。”

小毛子一边听着犟驴子这半认真、半嘲讽、半玩笑的训斥，两只眼睛却一直盯着黄四村的背影。黄四村也瞧见小毛子了，不过，他以为小毛子还是为刚才那几句话不放心才跟来的，心里根本没在意：小子，别害怕，我不会告你的，你等着瞧热闹吧。一边想，一边脚步不停地向养心殿走去。小毛子看到黄四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殿门，这下可急坏了，他不再和犟驴子拌嘴，撒腿就要闯进去，却不防被犟驴子一把抓住领子又给拽了回来，接着胳膊又被拧住了，小毛子又跳又蹦，又撕又咬，可哪能动得了啊。小毛子一急，什么都不顾了，亮起嗓门大喊了起来：“主子爷，快出来呀，不得了啦，黄四村要造反了！犟驴子你这混小子，耽误了大事，我连你也给捎带进去！来人啊，快抓黄四村哪！”

这一下可捅了大祸了。皇宫内院庄严肃静，尤其是养心殿，是康熙皇上批阅奏章，处理机要和读书、休息的地方。太监宫女连走路都得惦着脚尖，如果不小心碰出声响，惊了圣驾，又正赶上皇上不高兴，挨板子，掉脑袋都有可能，什么时候什么人敢在这里大吵大嚷，撒泼闹事啊。一群侍卫太监马上赶了过来，有的拉，有的劝，有的就要动手，想赶快堵住小毛子的嘴。可小毛子像发了疯似地，越拉越拦，他喊的越凶，还和众人拼命撕打着要闯进去，把这里闹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时，忽然养心殿门口一声怒斥：“都住手，把这个该死的奴才带上来！”众人抬头一看，见是苏麻喇姑满面怒容地站在那里。她的身后正是当今皇帝康熙，也是一脸的怒气。原来，康熙今天稍有清闲，派人把苏麻喇姑请来，正在计算几个算术题。因为难解，康熙心里有点焦急，却又被外边的吵声惊动。苏麻喇姑见康熙生气，说了一句：“这些奴才越来越不像话了，主子宽心，奴才去发落他们。”便走了出来，康熙哪里还坐得住啊，也想借今天这机会，整饬一下，便也跟了过来。此刻见小毛子被扯的衣衫破碎，脸上黑一道、红一道、紫一道的，眼泪鼻涕和着血一块儿向下流，知道是有什么意外，便沉着脸问：“小毛子，你发了疯吗，敢在这里撒野！”

小毛子噗通一声跪倒在台阶下：“我的好主子爷呀，奴才怎敢在这里放肆，实在是因为这个黄四村，他，他不安好心，他要害主子爷啊！”

黄四村从苏麻喇姑出来那一刻，就吓得脸如死灰，双腿打战了，听小毛子这一说，更是惊慌，连忙跪下说道：“主子爷，别信他的话。刚才我们俩拌了两句嘴，他这是胡咬的……”话没说完，魏东亭已走了过来，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放肆！主子没有让你说话！”

康熙心中已经明白了：“小毛子，你好好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万岁，黄四村在给主子爷送的茶水里下了毒药！”

“嗯？黄四村，有这事吗？”

“万岁，奴才冤枉！宫里规矩奴才又不是不知道。这茶水都要先用银勺子试过的。主子要不信，叫人来验一下就知道了。”

康熙正在沉思，苏麻喇姑却说话了：“阿弥托佛！解铃还得系铃人。要别人尝干什么？你自己尝尝不更好吗？”

黄四村不敢说话了，康熙的目光闪电般地看了一下魏东亭，魏东亭会意，大喝一声：“灌他！”两个侍卫立即上前，把黄四村的嘴巴撬开。小毛子一跃起来，掂起小壶就灌了下去。黄四村咕咕咚咚喝了一肚子。几个小太监又慌忙给皇上和苏麻喇姑搬了坐椅。侍卫们紧紧围住黄四村，静待事态变化。有人还替小毛子担心呢？万一黄四村不死，这事，可怎么了结呢？

就在这时，黄四村捂着肚子，在地上打起滚来，众人心中无不吃惊，只见他脸色由红变黄，由黄变白，由白变青，整个脸都扭曲歪邪得不成模样。魏东亭上前一步喝问：“老实说，谁让你干的？”

“平……平西……王”黄四村刚说了三个字，一口鲜血喷出就倒地而亡了。

康熙勃然大怒：“传慎刑司的人来，把黄四村扒皮抽筋，尸身喂狗。狼谭带人去抄了他家，男丁全部斩首，女丁发往黑龙江为奴！”

“扎！”狼谭打了千就要去执行，可是却被苏麻喇姑拦住了。她走到康熙跟前，低声说道：“主子，黄四村的娘是皇姑的奶妈，皇姑的额驸是吴应熊。事涉三藩，请主子三思。”康熙的手在颤抖，嘴唇在颤抖，浑身都在颤抖：“事

涉三藩！哼，这皇帝还有什么当头！”他想不听苏麻喇姑的劝告，可又一转念，撤藩计划还在十分微妙的时刻，不能因小失大，还是先忍一下为好。只得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报个急病身亡吧，张万强！”

“奴才在！”

“御茶房和御膳房的人要一个一个地仔细查查，不可靠的全部换掉。太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及朕的用膳用水，要加倍仔细！小毛子回养心殿侍候。”

“扎！”

一场轩然大波平息了。小毛子按照“吴额驸的筹划”重新回到了久违了的养心殿。从烟熏火燎的茶炉旁回到金灿灿的殿堂，他似乎像在梦里，一切都熟悉，一切又显得有点陌生。第二天康熙又下诏晋升张万强做了六宫都太监。小毛子又成了养心殿说一不二的首脑，除了一顶太监能得到的最高赏赐六品蓝翎顶子，还得了一件令人羡慕的黄马褂，真有点踌躇满志了。当康熙在内殿详细询问了小毛子有关吴府和周府的情形时，不禁纵声大笑：“好，好！你若不是太监，真要放你去做云贵总督，以毒攻毒去治吴三桂！不过，他们要投毒害朕的事，你应该预先知会朕一声儿。”

“主子，一来摸不清他何时动手，扑空了倒不好；二来，先奏明了主子爷，奴才就得不到这件黄马褂了！”

好一个机灵鬼。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朕的话，叫你二侄子过继给你这一房，先赏了举人。”

这话比金子都值钱，已经不缺钱的小毛子喜得眉开眼笑。

但他只笑了半个月，就碰上了笑不出来的事了，这日下晚骑马回家，钟三郎香堂“齐肩王”焦山突然出现在路口：“小毛子，你下来。”

“哟！是焦大爷呀！”小毛子滚鞍下马，拽着缓绳打了一个千儿，一种不详的预感袭上心头，硬着头皮笑问，“焦大爷。吃过夜饭了？”

“少费话跟我走一趟。”

“上哪去呀！”

“少主儿叫你！”

“嗯……”小毛子喝着牙花子打主意，“唉呀，什么事这么急，走，到咱家去喝酒，再一齐去见少主儿不行吗？”

“免了吧，少主儿等着呢！”

小毛子的心里不禁一凉。一边走，一边偷眼打量着焦山，盘算着如何闯过这一关，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儿试探他的口风。那焦山却阴沉着脸不理他。

进了鼓楼西街，天已全黑了，一脚踏进周府正厅，小毛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厅内点着明晃晃的蜡烛，照得白昼一样。上面坐的“朱三太子”铁青着脸，李柱、周全斌、朱尚贤、史国宾、还有文华殿的管事大监王镇邦个个脸胀得通红，拧眉瞪目，直盯盯地注视着小毛子，不说一句话，一片阴森狰狞。好半天，小毛子才定住了神，笑嘻嘻上前打个千儿道：“小毛子给少主儿请安了！”

“你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吗？”

“知道——不是领死便是领赏！”

这句话一说出来，不仅杨起隆大感意外，连旁边坐的李柱也是一怔，厉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难解的？”小毛子答道，“少主儿若是明君，我就领赏；若是

昏君，我就领死！”话音刚落，旁边的王镇邦冷笑一声道：“不要打马糊眼了，那不济事！谁叫你告发黄四村的？”小毛子瞪着眼瞧瞧王镇邦。心想，好吧，今个咱俩斗斗吧。便直言不讳地说：“黄四村放毒是吴额驸告诉我并叫我告发的，我就告了。”

“这么说，你是吴额驸的人了？”杨起隆突然发问道，话音虽不高，却带着一股杀气。

小毛子知道此时若错说一句话，就要遭到杀身之祸，更加小心应付：“咱这钟三郎的天书里不是有一句话，‘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唯命是从’。我说我是谁的人没意思，要看我办的事对谁有好处，我就是谁的人。我只依我的本心，照天书指使行事！”

“你是什么心？”

“什么心，好心呗。三太子不是说要‘栽赃’吗？——我一告发他，上边一追问，不就栽成了！”

李柱格格一笑，“你还嘴硬，你的话里有毛病！我问你，少主哪儿亏待了你，姓吴的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替他这么卖命？”

不等小毛子答话，杨起隆把桌子一拍：“你坏了我的大事！按堂规办，来呀，绑了填到后边老地方！”几个守在旁边的红衣侍卫答应一声，恶狠狠地拧住小毛子绑了就往外推。

小毛子跳着脚怪叫一声：“我瞧你们全昏了头！忙什么！康熙死了，平西王要反；康熙活着，平西王更要反。这会儿弄死圣上，不等吴三桂反，咱们这儿就会先完蛋！他们准会猜疑黄四村是这里派去的。嘿嘿！你们捅了天大漏子，小毛子给补上了，这会儿倒要杀我了？！”

杨起隆摆手让侍卫们暂时退下。小毛子一句话等于推翻了大家议定了的事，倒真值得深思。李柱拿着扇子不住敲打手背，沉吟着问：“怎么见得我们就先完了？”

“这会儿人多，不能说，谁知道有些人安着什么心？”小毛子已打定了主意，要反过来给吴应熊栽个赃。反正啊，这跟三国一样，都想吃掉别人，又都防着别叫人吃掉。

杨起隆明白，只要康熙一死，吴应熊立即就会揭出鼓楼西街的秘密。他好乘乱逃走。嘿，这小子倒真是立了一功呢：“解开吧，不过你好歹先来告诉我一声儿嘛！”

小毛子抚着被绳子勒痛了的膀子呜呜哭了起来，煞像是受了委屈昭了雪似地：“少主儿您别埋怨，这事小毛子先知道么？……我是临时急了，才闯养心殿的呀！”

王镇邦打断了他的话问道：“当时，我就在文华殿，你怎么不跟我说？”

“嘿，好啊，王镇邦，就为这个你今儿要把我往泥里踩？你已经是文华殿的头儿了，还贪心不足，要往上爬？你觉着我就该在柴火堆里钻一辈子，受黄四村和你的肮脏气？”这话把王镇邦顶得气黄了脸，却无话可说。

李柱反复琢磨了小毛子的话，觉得还真有道理，便对杨起隆说：“少主儿，看来咱们想害死康熙，嫁祸给吴应熊这办法不妥当。倒亏了小毛子机灵，给搂回来了，他说得对，咱们给他栽赃，他也会给咱栽赃。不过，他想的是逼咱们起事，他好乘乱逃走。咱们不上他的当，不必急于动手。”

“嗯，为什么？”

“吴应熊困在京师，时刻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他的行动没有咱们自由，

他的心也比咱们急。你等着瞧吧，吴三桂那边，不会没动静的。只要吴三桂一动手，吴应熊这条肥狗，还得往咱们这刀案上跑！”

“嗯，对，对，对，咱们盯着他！他不想在康熙手里当人质，就让他在我手上当吧，哈……，小毛子，你为香堂立了一功，我封你为侍神使者！”

“谢主子！”

三十 乌云卷妖风掀狂飙 暴雨倾砥石柱中流

小毛子揭穿了黄四村的投毒阴谋，又巧用诡辩。说服了钟三郎香堂的人。杨起隆决定，暂缓动手以逼着吴应熊自投罗网，将来，也还有个向吴三桂讨价还价的条件。北京似乎又恢复了平静，朝廷的注意力转向了云南。按时间算，吴三桂应该接到撤藩的圣旨了，他能不能遵旨办事呢？

重阳已过，秋风萧瑟，此刻，云贵总督甘文（火昆）在五华山的王府里，陪着吴三桂看戏。唱戏的，是吴三桂府里养的戏班，唱念，做打，都很有点真功夫。可是甘文（火昆）却有些坐不住。因云南巡抚朱国治和他约好了，晚间有要事密商。朱国治虽没明说，他也知道，熊赐履有密函来了，极可能与对面这王爷有关。所以他想早点脱身去见朱国治。甘文（火昆）今年四十多岁。在总督里算很年轻的了，白净方脸、下巴微向前倾，显得有点倔强。也许摩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派他来当这个云贵总督的。

按照康熙临别时交代的方略，甘文（火昆）一来云南便抱定了“挤”的宗旨，他和朱国治合着给吴三桂出难题，千方百计叫吴三桂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不痛快，萌生“走”的念头。

但是吴三桂却偏偏不生气，对甘文（火昆）的憨倔不仅不恼不怒而且还常常把他称颂一番，而对朱国治却逢人便骂。骂朱国治卑下无能，白吃朝廷俸禄。这一捧一骂之间，把甘文（火昆）摆到了朱国治的对立面去了，朱国治倒没说什么，可是甘文（火昆）却反觉得不好意思，便改“挤”为两下相安，不再找事。可是，这也不行，你不找他他找你，去年六月，吴三桂不知从何处获悉，说苗民点火烧了县衙，命甘文（火昆）率军前去征剿。这时正是霉雨季节，瘴气正浓，没有走出三百里。绿营兵就病倒了三分之一，甘文（火昆）无奈，只好呈报请援，吴三桂对他严斥了一顿，命他返回。刚刚走至大理，王命又到，命他把原来的队伍留下。另带两营官兵，去西藏边境平叛。没等走到，又说敌已逃遁，命全军返回。这左一个令，又一个令的，足足折腾了半年，甘文（火昆）连一个“贼”影儿也没见，自己却被累倒了。这时，甘文（火昆）才知道，这个满面堆笑的老头子不是好惹的，不再也不敢招惹吴三桂了。

此刻，他身在王府，心却早已跑到了朱国治的巡抚衙门。台上的戏唱得再好，他也听不下去了，便起身向吴三桂告辞：“今日领略了王府的新戏班子，真饱了眼福，不过朱国治那里正给武举讲学，这原是我的差使，去迟了已经不恭，不去更不好……”

吴三桂笑着挽留：“唉这戏正唱到妙处，便迟一会儿何妨？我已经让下边备下酒饭了。”

“谢王爷，下官心领了，改日再登门谢罪。”

哎——这话太客气了。好吧，既然你有公务，我不便硬留，来人，送甘大人。”

甘文（火昆）刚刚出门，一个校尉悄悄地走了过来，扒在吴三桂耳边说了几句话，递过一封书信，吴三桂拆开一看，脸马上阴沉了下来。他挥手斥退了还唱得热闹的戏班子，把夏国相、胡国柱、吴应麒等人叫到跟前：“应熊来信说，皇上已批下我的撤藩奏折了！”一言既出，众人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面色灰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吴三桂心中烦躁，想起去年冬天病死的刘玄初，他要在，何至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便冲着众人恶声恶气地说：“怎么，你们是死人吗，为什么都不说话。”

刘玄初死了之后，在吴三桂身边的头号谋士就是夏国相了。他见吴三桂发了火，忙站出来安慰：“王爷不要着急，既然朝廷决心撤藩，把我们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王爷一身系天下之祸福，更要珍重贵体。咱们慢慢地想个办法，才好应付这局面啊！”

其实，这里的一群人，并不都害怕这消息，有人还高兴呢。他就是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他很清楚，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被扣在北京当人质，只要云南动手，吴应熊必死无疑。吴三桂到了这把年纪了，打下来江山也坐不成，这龙位准落在自己头上。所以，夏国相的话刚落音，他就接上了：“有什么商量的，干吧！咱们云南山川险要，财富充足，又拥有数十万大军，正是开创千古帝业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随同吴应麒从陕西来的副都统高大节，马上也随声附和：“对，世子说得一点不错。小皇帝手下，哪有人敢和老王爷对敌啊。最能打仗的鳌拜被圈禁了，遏必隆老的顾不了自己，索额图入关时还是个娃娃，三十年不经战阵，他懂得什么是打仗啊。可王爷这里兵多将广，甲士如云。咱们只要动手，就会天下响应。陕西的马鹞子王辅臣，也会干起来的。就是他不干，只要能守中立，对我们也有好处。”

“嗯，你们说得对。只是，用什么名义起事呢？要名正言顺，才能堂堂正正，师出有名。”

夏国相见吴三桂说出这话来，知道他已决心动手了，便说：“开始时，不能打出王爷的旗号。咱们就说是为了恢复大明王朝，把朱三太子推到前边。等起事之后再选择时机，自立为帝。”

“那么，又怎样打发康熙派来的钦差呢？”

“王爷，钦差的事好办。咱们等他来了，一不慢待，二不得罪，和他们虚与周旋。就说要处理撤藩的后事，给他慢慢地拖着。暗地里，加紧调兵，调粮，布置防务。再派人去联络王辅臣和耿尚二藩，还有孙延龄，和西藏喇嘛、缅甸王。要闹，就一齐闹起来，到那时，小小的钦差，就是我们祭旗起事的刀下鬼了。”

“好，夏国相，有你的。此事万分机密，不能走漏一点消息，就由你去主持吧。甘文（火昆）、朱国治这两个小子，也要做好准备收拾他们。先派些兵去看守好了，不要让他们跑掉！”

“是，王爷放心，跑不了他们！”

就在吴三桂和手下人密议举事的时候，云南巡抚府的签押房里，巡抚朱国治和云贵总督甘文（火昆），也正在紧张地商议着。桌上有酒，有菜，他们却谁也没心去动。刚才朱国治把熊赐履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甘文（火昆），信中倒没什么其它的事，只是通知他们，朝廷撤藩诏旨已经颁布，钦差也已

出发，不久即可到达云南，让他们做好准备。朱国治见甘文（火昆）一直沉吟不语，便催促说：“甘兄，熊大人信中所说的准备二字，大有文章。如果吴三桂听了皇命，顺利撤藩，我们要做好接交云南事务的准备；他要不听旨意，或软抗，或闹事，我们还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你总督云贵两省的军务，千斤重担都在你身上呐，兄弟想听听老兄的高见。”

“唉！我有多大能耐你还不知道吗？空架子总督罢了！不怕你老兄笑话，连我从原任带来的亲随戈什哈都叫人家用银子收买去了！想起来真是可叹，皇上叫我来绊住吴三桂的腿，却不料弄到这种地步，这叫办的什么差？”

朱国治听他说得凄楚，也觉感伤，端着酒杯望望窗外，静静说道：“我们尽力而为，就看天意如何了。吴三桂的爱子扣在北京，或许他会投鼠忌器，不致生变，只要年内无事，你我可保平安等到平西王离境，这儿的事就好办了。兄弟手中虽然无兵力，自信百姓还是听我的话的。”

“不不不，国治兄你太老实了。据兄弟所知，平西王在大理的驻军正星夜兼程来云南府，事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想要阻挡、安抚也已经不可能了。据兄弟看，你应该趁他布署未妥，即刻进京述职。不然旨意一到，再走就有罪了！兄弟管着军务，是片刻不得擅自离境的！”

“哎——岂可如此！吾兄有所不知，挤不走吴三桂，我是一步也不能离开云南的，这也是皇上的特旨！足下既是云贵总督，在云南也可，到贵林也行。我看，你倒不如先去贵州，及早作些安排。不管怎样，有准备总比无准备强！”

“哈，这倒是个可行的权宜之计。眼下也只好如此了。兄弟也不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原来潮州知府傅宏烈你认识吗？”

“有过一面之交。听说他现在调任苍梧知府了。不过，这个人 and 汪士荣，还有那个死了的刘玄初，交情很深哪！”

“不不不，古人不以私交坏公义，傅宏烈就是这样的人，他那里秘密练兵，听说已有数千人马，一旦事急之时，我兄和钦差应想法子投奔他那里。他和四格格那边也有交往，只要孙延龄不出事，一时是不要紧的。”

朱国治听了，不回答甘文（火昆）的话，却起身作了一揖，突然说了一句：“哦，请甘大人来还有一事拜托。我这里先谢你——宗英，你出来！”

甘文（火昆）正觉诧异，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一蹦一跳地走到前厅，朝朱国治打了个千儿问道：“爹爹，叫儿子有何吩咐？”

“这是你甘伯父，快拜见了！”

小孩子见了生人有点腼腆，红着脸转过身来，向甘文（火昆）单膝跪下打千。

“双膝跪下！”朱国治突然厉声说道：“英儿，甘伯伯与我情同骨肉，你要把他当作你的亲伯父！他这就要去贵州，带你一同前去，好吗？”朱宗英还在楞着，甘文（火昆）已完全明白了朱国治的用意，双手挽起朱宗英，勉强笑道：“哦，贤侄你不在家乡读书，到这里来干什么，唉，朱兄，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和你一样没带家眷，也有个儿子随任读书，就让他哥俩朝夕伴处吧！”

“那，我就拜托了！”朱国治又施一礼，“宗英，过三两个月，爹爹去贵州看你。好吧，你下去预备一下，过一会儿便随甘伯伯启程！”瞧着朱宗英欢快地跑下，朱国治心里一阵酸楚，眼眶里含满了泪水。

甘文（火昆）知道朱国治已下了必死的决心，自己的心情也十分沉重。

他紧咬牙关说道：“贵州也不是安全之地啊！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琛早已是平西王的人，我真担心辜负了仁兄的重托！不过，有我的儿子在，就有令公子在，我也只能给朱兄了这点保票了。”

“有您这句话，就比让孩子跟着我强嘛。此地离五华山近在咫尺，上边吴三桂恨我恨得牙痒痒的，下头提督张国柱也跟吴三桂一样心肠！他要起兵作乱，头一个就要杀我。生死有命，不可勉强。儿子保住了，这是他的福份；保不住我也承你的情。我——已经不在乎了。啊，对了，熊大人的信中还说，有个被撤了差的河道，勾结山东盗贼，占据了抱犊崮。还有好几个省出了钟三郎会，也蠢蠢欲动。皇上担心，吴三桂会不会在回军辽东时，走到半路上忽然作起乱来，叫我们也防备着点。只要他的兵马一离境，就立刻封锁各处关隘，切断吴三桂的退路。”

甘文（火昆）连连点头：“对对对，这一点想得很周全。不过，熊赐履是个道学先生，他怎么能有如此见识呢？只怕是皇上的意思吧。”

“正是圣意。所以兄弟看完信之后，不敢保留，才把信烧掉了。”

“哦对了，”甘文（火昆）又是一阵激动：“皇上如此恩待臣下，我等怎敢苟且偷生。去年家母病重，皇上派了御医来到我家诊病。范承谟在福建害了疟疾，也是皇上派了六百里加急塘马，为他送去了金鸡纳露。唉，臣子受皇上如此重恩，如果不能力朝廷出力办事，也只是一死报效了。”

听着甘文（火昆）的话，朱国治频频点头。他安置了儿子，二老家眷，也已由皇上派人安车蒲轮地接进了京城，如今已是一无牵挂了。想着钦差折尔肯和傅达礼快要到了，要不了几天，这里可能燃起熊熊战火，他的心又沉重了起来。

已是三更天了，夜空翻滚着大块大块的乌云，在飞快地聚积着，挤压着，翻滚着，奔腾着，终于在互不相让的争斗中，发出了轰轰隆隆的愤怒的吼声。这沉重的闷雷，又带来了撕裂云层，撕裂夜幕，撕裂大地，也撕裂人心的闪电。一阵阵狂风，从五华山的谷中席卷而来，肆虐地扫起地上的尘土、砂石，又疯狂地抛撒在屋瓦上，发出劈劈拍拍的响声。朱国治走到门口高高卷起帘子，看着这高深莫测的夜空，感慨地对月文不说：“甘大人，云南的局势虽然也像这天空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幸运的是还有你我二位知己，但愿我们能风雨同舟，共度难关。”

“朱兄请放心，兄弟带着令公子走了，你，多多珍重吧！”说完，拉着朱国治的小儿子，钻进了夜幕之中。

惊雷，闪电，狂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摇撼着西南边陲的重镇山城昆明府。

是的，风景如画的昆明山城，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平静。一个蓄谋已久的大动乱，就要开始了。吴三桂要怎样动手，奉旨前来的钦差，又会遇到什么命运呢？

三十一 接钦差假戏需真唱 叛朝廷主将受奴欺

钦差大臣折尔肯捧了康熙的圣旨要到云南去宣布撤藩敕令。他带着从人，星夜兼程，终于走完了万里关山，于九月来到了风景如画的云南府。

折尔肯与吴三桂是老相识。当年吴三桂在辽东驻防，尚未归顺大清，折尔肯作为一名信使，二人便常有来往。甚至可以说吴三桂的归降大清，折尔肯是从中出了力的。所以，如今撤藩朝廷派了他来，自是最为合适。但他已经多年不与吴三桂互通音讯，对这位反复无常的王爷觉得有些把握不住。在路过贵阳城时，便多了一个心眼儿，把随着他前来的党务礼和萨穆哈二人留下。明面上，是帮平西王办理一路上的饮食，准备迎候北上的吴三桂眷属。其实是怕万一撤藩不成，一窝儿让吴三桂端了，连个回京复命的人都没有，他这是留了条后路。

一切安排停当，折尔肯和傅达礼才带着扈从随行二百多人，热热闹闹地进了云南府。当晚住在驿馆，同朱国治密商一夜。第二天便由朱国治作引导，排开卤簿仪仗，直奔五华山。

其实他们一进入贵州，一行一动吴三桂都了如指掌，只是装做糊涂，照旧吃酒听戏寻欢作乐，摆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模样。此时听到钦差已到山下，才故作慌张，命人：“放炮，开中门接旨！”

震天动地的三声炮响，回荡在五华山的峰峦、林海之间。壮丽巍峨的平西王府，正门大开。几百名仪仗校尉，腰悬宝剑，高举旌仗，排成了整齐、庄严、威武、雄壮的队伍，簇拥着白发苍苍的吴三桂来到门前。吴三桂头戴金龙王冠，身穿五爪金龙的四团补服，看见钦差正使折尔肯，手捧诏书，带着副使傅达礼来到门前，吴三桂两手轻轻一甩，放下了雪白的马踢袖，先躬身打了一个千：“奴才吴三桂恭请万岁圣安！”然后又在鼓乐声中从容不迫地行了三跪九叩头的大礼。

吴三桂如此恭谨，如此循礼，安排了这么隆重的接旨仪式，使钦差折尔肯十分满意，悬了一路的心，总算暂时放下了，说了声：“圣上躬安！”便将敕书一擎，算是代天受礼。接着换了一副笑容，将诏书转给身后的傅达礼，双手扶起吴三桂。自己单膝跪下，打了个千儿：“下官给王爷请安！给王爷贺喜！九年前在京曾荣见王爷一面，如今瞧着竟又年轻许多，王爷可谓福大如海呀！”

“哈哈，老朋友了，不必客气。快请进，傅大人请！您也请啊！”吴三桂说着，一手扯一个进了王府正殿。

等到钦差落座，上完茶，吴三桂笑吟吟说道：“二位大人，前不久，吴丹大人捧旨来云南，蒙圣上赏赐许多物件。吴三桂何德何功，能承受主子如此厚恩！其实，皇上有什么事，召小王进京面谕也就是了，这么一趟一趟地来，多费神哪！哎！康熙三年入觐，算来已是九度春秋，我心里着实挂念主子啊。大前年主子召我进京，我却正巧患病，曾托朱中丞面圣时代为请安。说是主上日夜勤政、清瘦得很，如今可好些了？必定又长高好些了——唉，人老了，远在这蛮荒偏敝之地，想见主子一面都不容易呀！”

吴三桂这些话说得情深意切，十分诚恳，丝毫没有言不由衷的痕迹，傅达礼便觉得事情还不至于像朱国治说的那样坏，坐在那里含笑点头，放心吃茶。折尔肯却深知吴三桂的脾性，不能用常情猜度他，听完吴三桂的表白，

十分爽朗地呵呵一笑，说道：“王爷这话说得极是。万岁爷也着实惦记着王爷呢！可谓关山万重，不隔君臣之心呐——傅大人，请将万岁手谕捧过来，呈给王爷过目。”

折尔肯这个安排，是他们早已商量好了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吴三桂应该在门口跪接圣旨，迎入正厅，摆上香案，恭听钦差宣读。可是，折尔肯他们心里清楚，这道圣旨，是压到吴三桂头上的催命符，过于认真，恐怕马上就会激出变故。所以，他们在路上，商量了好几次，才决定，从权处置，不以常礼来压吴三桂，哄着他听从圣命，顺利撤藩。现在，钦差正使发了话，傅达礼连忙双手捧起圣旨，呈到吴三桂面前，让他自己接过去看。可是，吴三桂却不是好哄的，他才不上这个当呢，一见傅达礼捧起了圣旨，连忙起身离座站到首，甩袖撩袍，口称：“奴才吴三桂恭接圣旨。皇上万岁，万万岁！”

然后，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接过圣旨打开来，先大声称赞一句：“好一笔字。”然后，才慢慢展开，仔细而又认真地读着。他这也是在演戏，圣旨的内容他早已知道了，也已安排好了对策，可此时，还像一点也不知道似地，连看了三遍，又规规矩矩地把御书捧着，供在正中香案上，这才回身坐下，诚惶诚恐，而又随和亲切地说：

“我料定皇上待我恩重，必定俯允我的呈请。这诏书里说我功在社稷，那是万岁的过奖。俗话说‘落叶归根’，我是北方人，我早想回北方去，团团圆圆安度残年。在外边日子久了，难免有个人在圣上跟前挑拨是非，万岁既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万岁这才叫体天格物，善知老年人的心哪！”

傅达礼觉得吴三桂和蔼可亲，根本不像折尔肯和朱国治说的那样，便笑着躬身问道：“不知王爷车驾几时可以起程？皇上已在京营造王府，迎接王爷入京，大世子也日日盼望王爷北上，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请王爷赐下日期、路径，下官也好奏明皇上，早作准备。”

“哈哈，傅大人，咱们过去虽未见过面，一望可知你是位明事知理的国家栋梁。我的事还不好说？这会儿起身抬脚便可跟着二位走。只是贱内、家眷们婆婆妈妈的事多。贱内日前又染了风寒，一时动身不得。这些琐事倒罢了，最缠手的还有下边这些兵士军将，都是跟了我多年的。现在云贵各地，谣言很多，对皇上很是不敬。我虽然惩治了几个人，可还是镇压不住。二位钦差一来闲言碎语就更多了，假若抚慰不当，激出事变来就不得了！”

说至此，吴三桂抬头看看傅达礼失望的神色，不由心里暗笑。口里却接着说道，“大约十月底——”一言未了，便听殿外一阵喧哗，一个“国”字脸的中年将军双手推开殿前护卫，大踏步挺身进来。脚下雪亮的马靴踏在大理石板上，发出铮铮的金石之声。

吴三桂见有人闯殿打断了他的话，满脸地不高兴，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手下将领马宝，便厉声喝道：“是马宝吗，孤正在与二位钦差大人议论撤藩大事，你未经传唤，又不事先禀报，却竟敢擅自闯殿，这成何体统？嗯！”

马宝昂然向吴三桂当胸一揖，却不回答他的问话，猛地一转身，冷冷扫视折尔肯和傅达礼一眼，“你们就是钦差了，我听说你们在逼我们王爷上路？”

折尔肯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事前排好的一场戏。原来也料到吴三桂会耍些花样，可是没想到开台这样早。见马宝目光寒气森森，一开口便欲翻脸，

便冷静地端起茶碗，瞟一眼木然呆坐的吴三桂，又漫不经心用碗盖拨着浮茶，毫无表情地答道：“谈不上‘逼’字。王爷自请撤藩北归养老，皇上恩准了，我们不过代王爷筹划一下归途事宜。这位将军不曾见过，不知贵姓台甫，也不知你今日前来，有何见教？”

“不敢！我乃平西王帐前管军都统马宝！钦差既知王爷是‘自请’撤藩，归途日程当然也由王爷‘自定’！你们两个一进门，杯水未饮便催问行期，这是什么意思？”

吴三桂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拍案而起，指着马宝吼道，“放肆！这是谁教你的规矩。三桂我带兵四十余年，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痞！来人！”“轰出去！”

“哈哈哈哈……”马宝仰天大笑，笑得折尔肯和傅达礼面容失色，汗毛直乍。吴三桂勃然大怒，双目圆睁，厉声喝道：“你笑什么，不知本藩三尺王法厉害吗。叉出去，重责四十军棍，打掉他的匪气！”

“扎！”几个护卫答应着一拥而上。马宝却毫不让步，一个箭步窜至殿口，“唰”地拔剑在手，大声叫道：

“谁敢向前，立时叫你血染银安殿！王爷，未将大胆，你要撤藩，撤你的就是，但是，行期、路径却要由我马宝来定！我已传出将令，云贵两省各路要隘已经封死、没有我的信牌。一只老鼠也休想出去！你两个酸丁钦差，好好在这里候着，短则十天半月，长则十年八年，等王爷撤藩的各项事宜办妥了，咱们再说上路的话不迟！王爷恕罪，未将告辞！”一拱手冷笑着去了。

眼看着刚才还是规规矩矩，亲热融洽的气氛，忽然之间却变得杀气腾腾。马宝的话里，又已明白透露了要扣留钦差的意思。折尔肯的心里迅速筹划对策：“看来，事情比原来预计的要严重得多。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干脆来个反客为主。把话挑明了，看他吴三桂怎样回答：“王爷，咱们的交清已有三十多年了，你是知道我折尔肯的，今日下官乃系奉旨行事，并非有意与王爷结冤。适才马将军如此说话，倒让下官不解了。如果王爷已经有了安排，就请直说了吧。要怎么办，下官和傅达礼，定遵命行事。”

“哎，这是哪里话！折大人多心了。你还不知道我吴三桂么？这个马宝，原是张献忠的手下。他兵痞出身，懂什么礼仪？我自请撤藩的折子递上去后，下边议论猜疑的人很多，刚才讲的“抚慰”，就是这个意思了。二位不要与这等野人一般见识，先在此等待一时，云贵两省，还是我说了算的。大约十月底之后，我们一定行——这是朝廷大事，也是我多年的宿愿，由不得这些小人！你说是吗，傅大人？”

傅达礼深感受欺受辱，早已怒气填胸，可是此时此刻，又无法与吴三桂翻脸，咽了一口唾沫，胀红了脸答道：“下官深领王爷的情份，福晋既然欠安，下边军将又这样不听指挥，就迟几日也无妨。今日下官回去后即拜折奏明皇上，说明其中情由也就是了。”

“怎么，难道二位不肯赏光住在寒邸么？”吴三桂说着，又转脸看折尔肯。

折尔肯心知大事不妙，便欠了欠身子，“回王爷的话，驿馆已经安排好了。朱中丞也曾邀我们住在抚衙，我们也请免了。客走主安，我们实在不愿多有搅扰。”

吴三桂知道他们故意表示与朱国治的距离，便宽容地说：“其实住哪里都一样。你们是大使，只好随你们的便了——传谕：设宴为二位钦差大人洗

尘！”

一言既出，管弦齐鸣、鼓乐大振。一桌桌现成的酒菜，由四个校尉抬着依次布了上来，霎时殿中酒香四溢。乐声中，吴三桂麾下文臣武将鱼贯而入，拿着手本履历拜见两位钦差。两位钦差也都起身一一还礼。折尔肯的熟人多，间或还拉手寒暄。方才那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气氛，变戏法似地又呈现出一派和谐热烈的场面。胡国柱职为司筵，忙得一头热汗，一眼瞥见汪士荣进来，便凑上去悄悄问道：“王爷不是叫你去西安的么，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吃了这杯壮行酒上路也不迟呀，我给你说个信儿，广西的孙延龄这会儿只怕也在摆酒呢。好戏一场接一场，慢慢儿瞧吧！”

“好！我静候你这小张良的佳音！”胡国柱说着，见一切齐备，便站到吴三桂旁边，大声唱赞道：“祝吾皇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千岁！祝二位钦差大人福体康泰！”众将听了一齐举杯称赞，唯独那个“撒野”的马宝没来。他早已在外边传了平西王的命令：“云贵两省自今日起只许进入，不许出境！”

汪士荣说的一点不假，千里之外的桂林，在孙延龄的将军府里，也摆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筵宴。

自从孔四贞在宅中收服戴良臣，夺取了中军调度权之后，孙延龄一直郁郁寡欢。他本是个心性极高的人，入京后受到康熙优礼接待，又将四贞晋升为公主配他，满指望以额驸身份荣归桂林，将马雄和王永年两部镇住，做个威镇四方的名将。不料孔四贞却给他来了这么一下子，闹得他不但树不起威风，连原来在军中的一点威望也全没了。现在表面上发号施令的是他孙延龄，其实事事要瞧公主的脸色行事。背后就不免有人指指戳戳，骂他“怕老婆”。孙延龄装着一肚子的火气，却是无处发泄。气得他推说患了风疾，自去下棋，饮酒。

那一天被孔四贞轰出翠仙楼的汪士荣，虽然不敢再来找孙延龄了，可是，却没有回到五华山，在一次孙延龄出城打猎时，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孙延龄正是满腹牢骚一肚子的委屈，怎能抵挡汪士荣那张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利口，便上了汪士荣的贼船，并接受了吴三桂颁给他的密召，当了那尚未开国的“大周朝”的临江王。

就在吴三桂扣留钦差的同一天下午，孙延龄和马雄联起手来，以召集军事会议为由，摆下鸿门宴，一举将王永年、戴良臣等十一位将领和广西巡抚，全都扣押了起来。

大变猝然而来，孔四贞却被蒙在鼓里。这些日子她接到各处急报说道，尚之信和吴三桂军队调动频繁，一种不详的预感不时地袭扰她。孙延龄和自己虚与委蛇，她也早瞧出来了。为防止桂林城兵士突变，她派戴良臣日夜守护将军行辕，每日晚间二更回府禀报一天事务。但今夜已过三更，戴良臣连人影儿也不见，心中便有些疑惑，令人搬来一张春凳儿半躺在上头，从窗格子里眺望着天空的星星发愣。

朦朦胧胧之时，听得从行辕方向隐隐传来号角声音，接着便是爆豆似的马踢声，惊得一街两行犬吠声此起彼伏。孔四贞一跃而起，正要派人出去打探，听院子里的墙上藤蔓叶子“唰唰”几声急响，便厉声喝道：“谁？”

“我……”随着这一声。青猴儿提着一把半截剑，踉踉跄跄跌了进来，浑身上下像被泼了一桶血水，鲜红的血顶着裤脚在往下滴。他用手扶住门框，

脸色苍白，断断续续地说：“姑姑……兵变了！您快、快走！”

孔四贞惊呼一声：“什么，你快说，是怎么了？”

“孙延龄变心了！趁他们还没赶来，您快走！到苍梧傅大人那儿去……”这句话没说完，青猴儿身子一软蹲卧下去，只用那把半截剑支撑着身子，虽然没有倒下，却是再也不动了。

孔四贞惨叫一声：“青猴儿！”扑了上去，颤抖的手抚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失声痛哭道：“是姑姑害了你，不该带你到这里来。”忽然她停住了哭声，回身取下墙上悬着的宝剑，朝后边大喊一声：“孔家包衣奴才们，都出来！”可是，想不到家奴一个没有，应声而出的却是丈夫孙延龄。他冷笑一声说：“别喊了，没用了。”一边说一边跨了进来，对孔四贞道：“我为光复汉室基业，受了临江王封号，现在外有千余将佐，已把府邪围住了。请夫人不要作无益之举！”

“什么，什么临江王？是吴三桂封你的吧？”

“就算是吧。不过你放心，我们是结发夫妻嘛，我不会难为你的。”

孔四贞盯着孙延龄忽然狂笑起来：“恐怕未必是夫妻之情吧？你留着，是想在朝廷那边留一条后路，是不是？”

“四贞，你……”

“不要再说了，后边这座楼，是先父定南王殉节之地。你既念我们夫妻一场，还是叫我死在那边吧！”

孙延龄叫了两个校尉走进来，把孔四贞手中的剑夺了过去。这才笑道：“不管怎样，你们孔家最讲三从四德。只要我没写休书，你仍是我的妻子。在家从父，出门从夫。我不让你死，只是自今而后，你不是什么四格格，四公主，乃是我临江王的王妃！你知道么，陕西王辅臣也已高树义旗，要不了多久，三王将会师直隶。爱新觉罗·玄烨，就要完蛋了！”

三十二 骊山游抚慰马鹞子 长河断死难经略臣

王辅臣确实是叛变了。不过，那里的情景与广东却大不相同。是由于莫洛重回陕西引起的。

原来，康熙清楚地知道，只要三藩一叛，西路的马鹞子王辅臣就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叛，吴三桂就失去了呼应；而他若叛了，朝廷将腹背受敌。

尽管康熙对王辅臣恩宠倍加，抬了他的旗籍，又赐了豹尾枪，可是对他却还不能完全放心。为确保西北的稳定，康熙给兵部尚书莫洛，加了西北经略大臣的职衔，并让他立即赶赴西安，抚慰马鹞子王辅臣。按说莫洛曾当过山陕总督，驻节西安十几年，与王辅臣之间早就有些隔阂，派他去并不十分合适。但莫洛在陕西政绩显著，百姓拥戴，只要能对王辅臣待之以诚，消除前嫌，很可能建立一个军民同心的局面，把西北的局势安定下来，朝廷没了后顾之忧，便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西南的吴三桂。

莫洛来到西安的第四天，便约了王辅臣，同游骊山，归途上，他们迎

着落日，信辔由僵，一边慢慢走着，一边闲谈，莫洛向王辅臣问道：“辅臣，这几年，兵好带吗？”

一天来，莫洛带着马鹞子在骊山温泉、始皇陵墓游玩散心，吃酒闲谈，一句议论朝政局势的话都没说。此时，落日昏黄，身在归途，却忽然冒出这一句问话，倒使王辅臣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搭讪着应付：“回莫大人，我的部下都跟了我多年了，还算听话吧。”

“军门，我这次重来西安，有一肚子话要和你畅谈，几次张口，却又吞了回去，怕说出来会使你疑心。所以，所以……”王辅臣突然勒住马缰，吃惊地看着莫洛，想听他倒底要说什么。莫洛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将军不要这样看着我。这些年，我人老了，世上的事也看透了，看破了，早年的凌人盛气，早已荡然无存。不管怎么说，咱们总是在陕西共事十几年，过去的恩恩怨怨，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只想和你交个心，也交个朋友。”

王辅臣听他说得诚恳，便用鞭子向山坡上一指，坦诚地说：“莫大人要和我私谈，回到城里倒多有不便。我们在那边山石上小坐如何？”莫洛点了点头，让随从们在山坡下候着，便和王辅臣一起，纵马上山，在一块大青石旁坐了下来。

看着前边夕阳抹红了的云霞，莫洛心情沉重地说：“将军，我向你透露几个消息。朝廷派到云南的钦差，到那里两个月了，却是音信皆无，生死不明，最近又有快马报来，说孙延龄已经扣下了四公主，竖起了反旗。福建的尚可喜父子，广东的耿精忠爷们，也有异动的迹象。看来三藩叛乱在即，大变就要到来。此时此刻，不知将军有何想法？”

“噢？莫大人，皇上派你再次出镇陕西，是不是怕我王辅臣也生外心，跟着三藩闹事？”

“不不不，皇上决无此意，我出京陛辞的时候，圣上扶着他那支豹尾枪说，莫洛，无论发生了什么意外，你都不要怀疑王辅臣。朕对他期望很重。你要与他义结同心，共赴患难。”

“谢皇上圣恩，谢莫大人对未将的倚重信赖。”

王辅臣心情激动，正要说下去，莫洛摆手止住了他：“将军，请听老夫一言。皇上对你视为股肱大臣，也寄托着厚望。老夫岂能不听圣上的旨意。但是，老夫有句话，却又非说不可。”

“啊，莫大人请讲？”

“嗯，我担心的是你的部下，你能担保他们个个忠心吗？”

王辅臣被这忽然而来的问题问得楞住了。是的，他的部下，都是他的老部下。可是，他们的出身，却又各不相同。他这支部队，约有四万多人，分别由马一贵、王屏藩、张建勋三个人统带，另外，是龚荣遇的三千中军。马一贵和王屏藩，是李闯旧部，素怀二志，尤其是那个马一贵，野性难改，兵士们有了错，他总是大棍责罚，这大棍又粗又重，马一贵又心地狠毒，常常一棍下去，就要了兵士的小命，所以绰号又叫马一棍。张建勋呢，实力最为雄厚，是个酒色狂徒，也是吴三桂的谋臣汪士荣的死党。当年，吴三桂受封藩王之时，大摆庆功筵席，张建勋喝得酩酊大醉，竟口出狂言，调戏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一怒之下，要砍下他的首级，亏得汪士荣保本，才饶了他一命。所以，张建勋把汪士荣这个救命恩人的话，奉为圣旨。只要汪士荣从中一调唆，说不定头一个叛乱的就是他。马一棍、王屏藩和张建勋，这三个人匪性难改，他们的部下亲信，也都是些亡命之徒。只有龚荣遇，与

王辅臣患难十几年，义结同心，为人又正派。他的三千铁骑，军威整肃，军纪严明，战功也比较多。所以王辅臣把这支队伍当作中军，可是，人数毕竟是太少了！目前，他们不知三藩的动静，还肯听他王辅臣的节制，如果一旦形势大变，他们又将如何呢？王辅臣思来想去，这个保票是打不得的。可是，在莫洛面前，又怎能将这些苦衷和盘托出来呢？所以，想来想去，只有以问作答：“莫大人所虑很有道理，请问大人有何良策，确保西北平静？”

莫洛在陕西多年，王辅臣手下几个将领的情形，他了如指掌，王辅臣此刻的心情，他也明若观火，但见王辅臣不明说，自己就不便点破，只好含而不露地说：“皇上对你圣眷极深，老夫虽身为经略大臣，也唯将军的马首是瞻。依我看，如果没有意外，你我自然可以相安无事。一旦有变，将军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跟着他们一起背叛朝廷，要么身死家亡。除此之外，将军别无选择。”

“嗯，莫大人所言很是。我马鹤子乃血性男儿，既受恩于朝廷，岂肯再做背叛君父的事？但是，如果大人估计得不错，我又当何以处之呢。”

“王将军，请恕老夫直言，到了那一天，谁也救不了你。所以我们必须防患与未然，先走一步，以防不测。”

“好，请大人指教。”

“第一步，先把马一贵和张建勋的两部人马一部向西，一部向北，远远地调离西安。万一三藩叛乱，使他们无法互相勾结。”

“好，未将遵命，请问，第二步。”

“千总以上的将领要全部更换可靠的人担任。”

“哎呀，大人，这点未将可办不到了，我哪有那么多的人呢？”

“我送给你！我这次来，带了二百多名包衣家奴，现在全都转送给你。”莫洛说着，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纸来，“辅臣，你已是汉军正红旗籍了，有几个奴才不更好？收下这张转赠文契，你便是他们的旗主儿，操着他们的生杀大权。有这些人在下边做官，这个兵不就好带了，你这提督不如今做得更稳些？”

“莫大人！”王辅臣颤抖着双手接过这张纸，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一份厚礼可说是万金难买。因为这些包衣旗人，哪怕将来入相出将，封侯称王，也仍是他王辅臣的奴才！一霎间，他觉得过去与莫洛的不和，全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怪不得西安百姓称莫洛为“莫青天”……

莫洛这个计划，如果能顺利进行，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很可惜，他已经晚了一步。那个以小张良自诩的汪士荣，带着吴三桂的密令，已经在莫洛之前来到了西安，潜伏在张建勋的兵营里四五天了。他是张建勋的救命恩人，他的话张建勋奉若圣旨。早在莫洛和王辅臣游骊山之前，他们已经订下了兵变计划，静等时机了。

第二日下午，王辅臣在提督府聚齐众将，宣读钦差西路经略大臣莫洛的调兵将令：命令张建勋率领所部人马，移防宝鸡；马一贵部调防杨家陵；王屏藩部暂留原防地，但要做好准备，开拔到陇南。西安的防务，全部归由龚荣遇的中军接管。

命令读完，王辅臣轻松地一笑说道：“咱们兄弟几个一向情同手足，今日为了防务暂时分开，待北方宁静之后，自当重新调回，再次团聚。来人！摆酒，与各位弟兄践行。弟兄们，请罢，请入席，哎——怎么都不动，建勋老弟，来来来，请这边座。”

“啊！哦……好好好，大家请，大家请。”张建勋一边搭讪着，应付着，一边趁着兵士抬桌搬椅，上酒上菜的机会，向自己的亲兵头目耳语几句后，然后从容入席，坐下来吃酒。他们都是多年在一起的老弟兄，从来是猛吃猛喝，不讲规矩的，但今天这桌酒席却吃得冷清，尴尬。王辅臣心中清楚，也并不见怪。突然，龚荣遇神色慌忙地从外边跑了进来，向王辅臣耳语了几句，王辅臣勃然变色，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几个听着，是谁把兵马调进城里来了？嗯，为什么和我不打个招呼？”

没有人答话，也没有人走动，大厅里霎时安静下来，沉闷的气氛压在众人的心头，一个个茫然四顾，表情痴呆。就在这时，辕门外突然传进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夹杂着叫骂声和兵器的撞击声。王辅臣推席而起，回身取过一支金箭：“龚荣遇听令。持此金箭到外边去，传我的将令，命令入城军士全部回营，不得在此骚扰生事，违令者处以军法。”

龚荣遇尚未答话，却见张建勋站了起来，一阵冷笑，径自抢过令箭，放回桌上：“大哥，晚了，外边的兵士是兄弟我的部下。”

“你，你要干什么？”

张建勋走到桌边翘起二郎腿坐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干什么？哼，什么都不干，就是想多活几天。军门，咱老张明人不做暗事，这是我一手发动的兵变。那位当着西路经略使的钦差大人，此刻恐怕已经人头落地了。兄弟我的标营铁骑，已经占领了西安各门，连军门的这座提督衙门，也被兄弟包围了。大哥，您坐下咱们有话商量！”

“你，你，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是谁让你这样干的？”

张建勋尚未答话，却听门外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是我让他这么干的。”随着这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虽然粉面朱唇，美如妇女却透露着阴险和奸诈；身穿布衣，背上插着宝剑，手中拿着一柄玉箫，迈着沉稳的方步走进门来，向王辅臣略一拱手含笑说道：“王提督，久违了，还认得故人汪士荣吗？”

王辅臣猛然惊觉，原来是吴三桂派人来策动的兵变。他一跃而起，大喊一声：“来人，把这奸细与我拿下！”

门外“扎”的答应一声，一下子拥进二十多个人来。王辅臣定睛一看，竟没有一个是自己的辕门亲兵。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被人下了武器。此时；手下众将，连自己也在张建勋的刀剑之下了。

汪士荣摆弄着手中的玉箫和颜悦色地对王辅臣说：“辅臣兄，你我均是平西王的帐下旧臣。今日虽各为其主；也不该这样对待老朋友嘛。你看，随随便便地就要下令拿我，闹到现在这种局面，倒伤了和气多不好啊。建勋老弟，下个令，让你这些亲兵退下，咱们老兄弟在一块谈谈不好吗！”

张建勋把手一挥，让兵士们退出厅外。王辅臣阴沉着脸向汪士荣问道：“把话说清楚，你们想要干什么？”

“好，既然军门垂问，在下也就不再隐讳了，何况，今日在座的都还是老朋友呢。在下奉了平西王爷将令，专程赴陕，要收回王爷的这支部队。如今，平西王已经在五华山举起义旗了，要推翻满清，光复汉室天下。诸位将军如果归顺，则今天驰骋疆场，异日封王封候，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

三十三 散资财叛王买死士 斥奸贼忠臣勇捐躯

汪士荣奉了吴三桂的命令，到陕西来策动兵变，正当王辅臣召集众将，宣布莫洛命令，要调开马一贵、张建勋的部队时，他的督军行辕却被张建勋派兵突然包围了。

汪士荣见顺利得手，便公开露面，要挟王辅臣及其部将：要么跟随平西王起事共享富贵，要么就兵戈相向，刀枪见血。王辅臣正无计可施呢，叛将张建勋的把兄弟马一贵先就表态了。

“嘿，这还有什么说的。汪先生是平西王驾前亲信谋士，您说到哪，兄弟我跟到哪儿！”

王屏藩也急忙答腔：“我说建勋兄弟呀，有这样的好事，你咋个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想抢头功是怎么着，好了好了，还说废话干啥，咱们跟着汪先生，跟着平西王，打康熙这小子去！”

汪士荣把玉箫一摆，冲着大伙说：“好，兄弟们，我替平西王爷谢谢各位。辅臣兄，您说话呀，只要你不嫌弃，帐下众将，还是你的忠实部下。如果你执意不从呢——只怕惹出乱子来，伤了咱们兄弟的和气，啊？”

转眼之间，众叛亲离，王辅臣欲哭无泪，欲死无门，他颓然坐在椅子上：“事到如今，叫我还有何话可说，弟兄们既然要高攀平西王，我不能拦阻，你们的兵丁甲仗，都可带去，我一个也不留。这弥天大罪，我自去向皇上领了……”

“嘿……何必意气用事呢，再说，你也担待不起这个罪名。来呀，把那件东西呈给提督大人。”

门外一名军校应声而入，手中端了一个大盘子，来到厅内站定。汪士荣走上前去，伸手揭开了蒙在盘子上的红布，王辅臣定睛一瞧，大吃一惊。原来盘内装的是兵部尚书、经略西北军务的钦差大臣莫洛的首级！

王辅臣只觉眼前一黑，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昨天下午在骊山脚下，莫洛说的那些话，还响在耳边，果然是出了部下的哗变。果然是留给了自己非死即叛的两条路。此时，康熙皇上亲切的神态，赐籍、赐枪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王辅臣堂堂须眉男儿，怎能做此不忠不义之事呢。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座位后边，突然摸到了康熙赐给他的那柄豹尾枪，便握在手中，凄然地看了又看，抬起泪眼向众将说：“各位兄弟，前程无量，愚兄我就此告辞了！”说完举起枪来向自己的喉头刺去！

龚荣遇一直站在王辅臣的身边。对汪士荣这个十足女相的人，他从来就没有好感。对张建勋等的狂傲野性，也一向感到厌恶。他是王辅臣一手提拔的中军将领，对王辅臣誓死效忠，唯王辅臣之命是听。所以，从事变到现在，他一直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假如王辅臣也投降，他不想去阻止；假如王辅臣顾全大义，坚决不从，因而引起争斗，他将拔剑而起，宁愿身死，也要保护王辅臣。此刻，他见王辅臣要挺枪自杀，连忙扑过去。抱住了自己的恩公：“军门休要轻生，咱们慢慢商议。弟兄们，大家都是在血火疆场爬出来的人，你们能忍心这样逼迫大哥吗？”

汪士荣意味深长地一笑：“各位兄弟不必惊慌。王将军的爱子王吉贞现在在京师，他有他的难处。好了，你们是患难兄弟，我呢，是个外人，不便参与诸位的军情大事，告辞了！”说完转身就走。

张建勋急忙上前拦住他：“哎哎哎，汪先生，你点了这一炮，就该给弟兄们出个主意，料理好后事再走啊！”

“哈……，王军门深明大义，不会撂下平凉四万军士撒手而走的。我的事办完了，还要马上回云南复命，至于以后。你们和王军门商议着办吧！关西马骝子重抖当年军威，定会名载青史，功垂千秋。众位兄弟，咱们疆场上再会！”说完，把玉箫一罢，头也不回地去了。

座落在五华山上的平西王府，一向是庄严豪华，气象万千，可是，今天却突然改变了模样，笼罩在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之中。

从王宫通向云南府的官道上，一队队的兵士，排成方阵，匆匆地向城外开拔。骑兵纵马奔驰，扬起了遮天蔽日的尘土。王宫门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甲冑的兵士，手执明晃晃的刀枪，从宫门直排到大殿门口，又在殿旁边的一个大草坪上，围了一个大圆圈。草坪上正中搭着一个点将台，几百名游击以上的将领，在台前列队肃立，一个个神情紧张，面色铁青。谁也不知，王爷突然下令召集众将，打算干什么。

辰未时分，夏国相，胡国柱等亲信大将、谋士，一个个阴沉着脸从仪门走了出来，登上点将台，站立两旁。随在他们身后的，是一队军饷，他们抬出了三百多只大箱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箭道两旁。就在众人窃窃私语诧异不解之时，中军令官站在台中，高喊一声：“王爷驾到……”

校场上霎时肃静下来。几百只眼睛一齐射向正殿门口。只见一队锦衣金甲的护卫，簇拥着老态龙钟的吴三桂走了出来。他穿一身青布棉袍，外罩竹布马褂，脚下蹬着“双梁儿千层底”的皂靴，迈着沉重迟缓的步子，走上将台，站在正中，神色黯然地往台下扫视一眼，轻轻地吩咐：“把箱笼全部打开”。军校们闻声而动，三百多口大箱子打开，聚集在校场的将领们全都呆住了。只见一道道灿烂夺目的光华，从箱笼中喷射而出，在阳光照耀下，晃得人们几乎睁不开眼。原来，这三百多只箱子里装的，全是价值连城，精美无比的各类珠宝。吴三桂手下的那些人，个个都是发财的能手，抢掠的好汉。寻常珠宝金玉，他们见得多了。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样多，这样好，这堆积如山的珍宝，一个个像是突然进了龙宫的藏宝金窟，全都惊得瞠目结舌，不知身在何方了。就在这时，吴三桂轻咳一声，以他苍老沉重的声音说话了：

“今天来的都是跟随我几十年的兄弟们，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人，不容易呀！我们这支军队，刀光血影几十年，积下了这一点财宝。有些是明、清两代皇帝的赏赐，有的呢，是我们打胜仗的战利品！吴某不是守财奴，这些身外之物，我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原打算能陆陆续续不显山不显水地给弟兄们分了，让大家回去置买庄园产业，今世不受冻、饿之苦，子孙也能得一点济，可是，天不由人哪。如今情势变了，不得不一下子拿出来，咱们一块分了吧。”

说到这里，吴三桂突然一阵哽咽，两行浊泪，流落下来，再也说不下去了。台下众将骚动了起来。一个矮个子的参将忍不住大声喊道：“王爷，您老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您只管吩咐下来，我们大伙替您分忧。”

“是赵勇么？记得当年攻打宝庆的时候，若不是你，我就被流矢射中了。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老贤弟，如今照应不到你了！朝廷派了折大人和傅大人来，坐镇云南催我回辽东养老……关山万里、云河路遥，此一去凶多吉少，只怕从此与你生死长别了！”

这番话说得十分动情，数百名将校个个心酸，人人落泪。赵勇忍不住跨前一步，抗声问道：“请王爷明讲，朝廷为何要下旨撤藩？”

“唉，叫我怎么说呢？——天威难测呀！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乃是千古不变之理，我吴三桂如今谁也不怨，只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等到风烛残年尚不知死所，自作自受，追悔莫及呀！只可怜你们这些老兄弟，立过许多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说到这里，吴三桂热泪纵横，抬起袍袖来，胡乱抹了一把，指着台下的珠宝说：“这些东西我已无用，请诸君拿去，或置买庄田，或作生息之本，也算表我一点心意。他日吴三桂若遇凶险，诸位兄弟也还可睹物思人——来来来！上前来，由我亲自分发！”

众将领泪如雨下一齐跪下叩头，却没有一个人要来领赏。吴三桂假惺惺地说：“弟兄们，不要这样！事已紧急，不能再拖了！钦使和朱中丞一日三次，催我上路，再拖下去罪过更大。你们如此推辞，岂不是让我为难吗？”说完他忽然掩面痛哭。

马宝霍地跳出班次，大喊道，“什么钦使不钦使，中丞不中丞！我们只知道王爷！王爷不撤藩，谁敢逼命，我就宰了他！”

“马宝，你上次已经闯祸了，怎么还要这样无礼？你这样地糟蹋钦差大人，岂不置我于死地吗？”

夏国相见群情激荡，立刻大声道：“清朝若无王爷，何能有今日？康熙一个乳臭未干的夷狄小儿安享九五之尊，他哪里知道我们创业艰难？这口气叫我们怎么往下咽？”

“国相，你自幼饱读经书，怎么不懂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王爷，古有明训：君视臣力国土，即以国土报之；君视臣为路人，即以路人报之；如果君视臣如草芥，当以仇寇报之！”

“哎——这话越发说不得！我吴三桂前半生曾为大明臣子，受恩深重。只因闯贼作乱，社稷不保，为借兵复仇，才归顺了清朝。没想一步走错，误了终生。还有一件事，我十分痛心，那就是康熙元年的时候，南明永历皇帝逃到云南，我本想妥加保护，可朝廷却下密旨，让我杀死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让他全尸而亡，并且厚礼安葬，也算对前明尽一点心，可是却在天下人面前，落下了骂名。唉！都怪我自己少点主见。如今事情已过去十二年了，是非功过，都不去说它了。我只想在临行之前，到永历皇上的墓前祭奠一番，你们可肯随我一同去吗？”

正在哭泣的众将，听到吴三桂问话，雷鸣似地答应一声：“谨遵王命！”吴三桂不再说话，一边擦着泪水，一边走回正殿。等他重新再出来时，众将更是吃惊。只见他身穿明朝的蟒袍玉带，花白的头发辫子盘了起来，掖进官帽里面，浑身上下，大清平西王的气质服饰，已经荡然无存。他以自谴、自责，自讽，自嘲的口吻说道：“三十年了，这身袍服一直压在箱底，总算又穿出来了。要不然，带着马蹄袖，拖着大辫子，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呢？今天，我穿着明臣的袍服，在先帝墓前哭祭一番，就是永历先皇和昭烈皇帝在冥冥之中，给我处罚，我也是心甘情愿了。启驾吧！”

吴三桂率领部将，祭奠永历陵墓的事，当天晚上，巡抚朱国治就报告了钦差大人。吴三桂兴师动众，明目张胆地祭拜南明皇上，说明他已决心造反，不再有任何顾忌。事态发展十分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朝廷。折尔肯想派朱国治去，因他人熟地熟，出境方便。但朱国治宁死不从。说自己身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保护钦差的安全，更是义不容辞。要亲自去闯平西王府，

向吴三桂痛陈利害，好让两位钦差乘机逃走。并立即派人，提出了巡抚衙门的全部库存银子，又派了十名亲兵，护送钦差去贵州，与甘文帽会合。

一切安派停当之后，朱国治袍服冠带齐整，坐了八抬大轿，直趋五华山。路上，朱国治掀起大轿的窗帘，看到沿途大小路口都有吴三桂的兵丁把守，严密盘查行人。每隔几十步远，还有一名带刀枪校尉，骑马巡视。他心中暗暗担心，只怕折尔肯和傅达礼已是出不去了。

大轿刚刚抬到王府前，就被一个千总拦住了：“王府重地，一切官员落轿下马！”

“朱国治猛然掀起轿帘，大声说道：“我乃天子驾前重臣，钦赐紫禁城骑马，谁敢拦阻——抬进去！”几个轿夫，都是朱国治的亲兵，家丁，答应一声，把这乘绿呢大轿抬着，闯过衙门，闯过两行禁兵，直抬到吴三桂的银安殿门口。

朱国治镇定了一下情绪，缓步走出轿门，掸袖、整冠、大声报道：“大清国钦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参见平西王殿下！”说完，不等传呼，便撩袍迈步，昂然而入。

银安殿里，气氛更是肃杀。吴三桂端坐在正中黄缎绣龙银交椅上，几个亲信大将、谋臣环伺两旁，八个骠悍的侍卫，手按宝刀，虎视眈眈。朱国治视而不见。行礼参拜，也不等吴三桂说话，径自站起身来，在一旁坐下。

停了好大一会，吴三桂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来：“朱国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擅闯银安殿，逼迫孤王！”

“王爷此言差矣！下官奉旨行事，不过是请问王爷的行期、何谈逼迫二字？”

“哼，孤王行朝一旦定下，自然会照会你们。你三番两次地来催问，不是逼迫，又是什么？何况你在云南已经逼迫我多少年了。”

“王爷身为藩王，拥兵自重，而朱某不过一介书生，腰无尺寸之刃，手无缚鸡之力，就是想逼，能逼得了吗，”

话犹未尽，胡国相在旁喝道：“住口，小小一个巡抚，竟然如此放肆。我们王爷坐镇云南，靠的是几十年征战疆场的汗马功劳。抬起哪只脚来，也比你的脸干净。”

“哦，有这等道理？此话从王爷身边重臣嘴里说出来，也不怕别人耻笑吗？至于王爷的脚是不是干净，下官就不好明说了。正所谓，莫道天下人不知，茫茫海内皆识君。平西王一生，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还用着我一述说吗？”

一句话，戳到吴三桂的病处，激得他拍案大怒：“放肆，把这狗奴才拿下，杀他祭旗！”

三十四 举叛旗反了吴三桂 陷情网痛煞李云娘

吴三桂要起事了。

三声大炮掠空而过。号角手将长长的号角高高仰起，“呜呜”一阵悲凉鸣叫，空寂的峰峦回音袅袅。惨白的阳光下，一面明黄龙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舞动。上面绣着：“皇周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十三个大字。

数千名军士全都换上了白衣白甲，将发辫散了，照着先明发式挽于头顶。不过前额上剃过的头发却一时长不出来，有的发青，有的溜白，有的乱蓬蓬，显得滑稽可笑，吴三桂走出殿堂，登上将台，亲自检阅了三军仪仗，命将朱国治绑在旗下，向夏国相点头示意。

夏国相神色庄重地大踏步升阶登台，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道：“开一刀——祭——旗！”

接着又是三声巨响，朱国治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潮湿的草地上。夏国相又高喊一声：“诸位将士，肃立静听大元帅的讨清檄文！”

檄文读完，吴三桂又转过身来，向点将台正中供奉的“大明昭烈皇帝”崇祯的牌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端起一杯酒来，朝天一擎，轻酌地上，这才又回身向众将发布军令：

“天下都招讨大元帅吴，谨告三军将士：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广西孙延龄，陕西王辅臣各路勤王义师已升旗举兵，同讨夷狄，不日之内即可会师于扬子江畔！望我三军将士，奋勇杀敌，光复汉室江山，共建皇周天下。”

下面军士举着刀剑齐声高呼：“皇周天朝万岁，大元帅千岁”

这震天动地的山呼声，使得吴三桂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年来，他想的、盼的就是这一天。今天，终于既不从大明，又不听大清，树起了他吴三桂自己的旗号。若能从云南杀出去，接连打它几个胜仗。以吴三桂为帝的大周朝，就要正式建立。到那时，兵士的山呼，将不再是“千岁”而是“大周皇帝万岁”了。多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郁闷，在这山呼声中，一扫而光。他在此起彼伏的山呼声中，似乎突然间年轻了二十岁，在众军将的簇拥、护卫之下，迈着轻捷的步子，回到了银安殿的列翠轩。

但是，等待他的却并不是好消息。

孙延龄求援：傅宏烈七千兵丁集结苍梧，准备偷袭桂林……

耿精忠告急：台湾的郑经，挥师登岸，已经占领了三个县城……

娄山关急报：钦差的随从党务扎萨穆哈带着甘文（火昆）和朱国治两人的儿子，化装逃跑，已经混出了娄山关……

派到云南府的内探急报：钦差折尔肯和傅达礼两人连夜出逃，下落不明……

唉！旗号刚刚打出，兵师尚未出征，就是一连串的坏消息。一股不祥的预感，深深地压在吴三桂的心头。尚可喜老奸巨滑，耿精忠后方不靖，孙延龄和王辅臣并不可靠，朱国治宁死不屈，折尔肯又连夜逃遁。更让吴三桂气恼的是，啸聚山东抱犊崮的朱甫祥和刘大疤拉刚刚起事，就被朝廷派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前年，康熙的老师从郑春友和皇甫保柱手里逃脱，住进了孔府的张姥姥家。假如这个伍次友重返京师，小皇帝康熙就会如虎添翼，太可怕了！

吴三桂的耽心不是多余的，此时，伍次友和李云娘已经踏上了北归之

路。

自从袁州府遇难，伍次友和云娘两人，一直住在张姥姥家中，张姥姥请医生医好了伍次友的嗓子，从此，他就与孔府后裔们读书讲学，倒也怡然自得。后来，又遇上正在构思《桃花扇》的孔尚任，俩人情投意合，光阴也就在诗酒之中，悄悄地流逝了。

朱甫祥和刘大疤拉在抱犊崮据险作乱，兵祸波及圣府四乡，打乱了伍次友的闲情逸致。他从山东盗贼蜂起，连想到三藩叛乱在即，再也安不下心去了，便告辞了张姥姥，和李云娘一起，赶奔京师而去。

这一年多来，云娘和伍次友朝夕共处，更加钦佩他的为人和才学，也更加深了对他的爱慕之心。两人虽然一直是兄妹相称，云娘的感情却已是非同一般了。她真希望能在张姥姥的府里永久住下去，按照张姥姥的意思与这位大哥缔结百年之好。可是，流寇侵扰，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也打乱了云娘这颗少女之心。伍次友突然决定动身赴京去见他的学生龙儿，云娘不能阻拦，她也知道拦也拦不住。可是，苏麻喇姑的影子，却不能不使她感到如芒刺在背。我李云娘与伍大哥风雨患难亲如兄妹地相处，已经三年了。大哥明明有意，却又总是回避，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心中，有个忘不了的苏麻喇姑吗？女道士李云娘可以还俗嫁人，苏麻喇姑这个尼姑自然也能还俗，也能嫁人。此番到了京城，如果皇上或者太皇太后一声令下，他们一对有情人成了眷属，我这个女道士又往哪里摆呢？一路上，李云娘跟着伍次友默默无声地走着。刚开始，伍次友觉得，她是因为认了张姥姥为义母，乍然舍弃，自然有些悲戚。可是，渐渐地，伍次友看出云娘的心事还不止这些，便有意盘问她：“云娘，你怎么不高兴呢，有什么心事吗？”

“啊？——哦，没有，大哥，此次进京，你将重蒙皇恩，飞黄腾达。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咳！又说些什么飞黄腾达。我无意做官，你是知道的，不过是惦记着龙儿。他现在正处困难时刻，我应该去帮他一把。不然的话，我们兄妹二人浪迹天涯，岂不更好！”

云娘心中一动，暗自想到，唉，若真能浪迹天涯，哪怕永远这样兄妹相称，只要你总是我的大哥，我也情愿跟着你飘泊一生。可是，你见了龙儿，见了苏麻喇姑，他们还会让你走吗？我夹在中间，又怎么周旋呢？”

伍次友见她一直不说话，又催问一句：“云妹，你以为我这样做不对吗？”

“哦——对，怎么不对，本来就该如此么。哎——大哥，船码头到了。你看那边正有一艘乌篷船。喂！艄公把船摆过来——”

艄公把船撑了过来：“二位客官，要到哪里去，”

伍次友上前答话“我们要到京城”。

“哟，客官，小人这船只到丁字沽。”

伍次友尚未接言，云娘却抢先说：“到丁字沽也行，我们到天津下船再走旱路嘛。大哥，上船吧。”

艄公将跳板搭上，二人上船进舱坐下。那船工却又跟了过来：“客官，请恕小人无礼，从这里到丁字沽，船价是十五串。请先赏了小人，好做一路上的盘缠。”

伍次友一愣，这才想起，临行时，张姥姥曾热情地赠送盘费，可是自己觉得已经打扰了一年多，不好意思收，辞谢了。哪知，如今身无分文，困

在这里，原想到了京师就想办法付清船费，云娘又偏偏答应在天津下船。十五串并不算多，可是又从哪里筹措呢？他瞟了一眼云娘，云娘却毫不在乎地答道：“罗嗦什么，还能少了你们？开船吧！”哪知那艄公并不买帐，冷笑一声说：

“姑娘休怪，这是船家的规矩——我撑了半辈子船，客官们上船时说的都是您这话，可是到地方丢下几个钱，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一家老小还要过日子呢”。

伍次友脸上一青一红，不知说甚么好。艄公见此情景，越发相信他们没钱，钻出船舱便扎篙放跳板：“二位且请上岸，我在这儿候着，取了钱来再乘船。”

云娘哪受过这样奚落，“嗯”地掀开帘子赶出来，指着艄公喝道：“放肆！瞧着我们是赖帐的？”

那艄公脾性也倔。硬着脖子回口道：“不敢，您要付了帐，我哪敢说您赖帐呢？”

“姑奶奶这回要不想付呢？”

“回您的话，小人父亲弟兄四个，并没有姑奶奶！”话还没完，李云娘早扬手一掌，“啪”地一声打得艄公打了一个趔趄：“混蛋！我这就让你认一个！”那艄公被云娘撩得怒火千丈，见伍次友文弱，云娘是个女流，料他们不识水性，又仗着自己懂两下子拳脚，举起船桨劈头便打，要赶云娘下去。云娘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左遮右拦地招架着，那只桨怎么也打不到她的身上。

伍次友在船里听到二人拌嘴，自觉理亏，却又无计可施，此时听二人在外边动上了手，便出舱来解劝。不料一出门就被艄公用过来的船桨打在肩头，“哎哟”一声跌坐在舱板上。

云娘原本无意招惹是非的，见伍次友无端挨了打，抚着肩头在那边叫痛，胸中的怒火腾地燃起。她轻轻向前一步，劈手把船桨夺了过来，拦腰一扫，那艄公大叫一声，被打得凌空飞起又“噗”地一声掉进河水里。

“畜牲，还敢撒野么？”云娘冷笑一声，抄起船桨来便开了船，见伍次友还站在船头呆看，便说：“大哥，淹不死他，开船的哪个不是好水性啊！”

“唉！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杀人，不许作案，何况今日之事是我们无理呢？”

“好好，听大哥的，还让他来划这个船吧。”云娘说着调过船头又划了回来，见那艄公正在凫水逃命，便喊了一声，“上来吧！我们又不是响马，逃什么——瞧着我大哥的脸，姑奶奶饶你了。”

艄公抓住船舷爬了上来，朝伍次友捣蒜似地磕头：“谢过老爷……”

伍次友忙把他扶起来：“船老大，实言相告，我们身上没有带钱，到前边一定想法子加倍付给你就是。”那船公喏喏连声，看了一眼李云娘，去后舱换了一身干衣裳，乖乖儿摇橹去了。

舱中孤灯如豆，照着这两个沉沦飘零的人。云娘见伍次友在低头想心事，一笑问道：“大哥，你在想什么？”

“唉！我在想，天津我们无亲无故，哪里去讨这十五串钱呢？”

“亏你还做了皇帝的老师，谈起经世治国，一片道理！没听人家说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天津卫我有个亲戚，叫他替我们还了船钱，也省得这船公骂咱们！”

“好，好好，那就好。”

半月之后，船到达天津靠岸，云娘便下了船，并对船家吩咐说：“好好儿侍候着，我给你借钱去，省得休总惦记着！”伍次友听这话音，耽心她又要去作案子，慌得起身要嘱咐几句时，云娘却一笑走了。

岸上更鼓响了，伍次友坐在舟中忐忑不安地等着云娘。运河上游灯火如星、流水潺潺，岸上不时传来歌声乐声。这里虽不及六朝金粉、秦淮繁华的金陵，却另有一番妩媚景致。伍次友呆呆地想着心事，朦胧地睡着了。

半夜时分，云娘回来了，一进舱便笑嘻嘻道：“大哥睡得好安稳。快来看看，我得了彩头了。”伍次友揉着眼起来见云娘衣不零乱、身无血迹，心放下了一半：“好，回来了，可借到盘缠了？”

“那还有借不来的？要不是亲戚吝啬，我早就回来了！”

说着，将背上一个青缎包袱取下来，就着灯光打开来。

伍次友不禁惊呆了：原来竟是黄灿灿的六大锭马蹄金！那船公此时也醒过来，他自从娘胎里出来，也不曾见过这么多黄金，两眼都被照花了。云娘顺手捡起一只扔给了船公：“你那一桨挨得值过吗？”

船公没想到云娘出手如此爽利大方，咕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姑奶奶赏这么多，够小人一家半辈子了！”伍次友笑道：“你一下子借了三百两黄金，还说人家吝啬小气，这胃口也大吓人了。我还以为你作案去了呢！”

“大哥说得轻巧，不作案，谁肯借给我呢。这天津道黑心得很，火耗竟加到六钱！——我废了他四个守库的，留下一张条子——取了这不义之财！”船公听到这话，才知这女子真是江洋大盗，吓得面如土色。

伍次友却沉下脸来，决绝地说，“他是贪官，自有国法在，我就能弹劾他，你这么乱来有什么好处？这钱我不用！”

云娘直率豪爽、不拘礼俗的性情很合伍次友的脾气，但她自幼在乱世深山中长成，视人命如草芥，心无“王法”，伍次友又不能容忍。上次在袁州府伍次友便责备过她，以后在张家又多次给她讲人命至重的道理，不料她仍是积习难改！想到气处，伍次友一跺脚补上一句“你这样子，比着苏麻喇姑差得大远了。”

话刚出口，伍次友就觉得说重了，还要解释，云娘却已又羞又怨，只见她的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伍次友。她一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从来要说便说，要走便走，要打便打，要杀便杀，跟着伍次友这几年，她千艰万难地照料他、保护他，想不到伍次友竟说自己“比苏麻喇姑差得大远！”云娘心里酸痛，愧、恨、愁、怨一齐涌了上来，咬着牙颤声道：“说得好……我是不如人家。伍先生！你累了，我也乏了，我们该分手了。你原是清白人，眼见又要入朝作大官，我不过仍旧是个落魄江湖的剑客，怎能和苏大姐比呢？人生不过如此……我自问对世人无过，一生凭本心行事。今日，我取了贪官的脏银，换来了先生这一番话，也算不虚此行了，就算你我是擦肩而过吧！”

三年相处，这是云娘第一次向伍次友说出这样决绝的话，也是第一次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心地纯良、高贵，伍次友听了，惊出了一身冷汗，更觉得自己刚才才是失言了。回想起来，倒是自己有错。几年来虽然与云娘亲如手足，可是，在内心深处，何时与她平等相待了呢？唉，她多次舍命救我，我却这样待她，真不该呀：“云娘，你责怪得好。我……我只是想，天下贪官不计其数，你一人能管得过来吗？唉，事已至此，我无颜再挽留你，更无颜

再与你作伴。你一路珍重吧……”话来说完，已是痛哭失声。

云娘见伍次友哭得伤心，自己也十分难过：“大哥，也怪我没把话说清楚，我去到银库的时候，那四个库兵正在结伙欺负一个女孩子，我一怒之下，废了那几个畜生的手脚。唉，不说这些了。我懂得大哥的心，你是想干干净净地去见你的龙儿，去见……苏大姐，我不该连累你，这些金子，你既然嫌脏，我才不稀罕呢。”说着，拢起舱板上的五锭大金，包成一包，“咕咚”一声扔进了运河里，然后俯身搀起了伍次友：“大哥，走吧，我把你送到龙儿和苏大姐手里，然后料理自己的事。”

三十五 舟楫行复又乞讨行 失婉娘忍再失云娘

伍次友惦记着皇上，康熙皇上也正需要他的帮助呢。

派往云南的钦差，已经去了三个多月了，却音信杳无；到吴应熊和杨起隆那里当坐探的小毛子自半个月前离开皇宫之后，再也没有露面；而那个身怀轻功绝技的皇甫保柱，也突然失去了连络，吴应熊深居不出，杨起隆的钟三郎香堂则悄悄地撤出京师，去向不明。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被掐断了。

康熙敏锐地觉察到，没有消息的本身就是最大消息，一场大变故就要开始了。在这局势瞬息万变千钧一发之时，巍峨森严的皇宫，却到处潜伏着对手的密探，也潜伏着随时发生意外的危机，真令人担心啊！万般无奈之下，他采取了“你走我也走，你藏我也藏”的办法，带着魏东亭等一班近侍，悄悄地躲到了通州，严密封锁消息，住在通州关帝庙里。他更清楚地仔细斟酌一下形势，决定下一步的方略。此刻，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和房内烧得通红的火盆，康熙心中不由得一阵焦躁。假如伍先生还在跟前：一定能给他出个主意，定个方略。可是，先生如今在哪里呢？孔四贞路过兖州时，曾有密报入京，说伍先生险遭郑春友的毒手，被女道士李云娘救出后，下落不明。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先生音信杳然呢？三个月前山东盗贼在抱犊崮举旗叛变，朕下诏，令山东巡抚派兵剿杀，捷报也已传进京师，可先生仍然是踪迹不见，难道他又遭了暗算不成……

通州的临时行辕是宁静的，但宁静有时却更显得恐怖。

就在康熙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苏麻刺姑却奉了太皇太后的旨意来看望他来了。

苏麻刺姑虽然出了家，但她是康熙幼年时的伴当，也是他的第一个老师。对于这位年青皇上的心思，苏麻刺姑看得最清楚，最能在关键时刻给他安慰给他支持。所以太皇太后特意将她派来陪伴皇上。康熙一见苏麻刺姑，果然喜出望外，连忙把她迎进屋内：“好了，慧真大师，你一来，我就有了依靠了。快谈谈，宫里有什么消息，皇祖母对西南形势是个什么看法。”

自康熙八年以来，苏麻刺姑断了荤，连油也不用，身子很弱。她伸着枯瘦的手烤着火，所答非所问地说道：“小毛子这么久没有音讯，天又下了雪，万岁还是回宫办事为好。”

康熙明白苏麻喇姑的意思，其实他也正想这件事。这里虽严密些，召见大臣却十分不方便：

“是啊，朕也想着该回去了。也真怪，杨起隆他们叫小毛子去有什么事，这么久不回来？莫非瞧出什么破绽了。”

“万岁，这是非常时期，什么事都要想到。”

“是啊，这几天朕心神不宁，觉得处处是不祥之兆。在孙延龄之后，王辅臣受人胁迫，反叛了。范承谟几乎一天一个六百里加急，奏报福建情形，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光地一去毫无音信，陈梦雷去耿家做了官，是吉还是凶，也无消息。王辅臣反了，他儿子王吉贞怎么办？吴三桂若反，吴应熊又如何办？难哪！自十一月以来，京官们便纷纷告假，而且也愈来愈多，这不是好兆头啊！”

“皇上也不要疑心太重，我虽好久不问俗事，冷眼儿瞧，李光地和陈梦雷还像是有良心的。”苏麻喇姑劝慰地说。

“文人无行。何况他们都是汉人。用他们汉人的说法，就是‘非我类族，其心必异’！大师，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敢忘了这话，朕这个天下，格外难坐呀！”

这话说的虽是一般汉人，但苏麻喇姑因与伍次友有那一段瓜葛，听来却有点刺心，便笑着岔开话题：“万岁，外边雪景必定好，出去走走吧？明儿启驾回宫，以后再回来这地方儿，

可就不方便了。”

“哦，——出去走走，你说得是，也好，”康熙站起身来，自己拽了件羊皮风毛的金丝猴皮袍披了，便同苏麻喇姑一齐走出大殿。守在檐下的魏东亭朝狼谭和穆子煦使了个眼色，三人便远远尾随在康熙二人的身后。天阴得很重，雪却下得不大，地下也只有薄薄的一层白霜。康熙手搭凉棚，远远望见远处的河滩上围了一片人，挨挨挤挤地似乎在瞧什么热闹，笑着遥遥一指道：“大师暂且做一回凡人，一同瞧瞧热闹可好？”

“出家人心不静不如凡人，心静却强似出家。万岁既发了话，奴才谨遵圣命！”

二人在朔风中踏着冻土南行，忽然看见何桂柱带着十几个随从飞也似地打马迎来，这个何桂柱就是伍次友先生的家生奴才，原来的悦朋店掌柜，康熙让他在宫里当差。现在，何桂柱一见康熙，立刻滚鞍下马，伏在地下，口里吐着白气说道：“奴才何桂柱给万岁爷送折子来了！”

“起来吧，叫他们把折子送去，你和我们一同去散散心。”

何桂柱爬起身来，搓手跺脚地说道：“这天真冷！今儿已是腊月初十，快过小年了！”

三人走近了人群，方知是两个江湖艺人在卖艺。围观的竟有上百人，有的缩着脖子，有的袖手跺脚。一阵铮铮琴声，伴着一个女腔悠然而起。康熙听着不禁点头赞道：“琴拉得好，唱得也好。不料此地竟有这样高手！”

何桂柱挤到人群的前边，才看见是个衣着单薄的歌女手拍云板婷婷站着在唱，再瞧一旁操琴伴奏的人，惊得几乎晕了过去：啊，这不是我们的二爷吗！他揉了揉眼再瞧时，那人却抬起头来，四目相对，再无半点差错。——何桂柱心中一热，失声哭叫道：“二爷，我的好二爷呀！”

他不顾一切，双手扒开发楞的人们，扑倒在地下膝行数步，双手紧紧搂住坐在冰冷的石墩上操琴的伍次友，号陶大哭：“二爷！你……你竟落到如此地步……柱儿有罪，有罪

呀！”

围观的人群见了这个场面，不由得一阵骚动。站在圈子外边的康熙听见何桂柱的喊叫，也是大吃一惊。他正要冲开人群走进去。却见身旁的苏麻喇姑轻轻呻吟了一声，便昏倒了过去。正在唱曲的李云娘也愣住了。自从在天津下了船，他们俩身无分文，不义之财伍次友不让取，伸手讨饭，又难得一饱，只好沿途卖唱，赶奔京城。伍次友心性旷达，毫不介意；李云娘也甘愿把这相依为命的日子多过上几天。一路上餐风宿露，忍饥受冻，他们却虽苦犹乐。眼见得京城在望，云娘的心中沉重，唱的曲子也更加悲切凄凉。却没料到，竟在这里遇上了微服出行的康熙皇上。康熙一眼看见自己的老师，面孔黄瘦，衣衫破旧，两只手冻得裂开了点点的血口子，不禁心中一阵酸痛。他吩咐狼谭照看昏迷的苏麻喇姑，自己趋前几步，拉住了伍次友：“先生，龙儿不好，龙儿没有尽到心，使先生落魄到如此地步。你，你吃苦了……”

两行热泪奔流而出，他说不下去了。

次友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何桂柱，更想不到，康熙也在这里，惊得他如梦如痴。十几天的饥饿劳累，三年来的思念渴望，一齐涌上心头：

“怎么，是龙儿吗，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外面诸侯叛乱了吗，宫里出了奸佞了吗？你，你为什么在这里？”

康熙见伍次友一见面，就对他的微服出行这么关切，心中更是激动，忙忍泪陪笑回答：“不不不，什么事都没有出。龙儿我听老师的话，马上就回去。外边天冷，请先生和我到那边庙里说话。”

就在康熙和伍次友说话之时，云娘早已来到苏麻喇姑身边。两年不见，面前这个身份高贵却又命运不济的女子，竟有这么大的变化，她简直不敢相认了，看到苏麻喇姑骨瘦如柴，面色憔悴，李云娘不由得暗自叹息：唉，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可是鬓角已见白发，脸色如此苍老，一听到先生来到面前，竟然昏了过去，她的心，恐怕被思恋煎熬得全都干枯了！”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云娘的心里，她打了一个寒战，咬咬牙走上前去抱起苏麻喇姑迳向关帝庙走去。

半个多时辰之后，苏麻喇姑醒过来了。她虽已削发为尼，但是三年来，伍次友的身影，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心头。眼前，在皇上的对面，正坐着自己的兄长、老师和恋人。他穿着一身天青布袍，又脏又破，露着棉絮。脚下穿着当年自己亲手为他做的那双布鞋，也已破得露出了白布袜子。虽然脸色青黄，仍不失温文尔雅的气度。他披着康熙的那件金丝猴皮袍，正在侃侃而谈。苏麻喇姑回过头来，又见身边坐着一位姑娘。虽然也是衣衫破旧，蓬头垢面，眉脸间却现出勃勃英气。她是谁？哦——是当年沙河堡客店力杀刺客的小道士李雨良。嗯，果然是个女子，果然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她怎么和先生遇到一块了呢，她和先生眼下又是什么关系？如果她能终生侍奉在先生身边，自己也就放心了，但是，自己的一切的希望和憧憬也从此消失了。啊，不，不，伍先生永远在我心上，不会失落的。苏麻喇姑镇定了一下情绪，推开了云娘的手，挣扎着坐起来，听康熙和伍次友的谈话。

“先生，刚才朕已经将形势说了个大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请先生教我。”

“皇上，撤藩既已决定，就要义无反顾，竭力促成，以安国本。臣不懂军事，但却知备战乃第一要务，而选将更是至关重要。周培公所说很有道理，湖南决战，已是定局，不知皇上打算派何人前去？”

“朕打算任命安亲王岳乐、简亲卫喇布掌管中路，据守湖南；今图海和周培公去对付王辅臣；康亲王杰书率兵到福建。吴三桂要反，就在湖南与他决战。”

“好！皇上既已深思熟虑，就该决而行之。适才皇上所说的钟三郎邪教之事，虽然为祸京师。波及内宫，但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只能干些鼠窃狗盗之勾当，成不了大气候。只要皇上善于用人，可保无虞。请恕臣直言，若单为此事，避难通州，使六宫无主，朝廷不安，却是得不偿失之举。望陛下速速回京，君安臣自安，君安，臣安，民心也就安定了。”

“好好好，知我者先生也。朕决计采纳先生忠谏，即日回京。”

师生、君臣正谈得热火，何桂柱匆匆忙忙地进来，带着几个随从，摆上了酒，一边忙活，一边笑嘻嘻地说：“主子，奴才家二爷回来了，以后陪主子说话的日子多呢。请主子和二爷入席吧，奴才还干我的老差使，给主子

们上菜斟酒。”

“好好好，柱儿，亏你费心了。”

“哎，二爷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别说才分开了三年，就是三十年，三万年，柱儿见了您，还是应该规规矩矩地伺候的，何况，今儿个还有皇上呢。柱儿瞧着今天的事就是有缘份，在座的除了这位李姑娘，全是当年悦朋店的老人。来来来，请主子入席，李姑娘，您是远客，也快来请坐呀！”

云娘看了一眼苏麻喇姑，见她面如死灰，知道是何桂柱那番话，又触动了她的心事，不禁一阵难过。唉，看来她对伍大哥的痴情，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三人共处一室，同桌饮酒，自己是该有个决断了。她走上桌来，搀起苏麻喇姑和她并肩坐在下首。

康熙端起酒杯，向伍次友致意：“先生久经波折，终于又回到了朕的身边。来，请先生饮了这杯酒，权作洗尘，朕还有话要说。”

伍次友诧异地接过酒来喝了：“皇恩浩荡，臣永生难忘。不知圣上有何谕示，臣自当恭从圣命。”

“好，先生不失当年豁达胸襟。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朕想替伍先生料理一下终身大事。这位豪爽正直的李姑娘，朕是第二次见面了，性情、模样，和当年的婉娘竟是如此相仿，若和伍先生匹配，倒是天作地合的一对，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魏东亭立即表示赞同：“主子说得有理，奴才瞧着也是这样好。”

伍次友正要说话，突然看见苏麻喇姑脸色大变，咬紧牙关，两只手飞快地捻动手中念珠，不禁一阵心寒，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但是他俩人的这一切，却没能逃过李云娘的眼睛。她深情地看了一眼伍次友，又怜惜地瞟了一下苏麻喇姑，怀着深沉的痛楚，站起身来说：“万岁和魏大人关爱之情我领受了。万岁说得好，伍先生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不愿以儿女私情烦恼他。我这一生有两愿，一愿皇上早日殄灭吴三桂，报了我家的深仇大恨；二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两条皇上都能办的——我陪着伍先生三年，兄妹相处，情同骨肉。云娘一生能有这样一位大哥哥，终生之愿也就足了。”众人还在听她说，却不防云娘一个磋步，游身窜到魏东亭身边。魏东亭何等机智灵活，却也没有能躲开，身子一麻早被云娘点了穴道，腰间佩剑也已被云娘夺出。

变起仓促，在座众人大惊失色，狼谭等人，有的抢步过来，护住康熙，有的就要上来捉拿李云娘，却见她微微一笑，凄惨地说道：

“怕什么，难道我会加害圣主和伍大哥吗？皇上，民女之心，已经剖白于圣君驾前。先生和苏大姐的事，请皇上和在座诸位成全。大哥，劣妹不肖，从此永别了！”

闭目端坐的苏麻喇姑，听云娘话头不对，急忙大喊：“妹子，你听我说！”可是已经晚了，云娘横剑颈下，只一抹，万点红珠，喷勃而出，香魂一缕，杳然而去了。

伍次友一下子跳了过来，双手紧紧地抱着云娘的尸体，嚎啕大哭：“云娘，好妹妹，我误了你了！你走了，走了，撇下我走了，云娘……云娘，哈……”一阵凄厉疹人的笑声，回荡在关帝庙内，伍次友疯颠了。

康熙激动地站起身来，大声吩咐：“小魏子，传旨，起驾回宫。何桂柱，用朕的御马车驾，护送先生即刻回京，传太医诊治，准敢怠慢，朕要严惩不贷！”

三十六 伪君子邀宠显伪诈 真法师点石变真金

伍次友被送回京城，住在何桂柱的家里，经过太医的细心诊治，已经安定了下来，只是身体十分瘦弱。康熙皇帝几次夜临病榻之前问疾，使伍次友更加局促不安。他力劝皇上，不要为自己担忧，专心料理这风云突起的国事。

康熙也确实很忙。孙延龄、王辅臣等相继叛变，由此而生出的许多事端，是该一个个地解决了，他把熊赐履，索额图和明珠召进宫来，想听听他们的看法，商讨出一个对策来。不料，刚开了一个头，他们三人就闹翻了脸。

索额图率先发难：“万岁，记得康熙九年，明珠奉旨去陕西，回来后曾夸耀王辅臣如何忠贞，如今王辅臣竟擅自杀戮朝廷大臣，举兵叛变，这件事明珠应该向皇上说清楚。”

明珠头上冒出汗珠，但他很快便定住了神，淡淡一笑道：“不用我说，这件事皇上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

熊赐履却冷冷说道：“未必吧！万岁也有个知道的事呢。”

“啊！熊大人此言，是要置明珠于死地了，你是有名的理学大臣，如此说话，恐怕算不得正人君子吧。既然康熙九年我便有罪，何以今日才参劾？既是参劾，在万岁面前，你就该明白直陈，又为何这样藏头露尾呢？也不知你和索大人私下是怎样商定的——是来欺我呢，还是欺君？要是欺我，请到我私邸，明珠甘愿受欺，要是欺君，那又该当何罪？”

康熙见一开头便跑了题，心中焦躁，怒目而视：“你们三人都住口，朕召你们来，是议论大事的，不想听你们互相攻讦！来人，去传王吉贞进见。”说着，拿起御案上的宣纸“啪”地一拍，连守护在殿外的魏东亭都吓了一跳。

索额图却并无畏惧之色，跪下奏道：“奴才说的正是王辅臣的事。明珠在陕西收受王辅臣的贿赂，回来后欺蒙圣主，致使国家封疆大吏惨死。他力主撤藩，眼见折尔肯等又一去无回，这样的乱国之臣实应处以极刑，以谢天下！”

“嗯？有这样的事——明珠你受了贿么？”康熙问。

明珠“扑通”一声跪下，抗声答道：“回主子，奴才没有受贿，索额图今日要借刀杀人，不过为了撤藩的事与奴才意见不合，求万岁替奴才作主！”

康熙知道受贿的事眼前是无法查实的。现在也不是从大臣中追查责任的时候。他严厉地说：“哼，大乱已成，朝廷无所作为，你们三人先杀头砍脑袋地闹了起来，如何能同心协力？撤藩是朕的主意，与明珠有什么相干？即或明珠也不赞同撤藩，朕依旧要办；难道你们要办朕这个罪魁祸首？”这话说得分量很重，熊赐履和索额图连忙叩头谢罪。却听康熙又道：“朕何尝不知撤藩之难？朕已准备好事败自尽，你们知道么？”

三个大臣惊得浑身一颤，相顾失色。

“你们吃惊了，是么？死生常理，朕所不讳，唯有天下大权不可旁落。朕宁为唐宗、汉武帝敬业而死，不效东晋，南宋苟安而生！”

熊赐履忙叩头道：“是！奴才……明白！奴才等不识大体，不知大局，求主上治罪！”索额图和明珠也是连连顿首谢罪，康熙这才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这就对了。眼下大敌在前，朝廷君臣皆当问仇敌忾，共赴前驱。大丈夫立德，立言、立功、立业，在此一时！朕为你们和解了吧！从此谁也不

许再用意气。你说呢，熊东园、索老三？”

“扎！”

“明珠，你呢？”

“奴才本来就没什么。熊大人和索大人的本意也是为了国家社稷，奴才这颗头果真换来天下太平，砍了也是应该的——二位大人放心，明珠是不会记仇的。”

“好！这才是大臣的风度呢！你们说，王吉贞该怎么办？是杀。是放，还是拘押起来！”

明珠清楚王吉贞是王辅臣的儿子，对他的态度也就是对王辅臣的态度。刚才索额图还说自己受了王辅臣的贿，此刻怎能为王吉贞说好话呢，皇上的话刚落音，他就急忙说道：“奴才以为王吉贞该杀！他父亲王辅臣如此辜负圣恩，外边臣子们早就议论纷纷。既然反了，朝廷就不能示弱，自当杀了他的儿子，以谢天下。”

索额图也忙说：“谋逆大罪属十恶不赦！大清律早有明文，不分首从俱应凌迟处死！诛灭丸族。”

康熙点点头，又瞧熊赐履。熊赐履道：“如今朝野震动，都说王吉贞应斩。奴才倒有个愚见，不如拘禁起来，使王辅臣不能专心用兵……”

康熙立起身来在殿内走了几步，突然说道：“朕昨天问了伍先生，他倒以为放了为好！”

三人听了都是一惊，伍次友为何突然发了善心呢？康熙微微一笑：“你们不要惊疑。朕刚听到伍先生的话，也是不解。现在先不说，把王吉贞带来问一问再看吧。小魏子，王吉贞带来了吗？”

王吉贞已经来了，因里边正在议事，鞞驴子把他拦在养心殿外垂花门前候旨。听到上边传呼，王吉贞忙答应一声：“臣在！”小心地放下马蹄袖，弓着腰急步进内，俯伏在地说道：“奴才王吉贞恭请圣安！”

康熙没有说话，背着手在殿内来回走动。殿内静得吓人，王吉贞俯在地上不敢抬头，偷偷地瞟眼向外张望，只见有几个大臣在殿内，却不知是谁，正在他心神慌乱之时，突然康熙停在他面前厉声问道：“王吉贞，你父亲反了，你知道吗？”

“啊！”王吉贞惊呼一声，睁着惊恐的眼睛瞧着康熙，牙齿迭迭打战，忙又颤声答道：“奴才……奴才……奴才本不知晓，近日有些，有些风闻……求……”

又是一阵沉默，几张纸飘落到王吉贞面前，他双手捧了起来，只读了几句，脸上已冒出了冷汗，失神地将折子捧给旁边的明珠，浑身像打摆子似地发抖，口中吃吃作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康熙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你怎么想？”

“听……听凭万岁……爷发……发落……”王吉贞瘫得像一堆泥了。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几个念头，看来今日必死无疑了。

康熙也在紧张地思索。杀掉面前这个人比捻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昨天伍次友说王辅臣反志不坚，杀掉他的儿子只能激他决心与朝廷为敌到底，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康熙要见王吉贞就是想亲眼看看这块料，若是个人才有识的，当然要杀掉。如今看他这模样，他倒放心了，但又不想就这么放了，白白地便宜了王辅臣。

“哼！你这个马骝子的大少爷就这么点胆子？抬起头来，听朕讲！天下

千人反万人反，朕唯独不信你父亲会真反，若真地反了，朕不杀他，天也要杀他！莫洛这人素来自大轻浮，你父亲手下不少人又是闯贼、献贼的旧部，很难节制，激出了这场平凉兵变，你父亲被裹胁弹压不住也是有的！”

王吉贞做梦也没想到康熙会这样讲，连连叩头答道：“这是朝廷的恩恕，万岁爷的明鉴！”

“朕召见你来的意思是要你星夜回去，宣朕的敕命，杀莫洛是下面人干的，你父亲的罪在于疏忽大意，朕知之甚详。叫他拿定主意，好生约束众将，为朕守好平凉，不要再听旁人调唆。只要有功劳，将来连杀莫洛的事，朕也一概不究！”

“是是是！”

“你心里一定在想，朕此时说得好听，到时候便会反悔，是不是？”

“是，哦，不，臣不敢！”

“是不是，敢不敢都由你想，由你说！你父亲若真地反了，朕岂有不杀你之理，当年你父亲来京，朕曾赐他一支幡龙豹尾枪，你叫他取出来好好看看，好好想想，把事情挽回回来，便是一大功劳。”

“扎！”

“你去吧！狼谭！告诉兵部给他办通行金牌，放他出京。”王吉贞伏地谢恩，带着一身冷汗退了下去。

看着王吉贞的背影，熊赐履小心翼翼地问道：“万岁，王吉贞放回去之后，王辅臣就没了后顾之忧，恐泊乱子越阔越大了。”

康熙默然不语，回到御座上坐下，冷冷地看着三个大臣。明珠脑子转圈快，随口说道：“圣上这样处置，极其英明，王吉贞这样的稀泥软蛋，杀了不值一刀，留着又毫无用处，不如放回去，还可以让王辅臣知道圣恩……”

他的话还没说完，却见康熙的脸沉了下来，便突然停住了，康熙的心中十分不快，这个明珠善于窥测圣意，一下便把自己的想法全都点破了：该死的奴才，你要什么小聪明，他见明珠俯在地上不做声了，便没有好气儿地说：“明珠，你该去看看伍先生了，他的病刚刚好，你要勤去劝着点儿。”

“是，奴才遵旨。”

伍次友的病是心病。这些天来，云娘的影子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结识三年，风雨同舟，几多患难，几多欢乐，他们都是在一起渡过的。那天，皇上指婚的时候，如果不是苏麻喇姑在场，也许，现在二人正在新婚燕尔之际呢。唉，一切都是这样地不可思议。我伍次人半生磋陀一事无成，既不能辅佐圣君，扬威朝堂，又不能自由自在地邀游林泉，反倒连累了两位青白痴情的女子。一个为自己出家，一个为自己捐躯。如今孑然一身，又何以自处呢？他曾想为云娘殉情，又觉得对不起龙儿；他想苟且偷生，却无颜再见苏麻喇姑。几天来，浑浑噩噩，如痴如梦，今日，突然清醒过来，又觉得万念俱空，周围一切，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前，提起笔来，为云娘书写一篇祭文，想了结与云娘的关系，然后，遁入空门，在诵经念佛声中了此余生。刚刚写了两句，明珠和周培公却闯了进来，明珠走到桌前，大声赞道：“好，大哥写得好文章啊。嗯——‘天下第一绝情无义、丧心病狂之扬州书生伍次友，谨以清酒一杯；致于灵秀仙女云娘贤妹神前’……好，只此一句破题，就与众不同。大哥不愧是个多情的种子……”他神飞色舞，唾沫四溅地说着，伍次友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厌恶地打断了明珠的话，向周培公拱手一礼说道：“培公老弟，多谢你在百忙中前来看我。请坐，柱儿，

上茶来！”

明珠知趣地坐下不说话了。周培公却走上前来，搀扶着伍次友坐下。然后谦恭地说：“伍先生，三年前蒙您以一封书信举荐我来到圣主身边，得以遂平生之志，展少年所学。如今学生却有一事不明，想来请教先生。”

“好了，好了，培公贤弟，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思，无非是说不该为儿女私情如此颓丧。唉，我何尝想这样呢，先是一个婉娘，又是一个云娘，皆因我的缘故，遭此意外变故。说来说去，我伍次友是不祥之身，沾着谁，谁就要倒霉，假如再待在皇上身边，恐怕还要把晦气带给圣主呢。唉——”

周培公和明珠尚未开口，何桂柱却在一旁说话了：“嗨，二爷，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老太爷假如知道了，会生您的气的。”

“唉，随他老人家怎么责骂，我都不管了，我把什么都看透了。我被命运拨弄到如此地步，也该大彻大悟了。原来不信鬼神、佛道，现在想来倒是宁肯信其有地好。”

周培公一笑起身，拉起伍次友：“先生的心情，小弟完全清楚。今日小弟来这儿是想请大哥和我出去走一趟。”

“出去？上哪儿？”

“京郊大觉寺来了一位活佛，乃五台山的菩提法师，能说人三世因缘。我们何妨去结识一下呢？明珠大人有兴，也不妨一同走走。”

“好吧，这位活佛，不在香火鼎盛的寺院里挂单，却往幽深僻静的古寺里驻法，倒像是一位高僧，就请他为我指点迷津吧。”

大觉寺座落京师西北台山侧，紧与西山遥相对峙。金元年间香火极盛，可惜后来遭战火，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墙，枯木萧森。巍峨的正殿已破烂不堪，倒是南厢一排配殿，似有人略加修葺过，给这荒寒冷漠的古寺增添了一点活气。四人在庙前下马，一天多没进食的伍次友已气喘吁吁，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对周培公说：“你骗得我好苦！哪有什么活佛说法？”周培公向远处一指，笑道：“那不是个和尚？”

伍次友抬头一看，果然有一个和尚从配殿中走出。看年龄不过四十余岁，身材瘦弱，面貌清癯，穿着一件木棉袈裟，里边穿一领土黄色僧衣，双手合十立在玉兰树下口念佛号：“阿弥陀佛！有缘居上来矣！我和尚便是菩提，愿引居士慈航渡海！”

伍次友听这和尚说得如此口满，心中不服，那事事认真不肯苟且的脾气又上来了。他一向学问很杂，几乎无所不通，接着和尚的话音，便考问起佛法禅理来了。二人一问一答，谈锋极健，连周培公和明珠都听呆了，却不知二人究竟谁胜谁败。

这场别开生面的佛法辩论，进行了半个时辰，伍次友突然双手合十，向菩提和尚施礼：“弟子愚昧无知，多承大和尚点化，甘心皈依我佛，愿在大和尚堂下做一执拂头陀。”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居士既深明佛理，何以又如此愚不可化呢，有求于佛而入佛，终生不得成佛。尔不能顺心见性，不得为和尚弟子！”

伍次友心头一震，又来了怒气。不甘示弱地说道：“和尚也是凡人来，值得如此自大自尊吗？大和尚蜚居深山古刹，耳不闻丝竹弦歌，目不视桃李艳色，面壁趺坐，对土偶木佛，便以为是无上菩提？明珠，培公，柱儿，咱们走，咱们走！”说着便欲起身。

“居士且慢！是和尚失言了！”说着拂尘一摆。伍次友惊愕之间，两行女尼各十二人从配殿里款款而出，个个体态轻盈，虽娥眉淡扫、粉黛不施、却都是绰约风姿的绝色佳人。

伍次友正不知何意，突然看见苏麻喇姑陪着两个妇人走了出来，立在大悲坛前微笑不语。明珠和何桂柱一看，竟然一个是太皇太后，一个是当今皇后！惊得一跃而起，伏地叩头，周培公也忙不迭跟着行礼。

太皇太后向明珠等三人一摆手：“这儿没你们的事，退下！”

“扎”三人慌忙退到庙外，明珠又随手关上了庙门。

太皇太后望着痴呆呆的伍次友，款款一笑说道：“伍先生，你面前这位菩提长老，乃顺治先皇化身。怎么，做不得你的师父吗？”

伍次友陡然一惊，忙伏地谢罪：“臣不敢，适才已被活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了。”

和尚双手合什，微微一笑：“阿弥陀佛，伍先生请起。你果然是个饱学之士，若不是我苦读经书，钻研佛法十几年，今日就要栽到你手里了，怪不得皇上对你如此器重。伍先生，你既有此才华、不能自解自脱，反向空门求助，岂非舍本求末？天下之大，何愁无英雄立足之地，你要三思。”

“是，弟子谨遵法师教诲。”

“这就对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你跟着玄烨好好干吧。京华风云，正是盛景无限呢。阿弥陀佛！”

三十七 吴应熊投靠杨起隆 小毛子吓死王镇邦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北京城里，家家团圆，上香敬酒，恭送灶王爷，希望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可是，在京郊的潞河驿，却有一伙人聚在那里，他们计议的不是好事，而是叛乱；他们要带给京城百姓的，也不是吉祥，而是灾难。这伙人，就是杨起隆和钟三郎香堂的管事们。

半个月前，杨起隆突然转移，从城里的鼓楼西街周府，来到了潞河驿，一来，就封锁路口，封锁消息，严禁任何人出入。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和文华殿的管事太监王镇邦，也被他带来了。经过几个昼夜的密议，起事的计划，已经大体上定了下来，小毛子参加了这些密会。掌握了全部情况，急于赶回宫报信，却又无法脱身。再说，起事的时间究竟在那一天呢？他想再探出个实底来，所以才没有冒然行动。

这天晚上秘密会议，是关键的、也是起事前最后的一次大聚会。潞河驿二进院的正堂里，明烛高烧，酒香四溢。杨起隆坐在正中，各省的堂主和谋士、将军提督、都统环列四周。酒过三巡，杨起隆红光满面，兴奋地立起身来，“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喜信儿。吴三桂已经动手了！耿精忠也将福建巡抚范承谟拿了，尚之信还扣押了他的父亲尚可喜，与广东广西巡抚联名讨清。此刻，湘江以南已不再是清朝的天下了！”

宴席上的人立时轰动起来，有的交头接耳小声议论，有的快活地大笑，也有的端着酒杯沉思，有的只是抿着嘴儿笑，气氛十分热烈活跃。

“我们决定起事”，杨起隆庄严地宣布，“有几件事还要和大家商议一下，请军师李先生讲讲。”

李柱原与杨起隆挨身坐着，这时慢慢起身，环顾一眼众人；“诸位，我们就要树旗起事了，“国号”仍为大明，年号——广德。明年的正月初一，即为大明广德元年。奉先皇崇祯昭烈皇帝三太子朱慈炯为主。”

人群中一阵窃窃私语。外省来的堂主，只知有个朱三太子，却从未见过面，李柱心中明白，向杨起隆一指：“诸位请看，正中高座的杨起隆，就是先皇的三太子。自从甲申之变，闯贼攻下北京，先皇殉节之后，为韬晦之计，三太子改名杨起隆，算来，已经三十来年了。太子周游全国：为匡复大明，殚精竭智，呕心沥血。现在终于要起事了，所以，从即日起，应该正名。”

众人轰然而起，向杨起隆参拜，杨起隆端坐受礼，洋洋自得。他挥手令众人归座，又示意李柱继续讲下去。

“起事时，以举火为号——由内廷，大佛寺、妙应寺、文大祥祠，孔庙、景山东、鼓楼，钟楼、李卓吾墓、大钟寺、卧佛寺、烂面胡同和镇岗塔计十三处，于半夜子时放炮点火，全城齐动，攻打紫禁城。”

“为便于识别，我们做了两万顶红帽子。太监中香堂会众头目五十六人，已经提前发下。有他们做内应，我们定会一举攻入皇宫，夺下执掌乾坤的中枢。现在要议的是，什么时候动手合适。请各位堂主、将军畅叙己见，以供三太子抉择。”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山东香堂堂主，站起身来，大声喊道：“嘿，这有什么好商量的，说干就干，马上动手！”

小毛子早听得心惊肉跳，消息送不出去，如果匪徒马上动手，大内岂不又要遭殃？不行，得拖住他们。他略一沉思，便站起身来，先向杨起隆躬

手施礼，又团团圆圆地作了一个大揖，站在当中说开了：“三太子，军师和各位堂主，听我一言，要说这起事的时间嘛。今日最好，小年下，多吉利呀！”

杨起隆笑着插了一句：“好是好，就怕来不及。”

“是这话，可要是错过了今天，就得另选一个吉利的日子。三太子已经等了三十多年了，不能匆匆忙忙，要是犯了日子，就不好了。”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盘算着：“明个二十四，二十四扫房子——乌烟瘴气的，不好。嗯，二十五，磨豆腐，干转圈子，不出路，也不好。二十六，去割肉，血淋淋的，不行。二十六，杀灶鸡，本来不错，可是金鸡叫明，正应了个明字，杀了就叫不成了。二十八，把面发，嘿，瞧着挺大的个，一捏一个死疙瘩，那能行。二十九，灌黄酒，哎——这日子好，酒助英雄胆，放开手脚干。太子，我看二十九就行。”

杨起隆听他把日子越推越往后，心中有些起疑脸色也难看了。李柱城府极深，他也怀疑小毛子，但却不露声色，他心想，看来，公开商议起事的时间，并不妥当，好在兵不厌诈，随便定个日子哄哄这小子，要提前，还不是一句话吗。想到这儿，他走上前来，拍拍小毛子的肩头说：“好小子，有板有眼，左一套右一套的，不含糊。我看，既然是推迟了，不妨再往后放两天。大年初一，京城皇宫都在庆贺的时候，咱们来个出其不意，突然行事，清水煮饺子，叫他康老三吃个够！”

众人哄堂大笑，个个叫好，小毛子神气活现地回到座位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静待下文。李柱清了清嗓子，正要说话，忽见一个侍卫跑了进来：“禀三太子，吴应雄来了！”杨起隆一惊，嗯——

吴应雄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自从朝廷檄藩诏旨一下，他就预感到末日临头了。父王在云南一旦动手，皇上立刻就要拿办他。怎么能躲过这场突难，顺利返回云南呢？开始的时候，他把希望寄托在小毛子上，想利用这个双料间谍，打通杨起隆的关节，让钟三郎香堂帮助他脱身。可是后来内务府黄敬跑来告诉他，说小毛子是个用苦肉计打进去的奸细，但杨起隆尚未发现，反把他带到城外参与起事的准备去了。吴应雄听了虽然吃惊，却也没太往心里去。让小毛子去祸害一下杨起隆，对自己或许有好处呢。可是，当黄敬告诉他，说据内宫透露的可靠消息，皇甫保柱已经秘密地投降了康熙，这可把吴应雄惊呆了。皇甫保柱是父王驾前最忠心的侍卫，手中掌握着无数的机密。再加上他有勇有谋武艺高强。他如果真地叛变了，不但自己逃不出去，对父王也是很大的威胁。他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对这个人宁可错杀，也不能留下，只好狠下心来，用杯毒酒结果了皇甫保柱的性命。这么一来，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厚着脸皮再去求杨起隆帮忙。不过，今天他来，一是手中有吴三桂给杨起隆的信，二是把着小毛子的底。必要时，可以甩出这张牌，以取得杨起隆的信任。所以，尽管是仓惶出逃，却仍然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气，一进门就大声笑着说：“嗨！真热闹啊！不速之客再次闯了三太子的香堂，多有得罪了。”

杨起隆站起身来冷冷一笑说道：“额驸大人不在石虎胡同安居颐养，却冲风冒雪，轻装简从，来此荒僻小镇，不知有何见教。”

吴应雄知道他是嘲讽，可是，此刻父亲起事的密报已经到手，再不出逃，就要身陷囹圄了，不得已才匆匆逃出来投靠杨起隆，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陪笑说道：“实不相瞒，在下特来登门求助，昨晚我离开石虎

胡同，今晨就得到消息，舍下已被抄了。此乃非常之时，请三太子和我们同舟共济。”

“啊？同舟共济，好哇，世子尽管放心住下，玉皇庙红果园，你瞧着哪里舒服，就住下好了，不过这只是同舟……”

“当然，当然，在下这里有家父的一封亲笔书信，请三太子过目。”郎廷枢急忙打开包袱，取出吴三桂的信来。杨起隆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份吴三桂的讨清檄文，另一份，是一封给杨起隆的信。信中说云南将士愿集合于三太子麾下，为匡复大明王朝，浴血死战。杨起隆并不相信吴三桂这话是出自本心，但在此时此刻，起事在即，有吴三桂的几十万人马做后盾，而且吴三桂明说了拥护朱三太子的话，对杨起隆却是十分需要的，所以，忙站起身来，兴奋地向众人说：“各位，吴世子为我们又带来了好消息。平西伯愿率部属，拥我朱三太子为主，共图大业。”众人一听，欢声雷动，拍手叫好。杨起隆走下来拉住吴应雄：“世子，如今你是我这里的贵客了，请上坐。”

“慢！在下还要为三太子拔掉一颗小小的钉子。”说着，忽然一转身，目光如电地看着小毛子，叫出了他的本名：“钱喜信，出来！”

小毛子惊慌地走了过来：“世子，您老这是怎么了，小毛子没冒犯您哪？”

“哼哼，少费话。我问你，你倒底是我吴应雄的人，还是三太子的人，抑或康熙的人？说！”

小毛子明白，再说什么也瞒不住了，牙一咬，迸出一句话来：“爷是皇上的人，你又怎么着？”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个极受杨起隆和李柱重用的太监，怎么会是奸细呢，杨起隆的脸立时苍白了，吴应雄紧追不舍：“好小子，有种！我问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小毛子恢复了镇静，又抓住了话题了：“哎——额驸忘记了，不是你派我打进钟三郎会的吗？你既然知道我是皇上的人，为什么不早把底揭出来，还要派我到这儿来，祸害别人呢？”

小毛子这话，又引起一阵阵议论。吴应雄张口结舌，无法答对。可是，杨起隆却已下了狠心，不管小毛子是康熙的人，还是吴应雄的人，反正都是奸细，不能让他再说了，他大喊一声：“王镇邦！”

“刚才在这侍候呢！”

“把小毛子拖出去，埋了！”

“扎！”

两个卫兵走上前来，架起了小毛子就走。王镇邦也快步跟了上去。来到后院门口，小毛子假装提鞋，顺手抓了一把墙角的细沙土，揣到了杯里，冲着王镇邦说：“王公公，好歹咱俩都是大内出来的，临死之前，您让我再喝一口酒行吗？”

“好好好，依着你。来吧，咱们就在这小屋内，我敬你一杯算是送行。哎，你们二位叫上几个人，先去挖坑吧，待会儿，我把小毛子送过去。”

小毛子看到两个卫兵退下之后，王镇邦提了一壶酒，又弄来几样小菜。放在桌上，便客客气气地对王镇邦说：“王公公，我谢射您了。小毛子这辈子福也享了，罪也受了，没有什么亏的。再说老娘也受了皇恩，我还盼什么呢？眼一闭就算完了，难得你我兄弟一场，这酒也不能光让我喝呀，咱们对饮两杯如何？”

“不不不，你知道，我有心疼病，一喝酒就爱犯病。你喝吧，我坐在这儿陪你。”

“哎——平常日子，你不喝，兄弟我不勉强，今儿是生离死别，虽说各为其主，可咱俩好歹也是兄弟呀，这点面子你不肯给吗？来来来，兄弟我替你满上，请请。”

一连两杯下肚，小毛子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胡吹海聊，怎么先用毒药，灌晕了葛褚哈，又用茶壶打死了他；又怎么在黄四村的茶壶里暗下了双料的毒药，吹得神乎其神：“嘿，台阶上站着皇上和苏大师，身旁还有小魏子和几个大内侍卫，这么多人大睁着双眼，也没看见我往壶里放毒药。”

“哟！小毛子，你会变戏法？”

“我是变戏法的祖师爷。不瞒王公公，我身上随时都带着毒药呢？要不，敢闯这钟三郎香堂吗？刚才，要不是你们几个拉的快，只要让我在三太子桌前走上一圈，说不定啊，他还得死在我前头呢。哎，王公公，今儿个，你打算让兄弟怎么个死法。”

“按香堂老规矩，活埋！”

“王哥，你告诉他们一声，把坑挖大点，太小了，放不下。”

“去你的，一条瘦不拉几的干猴子，要那么大的坑干什么？”

“哼哼，对不起，兄弟懂那无毒不丈夫的道理。你送我，不把我送到地方能行吗！”说着从怀中抓出细沙来，顺手一扬，撒落在酒里、菜里：“看见了吗？刚才您喝的那酒里，兄弟我已放了这毒药。王哥，你包涵着点，小毛子我也是万不得已呀！”

小毛子说得极其轻松自如，可是王镇邦听了，却似晴大打了个霹雳。惊得他目瞪口呆，变貌失色。突然他觉得心口一阵阵地绞痛，而且越来越厉害。他知道，自己的心疼病犯了，说不定，小毛子下的那毒药也开始发作了。越这么想，就越觉疼得难受，头上豆大的汗珠直住下落。

小毛子见这一招果然见效，更加得意，便想再加上几句，逼着他放自己逃出去：“王公公，不要怕。要不，等他们来拉我去活埋的时候，你把我身上的解药拿去。哎，解药呢？哎呀！不在这儿，在我床头上放着呢。走，你快点领着我去，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话没说完，就见王镇邦脸色乌青，口鼻歪邪，咕咚一声栽到地上，竟然死了。

王镇邦一死，小毛子又惊又喜。他怎么也想不到，心疼病这么厉害。三杯老酒，一番恐赫，竟能要了命。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便绕过王镇邦的尸体，出了房门。远远看见，几个卫兵还正在吭吭哧哧地挖坑。前院，灯火辉煌，猜拳行令之声，一起一伏。他不敢怠慢，溜到马厩里偷出一匹马，扬鞭疾驰，直奔京城而去。等到卫兵阻拦不住报进中厅时，小毛子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三十八 杀叛奴武丹奉懿旨 匿行藏李柱骗官兵

接到小毛子冒着生命危险飞马送回来的情报，康熙皇上大吃一惊。宫内总共有太监一千挂零，就有三百多人参加了钟三郎香堂，而且其中的五十六人还发了红帽子。小毛子的出逃，肯定会引起杨起隆的警觉，他们准得立即动手，不会再等了。康熙急忙宣召巡防衙门的图海和周培公火速进宫。图海和周培公听了这消息，又是吃惊，又是为难。北京附近的八旗、绿营、锐健营已奉旨开往太原、陕州、洛阳等地去了。京城只有魏东亭和图海手下的五千军马，又散处城内城外。两万红帽子若真地聚齐，确实难以应付。康熙听了心中不由得一阵焦燥，大变迫在眉睫，怎能有一刻犹豫，他大叫一声。

“图海！”

“奴才在！”

“十三处起事地点及捉拿吴应雄、杨起隆的差使由你和周培公去办！”

“扎！”

“一群乌合之众，用不着千军万马，你们的行动要快，要抢在他们前边，放出手段干！”

“扎！”二人又是同声齐应。

“小魏子，你去隆宗门北，熊赐履、索额图、遏必隆，还有米思翰、明珠他们都在那里值夜，又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宫掖有变，伤了他们那一个都唯你是问！”

“扎——只是万岁这边……”

“不要说了，岂有满宫皆反之理，朕这里应付得了。满打满算他们只有三百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狼谭，你去，传旨储秀宫皇后和贵妃钮祜禄氏，叫惠妃带着金子，即刻至慈宁宫陪伴太皇太后，将慈宁宫太监全都扣起来。命其余各宫主事太监将宫门封了，一律不准任何人出入。你为朕守好慈宁宫便是功劳！”

狼谭听完康熙的旨意，忙叩头答应一声：“扎！”又对穆子煦，犟驴子他们说：“穆兄、姜兄，你们要多担待些了。”穆子煦严肃地点点头。犟驴子搓了搓手笑道：“你快办你的差吧！别学魏大哥那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我们懂得！”

康熙一切安排妥当，便过来抚慰小毛子：“小毛子你先到后边歇歇，事完了朕放你半年假好生调养一下——来人，扶小毛子到后边去，再点十支蜡烛来！”

养心殿副管事太监侯文走过来：“回万岁爷的话，自腊月十五万岁下旨严管灯火，各宫各殿的蜡烛都是数着数儿给的，咱们也没多余的。若再添十支，两个时辰以后，养心殿就得黑着了。”

“混帐！严管灯火是怕走水，怎么连朕也管起来，即刻派人去领！”

“奴才岂敢欺主！只是烛油库的刘朋今晚不在宫里，这会子不好找他。”

康熙气得无话可说，摆摆手道：“滚！把养心殿各房太监的蜡都拿来。”他看了几行奏章，又觉得心乱如麻，索性靠在大迎枕上闭目养神。半夜时分，从城西和城东北角两处，先后传来爆炸声。朦胧中的康熙一跃而起，快步走到殿外，站在丹墀下观望，卧佛寺方向，浓烟卷着火光，把冬夜的北京城照得一片明亮，突然鼓楼那边又燃起了冲天大火，炸雷似地响起了爆炸声，北

京城都被惊动了。顺天府、兵部衙门、善扑营、九门提督府的大鼓擂得山响，号角声此起彼伏。急促的马蹄声敲击着宫外御街坚硬的冻土和石板道，还夹着妇女和孩子惊恐的哭声，尖叫声和咒骂声，京城陷入了极其恐怖和不安的混乱中。

康熙见到只有三处起火，不禁宽慰地点了点头，高兴地对穆子煦道：“图海搭上周培公长进不小，若能拿住贼首，那可……”话没说完，又听近处轰地一声，原来是宫中烛油库也着了火。

霎时间，大内一片骚乱。满宫到处都是人影幢幢，鬼哭狼嚎。养心殿大院也像突然炸了营一样，太监们没头没脑地大叫大嚷，到处乱窜乱跑。所有灯烛突然一齐灭掉，黑暗中大内一片混乱。

穆子煦见势不好，急忙拉了骡驴于，一边一个护着康熙，站到养心殿的琉璃壁前，以防有人从背后暗算皇上。又高声叫道：“侯文，掌灯，快掌灯！”

侯文抱了二十支大蜡烛走了过来，拿着火把，晃晃悠悠地却怎么也点不着。穆子煦上前一把把他推了个仰面朝天，抢过火把来一看，原来蜡烛的芯全被抛掉了，骡驴子怒火上窜，上前一脚把侯文踏住：“狗奴才，老实说，你是不是杨起隆的人。”

“不不不姜爷饶命，我……我不是。”

“哼，不是，不是为什么抽掉蜡烛灯芯！”他拔出剑来，向侯文心窝猛地一刺：“去你的吧！”

就在这时，养心殿院的垂花门“轰”地一声被撞开了，几十个太监像没头苍蝇一般拥了进来。他们打着火把，举着大刀，有的叫着“反了，反了”，有的喊着“抓反贼呀。”但却横眉立目直扑站在照壁前的康熙皇上。骡驴子怒骂一声，纵声迎了上去，“唰唰”两剑，砍倒了两个跑在前边的人，其余的被他这威势吓住了，躲在黑影里，只是呐喊却不敢上前。突然，垂花门口又进来了一批人，也是打着灯笼火把，却没有人呐喊。骡驴子正要闯过去。却被穆起煦拉住了：“后退，是老佛爷在这里。”

太皇太后沉着地走了过来，她的身后是皇后和贵妃。狼谭仗剑护侍在太皇太后身边。皇后赫舍里氏怀孕已经九个月，却强自镇定着。她扫了一眼院内的局势，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地叫了一声：“骡驴子在吗？出来答话！”

骡驴子闪身出来，跪下答道：“回主子娘娘，奴才骡驴子在！”

“平身。我乃天下国母，六宫之主，今日赐你改名武丹并特许你在内宫里开杀戒，惩治叛贼！”

“谢主子娘娘，奴才武丹领旨。”

就在皇后和武丹一问一答之际，一个造反的太监突然从黑影里窜出来，挥着大刀向皇后扑去。皇后身边的大宫女墨菊，拼死向前，护着皇后，被那贼一刀砍中小腿，倒了下来。武丹勃然大怒。他原是关东响马出身，勇猛残暴，自从被选入大内，当了皇上的贴身侍卫，从来没有痛快地杀过人。今天，奉了皇后懿旨，再无顾虑，大吼一声，一把抓过这个太监，“咔嚓”一剑，将他从肠到腹，来了个大开膛，鲜血和肠子一齐流出来。武丹抓同那个太监的心来，扔给墨菊：“快吃了它，吃了就不疼了！”

“太皇太后虽然随军征战多年，也从未见过这等凶残的杀人方法，连忙合掌念佛，皇后更是吓得心惊肉跳，闭了眼睛，不敢再看。

武丹见穆子煦和狼谭已经护住了主子，再无后顾之忧，便吼叫着杀向

黑影里，只要见到拿着武器的太监，挥手就是一剑。他知道，宫中有严规，除侍卫外内宫太监一律不许私带武器，看准了这一点，他的剑下就不会有冤魂。造反的太监们被逼得再无生路，呐喊一声猛地反扑过来。狼谭冷眼旁观，有一个喊得最凶的肯定是他们的头子，便出其不意，跃上前去，一把抓住，又大叫一声：“都放了武器跪下，要不然叫你们和他一样死法。”一边说，一边刷刷几刀，把那个太监大卸八块。众反贼个个吓得魂飞天外，扔下手中刀剑，趴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求饶。

康熙见满院子尸体狼藉，血迹斑斑，怕惊吓了老佛爷和宫眷，便喝令狼谭和武丹停手，吩咐一声：“把他们交到慎刑司去，严加看管听候审讯。”说完一转脸，看见魏东亭汗水淋漓地走了过来，忙问：“小魏子，那边情形怎样了？”

“回主子，和这里差不多，已经处置过了。全宫造反作乱的，只此两处。”

太皇太后素来赏识魏东亭，见他身上并未沾血带污，惊异地问道：“你没有杀人？”

“回老佛爷，奴才没奉圣命、懿旨，不敢杀人。只挑了十几个人腿筋，残废怕是免不了的。”

太皇太后合掌道：“阿弥陀佛！赏你黄金一百两，这边一人五两！”

康熙听祖母如此处置，不禁开怀大笑。

小毛子的突然出逃，打乱了钟三郎香堂的叛乱计划，逼得杨起隆急促起事。按他们原来的计划，是要在十三处同时举火的，可是，匆忙之中，只有四处接到了号令，还被图海派出的绿营兵迅速扑灭。而周培公带领的大队人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潞河驿。杨起隆措手不及，只好率众抵抗。他的香堂会众，虽然喝了符水，拜了神明，可是碰上真刀真枪的官兵就全都现了原形，刚一交手就被打乱了阵脚。一个个抱头逃窜，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眨眼之间，扬起隆的身边只剩下了二百多个死党信徒，被节节逼近的官军，压缩在红果园里。

此时，天将破晓，军师李柱清点了一下人数，又逃亡了一半。连口口声声说要和杨起隆生死相依的吴应熊，也不知逃往何处了。剩下这伙人，七零八散地坐在树下的草丛里，头上冒着热汗，嘴里喷着白雾。人人目光痴呆，个个垂头丧气。杨起隆没想到，三十年苦心经营，却是这样一个下场。真是欲哭无泪，欲逃无门了，只得低下头来，不住地唉声叹气。

突然，他拾起亮光晶莹的宝剑，扫视一下众人：“唉，天丧大明，非人力可以挽回，诸位保重，我去了……”说着，横剑就要自刎。

李柱猛扑上来抱住了他：“少主，您千万不要轻生，天下少了你，大明便永劫不复了。”

就在这时，一个匪徒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少主、军师，不好了，又有一大队官兵开过来了！”

众人静神一听，果然外边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李柱霍然而起，手按腰刀，对大家说：“名位，事已紧急，眼下只有一条出路，有不怕死的跟着我去向图海自首。”

张阁老惊呼一声：“啊！什么？你要送死去吗？”

“对，我们共推一人，假冒三太子的名字去自首投降，官兵必不生疑。这样，咱们少主才可以乘乱秘密逃走，召集香堂会众，东山再起。官军见我们没了主帅，谅也不至于全部杀头。即令死了，还有少主给咱们报仇雪恨。”

张阁老嘿嘿一笑：“算了，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他最后的“人”字尚未出口，便被朱尚贤从背后一刀捅死。

朱尚贤大叫一声：“谁敢不听，他就是榜样。”

杨起隆站起身来，环环一揖说道：“兄弟们，不要这样，还是死我一人，保护大家的好……”

李柱打断了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少主，你迅速去后面隐蔽，待官兵退了再设法逃出去。别忘了，替我们报仇。”说完，率领众人向门外走去，一边走一边高喊：“官军听着，我就是朱三太子，愿率部向图海大人投降。你们如果不放我们出去，我们就在这里全体自杀。你们一个活的也别想抓到。”

外边的官军赶快报告给周培公。周培公派人下令，让匪徒们扔掉武器，整队出来。他派官兵押着这一百来人，向西直门大街走去，又让人去红果园内搜寻一遍，才打马回城。可是那个潜藏在草丛深处的扬起隆，却趁着官军撤退之际，翻出后墙逃走了。

夜间的剿匪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图海带着一队亲兵，在长安街来回巡视，总领全城各路人马。只要见到犯夜出来的人，无论有没有红帽子。一律捉拿。天亮之后，又打开西直门，严密盘察过往行人，见周培公押解着俘虏回来，心中一喜，忙打马走了过来，向周培公问了情况，便朝犯人大喝一声：“谁是朱慈炯，站出来回话。”可是连问三声，却没人回答。图海还在诧异，面前这一百多人突然呼啸而起，一齐扑了过来。原来这伙人，全是跟了杨起隆多年的亡命之徒，知道阴谋败露，绝无生望，便一齐上来拼命。匆忙之间，图海赤手空拳，与匪徒们展开搏头。幸亏他的亲兵队伍训练有素，刹那间便占了上风，把匪徒们打倒在地又重新捆绑起来。扬起隆的军师李柱仰天大笑：“哈……图海，你想捉到朱三太子吗？他会来找你算帐的！”

图海怒火中烧，一脚把李柱踢倒在地：“贼子休要逞能，告诉你，吴应熊偷了皇上的金箭，又拿了兵部的牌照，也没有逃脱出去。你们那个朱三太子，跑不了的！来人，把他们押下去，听候审讯。”说完，他和周培公一同进宫，向皇上报告了扑灭钟三郎叛乱的经过。他见康熙脸色阴沉，又叩着头自责地说：“万岁，奴才图海虑事不精，奉职无状，走了奸民匪首，求皇上重重治罪！”

“哎？你和周培公用这点人，平定了大乱，有什么罪？朕心中不悦的是小毛子昨夜在乱中被杀了。你们都起来吧，昨夜一共拿了多少人？”

“回万岁爷的话，按犯夜的拿了二千四百人，今天拿到一百一十三个，都是正凶。”

“犯夜的取保暂释，听候勘问！余下的既然是杨起隆的死党，一律腰斩弃市。吴应熊嘛，暂交大理寺看管。”

“扎！”

一夜的残杀，摧毁了扬起隆经营多年的钟三郎会，却也在京城内外，以至皇宫内外，到处溅满了血迹。康熙命图海总司京城军马，清查叛匪余党，要让京城百姓，迅速安定下来。内宫则由张万强带着几个忠贞的老太监，从内务府敬事房，到各宫各殿，对所有的太监严加清查，挨个盘问。由于养心殿里到处尸体狼藉，沾满了血迹，康熙带着周培公和何桂柱，移到乾清门的上书房来处理事务。

他刚刚在龙椅上坐下，就见明珠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万岁！党务札

和萨穆哈回来了。”

“啊？！快让他们进来！”

党务札和萨穆哈已完全不能走路，由四个小侍卫架着，脚不沾地抬进了上书房。两个人都是寻常百姓装束，毡帽破败，棉袍开花，萨穆哈一只鞋没了底子，脚后跟冻裂得像小孩子的嘴，正向外渗血。

“你们受苦了”康熙心疼地瞧着两个叫化子似的大臣，说道：“不要慌张，已是到家了，有话慢慢儿说。”

原来，自从那日逃出了娄山关。他们知道，在这云贵以至中原一带到处都是吴三桂的势力，一直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走大路，只好晓往夜行，向京帅逶迤行来。却不料，又在黄河风陵渡遇上了强盗，盘缠衣服被抢掠一空。二人逃得性命，沿途讨饭，这才来到了皇帝身边。此刻听到康熙这样温和慈祥的抚慰，二人心情激动，竟忍不住在皇上面前放声大哭起来。

“万岁……吴三桂，他，他反了……折尔肯、傅达礼、朱国治和甘文不……也都遇难了。”二人一边哭诉，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卷东西递了上去。康熙一看，原来是吴三桂的讨清檄文和折尔肯，甘文（火昆）等人事先写好的奏折；怎管对吴三桂必反这一点，康熙早已坚信不疑，可是一旦见到实证，却仍不免心中一沉：“嗯，果然来了，好吧。那么我就与你较量一番。”

三十九 唯英主襟怀包天下 真名士智慧贯古今

奉命去云南下旨的钦差副使党务札和萨穆哈，带回了吴三桂举兵叛变，和折尔肯等人被杀的消息，康熙皇上不由得怒气填胸。他命人将两个吃尽苦头的大臣扶下去休息，然后，向熊赐履问道：“熊赐履，朕要趁今日除掉钟三郎香堂的胜利，祝捷阅兵于午门，你看合适吗？”

熊赐履躬身答道：“圣上此举甚是得当，平定了杨起隆之后，应该在京城里祝捷。皇上亲临午门阅兵，定可盛陈军威，激励百姓，也借此表示一下朝廷与三藩誓不两立的决心。”

“嗯，好。周培公，吴应熊和鼓楼西街周全斌是你带人去抄家的吗？”

“回圣上，是奴才办的差。”

“抄出来的东西多吗？”

“主子，两个叛官家里，抄来了不少文书，其中有一些是官员们与逆党私通的信件。臣和图海因未奉特旨，不敢擅自拆看，加了封，交到大理寺去了。”

“好。你去传旨，今日午时，朕要在午门上阅兵，命京城禁军、兵部、巡防衙门和善扑营速去准备。”

“扎！万岁，臣以为，朝中官员结交逆党，均已构成谋叛大罪，应将他们和吴应熊一体正法，以申纲纪。”

熊赐履接口：“对对对，万岁，培公所言，与奴才想的一致，对叛逆之人，不究不足以明法纪，不杀不足以振军威，请圣上明断。臣以为，今日午时，万岁把阅兵和杀叛这两件事合起来办，更有镇慑四海之威力……”

“哦……你们说得有道理，不过眼下形势变了，办法也要变。这样吧，周培公，你去传旨把吴应熊押赴午门。另外，把那些抄检来的文书，都抬到午门前，听后朕亲自发落。”

“扎！”

“熊赐履，扬起隆这件案子，要迅速清理出来，能不牵连的，尽量不要牵进去。另外，你替朕拟一道旨意，福建、广东二藩暂时不撤，命他们率部攻打吴三桂。要写得委婉透彻，又不能示弱。”

“臣明白主子的意思，是以攻心为上。”

“对，就是这样，你就在这里写吧。”

午时将到，康熙正要更衣起驾，却见张万强跑了进来。他来不及行礼，便大声说：“万岁爷，老佛爷叫奴才过来传话，万岁要能抽出身子，请到后边去瞧瞧呢！”

“嗯，什么事？”

“娘娘……娘娘她难产……”

“啊！”康熙一下子跌坐在龙椅上，忽然觉得身上又乏又软。熊赐履和周培公也惊呆了。他们心里都明白，皇后是因惊吓、劳累又调养不周，以致动了胎气。正要上前宽慰，却见康熙跺着脚道：“张万强，你只管跪着做什么？还不快去传太医的医正？——叫索额图预备着进去探视！”

说着站起身来，就要随张万强回后宫。就在这时，何桂柱跑了进来：“启奏万岁，午时将到，众军正齐集午门之下，请皇上启驾——”

康熙楞在那里了。他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按下自己心头的悲痛和焦急，

大声吩咐：

“传旨：康亲王杰书、简亲王喇布、安亲王岳东，带领在京各王，贝勒、伯爵以上亲贵宗室，并六部九卿，侍郎以上职官在午门旁候旨。启驾五凤楼！”

午门上九十五面龙旗同时升起，康熙镇静自若地拾级登上楼来。从储秀宫再次赶来的张万强有事要回禀，见臣子们跪了一大片，正在扬尘舞拜，山呼万岁，他张了张口又咽了回去。康熙瞧他脸色便知皇后情势危险，却问也没问，一咬牙便来到城垛跟前。

下面三千名精选的铁甲御林军哪里知道皇帝此刻的心境，一见康熙气宇轩昂在门楼上探出身来，山呼海啸般喊道：“万岁，万万岁！”接着战鼓阵阵，号角齐鸣，大风卷起滚滚黄尘，龙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步骑兵按着方位，随着图海手中的红旗进退演阵。

看着这整齐统一，威武雄壮的队伍，康熙胸中的忧郁、愁闷荡涤一空。冬日的阳光下，他的脸色胀得绯红，对身后的大臣们说：“秦始皇以长城力盾，朕以天下臣民为盾。砖石长城今已破败，千万百姓却依然如故。明珠，你下去，问问吴应熊，今日行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扎！”明珠答应一声，撩起袍服走下门楼，命令暂停演阵。见吴应熊被绑在校场东北角一个木桩子上，便上前问道：“吴应熊，今日行刑你有什么话讲？”

吴应熊心里很清楚，今日这个阵势，自己是必死无疑，哀求哭告是没有一点用的，便垂下头来说：“代父受过，乃人之常情，我一无所憾。不过请明大人转告皇上，今日杀了我，家父便可一无牵挂，专心用兵了。此外，在朝文武百官，也不见得全是效忠大清的，让他谨慎小心为好。”

明珠回到五凤楼上，将吴应熊的话转奏了，康熙不屑地一笑：“哼！说得好听，为父尽孝，其实还不是想让朕赦免了他，去，把那些文书信件，抬到吴应熊面前，全部烧掉！”

一大堆箱笼被点着了，这里面装的，全是朝廷官员与两个逆贼的来往信件。有暗递消息的，有拍马溜须的，有卖身投靠的，现在，全都付之一炬，也就是说，康熙对吴应熊、周全斌之外的人，概不追究了。午门百官队伍中，有人感激涕零而又不敢吱声；有人心悦诚服而暗自称赞。几万双不同感情的目光，仰视着城楼上的康熙皇帝。却见他反手一挥，说了声：“传旨，斩了吴应熊这个逆臣！”

午门的阅兵仪式刚刚完毕，康熙就急步走下城楼，要过一匹御马骑上，向储秀宫飞奔而去。几个大臣，怕皇上有要事传唤，也急忙跟在后边，在储秀宫外等着。

储秀宫里人很多，除了太皇太后之外，宫中有身份有地位的妃子，贵人全都来了。康熙一头闯了进去，就听太皇太后念了声佛号说：“阿弥陀佛，皇上总算赶来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挺富态的，可是大人却不好。快进去看看吧。”

康熙答应一声，走进里间。

赫舍里氏已经昏厥过去。她静静地躺在大炕上，脸色十分苍白，连嘴唇也全无血色。一个乳母抱着褪裸中的皇二子跪在一旁，几个太医头上都是密密的汗珠。一个在切脉，另两个忙着扎针。宫女墨菊因腿上受伤，挣扎着捧着药罐儿，泪眼汪汪地望着皇后。

皇后是辅政王索尼的孙女，索额图的女儿。当年，康熙随伍次友在索

府读书之时，经常见到她。满人的规矩，不像汉人那么严，再说，当时他们虽有君臣之分，还都是孩子，两小无猜，常在一起玩耍。后来，她被选进宫来，当了皇后，夙夜勤谨，帮助康熙治理六宫，如今看着皇后奄奄。一息的样子，康熙不由得悌然泪下。他俯下身子，带着泣声说：“皇后，你醒醒，朕来瞧你了……”

赫舍里氏突然睁开双眼，还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纯真。她搜索了好大一会儿，才见康熙立在榻前看她。她嘴唇嚅动了一下，似乎是有话要说。康熙忙侧过脸去听，却什么也没有听到，只见两行清泪从她的两颊无声地流下。

“你到底怎么样？”

皇后没有回答。

康熙一时五内俱焚，痛叫一声：“皇后——怪朕迟来一步，迟来了——一步！你我是结发恩爱夫妻，又有青梅竹马之好，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你说呀！”他已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捶胸顿足地放声大哭了。

切脉的太医哭丧着脸道：“稟万岁！娘娘痰涌，已不能……”

太皇太后在外边听着，忙迈步进来，见此情景，不觉老泪纵横，握着皇后的手道：“好孩子，你放心，闭了眼安息吧……”

康熙见赫舍里氏，仍然不肯瞑目，料她必有心事，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出来，对索额图道：“怕是不……不行了，只是咽不下气。这……这实在受罪，你们进来拜辞一下。周培公，你既赶来了，也进来吧！”

皇后的眼珠已不能转动，只死死盯着屋顶，闭着气不肯合眼。索额图轻声儿叫她小名：“秀儿，家里都好，皇上又亲赐了宅子，你几个堂兄弟都出息了。娘娘，你……就放心去吧。”

“娘娘，奴才是明珠！”明珠哭着说道，“娘娘身为六宫之主，贤德淑茂，万岁极为爱重娘娘，必当重加娘娘身后之荣……”

杰书也叩头泣道：“娘娘，您这样受罪不安，万岁爷心里能不难过？您就去吧，一切有万岁作主！”他哽咽得连话也说不清了。

见赫舍里氏仍瞠目不语，康熙又疼又急又伤心，便哭着申斥太医：“你们这些废物，饭桶，平日大话说得震天响，吃了朕的俸禄，就这样办差？你与朕用药，快治！”那群太医听他发怒，吓得脸色煞白，只是顿首谢罪。

“娘娘的心思臣知道！”周培公忽然身子一挺说道：“必定是为了皇子之事，放心不下。”他的声音刚落，皇后已经失去光泽的眼睛，忽然又亮了一下，瞪得更大了。康熙恍然大悟，他迅速地看了一眼太皇太后，见老佛爷没有反对的意思，便大声吩咐：“宣熊赐履进殿。”熊赐履早在一旁侍后着呢，忙答应一声：“奴才恭听圣谕！”

“此子乃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朕取名胤初。依满洲祖宗家法，本不立皇太子。当此非常之时，为固国本，安定民心，朕决意建储，立皇二子胤初为皇太子！熊赐履人品端方，学术纯正，曾为先帝倚重，朕亦十分信赖。着熊赐履进太子太保，即为太子师傅，朝夕加以辅导，务期不负朕之厚望和皇后拳拳之情……”

康熙言犹未尽，赫舍里氏身子微微一动，吐出一口气来，双眸低垂，溘然长逝。

康熙深情地看着皇后遗容，拭泪道：“皇天后土鉴之，朕决不反悔！赏周培公黄金一百两，你们都……跪安吧！”

一场熊熊燃烧的战火，自五华山点燃，东至江浙，西连川黔直到陕甘宁的黄土高原。烽火波及之地，烟尘滚滚，血流成渠，田园荒废，百业凋零，而战争的胶着点，在湖南的衡州和岳州一带。

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眼下的态势是这样的：广东的尚之信，因与孙延龄各怀异志，又受到傅宏烈的牵制，只好固守老巢，不敢轻举妄动；福建的耿精忠，虽然打到了浙江、江西，但被康亲王杰书统率的东路军切断了粮道，以至部下大将先后投降。杰书率部穷追猛打，攻下温州占居仙露岭，耿精忠无奈只好反正归降。东路平定之后，杰书挥师西进，与安亲王岳乐合兵一处，围困了岳州安兴。康熙又命人将新造的二十门红衣大炮运到前线。吴三桂慌了手脚，将主力全部调到衡、岳一带，双方十六万多人马，聚集在这里，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一时之间，却谁也奈何不了谁，战局呈现胶着状态。

为了摆脱困境，吴三桂派自己的孙子吴世琮去广东，催尚之信发援兵，但吴世琮一走，却杳如黄鹤，再不回头了。吴三桂又气又急，只好再派汪士荣火速赶往广东查问。

这两年来，汪士荣东奔西跑，没有一刻的清静。他自视很高，觉得自己是个叱宅风云、有经城纬地之才的小张良，可是吴三桂却只把他当作信使来用，从来不肯委以重任。那个夏国相，是吴三桂的头号谋士，对汪士荣的才干很是赏识，常常当面夸奖，但在吴三桂的面前，又从来不肯保举他。到如今，汪士荣年过四十，仍然是一事无成，终日奔波。本来就疲惫的身体，连气带累，竟然落下了个痨病的根子，越发瘦得可怜。

这天傍晚，汪士荣风尘仆仆地来到五羊城，找到了王孙吴世琮下榻的白云山驿馆。门上的人都认识这位谋士，见他来了，连忙上前问候：“汪大爷一路辛苦，您老身子还好吧。”

“好好好，多谢各位。请向世琮君王通报一声，说我汪士荣从老王爷那里来，有要事求见。”

“汪大爷，瞧你急的，忙什么呀。郡王虽然名义上在这里，可是十天八天难得见他一面呢！”

“啊？为什么？”

“咳！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广东花花世界，酒楼，花市，歌女，美人多着呢！郡王顾得过来吗？”汪世荣是从前方来的，那里的将士忍饥挨饿浴血死战，可是王爷的世孙，却借着调兵的机会，在这里花天酒地。唉，这仗要不败，才算有鬼呢！

这天晚上，汪士荣独自在驿馆里吃了几杯闷酒，心神不宁地躺在床上，抚弄着手中那时刻不离的玉箫。这柄箫是他嫂嫂送给他的。当时，他曾对嫂子发下誓言，等到百年之后二人虽然死不能同穴，他也要把这柄玉箫一截为二，分埋在两座坟墓之中。可是那天夜里一场冲天大火，竟然使病中的老父亲和全家人都葬身火海。二十年了，自己孑然一身，四海漂零，虽有玉箫作伴，可是哪里是自己的归宿呢？汪士荣思前想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翻身坐在床头上，把玉箫举起，呜呜咽咽地吹了起来。

忽然，窗外传进一个人的声音：“好曲子，士荣兄有何不快之事，吹得人满腹凄凉，欲听不忍，欲罢又不能？”汪士荣忙问：“谁？”

四十 汪士荣转投尚之信 孔四贞再怨孙延龄

汪士荣正在闷闷不乐地吹萧，忽听窗外有人说道：“士荣兄有何不快之事，把这支曲子吹得如此凄凉？”

汪士荣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外边是谁？”

门轻轻一响，一个人秉烛而入——身着黄龙袍，头戴七梁冠，——竟是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夤夜来访。

“啊？！王爷！”

“什么王爷！今夜你是汪先生，我是尚之信，愿以朋友之道相处！”尚之信说着，满面含笑地在对面坐下。

汪士荣惊疑不定地问：“王爷，您这是……”

“唉！先生，我是久仰你的高才，只是家无梧桐树。难招凤凰来。目下战局想来你比我明白，我到此是想求教于先生！”

“哦，王爷，晚生何敢当这‘求教’二字？”

“哎，汪先生，我知道，你是信不过我呀。这也难怪你——只因这里的兵难带，我不得不以诈待人，落下一个坏名声儿。不能怪人家疑心我，我心里也是很苦的啊！”尚之信一边说着，一边从袖中抽出一卷纸来，“汪先生，你瞧瞧这个。”

汪士荣疑惑地接过来，就着灯烛打开，刚一触目，便惊呼一声，“呀，这是朝——”

“禁声！汪先生，这正是朝廷的旨意！实不相瞒，三个月前我已修表朝廷，请求归降。这朱批御旨是半个多月前才由傅宏烈处转来的。”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四目对视，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汪士荣将诏书还给尚之信：“王爷，如此说来，吴世琮已为王爷软禁于广东，我汪某也只好听任王爷发落了。”

“哪里！”尚之信呵呵大笑，“你怎么与吴世琮这酒囊饭袋之徒相比？我若囚禁你，只是一句话的事，何必亲自来访，——如今的情势，你很清楚。耿精忠已经投降朝廷，王辅臣呢，拼命往西，不肯东顾。孙延龄受制于傅宏烈和我，毫无作为。这样的情势，使我难以举步啊。我若援湖南，孙延龄一定来抢广东地盘；而呈三桂一边在湖南与朝廷打仗，一边又打我的算盘。天下的大势如此，盼先生教我！”

汪士荣听得怦然心动，口中吞吞吐吐地说：“王爷既已降清，我还有何话可说？”

“唉！先生还是信不过我尚某哟！眼下康熙与吴三桂在岳州已经打红了眼，成了两败俱伤之势。福建耿精忠虽不是真心降清，可他没有兵，也是在枉然！三处人马，惟有我未损丝毫。呃——自古以来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先生你有意吗？”

汪士荣眼睛一跳：嗯？这尚之信素有凶悍之名，自上五华山与吴三桂密谋之后，又被看作奸诈之徒。想不到他还留着这一手，真是雄才大略！难道自己一身的功名事业，要成在此人身上，想到这里，汪士荣不紧不慢地说道，王爷说得并不全对。眼下你虽无损伤，可是你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西面受制于傅宏烈、孙延龄，东面又受制于杰书。岳阳大战一结束，吴三桂胜了，治你不援之罪；康熙胜了，治你不臣之罪。到那时，王爷虽有雄师劲

旅，又能如何自保呢？”

“哦！？汪先生，请说下去。”

“假如，你眼下不是这样毫无作为地等待观望，而是乘此朝廷与吴三桂双方不胜不败之际，与王辅臣携起手来，静待岳州会战进到残局之时，你们俩同时行动，南北夹击，……”汪士荣双手一合。

尚之信听到这里，如梦初醒，连忙离席而拜：“先生，真有你的，尚某在此拜谢了。只是马鹞子与我素无来往，谁肯为我说合呢？”

“王爷不必多虑，汪某愿当此重任。”

“谢汪先生！”尚之信又是一躬到地。

“慢，王爷，我去之后，你也不要闲着，得想个办法把傅宏烈和孙延龄这两颗钉子拔掉！这样，岳州战事一有了眉目，你出兵之时，便没了后顾之忧了。”

“嗯，汪先生这话虽然有理，可是，孙延龄滑头得很，傅宏烈又软硬不吃，怎么把他们拔掉呢？”

“哈……，王爷，你只看到孙延龄和你争地盘，见他又怕朝廷，又怕你，其实，他按兵不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粮食。傅宏烈缺的也是粮食。只要你用这个法宝引诱他们一下，保管他俩一齐上钩。傅宏烈是我的结拜兄长，我替你写封信留在这儿，你想法让吴世琮去他俩那里跑上一趟，一定马到成功！我即刻起程，把马鹞子赶回东边来！”

“好！汪先生，小王在这里静待佳音！”

孙延龄的境遇比汪士荣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自耿精忠败后，吴三桂根本不管他，不但饷无一文，粮无一石，而且一个劲儿地催他带兵北上，算来只落了个空头临江王的封号。将士们因粮饷不继，溜号的、脱逃的、哗变的时有发生。相持四年，不但北进不得，傅宏烈的七千军马竟大模大样地逼近桂林，驻到离桂林只有六十里地的地方。此时的桂林城，已是四面楚歌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孙延龄决意厚着脸皮来求孔四贞，请皇上允他反正归降。

孔四贞自桂林兵变后，便移居到城北的白衣庵，领着戴良臣等包衣家奴，在庵后种了二亩菜园，悠然自得地过着田园生活，严然是桂林城的一个世外桃源。

孙延龄单人独骑来到白衣庵时，已是中午。守门的见是他来了，既不敢通报，又不敢不报，只好躲得远远地。孙延龄一边往里走一边左顾右盼：但见院落整治得连一根杂草也没有，沿墙一带栽种的梅树，一丛丛葱翠欲滴。孙延龄饶过正殿，来到后院，正踌躇间，听到孔四贞在院儿里叫道：“梅香，把后窗户上竹帘子放下，地里苍蝇多，飞进来闹得人连觉也睡不成！”

孙延龄听出这话内有话，此时也顾不得多想，抢上几步，一躬到地，陪笑道：“公主，我……瞧你来了……这些日子事忙，一直没有空儿。乍一瞧，我还真不敢认了，你比先前越发精神了……”

“戴良臣！”孔四贞身穿布衣，正在将箩筐中煮熟的长豆角一把一把拎出来，朝绳上搭着，一边回头叫，“快去把井绳上的吊钩收拾好，提水桶老是捧进井里，就不知道操心？”

“公主。”孙延龄涎着笑脸又叫一声，见毫无反响，便忙着帮她搬菜箩筐扯绳子。

孔四贞忽然失惊地叫道：“哟！这不是吴三桂大周家的临江王么？怎么

今儿得闲了，到民妇家有何贵干呀？”

孙延龄知道必有这番奚落，尴尬地笑着说道：“哪里是什么临江王，延龄来给您请安了！”说着便给孔四贞作了一个揖，绿荫深处传来“咯咯”的笑声，孙延龄忙回头瞧时，却连人影儿也不见。

“嗯，你不是临江王？”孔四贞柳眉倒竖，明眸圆睁，逼近一步问道，“你怎么穿这衣服，早先的辫子哪儿去了？这倒奇了，先前说是额驸，后来又说是王爷，如今又不是王爷了，莫不成要做皇上了？你升得可真快呀！”

“我……我……！”孙延龄口吃了半天，勉强笑道，“公主别挖苦我了。是我打错了主意，没听你的好言，如今肠子都悔断了，求公主代我想个法儿……”

孔四贞冷冷地看他一眼，也不言声，坐在石墩上，理着头发，半晌才道：“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我能有什么法儿？再说你如今是王爷，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嘛，怎么就又‘打错了主意’，‘悔断了肠子’呢？你可怜巴巴地跑来，跟我说这些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孙延龄心一横，硬着头皮跪了下去：“公主，目下境况十分艰难，前有深谷，后有饿狼，求你念我们夫妻情份，进京在圣上跟前为我周旋，延龄永世不忘你的恩情！”说着，想起自己身处的困境，如狂浪孤舟。四顾茫茫，举目无亲，已是泪如泉涌，“公主，实言相告，我如今连哭都没地方哭……尚之信十万精兵虎视眈眈，傅宏烈、近在咫尺，兵士们不愿打……缺粮缺饷……十停已去四停……”他双手掩面，尽量抑制自己，可泪水还是从指缝里流了出来……

孔四贞见他这样，想起前事，不觉心软了：“哼！从前怎样劝你来着？偏生不听！叫人调唆得发疯，要做反叛王爷！这会干好了，王爷做了还来缠我干什么？杀青猴儿那时，怎么就不念着夫妻情份了？”说着便拭泪。

孙延龄听了这话觉得有缝儿，忙起身来打了一躬，哆嗦着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包儿捧给孔四贞，呜咽着说：“回公主的话，青猴儿实在不是我杀的。他一连杀了我四个千总，众人恼了，围着用乱刀砍伤了他……我虽走错了道儿，天地良心，一刻也没敢忘了公主。这便是……见证。”

孔四贞默然接过纸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包的是一只金钗。这是成婚三个月后，自己赠给孙延龄的，没想到这冤家至今还好好地保存着。想起孙延龄从前恩爱顺从也不觉动了情肠：“唉，你也不用这样，只怪我心肠太软，还要替你操这份心！只是你所犯的是谋反罪，即使我去求告太皇太后和皇上，也未必就能……”

“公主，太皇太后待你如同亲女儿，你去求她没有不答应的。你只要肯去，便是朝廷不肯开恩，我死了也无怨言……”

“好罢，也只好如此了。不过你不立点功，我在皇上跟前就很难说上话，他拿国法堵人太皇太后也是无可奈何的。”

“那，我能立点什么功呢？”

“随我来！”孔四贞一挑帘子进了屋子。

孙延龄跟着进来，见孙四贞至神幔前轻轻掀动了一下机关，一尺余高的磁观音神像便缓缓移开，座下却是一个小石槽。孔四贞从里取出一柄铁如意，递给孙延龄道：“这是傅中丞的信物。我走之后，你亲自拿着它，速和傅大人联络，先占个反正的地步儿。能合着劲儿打一下尚之信，往后就好说话……”

孙延龄忙接过来破涕为笑道：“想不到公主您这里竟有这个物件？”

“哼，我乃朝廷侍卫，并未罢官，自然要替朝廷办事。目下你军中无饱，傅大人也缺粮，为何不向那个吴三桂派来的总督要呢，有了粮响就能打仗，与尚之信一开战便有了功！若能拿住吴世琮，我料想不但你死罪可免，说不定官职还能保住。”

“谢公主指教。”孙延龄眉开眼笑，“也是凑巧了，昨儿恰巧接到尚之信的札子，说吴世琮奉吴三桂之命，要来广西巡视……”

“不要耍弄小聪明了，小心应付，只此一次机会了！”

已经是子夜时分了，上书房里还亮着灯光，康熙皇帝捧着一杯严茶，盘膝坐在炕上，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在发呆。自从入秋以来，像捅漏了天河似地，北京城里，淅淅沥沥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给处在愁闷之中的人，又增添了几分忧愁。

御案上，文书堆积如山，都是各地来的战报，间或也有关于河汛和民事的奏章。自从耿精忠归降之后，广东广西的形势大有好转。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琮秘密联络傅宏烈，准备后路；尚之信派人和孙延龄联系，打算倒戈。这些翻云覆雨之徒，虽然不可信赖，但是从中可以探知吴三桂的处境不佳、指挥不灵。可是湖南的战况却并无明显的好转。吴三桂在岳州寸步不让，还在继续从云贵源源不断地调兵增援。这旷日持久的战局，便康熙十分忧虑。他知道，这一仗胜了，不但两广会归顺过来，平凉的王辅臣也会不战而降；但若败了，连耿精忠也会重新变卦。到了那时，局面将急转直下不可收拾了。

康熙焦燥地站起身来，朝外边喊了一声：“李德全。”

“奴才在。”随着应声，门外走进一个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太监。高挑的身材，长长的脸形，两只忽灵灵的大眼睛，透着过人的精明。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显得谦和而又恭顺，但却绝无惹人讨厌的谄媚。这个人是新近由明珠从保定选来，推荐入宫代替小毛子的。他口齿特伶俐，办事特利索，与小毛子不差上下，但却多了一些花样。什么斗鸡、撵狗、熬鹰、粘知了，一切的杂耍玩意儿，无所不会，无所不精。更出奇的，是他每天只需睡一两个时辰。所以，无论康熙什么时候叫，他总是应声而至，话音不落，就已经跪在面前了。可是自从宫内出了黄敬、王镇邦等奸细之后，康熙对太监们的使用，不得不格外小心，所以，尽管很喜欢李德全的机灵，却只给他了一个八品的顶子。

康熙见他进来，便问：“索额图他们还没来？”

“回主子的话！恐怕是就要到了。图海和周培公已经来了，在外边候着哩。”

“叫他们进来！”

外边的图海和周培公听见了皇上的话，连忙甩下马蹄袖躬身行礼叩见。

康熙笑道：“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外边冷么？”

“不冷！”图海肃容回答道，“主上宵旰勤政，奴才们何敢伯冷！”

“嗯，这话也不全对，你们先坐下吧。朕这几天一直在想，岳州会战不能失利，还得增兵。今晚召你们来议一下，下一步怎么个打法。”

图海沉思一下说道：“万岁，北方数省已无兵可调，京师如今连善扑营在内，不过五千多兵马，断断不能再调。如今兵源短缺，连衙门的戈什哈都是临时从民间招募来的。”

“当然不能在京师、直隶这些地方打主意了。蒙古科尔沁部出了四千骑

兵，尼布尔部也愿出三千，另外还有千匹战马已经送到湖南，把他们这七千军马投入湖南，你们觉得如何？此外朕还想，是否与达赖五世通融一下，让他扰一扰吴三桂的后方？”

图海心里盘算着双方实力，谨慎地说：“七千骑兵若是生力军，也还罢了，但如今却还都在蒙古，数千里行军也要损耗实力。吴三桂若从云贵调兵，即使未经训练，我们和他也只能旗鼓相当。达赖这人，奴才以为是指望不上的，昨天万岁还说，达赖上了奏折，请朝廷与吴逆划江而治。如此心地，让他参战恐怕难指望。臣以为东调赣浙之军援湘，才是上策。”

听图海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康熙禁不住有点恼怒。他看着周培公严厉地问：“周培公，你自称善败将军，有回天之力，为何一言不发？”这时，明珠、熊赐履、索额图等人已经进来，见康熙脸色不好，吓得都跪在一边。

“臣并非不言。”周培公忙叩头道，“此乃社稷安危关头，请陛下容臣再细思一会儿。”

“好，你好生想着吧！朕却已想定了，朕要亲征岳阳！”

四十一 文和武共率八旗将 君与臣同赞细柳营

一听说康熙皇上要御驾亲征岳阳，熊赐履、明珠等都大吃一惊。索额图忙走上几步，来到皇上跟前叩头说道：“臣以为不可！京师重地，万岁切不可远离。吴三桂要划江而治，显然胸无大志。主上轻出，万一稍有失利，反而启动他北进中原之心。岂非——”

“你住口！朕宁为战死皇帝，不为偏安之主！”

明珠听了，忙进前说道：“万岁亲征乃万万不得已之举。今耿精忠已就范，尚之信与吴三桂各怀异志，贼势江河日下，并不须主上亲征。”

康熙见他们都来劝阻，更是不高兴，还要发火，熊赐履却一反往日的沉稳，激动地说：“万岁所见至圣至明。臣以为，吴三桂已是强弩之末。双方久战不下，此时万岁亲征，必将大长我军士气。依臣之见，主上亲征，是一举成功之道！”

正在争议，何桂柱淋得水鸡儿般进来，捧上一封火漆文书，说道：“皇上，古北口方才递进来的紧急军情。因万岁有特旨随到随送，所以连夜赶来……。”

“好，察哈尔一定是发来援兵了！”康熙一边拆封，一边笑道，“朕就先带着这三千铁骑，亲临江南。吴三桂——啊？”康熙突然停住不说了，他揉了揉眼睛把奏折又连看两遍，拿信的手轻轻抖了起来。失神地退回榻上，双腿一软坐了下来。

上书房立刻安静下来，只听见外边淅淅沥沥的雨声。明珠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问道：“万岁，这……？”

“察哈尔王子叛变了，已经将尼布尔囚禁。他乘我京师空虚，带了一万骑兵，竟要来偷袭！好……都叛了……叛吧！”

几个大臣像挨了闷棍似的，都懵了。图海心里狂跳不止，此时北京其实已是空城，这近在咫尺的兵变如何应付呢，就在这时，周培公突然叩头说道：“万岁，臣已想好对策，容臣启奏！”

“讲……讲来！”

“察哈尔王子之变虽近，乃是癣疥之疾。目下湖南战局胶着，臣以为也不必劳动圣驾。”

周培公的镇静使众大臣个个吃惊。康熙勃然大怒，“混帐！你就是让朕听你这几句空话吗？”

周培公伏地叩头，又朗声说道：“万岁，容臣奏完。我军与吴三桂在岳州打红了眼，臣以为都忽略了平凉的王辅臣！”

“嗯”康熙身子猛地向前一探，“说下去！”

“是，吴三桂之所以尚能周旋，并不是靠耿尚二人，乃是因西路有王辅臣牵制我方的兵力！倘若他此时醒悟过来，派能征惯战的将军率领一旅精兵由四川入陕甘，与王辅臣会兵东下，骚扰我们的后方，那么，湖南的局势便岌岌可危了。但是如果我们先走一步，消除甘陕危机，然后全力对付衡、岳的敌军，吴三桂必将闻风、丧胆，全军崩溃。”

这话说得十分有理，康熙不禁点头，但他马上又想起眼下山陕甘的兵力只能勉强与王辅臣周旋，察哈尔叛兵又要袭击京师，哪来的兵力去增援西路呢？

康熙低头叹了一口气，说道：“周培公，你言之有理。朕……方才急得有些失态了，但此事应该如何办呢？”

“臣请万岁降御旨一道，将在京诸王、贝勒、贝子以及旗主家奴全数征来，立时可得精兵三万。由图海统领，微臣辅佐，半月之内，若不能扫平察哈尔之变，请皇上治臣欺君之罪！”

图海听着听着，脸上放出光来。他一直因无兵可带而不能出征在懊丧，听周培公出此绝招，心中大喜，忙连连叩头说：“臣也愿立军令状！”

康熙跃然而起，绕着周培公兜了一圈，正待说话，见周培公面现犹豫之色。吞吞吐吐地说“只是……”康熙便急忙问道：“快说，只是什么？”

“诸王府家丁家奴原都是八旗精锐，就是那些晚辈旗奴，也都个个骁勇异常。打仗是好样的，只怕依势作威作福惯了……”

“哈哈，你是怕他们不服？好，有朕来作主，李德全，天子剑侍候！”

李德全早听得明白，快步进来，取出一柄系着明黄流苏的宝剑，双手捧了过来。康熙却伸手拦住了他，转脸问周培公：“你如今仍是四品职衔？”

周培公忙顿首道：“臣一旦领此天子剑，即是代天行令，无品无级！”

“周培公壮志可嘉！”旁边跪着的明珠高声赞道，“臣以为周培公应进为从三品！”

“不，正二品！”康熙大声道，“这是伍先生推荐的人，待国士应有待国士之道。传旨，进封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周培公为抚远将军参议道，加侍郎衔，火速依议处置！”

图海连忙说：“臣谢恩。三日之后，臣等在南海子阅兵。”

“好，朕届时将亲往校场。你们只管放胆去做，朕将两门红衣大炮也赐给你们，荡平察哈尔后不必回军，与科尔沁的四千骑兵合击平凉，替朕拔掉王辅臣这颗钉子！”

“臣——领旨”

“去吧！今夜即向各王府传旨，按名册征用旗奴。有敢抗旨者，军法处置。”

“扎！”

刚才还是没法儿的事，转眼之间便冰消雪融。望着周培公的背影，康熙不禁摇头赞叹：“真乃奇才，不枉了伍先生的举荐……”

索额图忙道：“确是奇才，万岁何不命他为主将？”

“嗬嗬，你不懂，这支队伍非得有图海这样老成持重的宿将压阵，才能统带。这群旗奴不是省油的灯啊！”

明珠陪笑道：“万岁圣明，这样的良将领兵出征全亏了主子的好调度。奴才也以为察哈尔不日可平！”

“哈……好！今夜你们来，原是要议亲征，却议出这么个结果来——喂，熊老夫子你发什么呆？”

“我，臣在想饷从何来呢？有兵无饷，仗不好打呀！”

“嗯——是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仗是一定要打的，至于兵饷么，先从小内挪用五万吧……”

阅兵的日期到了。前一天的晚上图海和周培公递进折子来，说已从各王府、贝勒、贝子府，征来兵员三万一千七百余名，已经操练检阅过一次。明天皇上亲自阅兵之后，即可开赴前线进军古北口。康熙看了，十分高兴。今个一大早便起身梳洗，到慈宁宫去向太皇太后请了安，便冒着秋雨，带着

魏东亭等侍卫骑马直奔南海子。

南海子原是前明的上林苑，也叫飞放泊。方圆百里之间，茂林修竹、丘壑塘渠。自明初便放养了不计其数的虎、豹、豺、狼、熊、獐、狗、鹿，因明朝国事不兴，久不经营。早已荒芜不堪了。顺治初年，傍海子修东西二宫，有一条九曲板桥蜿蜒通往海中之岛，名曰：“瀛台”，成为八旗子弟打猎练武之地。

深秋十月，园中红稀绿瘦，残荷凋零，更兼雨洒秋池，愁波涟漪，一片肃杀景象。

康熙带着侍卫们来到这里，抬眼望去，只见流台上，树起了木寨。寨中，一面被雨水淋湿的大旗在寒风中抖动，上绣“奉旨抚远大将军图”八个大字。将台下是一队队整齐排列的军士，穿着刚从内库领来的衣甲，一色全新鲜亮整齐。将台上和辕门两边，由九门提督府的几十名校尉守护。一个个手按腰刀，目不邪视，精神抖擞地站立着。康熙见军容如此整肃，不由得点头称赞：“好，图海这奴才，配上周培公这个帮手，真成了大将之才了。”旁边的熊赐履正要答话，却突然听到前边传来一声断喝：“什么人在此骑马？下来！”

几个人都吓了一跳，抬头看时，原来是一个旗牌官捧着令旗当门战着。驽驴子一见到这阵势，将马一拍就要上前答话，却被穆子煦一把扯住，低声道：“兄弟不可造次，瞧着魏大哥处置。”魏东亭早已翻身下马，将辔绳一扔，款步上前，对旗牌官悄悄说了几句。

那旗牌官板着脸点点头，上前单膝跪地，横手平胸向康熙行了个军礼，说道：“图军门、周军门有令，万岁若亲临视察，可暂在辕门稍候。这会儿正行军法杀人。”

跟在康熙身后的戈伦，是个新进的侍卫，少年气盛，打马上前喝道：“你瞎了眼，这是万岁！”不料旗牌官把脸一扬，冷冷地说道：“下官知道是万岁。要是别人，营前骑马就犯了死罪！”

戈伦自当了皇上驾前侍卫之后，还从来没碰过钉子呢，见这旗牌官连万岁都顶撞了，不觉怒火上升，扬起鞭子，就要抽过去。不料，康熙却沉下脸来，怒斥一声：“放肆！都下马，退下。戈伦，把你头上的花翎拔了！”

戈伦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跪下叩头请罪，摘下顶戴来，拔去上边的花翎，呈给魏东亭。

康熙早已翻身下马。侍卫们见此情景，谁还敢说话。明珠知道，这一定又是周培公出的点子，要学柳亚夫细柳营治军的故事。索额图却对熊赐履悄悄地说：“只要他们能够旗开得胜，主子爷不骑马也是高兴的。”熊赐履没有答话，向着康熙说：“主子，请往这边站站，这里高一点，看得清楚。”

刚才旗牌官说得一点不错，军营中确实在执行军法杀人。这次招来的各府旗奴，当年大都是征战疆场的英雄好汉，可是，现在不同了。常言说得好，有多大的主子，就有多大的奴才。这些旗奴的主子，在京城里当着王爷，公爷，奴才们便也跟着长了身价，长了威风。如今又都在京城里成家立业，安享富贵，谁还愿意为了那一两饷银去卖命打仗啊？刚集合时，一个个恨天骂地，无精打采。再加上妻儿扯腿，朋友饯行，所以昨天整队操演时，竟有七百多人晚到了一个多时辰。图海和周培公没有严厉处置，只是重申军令，让大家明天务必准时来队，听候检阅。不料，今天集合时，还有一百多人姗姗来迟。周培公传令各营，将迟到者一律押送中军，听候处置。

中军参将刘明见到人犯一经带到，便走上前来，向图海禀报：“禀大将军，各营来迟兵士俱已带到，请大将军发落。”

图海站在将台上，早已远远看见皇上带着大臣、侍卫们在外边观看。他知道，皇上是有意要看看周培公的治军本领，便大声吩咐道：“请周军门依军法处置！”

周培公不推不辞，昂然走到将台中。

潇潇秋雨已打湿了他身上的黄马褂，新赐的双眼孔雀花翎也在向下滴水。他两眼冷冷向下一扫，偌大校场立时肃静下来，三万军士铁铸似地一动不动。周培公朗声说道：“现在重新宣示抚远大将军军令——违命不遵者斩！临战畏缩者斩！救援不力者斩！杀戮良民者斩！奸宿民妇者斩！临期不至者斩！”

几个“斩”字刚出口，下边跪着的一百余人个个面如死灰。却听周培公又道：“图海大将军这几条军令昨天已经申明，今日仍有一百零七人应卯不到。本应一体处置，念在国家用兵之际，择最后三名斩首示众，余下的每人重责八十军棍！”

中军校尉们听到令下，炸雷般答应一声便去拖人。三名吓得魂不附体的军士被拖至将台边，验明正身又被推向辕门。可是其中还有一个撕挣着、号叫着不肯就范：“周军门开恩，我求求你，我上有老，下有小，你不能啊，周军门……你不能公报私仇啊！”

“啊？公报私仇！”周培公大感诧异，低头看那人时却并不认识。那人仍在挣扎着呼

叫：“周军门只要你不杀我……我告诉你阿琐的下落。杀了我你一辈子也不见着她了……”

周培公突然想起来了，面前这个恶奴就是康熙九年在正阳门遇到的理亲王府的刘一贵！如此说来，烂面胡同阿琐失踪，也一定是此人做了手脚，便脱口而出问道：“你这恶奴，阿琐被你弄到哪里去了？讲！”

“你饶我一命，我就讲！”

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变化，使坐在帅位上的图海楞住了。周培公心潮翻滚，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看来，阿琐已落在此人手中，如今行了军法。理亲王府必定拿阿琐报复！想当年阿琐赠送金钗、施舍粥饭的一片深情，周培公心里一阵痛楚。自己与阿琐虽无半语之私，阿琐的情谊，自己是时刻铭记在心的。今天，怎么能忍心让这位善良的姑娘再受牵连呢？可是，不杀刘一贵，又如何能执法服众，统带三军呢，他咬着牙想了想，冷笑道：“刘一贵，你白日做梦，我已是朝廷大将，岂容你以私情要挟？拖出去——斩！”

三声炮响，白刃飞过，行刑刽子手砍下了三个违纪兵士的脑袋，提起来回到中军交令。又按周培公的吩咐，将三颗首级悬在辕门的高竿之上。

军营里，死一般地沉寂，周培公轻轻咳嗽一声说话了：“本将军一介书生，一向不懂得这杀人之事。但是，今日，蒙圣上将国重任寄托，就不能不整肃军纪，以报圣恩。来呀，把一百零四名误卯的军士拖下去打，有胆敢呻吟呼号者，每喊一声，加打二十军棍！”

将令一出，校尉们蜂拥而上。这一帮作威作福，目无法纪的无赖狂奴们，算是尝到了周大人的厉害。尽管大棍子上下飞落，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却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

军营外边的高坡上，康熙神色庄严，熊赐履心惊肉跳，索额图暗自称

赞，明珠却若有所思，只有犟驴子见里面打得痛快，想笑又怕挨训斥，只好一个劲儿地向魏东亭扮鬼脸。

肉刑刚毕，军营里便传出图海洪钟般的声音：“将士们！此一战，敌方乃是跳梁小丑，本不足天兵一讨。但主上正致力于南方军事，所以才下旨启用昔日八旗弟兄，你们俱是朝廷柱石的家奴，与国家休戚相关。为国效劳，为皇上分忧，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是第一层！”

康熙听了对熊赐履笑道：“啊！还有第二层？听这奴才说些什么”。

“本大将军知道，你们都是旗奴出身，家境贫寒，一两多的饷银实在是很少。只要你们出死力打好察哈尔这一仗，我保你们半世富贵！”

他的话没说完，已被下边军士们的议论声淹没了。康熙心里不禁一楞“怎么扯这个，饷银都发不下去了，打哪来的什么“半世宫贵”？他正在思忖却听周培公又说话了，声音比图海还响：

“察哈尔王子乃元世祖正统后裔，家中有金山银山！我曾查阅了史书，他那里仅库存黄金，就不下一千万两！家中私财比此数要多出几倍！破城之日，一半奉交皇上，一半拿出去你们均分。图大将军和我分文不取！”

四十二 急驱驰用兵贵神速 稳扎营大智建奇功

康熙带着大臣和侍卫来看阅兵，却听到图海和周培公的一番奇谈。他们俩号召兵士们，打好这一仗拿下察哈尔。答应在破城之后，把察哈尔王子的一千万两库银和全部家产没收，一半交皇上，一半由军士们平分，而图海和周培公自己分文不取。听到他俩用这样的办法来激励将士，康熙不禁“噗哧”一下笑出了声来。此时军营内到处是兴奋的鼓噪之声。有的惊叹不已，有的啧啧称赞，有的高声欢呼，有的拍手叫好，刚才杀人时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站在外边观看的大臣们也都笑了起来，熊赐履拍着手心大声夸赞：“好，周培公的书没有白读。他用的是当年淮阴侯驱三秦将士东下的故伎。眼下，南方战局还紧，国库空虚，也只能这样办，倒亏他们想得出来！”

明珠却冷冷一笑对康熙说：“主子刚才留心了吗？他们的军纪中，唯独没有‘抢掠民财者斩’这一条？”

康熙没有答话，他当然听见了，可是他更清楚地知道，这些旗奴们打仗，就是想发财的。朝廷拿不出军饷，大内的银子拨出五万，内廷已很困难，可是这五万银子，除掉留下一些作为军用之外，分到将士手里，每人才得到一两。要是不让图海和周培公这样做，难道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去带兵打仗吗？何况，他们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察哈尔叛乱，还要在打了胜仗之后立即千里奔袭，去战马鹞子，不让他们施用权宜之计又有何良策呢，他正在沉思，却听军营之中，钲鼓号角之声，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魏东亭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主子，图海他们迎接圣驾来了！”

图海和周培公领兵出征，旗开得胜，只用了十二天的功夫，便扫平了察哈尔。他们没有食言，随军将士都得到了重赏。一时间，士气昂扬，军威大振。康熙接到奏报，也是十分高兴，下旨，命他们将缴获的金银大部分留下作军饷，小部分调给洛阳的守将瓦尔格，并令瓦尔格立即率兵西进，出潼关，攻西安，扰乱王辅臣的后方，牵制汉中的王屏藩。而图海和周培公这支人马，却奉旨从伊克昭草原插进去，直逼陇东，与退守兰州的官军将领张勇汇合，两路夹击平凉的王辅臣。这一来，西线反守为攻，局面立刻起了重大的变比。

王辅臣自被迫起事以来，仗打得还比较顺手。他并没有按照吴三桂的要求，进犯中原，只是在平凉一带活动，他树了叛旗，却不想闹出大乱子；攻打镇镇，又不想损伤兵力。手中现有的三万兵士是他的看家宝，他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当瓦尔格带兵出了潼关，进入陕西之时，王辅臣并不在意，只是下令让王屏藩带兵拦阻。可是，今天下午，他忽然接到探报，说图海率领三万军马和科尔泌的四千骑兵已经开过来了，距此仅仅三百里地。王辅臣不由得大吃一惊：图海的兵马是哪里调来的，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背后？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突然而至，历来是兵家的大忌。他必须迅速查明虚实，想好对策。所以，他立即派人飞马奔往汉中，调王屏藩的部队来增援，又带了中军将领们，山城巡视。安排防务。

夕阳的余辉，懒洋洋地照在平凉城头。六盘山像一条灰暗、阴沉的巨蟒，蜿蜒起伏，卧在远处天地交接之处。夏日奔腾喧嚣的泾水，受不了隆冬的严寒，沿着河岸的地方已经结冰，只有河心处瀑瀑流着一股细水，投鞭可

断，纵马可越，失去了它屏障后方的作用。王辅臣骑在马上，心事沉重，一言不发。中军将领龚荣遇，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紧跟在王辅臣的身后。他也是脸若冰霜，神情沮丧。对于这支叛军的处境，龚荣遇看得很清楚。举旗叛变之后，王辅臣不攻洛阳，不打太原，却拉着部队一直往西，在平凉一带打转悠。龚荣遇知道，王辅臣这么干，是想在这蛮荒之地，稳稳地打下一块地盘，游移在康熙皇上和吴三桂之间。进可以和朝廷拼搏周旋，讨价还价；退，可以远走西域，与藏羌各游牧部落联合，拥兵以自保。如今，突然传来图海大兵逼近的消息，是战，是降，还是逃，恐怕必须做出抉择了。

城门开了，从城里飞出一骑马来。骑手显然是有十分紧急的事，所以拼命地打马飞驰，很快便来到了王辅臣跟前。原来，正是王辅臣的儿子王吉贞。康熙皇上把他放回来之后，他来到军中，向父亲详细报告了皇上殷殷寄托之情，说得王辅臣热泪奔流。但父亲却没有答应立刻反正，只把他留在军中参赞军务。刚才，他接到探马带回来的消息，便急急忙忙赶来报告。

“爹，据探马得来的情报，图海带的这支军队，是由京城各王公大臣府里的旗奴组成的。他们大都练过武，有一些还打过仗，这次平定了察哈尔王的兵变，又得到很多犒赏，所以士气很高，此外，还有科尔沁的一支骑兵也归图海率领，千里奔袭，行军速度很快，恐怕就要来到了。”

“嗯，还有吗？”

“哦对了，给图海当副手的，是兵部侍郎周培公。此人虽然是个书生，但鬼点子多得很，儿子在京的时候，常听人说起他，皇上很是倚重的。”

“是吗？哎，荣遇，这个周培公是不是你那位奶弟？”

龚荣遇刚才听王吉贞说出周培公的名字时，已是暗暗吃凉了。培弟怎么会从军呢？远在荆门的老母，如果知道我们兄弟竟然兵戈相见，又会怎么想呢？龚荣遇正在出神，猛听王辅臣问他，连忙支吾着回答：“啊？哦，军门，我也正在想呢。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会不会……”

王辅臣知道他有顾忌，也不再追问。他挥手斥退了随从的兵士，与龚荣遇、王吉贞一起，又向前走了一段路，才心事沉重地说：“荣遇老弟，眼下形势，你有什么高见，说出来，让愚兄听听。”

龚荣遇因为不知王辅臣的真实想法，不敢冒然回答，沉思了一会，才小心翼翼地：“军门，标下有一事不明，想请军门明示。”

“说吧，你面前只有我们父子二人，什么话都可以说，”

“是。标下想，图海他们率领精锐之师，乘胜而来，硬打恐怕不行。是不是避开一时。他们从北边来，我们往东边去，到汉中与王屏藩合为一处。”

“不，不行，这样做只能暂缓一时。我们一动，图海他们必定与兰州的张勇汇合，尾随我们东行，然后与洛阳打过来的瓦尔格互相呼应，两面夹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军门说得有理，那我们就只有继续西进了。”

“荣遇老弟，那更不行。吴三桂这个老滑头，言而无信。我们起事之后，他连一两饷银都不给，让我们这几万将士，在这严冬寒冷、荒漠之地，啼饥号寒，苦苦支撑。再往西，往哪里去呢？你闻一闻，这是咱们军营晚炊的焦糊气味，兵士们在杀马而食。这种形势下，再在西行；穿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哼，不用图海动手，仅饥饿缺粮这一条，我们这支军队，就要不战自溃了！”

龚荣遇知道，王辅臣说的都是实情。这情况他自己也很清楚，眼下的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降！可是他不敢直说，便瞟着王吉贞，不再说话。

王吉贞早就憋不住了，见来了机会，便鼓起勇气说道：“爹，既然我们已到了绝境，是不是……”

王辅臣突然打断他的话：“不要再往下说了，你无非还是劝我投降反正。”

“是。爹爹，眼前，也只有这样做了，不过……，爹爹是不是怕部下不服！”

“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吴三桂派汪士荣来搅和这一下，把部队弄成这个局面，他们心里能不清楚吗？哼，当吴三桂的开国功臣，老贼连自己都保不住，还开国呢！前天，马一贵喝醉了酒，不是在唱《四郎探母》中‘悔不该’那场戏吗？比较起来，康熙皇上是英主，吴三桂，哼，连奸雄都算不上。”

“那……那爹爹还犹豫什么呢？”

王辅臣不做声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龚荣遇和王吉贞无法看清他的脸色，只听见他的喘气声又粗又重。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他咬着牙迸出一句话来：“这个仗要打，要下死力打。胜了，我率部投诚，败了呢——我只有死！”

王吉贞听了这话，打了一个寒战，不知说什么好。龚荣遇心中明白，事情明摆着，不战而降，或是战败而降，都难逃国法。

突然，王辅臣像换了一个人似地精神抖擞起来，他用马鞭指着一个模模糊糊，像小山一样的土丘说：“荣遇，吉贞，你们看，那就是城北的虎墩。上面有石头砌成的箭楼，又有水井。当初进军平凉时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上边驻兵、屯粮，把这座虎墩当做守住平凉的命根子。——吉儿现在，我派你带一支人马上去，替我亲自守好它。只要你在十天之内不丢掉虎墩，冰天雪地里粮道一断，他们只能束手待擒。打赢了这一仗，我们就能进退裕如了！”说完将鞭子狠抽一下，座下的马长嘶一声，四蹄腾开狂奔而去……

图海不是有勇无谋的鲁莽军汉，更何况，还有周培公的辅佐呢？王辅臣想的，他们都一一想到了。来到陇东之后的最后三百里路，他们整整走了六天，以便让兵士和马匹得到充分的休息，恢复体力，在接敌之后进行一场激战。大军一到径河，中军将令便传了下来：立即扎寨结营、埋锅造饭。各营官佐速派哨兵眺望，按区防守，违令者立斩。将令一出，一座座军营，在泾河之滨搭了起来。

这天，吃过午饭，王辅臣听说对方已经扎营，便带了马一棍、张建勋等军将亲临径河南岸巡视。眼见图海中军大营赫然暴露在前，沿河十里左右两翼平头安寨，不禁诧异。遥遥望见对岸一群兵将簇拥着图海和周培公，也在窥视自家营盘，指指点点地遥望虎墩，便在马上将手一揖，高声叫道：

“图老将军别来无恙？王辅臣这里请安了！”

“哦！是马鹞子啊！当年在京与君品茗论兵，共谈国事，不想一晃数载，今日竟以兵戎相见，真是沧桑多变啊。观君用兵，似乎并无长进，想是近年只顾了谋反，少读兵书之故吧！”

“哈……图老将军昔年纸上谈兵，便是‘品’字形营盘，如今也不过将‘品’字倒了过来，大营在前，瞧起来却像个‘哭’字！大概这就是你的长进吧。哈……”

周培公袍袖一挥说道：“哭与笑，字形相近，王将军不要轻看了！哭为笑，笑为哭，颠倒迷离，行迹难测——将军不见中军大旗吗？图军门既为抚

远大将军，自然以‘抚’为上。王将军若能弃兵修和、归附朝廷，仍可进爵封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磋陀自误。图帅这边早已备下羊羔美酒，愿与将军高歌长谈！”

王辅臣冷笑一声答道：“想必你就是周培公了？劝你回去好好卖书，休在本帅面前舞文弄墨，国家承平之日，自然少不了你一顶纱帽儿，何必在此金城汤池之下碰得头破血流，沦为我的刀下鬼呢？”

“金城，汤池？你懂得什么叫金城、汤池，我主万岁爷以天下百姓为干城，你王辅臣却想割据平凉作威作福，你不顾民间疾苦，驱三万疲兵，离家西进，拆民居以为军营、卖民女以充军饷，似你这般心肺，便有霸王之勇，也难脱乌江自刎的下场！”

周培公话未说完，王辅臣这边早已箭如飞蝗般射了过来。图海等只好缓缓退下。就在这时，马一棍大营里突然号炮一响，骁骑将军刘春统率千余骑兵自西向东跃过泾水杀了过来，冲向图海的左营。

刘春的这个行动，是王辅臣计划好了的，他要用马一贵手下的这支劲旅，探探图海的虚实，试一试周培公的能耐！

图海左营的士兵，骤然见对方大队骑兵挥着长刀，红着眼睛大吼大叫地扑了过来，并不抵抗，一个个爬起身来，四散奔逃，把刚刚造好的木寨扔下不管，任凭敌兵推的推、烧的烧，冲得乱七八糟。

刘春虽然顺利地砸了一座清营，因未能斩将杀人，心犹不足，便率军向东，直攻图海中军大营。那知刚近营盘，便听里边一声炮响，万箭齐发，当头的战马被射倒几匹，后边的几匹马便狂跳长嘶不肯向前。刘春原以为箭雨过后，必有骑兵出来对阵冲杀，可是，等了许久，见对方仍是猛射不歇，他想一定是敌方急行军至此，立脚未稳，不敢迎战。便留下三百骑佯攻主营，余下的由他自己率领又去偷袭后边的右营。

可是，刘春中计了。就在他率领着大队离去之后，图海中军大营，忽然辕门洞开，一千骑兵潮涌而出。一个身穿红袍的将军，横刀勒马，来到阵前，指挥着军士包围了刘春的三百骑兵。

冬日昏黄，铁骑纵横；战马嘶鸣，刀剑闪光。空中怒卷着阵阵黄沙，地下流淌着殷殷鲜血。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和着战鼓号角，以及步兵们助威的呐喊，令刘春的残部，个个心惊胆战，不消片刻功夫，已是全军覆没了。等到刘春发现上当，急急忙忙赶奔回来增援时，这里早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看着营门前遍地都是人和马的尸体，听着图海中军大营里传出的阵阵笑声，刘春气得站在营门口跳着脚大骂：“图海老匹夫，有种的使出真刀真枪的来见个阵仗，用这样的诡计，算不得英雄好汉！”

可是，回答他骂声的，却仍旧是阵阵如蝗的箭雨。刘春无奈，只好收拾败兵回去。刚一转身，却听营里传出来阵阵鼓乐之声。回头看时，中军营内高竖起一座将台，图海和周培公正在畅怀饮酒。图海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筷子，指指戳戳地对刘春说：“回去告诉王辅臣，他想和我交手，还差几年功夫呢。哈……”

四十三 杀叛将图海逞余威 烧虎墩培公师先贤

夜幕降临了，泾水两岸冰封大地，一片沉寂。官军的营垒逶迤二十余里，星星灯火在黑夜之中闪烁闪烁……偶尔传来一两声号角声和军营中的击柝声，在这不安的寒夜里，显得格外恐怖。

突然，泾河下游火光一闪，号炮连大。张建勋带着一支骠悍的骑兵，呼啸着，呐喊着，冲向清军的左翼。与此同时，马一贵的五千军马也像潮水般地跃过泾水上游，向图海的右翼攻了过来。带着鸣镝的火箭，流星般地射了过去，烈火熊熊，狼烟滚滚，烧着了帐篷，烧着了粮草，发出红的，黄的，蓝的，紫的火焰，映红了神秘的夜空。帐篷燃烧之后的飞灰。随着冬夜凛冽的寒风四散飘舞，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硝烟。

就在马一贵，张建勋带着人马冲进官兵大营的时候，图海各营的号炮也响了。随着炮声，地动山摇一样地呐喊声，同时从四面八方发出。左营、右营、中营分别从北边西边，擎着星星点点密密麻麻的火把齐向前寨增援。

埋伏在中路的王辅臣，见诱敌成功，大为振奋。他大喊一声：“弟兄们，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冲啊！”一边喊，一边翻身上马，率领部下冲入了图海的中军大营。可是，当他冲进去之后，才发现那顶灯火辉煌的中军大帐里竟然是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一个军校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军门，不好了，马一贵和张建勋都彼官兵包围了！”

“啊，他们后营的军队，不是去增援前翼了吗？”

“不，刚才咱们见到的灯笼火把都是疑兵。”王辅臣心中暗叫一声：不好，又中计了。他想下令快后退，哪还来的及呀。只听惊天动地一声炮响之后，四周燃起千万只火把，照得泾河两岸如同白昼。三万官军铺天盖地地围了上来，把王辅臣的兵将，分成几块，团团包围住了。火光之中，金盔银甲的图海，横刀跃马，拦住了王辅臣：“哈……马鹞子。早早下马归降吧，我念及当年的交情，替你在圣上面前保奏，放你一条生路。”

王辅臣并不答话，狂吼着催马杀了过去，手中一杆混铁戟舞得风车一般，挡者披靡。龚荣遇护定了王辅臣，左冲右突，杀向前去。

图海却并不接战，勒马一旁，指挥着众军，把王辅臣等层层包围起来。

王辅臣杀得性起，只想赶快冲出包围，与马一贵张建勋等合兵一处。但是他无论走到那里，眼前总是一片刀丛剑树。护在他身后的龚荣遇，早已杀得满身是血，却还是拼死力战，好容易保着王辅臣冲到泾河岸边，回身一看，自己的兵丁只剩下七八个人了，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向王辅臣大叫一声：“大哥，快走吧。”

话音刚落，面前红光一闪，“刷”地排开了一支队伍，周培公仗剑怒目，立在队前冷笑

一声：“你们走不了啦！”

王辅臣心灰意冷，突然发出一阵狂笑：“哈……想不到我马鹞子血战疆场三十年，今日落得如此下场！”他提戟在手，猛向自己心口刺去。龚荣遇急忙把他拉住，回头又对周培公说：“培公贤弟，你竟如此相逼吗？来吧，冲着哥哥我来吧！”

周培公陡然一惊；才认出面前这个浑身是血的人竟是自己的奶哥，他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龚荣遇再不答话，向王辅臣的战马猛抽一鞭，风驰电掣般地闯了出去，跃过泾河，消失在黑夜之中。

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泾水两岸，尸骨遍野，血流成河。叛军死伤一万多人，投降了六千有余。马一贵死在乱军之中。王辅臣侥幸逃脱性命，只好紧闭城门，再也不敢出战。图海乘胜挥师，把平凉城团团包围起来。

这平凉古城，北据六盘，南扼陇山，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高大的城墙，全用一色的大条石砌成，易守难攻。城北的虎墩，更是十分险要。远看，它不过是一个土丘，形如卧虎，近看，才知它与城墙隔河相对，四周俱是刀削一般的陡壁，中间挖出了一个平台，又有洞穴通连。守兵在上边放箭，下边就无法靠近。这虎墩的最高处，是一个半亩见方的平地，中间盖着一个石楼，楼后有一道云梯与城中相连。图海带着人马，猛冲硬打了七天七夜，结果损兵折将，一无所获。急得图海非要亲自率队冲锋，却被周培公拦住了：“军门不要急躁，想不出攻上虎墩的妙策，谁上都是一样。学生有一计在此，且待明日，定可拿下它。”

图海闷闷不乐地随着周培公回到大营，正要问他有何妙计，却见塘马送来了六百里加急的军报，原来，朝廷探得贵州省有一万叛军，正星夜兼程赶来平凉，增援马鹤子，再看后面，却是几份有关南方局势的战报。原来孔四贞已经回到京城，被康熙迎入内宫，可是孙延龄投降之后，却被吴世琮诱以军饷，在桂林城外杀害。吴世琮又带着汪士荣写给傅宏烈的亲笔书信，把傅宏烈骗到广州杀死。朝廷命令各省巡抚，严密缉查汪士荣，如果拿获，就地处决。

傅宏烈惨死的消息，使周培公的心情十分沉重。周培公想起了当年和傅宏烈同船八天，一路清谈的情景。他的刚正不阿，他的诚恳谦逊，尤其是他对撤藩的精辟见解。都令周培公十分敬佩，可是，他过于相信汪士荣，以致上了这个奸佞小人的当，壮志未酬身遭大难，想起来真让人痛心哪！图海也是傅宏烈的老朋友。康熙初年，自己被贬之时，曾得到傅宏烈的不少帮助。在傅宏烈被逮入京之时，图海又见到他不畏死难，敢于直言面君的气概。三藩闹事之初，傅宏烈招募义军，拖住了孙延龄和尚之信的后腿，更是有大功于朝廷啊！可是他，他怎么却被汪士荣这小子骗了呢？哼，如果汪士荣来到这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为傅宏烈报仇。

眼下，军情正急，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怀念祭奠亡友，而贵州一万叛军即将开来的消息，更不容他们有片刻的延误。当夜周培公调集中军兵士，紧张地准备了一番。次日拂晓，攻打虎墩的战斗又打响了。虎墩上的守军，还在不停地放箭，忽见官军队伍中，树起了七百多根长竿，竿头绑着沾了油的棉被，每根竿子由五名健壮的兵士举着，宛如一支大火把。蜂拥着冲向虎墩。上面的守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这七百多支大火把已经把虎墩包围了起来，一声喊，又扔上了中间的平台。霎时间，整个虎墩，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下面的清兵，又用唧筒一个劲儿地向上喷油。高原风席卷而来，真是火仗风威，风助火势。虎墩上的守兵哭爹叫娘，乱成了一团。上面虽然有井，可是哪里能救得了这大火呀！王吉贞带着满身的火冲到虎墩南边，高声哭叫着：“爹爹，快来救孩儿一把吧。”喊声未绝，他已被烧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图海见火攻得手，指挥兵士架起云梯，攻上了虎墩，又把红衣大炮也拉了上来，居高临下，炮口直对着城内，“轰轰”，两声巨响，城内已是一片

火光，一片哭声。他兴奋地喊道：“好，好啊，炸得痛快，炸塌这座贼城！看他马鹞子敢不投降！”他正要下令，让炮手继续开炮，周培公却把他拦住了：“军门，不要再打炮了。”

“啊！为什么？”

“这座城里不只是叛兵，还有四万百姓呢，我们这支军队，在察哈尔时，已经抢掠了不少民间财物，现在，兵士们一个个红着眼盯着城里。再来一次屠城，虽然获胜，也难免有罪呀！”

“噯！这是打仗，不能发善心。你是怕将来明珠会参你是吗？有我呢！”

“不，军门！如果能利用这个形势，逼使王辅臣与朝廷缔结城下之盟，对收降王屏藩，安定西线局势都是大有好处的。”

“嗯。那么，你说，该怎么办？”

“学生愿借将军虎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降王辅臣。”

“啊！这怎么能行，王辅臣首鼠两端，张建勋阴险毒辣，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军门关爱之情，学生感佩于心。但眼下，我强敌弱，王辅臣除了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况且我们必须赶在贵州叛军之前，拿下平凉。兵贵神速，不能再迟了。我明早进城。请将军在明日午时向城中居民稀少的督衙后边再开上两炮，助我成功！另外，请军门传令，让城东的围城部队，退到五里之外。”

次日一早，周培公青衣小帽，骑马来到平凉东门口叫城：“喂！城上军士听了：我乃大清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有要事要与王辅臣将军商议，快快开城！”

东门的守将是张建勋。他接到城楼上军校的报告，一边派人去禀告王辅臣，一边亲自登上城楼，一见下边站的果然是周培公，不由得心头火起：“好一个阴险狡诈之徒，又来施什么鬼计？俺老张不是好惹的。”

“哦——如此说来，你就是张建勋将军喽，眼下的情势，你我心中都有数，不必做此口舌之争，在下是特来给你们指一条生路的。”

张建勋骂了一声：“滚开，老子不上你的当。”他正要下令放箭，一个旗牌官匆匆跑上城楼，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他愣了一下改口说道：“好吧，我们王军门传你进去，暂且寄下你这颗首级。如有半句差错，你休想出城。”

城门吱吱呀呀地开了，周培公正要打马进城，却见远处突然飞跑过来一匹骏马。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马上向周培公一拱手说：“你我一同入城如何？”

周培公一愣，仔细打量这人。见他身材修长，细眉俊目，虽略带病态，却是面如三春桃李，身似玉树临风。便诧异地问道：“足下何人，你我素不相识，为何要同踏这凶险之地

呢？”

“哈……我是何人无关重要。大周皇朝五万精兵旦夕可至，平凉城又何险之有呢？”

周培公陡然一惊：“啊？听话音此人定是吴三桂派来的，他还要盘问，城内的张建勋却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啊，好好好，老朋友来了，先生，您好啊！”

周培公又是一惊，诧异地问：“怎么，你们认识？”

那人从背上抽出一柄玉箫拿在手中抚弄着，嘿嘿一笑说道：“不才汪士

荣，待从云南赶来看望几位老朋友。想不到咱们两国来使，竟要一同走进这平凉城了。请吧！”

大清的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和吴三桂大周朝的谋士汪士荣，双双来到平凉，又同时并辔入城的消息，轰动了全城。军士们都想看一看，他们此行。究竟会为这支连遭惨败的大军，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王辅臣此时的心境十分复杂。刚才，东门口的兵士来报，说是周培公要入城见他，他的心里又喜又惊，喜的是这一下抓住了烧死王吉贞的仇人，可以为儿子雪耻复仇了；惊的是周培公竟有如此的胆量，竟敢在这样的时刻，只身一人闯入这已经杀红了眼的平凉大军中。他派人在外边支起了一口大油锅，点着干柴烧旺了火，准备着一言不合就把周培公抛入油锅，活活地煮了他！可是汪士荣怎么也来了呢，他为什么又偏偏和周培公遇到了一块呢？他们两人各保其主水火不容，假如在这里争执起来，自己又将怎样调处呢？

此刻，龚荣遇的心境也是十分矛盾。从长远说，他希望培弟能说服王辅臣，投降反正归顺大清，既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又能与培弟、与老母团圆；但心里却又不希望培弟冒生命危险进入之虎穴狼窝。当他听到王辅臣下令支起油锅，又看到这蒸腾而起的油烟时。他的心收紧了，连忙走到王辅臣的面前；怀着深深的关注劝说道：“大帅，康熙皇上和吴三桂两家，对我们都有恩有怨。这次交战，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对以后的事，不能不多留条后路，汪士荣这个人，内含狡诈，言而无信，咱们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虽然他说已经带来了援兵，可援兵在哪儿呢；即或真的有援兵，能保准打败图海吗？我们不能不多个心眼呀！”

“嗯，兄弟你不明白，我们刚打了败仗，若果就此投降，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不得不为将士们着想啊，何况吉贞他已经……咳”

王辅臣说不下去了，龚荣遇深情地说：“大哥，我明白你的难处和苦处。这样吧，把他们请进来，不管是什么话让他们都说完，咱们再慢慢商议个办法。既然两家都来了，总是多了个可供选择的机会。大哥，你看这样好吗？”

王辅臣没有马上回答，他心里明白，一来龚荣遇说得有道理，二来眼下城中只有不到七千人。这些人又大部分是龚荣遇的部下，他的话自己能不听吗？沉思了好久，才吐出一句话来：“传令，放炮，开中门，迎接客人！”

四十四 出奇谋浩气惊四座 入险地正言说愚顽

王辅臣的总督行辕中门洞开，两行锦衣花帽的亲兵，在甬道两旁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几十名中军护卫，举着寒光闪闪的大砍刀，组成了一条刀胡同，正堂前边的天井院子里，支着一口大铁锅。锅下烈焰熊熊，锅内滚油翻腾。柴烟、油烟混在一起，把好好端端的一座院落，薰得乌烟瘴气、阴森恐怖。

周培公看着这故作威势的排场，不觉暗暗一笑。他整整衣衫迈着沉稳的方步，穿过刀丛剑林，昂然走到正堂。

汪士荣知道，王辅臣这一套是摆给周培公看的，所以心中十分坦然，待武士们收了刀剑之后才微笑着走了进来。一见面，就是熟不拘礼的热情问候：“啊，辅臣兄，久违久违。各位老朋友都好啊！一别数年，辅臣兄还是这样凛凛虎威、烈烈英风，真是可敬可佩呀。汪士荣今日特率五万精兵，与辅臣兄会猎于平凉，振汉家之威风，灭夷狄之锐气，把图海这老匹夫好好地收拾一下……”

他说得热情洋溢，也说得慷慨激昂，可是除了张建勋之外，别的人却都反应冷淡。王辅臣沉着脸把手一挥，止住了他的唠叨，突然向周培公怒声问道：“你是谁，进了我这督军行辕，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报，难道是个不知礼法的狂妄之徒吗？”

周培公神情自若地瞟了一眼王辅臣，带着轻蔑的微笑开口了：“王将军这是在问我吗？不才乃荆门书生周培公，也就是你刚才传令要‘请’的周先生。将军既然说了‘请’字，又这样看重礼法，那么对你请来的客人，就当以礼相待。为何堂下摆了这刀丛油锅，堂上又是如此地倨傲不恭，慢说上邦天使不拜下国诸侯，即令是平民相交，将军这样做法也不合主人之道吧？”

上来的第一个回合，王辅臣就被周培公这又挖苦又责怪的话打败了。他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挤出一句话来：“哼。好一张利口，好一个说客。汪先生，你请坐，我先请教一下这位周先生：你我两军对垒，胜负未分，你进城见我，有何要事

呀？”

“什么，胜负未分，哈……，将军以三万训练有素的精兵与我开战，交手三次，十损七八，如今，将军固守这弹丸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要我们图大将军一声令下，立时三刻，平凉就将化为一片焦土。请问将军这‘胜负未分’几个字，又是从何谈起呢？”

周培公这次进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知道要想叫马鹞子王辅臣投降，就决不能在他面前示弱，只能镇之以威，晓之以理，先打掉他的锐气，灭了他的威风，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进了辕门之后，他见到王辅臣和张建勋对自己和对汪士荣明显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所以自己也拿出天国重臣的威势来。两番对话，都是用了咄咄逼人的口气。

果然，王辅臣被激怒了。他“啪”地一声拍案而起，用颤抖的手指着周培公喝问道：“我来问你，刘春所带的一千骑兵，可是你施用奸计，致使他全军覆没的？”

“噢，不不不，君子不掠人之美。此乃图海大将军亲临指挥。”

“那么泾河大战呢？”

“图大将军乃我三军主帅，自然也是他的功劳。在下职司参议，当然也

要尽一份微薄之力。此一战，令将军报兵折将，当年雄威丢失殆尽，而在下不习武，不知兵，在紧急关头，却为将军放开一条生路，实在惭愧得很哪！”

听着周培公的奚落，王辅臣怒不可遏了：“我再问你，火烧虎墩的毒计，出自何人？”

“哦，将军不要这样怒气冲天。两军相遇，岂有不想取胜之理。虎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用火烧，又怎么能夺到我军手里呢？昔日诸葛武侯就善用火攻，学生不过是读史书而有得，步先贤之后尘罢了，倒让将军夸奖了。”

周培公正在侃侃而谈，不提防王辅臣却突然冲到了面前，颤声说道：“好，你承认了就好。我儿子王吉贞惨死在你的手里，今天我就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看见院子里的油锅了吗？你刚才说得很对，我这平凉孤城，确实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马上就要被你们攻破了。可惜的是你不能再去皇上那里请功领赏，却要葬身在这油锅之中了。”

“哈……，王辅臣哪王辅臣，你枉带了三十年的兵，也枉称这关西马鹞子的美名了，连兵法上最简单的‘知己知彼’这四个字都没有弄通，真是笑煞人也，哈……”

正在狂怒之中的王辅臣，被周培公这傲慢的笑声闹懵了，“嗯？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培公还在笑个不停，眼泪都要笑出来了。突然，他止住笑声，正颜正色地说：“今日我周培公布衣青衫，来闯你马鹞子的辕门，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你却用死来吓唬我，这是不知彼；分明是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却栽赃到我的头上，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这样无理的话来，是不知己。怎么，这点道理你也不懂了吗？”

王辅臣可真糊涂了：“什么，什么，我亲手杀了我的儿子，你疯了吗？”

“哼哼，王将军，你的儿子好端端地住在京城，沐浴皇上恩泽，安享富贵荣华；而你却背信弃义反叛朝廷，把儿子推向了断头台。皇上怀仁慈怜爱之心，施天高地厚之恩，不但不杀你的儿子，还特旨放他出京，与你团聚；你却把他拉入叛军，使他也陷身泥潭。而在至急至危至艰至险的关头，你自己安坐城中闭门不战，明知天军要攻打虎墩，而且一定能拿下虎墩，却非要把儿子送到必死之地，你的心中，何时替儿子着想过，你做父亲的慈爱在哪里？这难道不是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吗？”

几句话，问得王辅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周培公却一发而不可止地说了下去：

“皇上待你王辅臣不谓不厚，将你抬入旗籍，对你寄以重托，让你开衙建府，位极人臣，可是你却残害大臣，欺凌百姓，无端造反，抗拒天兵，把皇上赐给你的豹尾枪束之高阁，也把皇上对你如海的恩情抛到脑后，这是你为臣不忠；三军将士追随你几十年，都想跟着你建功立业，讨得个封妻荫子的前程，而你却以一己之私，把他们领上歧途，使他们血洒疆场，魂游荒漠，今日平凉已是势如累卵，危在旦夕，而你还执迷不悟，要令全军将士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你为友不义；城中数万百姓，早已断炊，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他们翘首以待的是化干戈为玉帛，拨迷雾而见天，但是你却一意孤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要让平凉百姓陷于血海战火之中，这是你为官不仁；抚远大将军图海奉了皇上的旨意，命我入城，向你晓以大义，指明前途，而你却出言不逊，相待无礼，又摆出这刀山油锅，以死相逼，定要绝这一条生路。这是你的谋事不智；当今吴三桂这个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乱世奸贼，已陷

入众叛亲离、朝不保夕的困境，而你却仍将欺世盗名、卖主坑友的汪士荣迎入军旅，待如上宾，这则是你的见事不明。似你这等不忠、不义、不仁、不慈、不智、不明的无知之徒，如何能当得起关西马鹞子的美名，又如何能作这三军统帅？今日周某把话说到这里，何去何从，王将军，你自己斟酌吧！”

周培公一气说完，昂然走到桌前，拉过一把椅子来，撩袍翘腿坐了下去，目光如电地扫视着堂下众人。

这一番义正辞严、酣畅淋漓的斥责，把王辅臣骂得满面羞惭心惊胆寒，刚才那凶神恶煞般的气焰，突然消失了。他惶惶不安地连连后退着，终于跌坐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王辅臣的部下从啸聚山林到从军入伍，都是血战疆场的亡命徒，戎马半生的兵油子。特别是王辅臣的中军卫士们，刚烈勇猛而野性难驯。他们哪听过这句句入耳、针针见血的大道理，哪见过这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盖世奇才啊？一个个脸上虽然如痴如呆，心里却暗暗赞佩。

张建勋见势不妙，连忙向汪世荣投去求助的眼神，汪世荣呢，心中也是忐忑不安。他知道，就才而论，自己恐怕不是周培公的对手。王辅臣手下的鲁莽军汉那就更不堪一击了。看着王辅臣垂头丧气、自悔自责的神情，汪士荣心里很清楚，刚才周培公的一番陈辞，显然已经把王辅臣说动了心。如果任周培公再说下去，这支部队马上就会反戈投降，这太可怕了！这次自己千里迢迢来到平凉，为的并不是吴三桂，而是按照在广州与尚之信商量好的计划，要拉着王辅臣东进，从汉中、西安，直下中原，搔扰官军的后方，让尚之信能够从容起事。可现在看来，不但这个计划难以实现，闹得不好，自己能不能平安走出平凉城，都成了问题。这可怎么办呢？

汪士荣是个足智多谋之人。他斟酌一下形势之后，马上想好了对策，他要再一次借用张建勋的匪性把这里闹个天翻地覆。正当他抬起头来要向张建勋递眼神的时候，张建勋也正在朝他这边看。四目相对，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他冲着张建勋咬咬牙，悄悄地做了个杀头的手势。张建勋心领神会，大喝一声：“哪里冒出来的酸秀才，竟敢在此口出狂言，欺凌我们大帅。来人，与我拿下！”此言一出，他的几个亲兵便答应一声向周培公扑了过去。

可是他们刚到周培公身边，又都愣在那里了。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凶神恶煞似的金刚罗汉，也不是浑身战抖的稀泥软蛋，而是个一身正气，凛然不可冒犯的天朝使臣，是个知书明理儒雅斯文的书生！刚才他那一席话说得那么在理，那么让人心服，如今大帅没有发话，拿错了，或者伤害了这位周先生，我们可吃罪不起呀。

就在这伙亲兵发呆之际，周培公不冷不热地撂出一句话：“哼，主将面前，部下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请来了客人，却又要捆绑捉拿。王将军，你治军的本领，在下今日领教了！”

王辅臣陡然一惊，正要说话，张建勋却突然窜到周培公面前，“好小子，你想挑拨吗？今天叫你尝尝俺老张的厉害。”一边说一边把周培公当胸抓住，“嚓”的一下，撕开了他的棉袍，周培公被拉得向前打了一个趔趄，张建勋向亲兵怒吼一声：“绑了！”

亲兵们知道张建勋的脾气，不敢怠慢，连忙又拉又拽地把周培公拧了起来。就在这拉拉扯扯之时，一道细细的红光闪过，从周培公身上“当”的一声落下一样东西来。周培公双手已被绑住，见此物落下，猛地挣扎出来，扑在地上，要用自己的嘴去衔起那东西。

张建勋手疾眼快，蹿过来一脚踏住，又俯身捡了起来，放在手中端详着，原来是一枚用红线系着的罗汉钱。他看着看着，忽然淫邪地笑了起来：“嘿嘿，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原来是一枚小钱。堂堂大清国的抚远参议将军，身上只有这点财物。嘻嘻，你别怕，俺老张金山银山都见过，不会昧了你的。你就是给了我也买不回你这条小命。不过，看你把它挂在脖子上，贴在心口边，倒是十分珍贵的。哦……对了，对了，我明白了，一定是京城哪个姑娘送给你做念物的。她长得漂亮吗，告诉我，她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待咱老张拿着这个念物去会她一会。怎么样，你舍得吗？啊？哈……”

张建勋还在得意洋洋地说着，不提防背后突然窜过一个人来，劈手夺过那枚罗汉钱，又拔出剑来“噌噌”几下割断了周培公身上的绳子，把他护在自己身后。这才又转过脸来，大声怒吼：“天使面前不准放肆，谁再敢胡作非为，我就宰了他！”

变起仓促，厅上众人谁也不曾料到，一时间竟都被这大汉的作为惊得呆若木鸡。周培公抬眼一看，这个救下自己的人正是奶哥龚荣遇。

原来，自从周培公踏进辕门的那一刻起，龚荣遇就暗自下了决心，拼死也要保护自己的奶弟，还要帮助他劝说王辅臣投降反正，他早就听人说过，培弟在朝里做了大官，很受皇上的宠信和重用。这次平凉之战，可真见识了培弟的本领了。想不到他一个文弱书生竟能在于军万马、生死搏斗之中，指挥部下神出鬼没地打败了带兵三十多年的王辅臣。更想不到，这位奶弟竟敢只身闯入这虎穴狼窝，面对刀山火海、油烹杀头的危险，神情镇定地说出那一番惊天动地的大道理来。他多么盼望王辅臣听了周培公的话，能幡然悔悟，痛下决心，做出明智的决定，向朝廷投降。可是王辅臣已经服软了，张建勋却跳了出来，又要在汪士荣的面前，重演西安府里杀官逼叛的故伎。就在这时，见到培弟身上落下的罗汉钱，他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

这样的罗汉钱他也有一枚，也是时刻不离地带在身上。那是老娘给他们兄弟俩的念物。记得还是在他刚满八岁，培弟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老娘用红线串了这两枚罗汉钱，珍重地挂在他俩脖子上，嘱咐他们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像亲兄弟一样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当年因为家境贫苦。培弟还要读书，自己不得已才投了军伍。临别之时，老娘把他们兄弟拉到身旁，抚摸着这罗汉钱，谆谆嘱咐说：“孩子，娘的命不好，不能给你们留下财宝家产，这罗汉钱可是娘的一片心啊。去吧，孩子，等你培弟长大了，我让他带着这枚罗汉钱去找你，那时，你们兄弟无论到了天涯海角，看到这枚罗汉钱，就像见到娘一样。娘就在你们的身边。”眼下，自己的那枚罗汉钱还戴在心口，可是培弟的那一枚，却被张建勋扯下来了。而且，张建勋在放肆地嘲弄这枚罗汉钱，恶毒地侮辱自己的老娘！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培弟临危，老娘受辱，龚荣遇能不拔剑而起吗？

四十五 三藩亡叛贼齐授首 天下定万民庆升平

张建勋下令拿住了周培公，可是龚荣遇却又把他给救下了，龚荣遇的心境张建勋怎么知道啊！他这个人，一向飞扬拔扈，除了汪士荣，谁的话他也不听。在军中，龚荣遇的职衔比他低，可是职务却比他要高，而且从来不和他套近乎、拉交情，他心里一直不痛快，只是因为王辅臣信任器重龚荣遇，而龚荣遇的武艺也不比他张建勋差，所以他平日才不敢公开挑衅。前些天泾河大战之时，马一贵战死，张建勋的部下伤亡惨重，他失掉了帮手也失掉了跳槽寻衅的本钱，这才不得不老实下来。想不到今天龚荣遇竟当着汪士荣的面，硬是夺走了罗汉钱，夺走了已经擒拿到手的周培公，他能咽下这口气吗？所以，龚荣遇的话刚落音，他就跳起脚来骂道：

“好啊！你小子要反了吗？”说着唰地拔出佩剑，向龚荣遇逼了过来。与此同时，两个人的亲兵也都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将而拔剑相向，步步逼近。

眼看着一场火并就要发生了，垂头丧气的王辅臣打了一个激灵。他虽然不知龚荣遇发火的原因，但刚才汪士荣的小动作他看见了，张建勋粗野的话他也听见了。周培公讲的那一番道理，像火一样在他心头燃烧。他不能让部下伤害了皇帝的使臣，更不能让自己的军中出现火并的局面。就在双方即将展开格斗之时，他猛然站起身来，怒斥一声：“住手，都给我退下！——周先生，您请坐。下边弟兄粗鲁无知不懂规矩，让您见笑了。刚才先生所言，虽然重了一些，却是句句在理。但既然你知道我犯了‘弥天大罪’‘无能治军’，又为什么还要来见我呢？”

听王辅臣的话音变了腔调，周培公心中暗喜，便诚恳地说：“王将军，弥天大罪可用弥天大功来补嘛。皇上皆有明言，以往钭军所做之事，乃是受人愚弄，在万不得已之下才铤而走险的，只要将军弃暗投明，朝廷岂有不赦之理？只要你愿意立功报效，朝廷又岂有不用之理，周某和图大将军愿以身家性命，为将军作保。”

事情闹到这一步，汪士荣坐不住了。王辅臣已明显地透出了投降的心意，自己再不说话，就要全盘皆输了。所以周培公话刚落音，他就急切地接上了话头：“哼哼，说得好呀周先生，你替王将军作保，谁又替你作保呢？辅臣兄，你面前的这个人，乃是凶恶奸诈之徒。你损兵丧子，苦头还没吃够吗？图海的三万兵马长途跋涉又经恶战，已经疲惫不堪了，只要你再坚守两天，我带的五万精兵便可抵达平凉与你生擒图海，报仇雪恨。将军身居三边要地，异日挥师东进，平定中原，创不世之伟业，难道不比当满清的奴才强吗？埔臣兄，你可要三思啊！”

厅上众将，听汪士荣说的也是头头是道，不由得面面相觑。

龚荣遇却走上前来问道：“汪先生说别人不可信，那你的话又有几分可信呢？”

“哦，哈哈，龚将军不必担心；我汪士荣这一来就不走了，要在这里与辅臣兄麾下的将士同生死、共荣辱。三天之内，救援大军如果飞能开到平凉，请龚将军砍下汪某这颗头颅以谢三军！”

周培公微微一笑：“好，汪先生说得真好。在下想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有五万援兵开来平凉呢？”

“嘿，我从云贵亲自带来的，焉有不知之理。”

“噢，那你为什么不随军来，却要只身入城？”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特意赶到前边来报信的么。”

“唔，你那五万兵马还在后边赶路呢，是吧？从云贵到此，千里奔波，不也是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马吗？至于说有五万人，那就更令人可笑了，吴三桂的总兵力是五十三万，三十多万陷在岳州拔不出脚来；十六万散布长江、汉水一带；还有不足六万人，驻防云贵川三省。请问，哪还有五万精兵呢？”

“这，这……哼，我们的兵马从哪里来，不必禀告你周先生。”

“你不说，我替你说！你带了不足一万的老弱残兵，怎么称得起是五万呢？你们星夜奔驰三千余里，又怎么能称得起精兵呢？算了吧，不要再玩自欺欺人的老把戏了。”

“你，你，你这是血口喷人。我汪士荣乃陕西名士，自幼游学天下，从来是以诚待人，这‘欺人’二字从何谈起？！”

“哈……好得很，你确实称得起‘名士’二字，你初学三秦，壮游三吴，足迹遍及南国，琴书携至天涯，精诗词，擅啸吟，会围棋，能双陆，潼关去西、武当向南，饮酒金陵，弹梁桑园，无论是通衢大都，抑或是云岭曹溪，何人不知你汪士荣的大名呢？”

汪士荣心中一惊：“嗯？我与此人素不相识，他对我的经历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看来今日我要在此出丑了。他想驳回周培公的话，可他刚才所言既没有丝毫的贬意，又无一句差错，想驳回去，又怎么开口呢？只好搭讪着说：“啊，岂敢，岂敢，周先生过奖了。不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似乎用不着你来评说，天下自有公论！”

“对。平心而论，你也确实有过人之处。美风仪，善姿容，举手投足，莫不温文尔雅；玉容花貌而又顾盼自怜。身为男子而形若处女；出入军中却无粗野之举。每至一处，撩拨得一街两巷赞不绝口，少男寡女从者若流。嘿，汪先生，除君之外天下谁能有此风流，有此艳遇呢？”

汪士荣听出这话音的嘲讽意味了，但自己一向以貌比潘安而自得，又怎能不认这笔帐呢？他还没想好怎么说，周培公又开口了：

“汪先生游说布道于南北各地，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长歌啸吟，挥洒论文；临危不乱，神气自定。谈锋一起，四座皆惊；提笔千言，顷刻而成。凭着你的机变之能，如簧之舌，往返奔波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以至陕甘、西域之间。或策划于密室，或鼓噪于军前。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煽动叛乱，惹起事端，阴险狡诈，坑蒙拐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哼，这等心机，这等手段，普天之下能有第二个人吗？”

“你，你……”

“别着急汪先生，还有呢。你的德行，你的人品，与你那美若少女的容貌，更是差之千里，异若冰炭。你叛君王，欺父兄，背恩义，卖友朋，种种千奇百怪，人所不齿的行为，就是古往今来的元凶大恶也无法与你相比。怎么，还要我一一说出来吗？”

汪士荣忽地站起身来，挥舞着手中玉箫，狂怒地尖叫着：“弟兄们，不要听他的胡言乱语！……”

“哈……汪先生，没有你的胡作非为，哪有我的胡言乱语呢，我问你：吴三桂是你多年的旧主，你却背着他与尚之信勾连，为的是是什么？傅宏烈与你有八拜之交，你口口声声尊他为兄长，却先借尚之信之手害他，又把他骗到吴世琮那里，使他惨遭杀害，这又是为什么？辅臣将军及其部下一向敬重

你的才华智谋。用你的计策，信你的誓言，可你却一步步把他们推到了这荒漠之地，推到了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如今又要他们信你那五万精兵的鬼话，这是对待朋友的信义和诚心吗？当你的父亲病重之时，你不在床前尽孝，却欺母、淫嫂，做出禽兽不如的丑事，以至气死结发妻子，惹出漫天的大火。似你这等寡廉鲜耻之徒，这样的孝心，这样的名士，真是旷古少有，天下第一！”

汪士荣不跳了，也不叫了，他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口浓痰，涌上喉头，憋得他喘不过气来，手中玉箫拄在地上，支撑着他那摇摇欲倒的躯体，可是周培公还是不依不饶地说着：

“汪先生，就说你这形影不离的玉箫吧，它来自何人之手，你又为何至今视若性命？假如你今日死了，我问你，你拿着它，又有何脸面去见你的父母兄嫂？是交还给嫂子呢，还是让你的父亲用它来责打你？天哪，天哪，连年的兵灾，已经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了，为什么还要让汪士荣这样的衣冠禽兽活在人间呢？”

周培公话未落音，汪士荣已经挣扎着站起身来，举起手中玉箫，“叭”地摔在地上。他踉跄几步，喷出一口鲜血，便倒地而亡了！

就在这时，从城外虎墩的方向，闪过一道火光。闷雷般轰轰隆隆的响声，划过天际，降落在督军行辕的后院。剧烈的爆炸震得大厅的梁柱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在场众人无不变颜失色，浑身战栗，王辅臣推席而起，奔到周培公面前跪下：“多谢周先生教诲。王辅臣我，我辜负皇上圣恩，愧对部下将士。我，我罪该万死啊……”

平凉城四门洞开，一街两巷摆满了香案，全城百姓拥上街头，为终于逃过陷城之灾而欢呼。

在一阵昂扬的军乐声中，大清抚远大将军图海和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身穿吉服，骑在高头大马上并辔入城。王辅臣赤膊了上身，跪在城门口，自绑请罪。图海一见，急忙翻身下马，抢上几步，把他扶了起来，并命令部下，立即为王辅臣取来袍服，亲切地责备说：“辅臣你这是干什么？昨天培公已把你的心意向我说了，你虽然错走了一步棋，也是形势所迫嘛。如今，能够反正归顺，不但救下了这全城百姓，还可稳定西线战局，这也是一大功劳啊！”

王辅臣从随从手中，取过那支豹尾枪。双手呈给图海：“图老将军，这是皇上钦赐我的豹尾枪，我辜负了圣恩，无颜再享此殊荣，现在呈给军门，请代我交还圣主。王辅臣愿随你回京待罪……”

“哎……这是什么话。我们出京陛辞之时，皇上曾亲口嘱咐，一定要厚待将军。图海我与你挥军一战，也是万不得已呀。这御赐金枪，辅臣兄还是留在身边吧。走，下一步的军事，还要你我携手并肩，共建新功呢！”

穷途末路的吴三桂，接到西线战报，惊得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话来，起事六年了，满指望大旗一举，天下响应，挥军渡江，直捣黄龙，可是，打来打去，仍陷在衡岳一带，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凭一时之意气，先降闯王，又降大清，更不该杀害了永历皇帝，以致在天下人的面前，弄臭了自己的名产，后悔莫及呀！

吴三桂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竖起了叛旗，打出了恢复汉家天下的招牌，可是响应者却了了无几。不但降了清朝的汉人骂他。连前明的遗老遗少，也都指着鼻子骂他。弄得吴三桂起兵造反，竟没有一个叫得响的理由。他知道自己臭，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到杨起隆身上，想利用“朱三太子”这个响当

当的牌子，号召天下。可是，杨起隆不听他的节制，自行其事，结果弄得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杨起隆藏匿起来，再也不敢露头了。吴三桂打出了大周朝的旗号，可是，他只敢封自己为“大周朝天下都招讨兵大元帅”，却不敢自立为大周朝的皇帝。他怕因为自己称帝，得罪了天下群雄，而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可是，就这样，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王辅臣他们，还是不听他的，说是要和他共谋大业，却又各打各的算盘。谁也不对吴三桂掏真心。现在，耿精忠投降了，孙延龄投降了，王辅臣投降了，唯一保存着实力的尚之信，也在向朝廷暗送秋波，准备投降。吴三桂该怎么办呢？

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着吴三桂的兵力，也磨损着部下的斗志，军中已经发现了不少的怨言和牢骚，都在埋怨吴三桂，放着好端端的王爷不当，为什么非要扯旗造反呢？造了反又不敢立国称帝，闹得部下抛妻舍子，除了卖命以外，一点好处都得不到。要在往常，军中出现这种议论，吴三桂绝不肯放过，轻则八十军棍，重则杀头。可是眼下，他不能这样办，军士们的牢骚，都是实情啊。唉，既然是各路兵马垮的垮了，降的降了，就剩下我独此一家，也不需再顾虑了，立即建国称帝，大封众将，借此机会激励将士，重振军威，说不定还能打出一个局面来。

可是，康熙皇上却不肯给吴三桂机会了。吴三桂要封官封爵，激励将士，也没有康熙方便。王辅臣降了，以往的过错，概不追究，连那个张建勋都官复原职；耿精忠降了，王位照旧；尚之信观望了几年，终于也降了，王位还是照旧。康熙对所有的人都宽大为怀，恩怨过错一笔勾销，命他们带罪立功，报效朝廷。不谅、不让、不饶、不恕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吴三桂。

一时间，各路胜利之师，从两广、福建，从甘陕、中原，铺天盖地地压向云贵，压向湖南。刚在大周天子龙位上坐了几天的吴三桂，在众叛亲离、连遭失败、又急又怒之下，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桃红李落，杨柳新绿；蓝天如洗，碧水似澄。一封封报捷的文书，乘着春风，飞向北京，飞向紫禁城，纷纷飘落在康熙的御案之上。

乾清门外，养心殿前，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康熙皇帝高高坐在龙位之上，抚摸着刚刚留起来的小胡子，满怀喜悦地望着济济一堂的满汉大臣，就在这时，太皇太后在宫娥们的簇拥下，颤巍巍地走过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嚷道：“图海，你回来了吗？”图海连忙跪下：

“刚才图海给老佛爷请安！”

“起来，给我说说，吴三桂那小子是怎么死的？”

“回老佛爷，自从王辅臣投降了之后，吴三桂知道他的末日到了，可是，他还没当上皇帝呢，又不肯死心，便急急忙忙地在衡州即位称帝。宫殿来不及盖，就在瓦上刷了黄漆；朝房没有，搭了一溜席棚子。那一天，本来是风和日丽的，可是，吴三桂刚往龙位上一坐，忽然狂风骤起，乌云四合，霎时间，劈雷闪电，下起了瓢泼大雨。当作朝房的席棚子被卷上了半天空，大殿屋瓦上的黄漆也全被大雨冲掉了。吴三桂吓得从龙位上摔了下来，嘴歪眼邪，再也说不出话来，发了三天的高烧，就一命呜呼了！”

周培公知道，图海这番话，不无夸张，但是太皇太后却听得心花怒放，她口宣佛号，连连说好：“阿弥陀佛，真是报应不爽啊！你们瞧，真龙天子在这儿呢，这龙位，除了我这孙子，谁能坐得住呢？皇上，有功的大臣要好好奖励封赏，也要好好庆祝一下才是啊！”

“是，是，祖母说得对。孙儿已经传旨下去，京城、全国都要庆祝哪！”

太皇太后笑了，康熙皇上也笑了，熊赐履、索额图、明珠、图海、周培公和满殿的大臣、太监、侍卫、宫女全都笑了。
大清帝国在笑声中迎来了一个和煦的春天。

